

郭沫若全集

文学编　第七卷

高　渐　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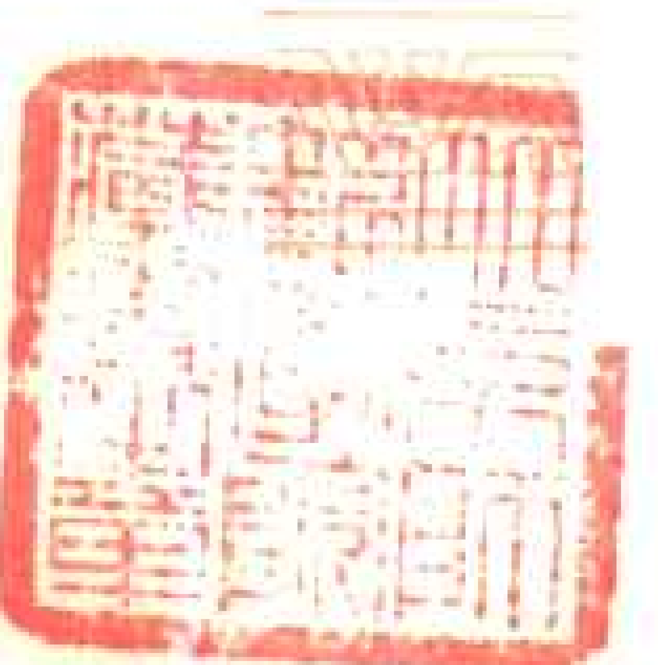
孔　雀　胆

南　冠　草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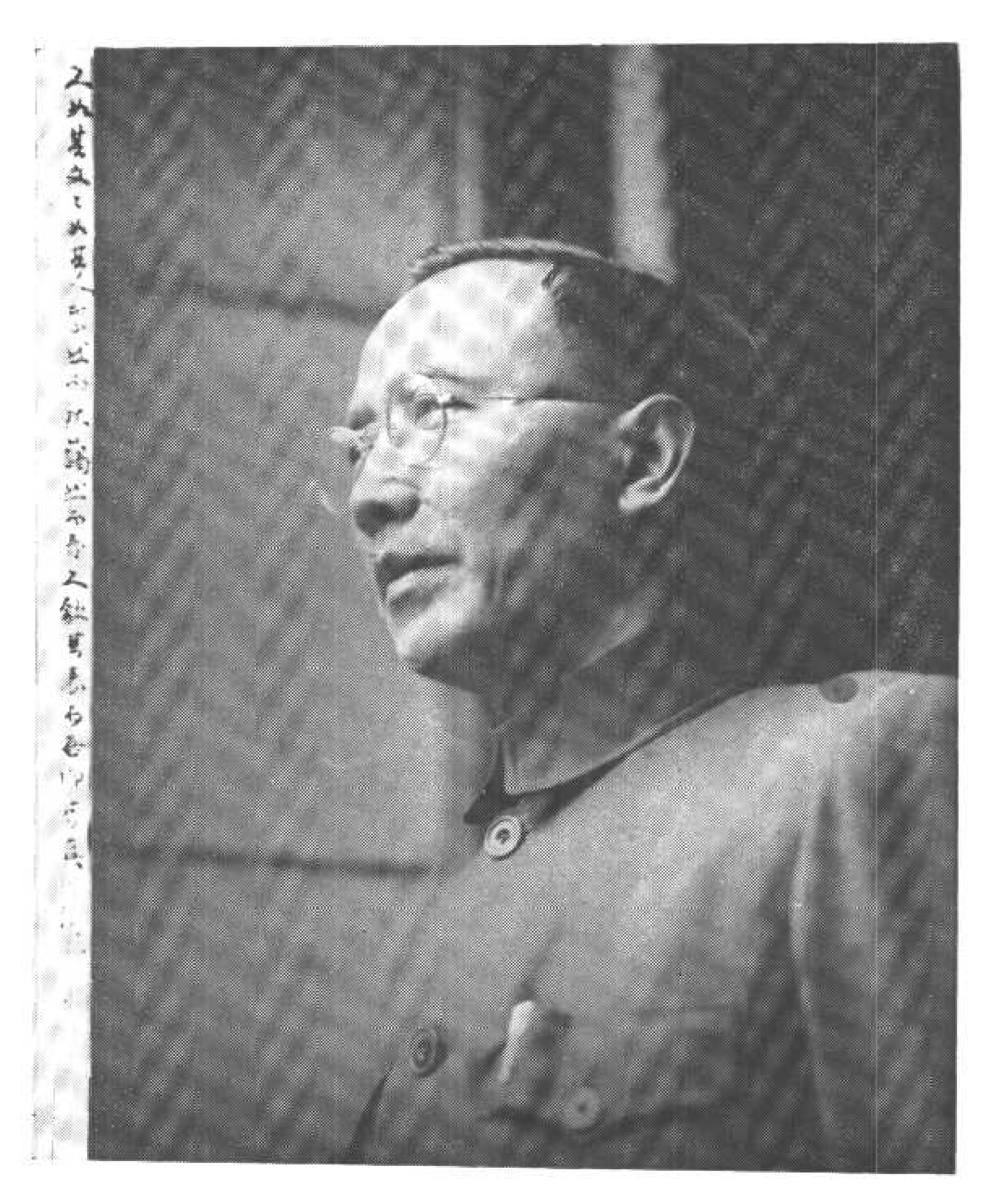


郭沫若全集

文学编 第七卷

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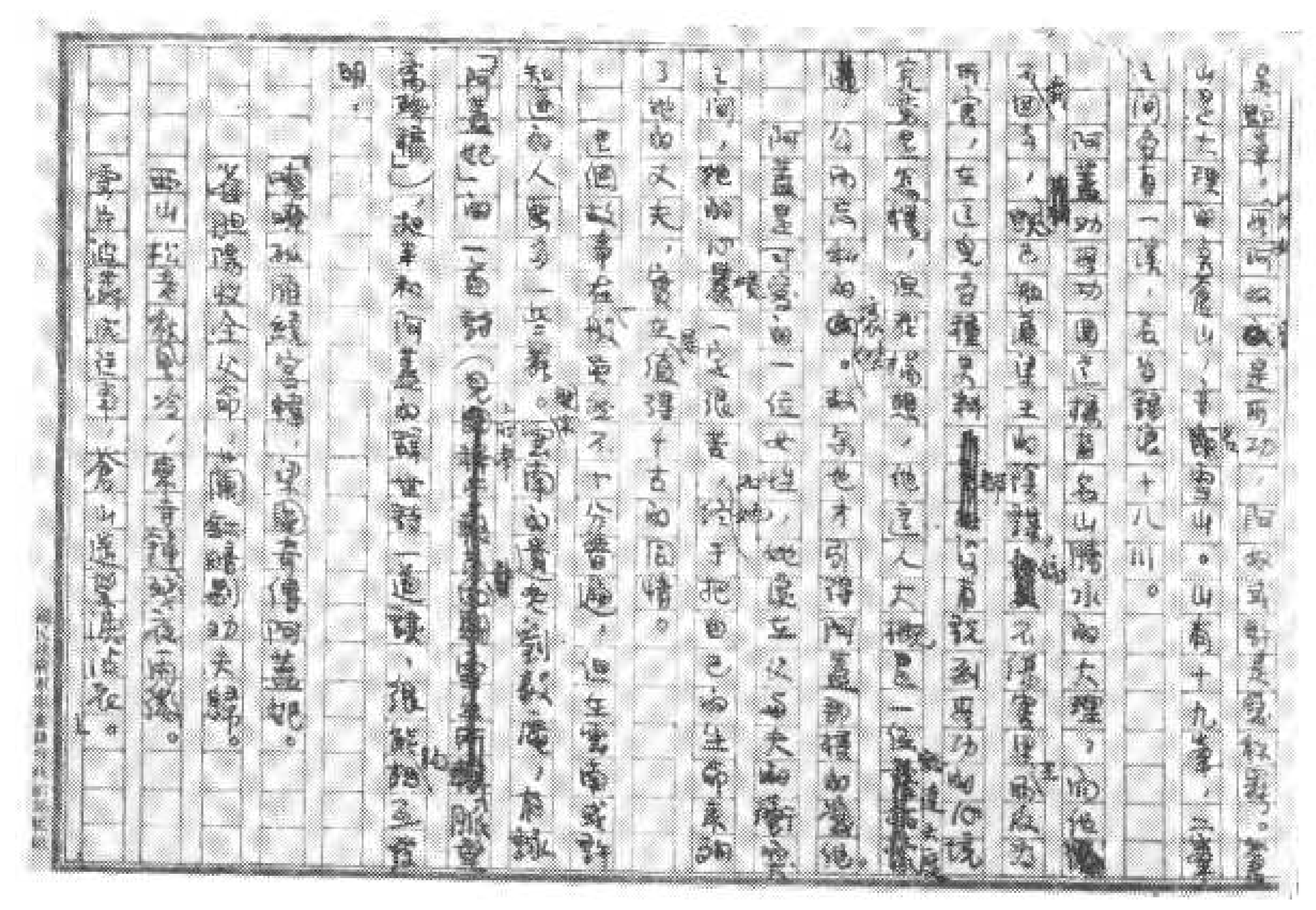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4$\frac{1}{2}$　插页5
字数280,000　印数1—10,400
1986年10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书号：10019·3999　定价：4.65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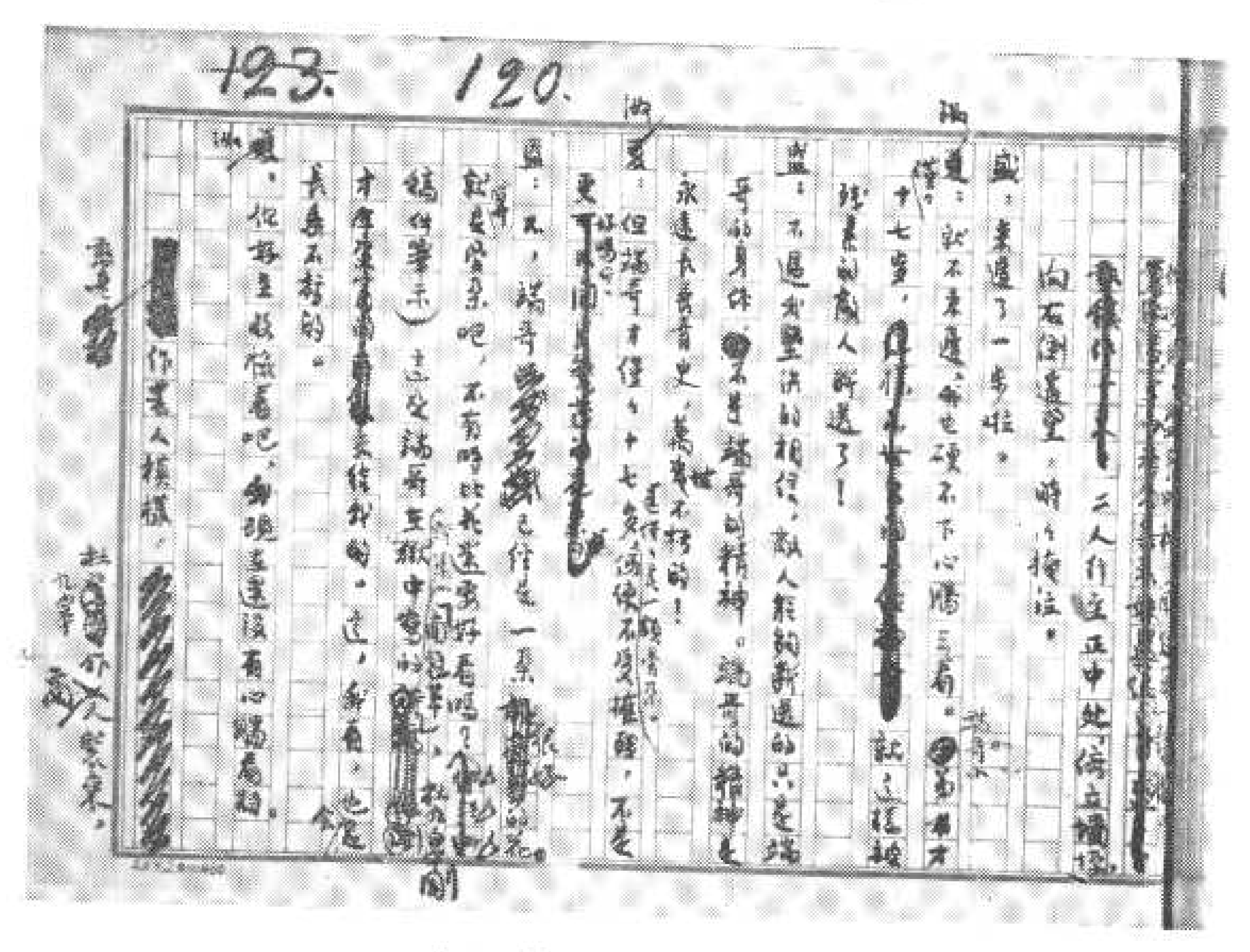
一九四三年前后摄于重庆，左侧有沈钧儒题词：“人如其文文如其人絜然而秋蔼然而春人钦其表而吾仰其真　钧儒”



一九四二年夏与日本反战同盟、文化工作委员会及孩子剧团的成员们在重庆赖家桥（前排左起第五人为作者）



《〈孔雀胆〉的故事》手稿之一页



《南冠草》手稿之一页



四十年代与田汉等文化工作者在重庆

第七卷说明

本卷收《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三个剧本及其附录。

《高渐离》初版于一九四六年，上海群益出版社印行，名《筑》。一九四八年三月作者作了校改，次年九月由群益出版社第二次印行。一九五七年编入《沫若文集》第四卷时，作者又作了较大修改，改名《高渐离》。现据一九五七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沫若文集》第四卷版本编入。

《孔雀胆》于一九四三年十二月由重庆群益出版社印行。一九五七年编入《沫若文集》第四卷时，作者作了修订。现据一九五七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沫若文集》第四卷版本编入，于附录部分增补《孔雀胆归宁》一文。

《南冠草》于一九四四年三月由重庆群益出版社印行，扉页题《金风剪玉衣》。一九五七年编入《沫若文集》第四卷时，作者作了修订。现据一九五七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沫若文集》第四卷版本编入，于附录部分增补《少年爱国诗人夏完淳》一文。

第七卷目录

高渐离

孔雀胆

高　渐　离

本剧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二年十月三十日桂林《戏剧春秋》月刊第二卷第四期。

人　　物

秦始皇——年四十一。

胡　亥——秦始皇之第十八子，年十一。

赵　高——秦始皇之中车府令，与秦始皇同年。

李　斯——廷尉，年近五十。

蒙　毅——上卿，年五十余。

夏无且——侍医，年近四十。

徐　福——齐之方士，年六十。

高渐离——荆轲之友，年四十许。

宋　意——高渐离之友，与高渐离上下年纪。

怀清夫人——巴蜀寡妇，年三十许。

怀贞夫人——怀清之孪生妹，高渐离之女主人。

（此二人应由一人扮演。）

阿　季——怀贞之子，年十一。

黄　媪——怀贞之老佣妇，年六十余。

其他：酒客二人，卫士长一人，卫士、宦者、童男女等各若干人。

时　　间

秦始皇二十八年（第一次东巡郡县）。

地　　点

第一幕在宋子，余在琅邪。

第一幕

宋子①城北门外，城下为白渠水，一名宋子河。城垣一带斜走，左前隅城门一道，侧向右，门上横额篆“宋子北门”四字。门前不远有拱桥一道，上有栏杆。桥头靠后侧有大槐树一株，时有落叶飘飞。树下酒家一座，左后两面临河，座场轩豁。右手前方有矮柜围成一账场，柜上有杯箸等物之陈列，当垆者即坐于此。后方通内室及厨房，不可见。在击筑声中开幕。声自舞台右翼漏出。酒家前一老妇人扫地，此即老女佣黄媪，年已六十余，俨然以家长自居，视酒家主妇怀贞夫人如其女，视怀贞之子阿季如其孙，极爱唠叨干涉。十分殷勤，不辞劳苦。

黄　媪　（自语）这老槐树，秋天来了，真是糟，刚才扫了的地，一下又落满了。

阿　季　（在城内，唱《易水歌》②，与筑音合拍；只闻其声）

风萧萧兮易水寒，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

① 秦地名，本属赵地，故址在今河北赵县北。

② 易水，在今河北西部，源出河北易县。战国时荆轲行刺秦王，燕太子丹在易水边为他饯行，高渐离击筑，荆轲和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后人称为《易水歌》。

阿季年十一岁，自城门跳跃而出。

高渐离（此时变名为"燕大"，为酒家佣保）随后，年四十许，左肘挂一大菜篮满盛蔬菜，右手提酒一卣。

黄　媪　（闻阿季歌声，抬头注视城门；见阿季跳跃而出，即干涉之）季哥儿，你当心点走啦，不要摔倒了。燕大！你这人太不留心！你为什么不把季哥儿牵着？你不怕把他摔倒吗？

阿　季　（已跑至桥上）谁要人牵我？我又不是猴子！

黄　媪　（投去手中扫帚，踉跄前进，迎接阿季）你不要真的摔倒了，你慢些呐。

阿　季　（投入黄媪怀中，吊其颈，几使后者摔倒）黄妈，妈呢？

黄　媪　嗳呀，你真象个猴子！你妈在厨房里，烧好饽饽在等你啦。

阿　季　（放下黄媪，向酒店奔去）我真高兴！我肚子正饿得没法。（上座场，向右手跑下。）

黄　媪　燕大，你这人真是有点胡涂，也不想季哥儿连早点都没有用，一大清早就把他带进城去，闹了这一半天才回来。你们在城里没有买点东西吃吗？

高渐离　没有的，因为在外边吃东西不放心。

黄　媪　你是吃了早点去的，倒没有什么，你不是把季哥儿饿坏了吗？

高渐离　我看季哥儿玩得很高兴，也就没有注意到，真是对不住。

黄　媪　哼，我看你是故意捣蛋！你为什么连走路都老是那样慢吞吞的？象你那样斯斯文文的，帮什么人哟！

高渐离　（此时已步上桥头，将下）黄妈，请你原谅我，我因为还没有做惯。等我做惯了，便会更快得一点。

黄　媪　哼，你还没有做惯？你以前是做什么的？

高渐离　我以前吗？（略停）我以前还不是一样的帮人。

黄　媪　你帮了一辈子的人，蠢长了四十来往岁，都还没有做惯？你到我们这儿来，也快两个月了，不是家大人怀贞留你，老实说我是决不肯同你一道做事的。我看你这人，根本就不象一个帮人的人。你回家享福去好了。帮什么人呢？要帮人，就得卖力一点！你把菜篮给我吧。（将菜篮夺过手去。）

高渐离　多谢你，黄妈，我以后更要脚快手快地做。（略停，留意击筑的声音，忽尔停止，自语般地）那奏乐的不是昨天来过的那位瞎子老人吗？

黄　媪　就是他啦，刚才又在这儿盘旋了好一会。他敲打的那东西到底是什么啦？琴不象琴，瑟不象瑟的。

高渐离　那东西吗？那叫做筑。因为是竹子做的，又因为用竹尺在打，所以叫做筑。那是南方来的东西啦。

黄　媪　唉，看来你很内行啦。

高渐离　从前也学过一下，近来老早丢了。

黄　媪　大约也很难学吧？你假如学好了，就给那老头儿一样，打着走江湖，卖卖唱，比你来帮人怕要安逸的多呢。

高渐离　我也在这样想，可惜我没有学好。

黄　媪　象你这样不起劲的人，我看你就学什么也学不好。那瞎子老头儿别的我不喜欢，只喜欢他打得满有劲。

高渐离　其实他打得并不高明。

黄　媪　你打得更要高明，是不是？哼，不要在背地里说大话！在背地里说大话的人是最没出息的人，我就最讨厌！(将扫帚拾取，提着提篮往右翼走去。)

怀贞夫人年三十许，因孀居，装束异常朴素，头上尚蒙一白巾，与阿季由内厨中走出，在账场中，坐定。阿季手握饽饽数枚，走至座场边缘。

阿　季　(向高渐离)燕大，你上来，我拿饽饽给你吃，满甜啦。

高渐离　(步上座场，将卣置于柜上)多谢你啦，季哥儿，我是吃过早点的，我不饿。

阿　季　(执拗地)妈妈做的饽饽好吃啦，你吃一个。

怀贞夫人　燕大，你接他一个吧。

高渐离　(如嘱)多谢你啦，季哥儿。

阿　季　(甚得意)你不要多谢啦，我回头还要请你把荆轲的故事再讲一遍。那故事是满好听的。我将来长大了的时候，就要学荆轲。

怀贞夫人　阿季，这样的话不能随口乱讲！在外边千万不要讲这样的话，你听见没有？

高渐离　真的，季哥儿，这样的话是不好乱说的。你要晓得，荆轲的七族都被人杀干净了。他的朋友也没有一个人敢出来见世面的啦。

阿　季　他的朋友怎么那样不济事呢？怎么没有一个人出来替他报仇呢？

怀贞夫人　(语气严厉)阿季，你还要乱说吗？

阿　季　妈妈，我不说了。我总希望赶快长大起来，替我爸爸报仇呢。

怀贞夫人　你乖觉的长大起来好了，要替爸爸报仇不要挂在口上，要存在你心里。“猛犬不吠，吠犬不猛”，你知道吗？

阿　季　（忸怩，只是啃悖悖，但同时又表示着颇能领悟而有决心）好吧，我就不汪汪汪地叫。

怀贞夫人　（微笑）那就很好啦，（回向高渐离）燕大，城内今天有什么新闻？

高渐离　没有什么，只是听说秦始皇帝的一批人已经离开了这儿。是昨天中午走的，他们要到齐郡和琅邪郡①去，登泰山啦。

怀贞夫人　秦始皇帝不是说病了吗？

高渐离　是的，就是因为病了，所以才赶着要到齐郡去。听说齐郡有一位方士名叫徐福，能够找寻一种仙草，吃了百病消除，长生不老。他就是要去叫徐福找寻仙草的。

黄媪提篮盛洗衣，由右翼出场。

阿　季　黄妈，你要下河去洗衣吗？

黄　媪　是啦，季哥儿，你去不去？

阿　季　（回顾其母）妈，我好去不？

怀贞夫人　你去好了，不过要当心些。

阿　季　我高兴得很。（欣然下廊，向黄媪跑去。）

---

① 齐郡治所在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东北）；琅邪郡治所在今山东省胶南县。

黄　媪　（将行至桥头处，复折返，向怀贞夫人）怀贞，我要告诉你。（指高渐离）这位文绉绉的小二哥，他刚才说他会打什么筑——就是那位瞎子老头儿打的那个琴不象琴，瑟不象瑟的东西啦。他说那东西就叫做筑。他说别人是乱打，要他才打得好。回头那瞎子老头儿还会来，你可以当面把燕大试一试啦。我不相信他这样不起劲的人还会有什么大本领。

怀贞夫人　知道了，你们刚才讲的话我都听见了。请你当心阿季啦。

黄　媪　我知道。好，季哥儿，我们下河去。（携着阿季，由桥侧下河。）

怀贞夫人　（一面收拾柜上什物）一个人要想长生不老，不知道有什么用。象我，假使没有阿季的话，我这十年来的生活都是多余了的。十年前，就是我们赵国灭亡的那一年，阿季的爸爸阵亡了。那时候阿季刚好满月。就从那月以来，我们就隐姓埋名地过着这种亡国奴的耻辱生活。

高渐离　（在收拾座场）做皇帝的人要图命长，是有他的道理的。不过在天下的人都想短命的时候，一个人独于想要长命，那恐怕就有点难了。

怀贞夫人　（沉默有间）燕大，我有一句话，很早就想问你。

高渐离　（有些迟疑）夫人有什么话要吩咐？

怀贞夫人　你，并不象一位寻常的人。

高渐离　（颇有惶惑意，但以笑来掩饰）我是寻常得很呢，夫人。刚才黄媪还责备过我，说我蠢长了四十，帮人都还没有

帮会。

怀贞夫人　就是这一点了。我看你不是帮人的人。

高渐离　不，我一向就是帮人的。只因性情迟钝，不灵敏，还要请原谅。

怀贞夫人　我看你不必瞒我。我已经注意了两个月，你总有点异乎寻常。你不说出你的真实，我也不想勉强你，目前的这样一个世界只是一个大陷坑，你要深藏不露，是应该的。但我希望你了解，我和你的志趣是一样的。

高渐离　（行拱手鞠躬礼）夫人，你把我看得太高贵了。我非常惭愧。自己实在太平凡了，什么事情都做不好，我倒有心向你请长假呢。

酒客二人由右翼入场，已有七八分醉意。稍后，夏无且由城门走出，年近四十，行至桥上，伫立眺望。

酒客一　得饮酒时且饮酒，管他妈的，这如今我们除嗑酒而外还有什么事情好做呢？

酒客二　什么事情好做？你嫌没有什么事情好做吗？多得很啦，老兄！说不定你我明天就会被征发到咸阳① 去筑宫殿，后天到北地上郡② 去筑长城，你还怕没有事情给你做！

酒客一　你这傻瓜！我要做人的事，不要做奴隶的事！

二人已步上桥头。

---

① 秦都城，故址在今陕西省咸阳市。

② 上郡，秦郡名，本属魏地，辖境相当于今陕西省北部及与之相邻的内蒙古自治区部分地区。

酒客二　哼，要你才是傻瓜！现在还有什么人不是奴隶呢？不是奴隶的就只是恶鬼！（挽着夏无且）老兄，你说是不是啦？

夏无且无言。

酒客一　我也不想做奴隶，我也不想做恶鬼，我要做人啦，我要做人。

酒客二　好啦好啦，还是嗑酒的好吧。管他妈的，得饮酒时且饮酒。（向夏无且）老兄，你也嗑点酒吧，到我们怀贞酒店去嗑点酒。

夏无且　好的，奉陪。

三人相扶入酒店。取正中靠后窗处席地而坐。酒客一、二让夏无且坐中席。

在三人相携入店之时，一盲叟，白须白眉，看来年逾七十，扶竹杖由右翼上。左胁下抱筑一，其器以半竹为之，上有铜丝为弦，其数五，长不及三尺。在店前略作徙倚，再走上桥头，坐于桥栏上，瞻望酒店。此乃荆轲之友宋意，与高渐离本相识，但因乔装，为高渐离所不能辨认。酒店内高渐离与怀贞夫人均殷勤照拂顾客。

酒客一　（向高渐离）我们要点很好的酒，下酒的菜倒可满不在乎。（回顾夏无且）尊台，你觉得怎样？

夏无且　是啦，认真讲究嗑酒的人，是不讲究吃菜的。菜是什么都好，盐豌豆、豆腐干，再好也没有。

酒客二　（偏过去拍夏无且肩头）哎，真是行家！我们要嗑得一个痛快了。拿上好的酒，上好的酒。

高渐离　是，是。

怀贞夫人与高渐离，运酒菜三份，陈置三人前。

酒客一　（向夏无且）尊台，我们好象是第一次见面？

夏无且　是，我们是第一次见面，这儿我是初到。

酒客二　贵处是？

夏无且　我本来是定陶① 的人，后来到秦国去住了很久。

酒客一　尊姓大名？

夏无且　惭愧得很，说出来恐怕你们会见怪。

酒客二　唉，没有的事，没有的事。一定要请教。

夏无且　倒还是不说的好吧。萍水相逢，只要大家高兴就行，何必一定要问姓道名呢？

酒客一　有什么不方便吗？

酒客二　不方便，倒不好勉强了。

夏无且　倒也没有什么不方便。我本来是打算从今以后就隐姓埋名的，不过我看你们两位都是可靠的人，倒也不妨说出最后一次吧。

酒客二人　不要怀疑，请说出尊姓大名。

夏无且　说也惭愧。我本来是一位医生，名叫夏无且。

众人均略示诧异。

酒客一　夏无且？秦始皇帝有一位御医，不就是你吗？

夏无且　惭愧得很，就是在下了。

酒客二人　唉吓！（瞠目吐舌，醉意醒去了一大半。）

高渐离、怀贞夫人以及桥上之盲叟均同时表示诧异。

夏无且　请不要吃惊。我以前是秦始皇帝的御医，我现在不

---

① 秦县名，即今山东省定陶县。

是了。昨天我已经辞了职。所以他到齐郡去，我也就没有跟着他去。我自己实在是后悔。为什么做了一位暴君的医生？而且我还做过一件很值得终身痛悔的事。（愈说愈带伤感）这几年我们关东六国的人不真是活受罪吗？仅仅十年功夫关东六国都灭亡了。我是记得很清楚的，十七年灭韩，十九年灭赵，二十二年灭魏，二十三年灭楚，二十五年灭燕，二十六年灭齐。在这仅仅十年当中，不知道死了好几百万的生灵。但是为的什么呢？（顿）要说为的天下大一统吧，为什么一个人做了皇帝，千千万万人都做了奴隶？唉，我真罪过！我以前还兢兢业业地关切着这一个人的身体和健康，我真真罪过！

余人渐渐平复，俱不免为其说辞所感动。

酒客一　啊，夏先生，你这话真使我感动。我要奉敬你一杯酒。

酒客二　我们一齐敬吧，一齐敬。

夏无且　多谢你们，多谢你们。

三人捧羽觞一饮而尽。

夏无且　我要回敬你们二位。

酒客二人　当不起，当不起。

夏无且斟酒，三人复同饮。

夏无且　（向怀贞夫人）希望我们的店主人也嗑一杯。

怀贞夫人　不敢当，我一点酒也不能嗑。

酒客一　的确，夏先生，我们这位怀贞夫人是不嗑酒的。

夏无且　那真难得。在这儿坐店当垆的年青女主人却不能嗑

酒。不过，我倒也赞成。认真说，嗑酒实在是只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酒客二　夏先生，这点我可不赞成。我们心里有好些话，刚才你都替我们说了。你要我们不嗑酒，有什么办法呢？譬如说吧，（指酒客一）他的儿子是在长平活埋了的，我的儿子是在邯郸战死了的。我们就只剩下几根老骨头了。每天坐卧都不安，保不定我们在那一天会被征发到咸阳或者上郡。眼看年青的人，男的遭活埋，女的受污辱，不管你是有钱的还是没有钱的，都一样免不掉。你叫我们不嗑酒又怎么办呢？

此时宋意在桥上故意将筑击动几声，酒店中人都集中注意于宋意。

酒客一　好，我们不要再发牢骚了。得饮酒时且饮酒，今天索性大大地快活一下。喂，那位击筑的！（向宋意喊出）请你也来参加我们的宴会啦。给我们奏点乐，唱点好听的歌儿！

宋　意　（起身）那好极了。（一面走，一面说）我的筑，虽然打得不大好，可是我唱歌还过意得去。（向酒店走来。）

怀贞夫人与高渐离迎接盲叟登上座场，就座于左侧。

酒客一　那么首先就请你唱一曲歌，赶你拿手的唱。

宋　意　我最拿手的是《荆轲刺秦》啦。

酒客一　那好得很！这歌，我们这儿的人都会唱。

酒客二　只要你唱得好，我们一定要犒赏你啦。

宋　意　不过，我的筑实在击得不大好。我从前有一位朋友就

是编这支曲子的人，假如他是在这儿的话，那一定会使你们更满意了。

酒客一　你的朋友是谁啦？

宋　意　说起来，恐怕你们都知道，就是那顶会击筑的高渐离。

高渐离略示惊诧。

酒客二人　唉，那真是大名鼎鼎。

夏无且　我也是久闻他的大名的，可惜没有机缘见他。听说他是荆轲的好朋友，荆轲和燕太子丹①告别的时候，唱了一首很悲壮的《易水歌》，就是高渐离替他击的筑。秦始皇帝也知道他，晓得他是荆轲的朋友，很想捉拿他呢。

酒客二　想捉拿他？哼，假使高渐离在这儿的话，那我们决不让秦国的人把他捉去。

宋　意　是啦，他假如被人捉着了，我就替他死都很情愿的。

高渐离　（情不自禁地走至盲叟前）爷爷，你说高渐离是你的朋友吗？

宋　意　是啦，他是我的朋友，他也是荆轲的朋友。自从荆轲死后，他留下《荆轲刺秦》的一支曲子，就不知道下落了。

高渐离　（迟疑）爷爷，你的眼睛看不见，假使高渐离在你面前，你认不认识他呢？

---

① 燕太子丹（？—前226），战国末年燕王喜之子。秦王政即位时，丹在秦国作人质，后逃回燕国，因患秦军逼境，曾派荆轲刺秦王未遂。秦破燕后，逃奔辽东，被燕王喜派人斩首献秦。

宋　意　我认识他，他的声音我听得出。还有，只要听他打得一下筑，我立地便可以认识他。

高渐离　(回向怀贞夫人)夫人，我要冒昧一下。我想借这爷爷的筑来打一打。我也会打《荆轲刺秦》的。我击筑，让这爷爷唱歌。假使我打得不好，回头再让这爷爷打。我希望你能够允许我。

怀贞夫人　为什么要叫我允许呢？只要看各位贵客们的意思是怎样？

酒客二人　那没有问题。

夏无且　大家图个高兴，我也同意。

高渐离　(向宋意)那吗，爷爷就请你把你的筑借给我，我给你击筑，你唱歌。

宋　意　那好得很。(将筑与竹尺授高渐离，自语)从前荆轲在的时候，我们就是这个样子，总是高渐离击筑，荆轲和我唱歌，我们在燕市饮酒，真真是旁若无人的。

高渐离　(退倚台柜而坐，调好筑弦，以左手扼筑颈，将筑之尾端置于左肩上，右手执竹尺，试敲数下之后，先向众人一礼)对不住。(先弹出前奏曲，约三两分钟。)

宋　意　(倾听有间，突然睁开眼睛，将腰挺直起来。起立趋向高渐离前，捧其右手而大笑)啊哈哈哈……你，你，你，你，好家伙！

一座尽惊，莫名其故。

宋　意　我把你认出来了，我把你认出来了。我四处找你，终竟把你找到了。啊哈哈哈……好家伙！

高渐离　(亦起立)你是什么人？(初惊，忽转为喜)哦，你不是……

（欲言忽忍。）

宋　意　是呀，我是老宋呀！你认不得了吧？

高渐离　你怎么老到了这样？

宋　意　啊哈哈哈……好家伙！你以为我真是老了吗？（把嘴上白胡须扯掉）你看，我是不是比你高明？

高渐离　（忙将筑置于台柜上，回抱宋意）啊，我，我，我真高兴，我没有想出还可以看见你。

宋　意　（跳跃起来）好呵，好呵，就好象回到了燕市一样呵。（始悟到各人均瞪目注视）各位先生，我向你们介绍吧，这位就是我的好朋友高渐离，在下呢是高渐离的朋友宋意。

一座复大惊。

酒客一　哦，高渐离！

酒客二　哦，宋意！

酒客二人均离座，向高渐离、宋意二人致敬。

酒客一　你们两位了不起的人！

酒客二　靠拢来，靠拢来，我们一道坐，一道坐！

夏无且　（长跪）各位，都请坐下，不拘形迹，各照原位坐定，我要先敬高先生和宋先生一杯酒。

酒客二人　我们大家敬，大家一齐敬！

怀贞夫人　我素来是不嗑酒的，可我今天也要敬一杯酒。

酒客二人　好呵，好得很。

众人分头取酒杯，斟满各捧一觞。

夏无且　（举杯在手）各位，今天我们这杯酒，不仅是敬高渐离和宋意，我们还要敬英雄荆轲的在天之灵。他替我们留

下了很好的榜样，他的光辉千秋万世永不磨灭。

酒客二人　好呵，好得很。大家干杯！

夏无且　（制止众人）还有：我们不要忘记，要听他们唱《荆轲刺秦》。要请高渐离击筑，宋意唱歌。唱得来的大家都唱。

酒客二人　好呵，好得很。干杯，大家干杯！

众人捧羽觞，均一饮而尽。酒客二人复自动效劳，将各人羽觞斟满。

夏无且　好，我们肃静吧。

宋　意　对不住，各位，我先有一番请求。

酒客二人　什么请求都不成问题呵。

宋　意　你们知道，《荆轲刺秦》本是男女合唱。那返复五遍的《易水歌》是男的唱，其余的是女的唱。今天在座的就只有这位女主人，还不曾请教这位女主人的尊姓大名啦。

高渐离　这是我们的怀贞夫人。

宋　意　好，怀贞夫人，今天的歌就要委屈你来唱了。我们男的只是帮腔。

怀贞夫人　我本来唱得不好，不过今天我很高兴，我一定要唱。你们不要见笑。

酒客二人　好呵，好得很呵！

夏无且　肃静！现在就请高渐离击筑，怀贞夫人唱歌。我们大家帮腔。

酒客二人　好，我们大家都要帮腔。

高渐离再取筑弹出前奏曲后，以下男女声挨次叠唱。

怀贞夫人　（唱）

荆轲慷慨别燕丹，歌声变徵① 入云端。

送者人皆白衣冠，将军首级血未干。

将军者谁於期樊②，督亢地图③ 封在函。

西入咸阳叩秦关，为民除害下龙潭。

众　人　(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怀贞夫人　(唱)

秦王宫殿何森严，执戟郎中数且千。

舞阳④ 色变不敢前，荆轲谈笑秦王欢。

秦王教取地图看，披图图穷匕首见。

衣袖被执遁无缘，性命已在瞬息间。

众　人　(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怀贞夫人　(唱)

秦王到此殊可怜，泣对壮士求一言：

“欲召姬人鼓琴弦，听琴而死死亦甘。”

姬人鼓琴歌声乱，可裂而绝罗縠单，

可超而越屏风浅，可负而拔鹿卢剑⑤。

---

① 中国古乐七声音阶的音名之一，即宫、商、角、变徵、徵、羽、变宫的第四音阶，比徵低半音，乐音悲凉。

② 即樊於期，战国末年人。本为秦将，后逃往燕国。秦王政曾以“金千斤，邑万家”购其首。燕太子丹派荆轲刺秦王时，荆轲请求以其头作为进献秦王的礼物，樊即自刎。

③ 督亢，古地名，故址在今河北涿县、定兴、新城、固安一带，燕国南部之富庶地区。荆轲刺秦王时，为骗取信任，曾捧此图进献秦王。

④ 即秦舞阳，战国时燕国勇士。燕太子丹派荆轲刺秦王时，令他为荆轲副手。

⑤ 古代一种长剑，剑柄有辘轳状的玉雕。

众　人　（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怀贞夫人　（唱）

秦王奋袖袖乃断，超越屏风负长剑。

荆轲逐王铜柱间，掷以匕首伤耳畔。

中入铜柱火星溅，手无寸铁遭剑砍。

天地为之色惨淡，杲日当空白虹贯。

众　人　（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最后一句返复至三遍，歌声与筑声同时划然终止。

歌毕，一座均俯首静默，有潸潸下泪者。

夏无且　（在静默一时之后）各位，高渐离的筑，的确是名不虚传。怀贞夫人的歌，更传出了荆轲的壮烈。请各位一同再敬一杯酒，向荆轲的在天之灵致敬。

众人均默默举杯。

夏无且　我们干杯。

众人均默默干杯，唯酒客二人于干杯后复自连斟数杯痛饮，醉至不能支持，渐渐倚壁睡去。

夏无且　我还有几句话，要向你们二位荆轲的朋友讲一讲。（略顿）我有生以来今天最高兴，但我也要向二位痛悔一件罪恶。（又略顿）刚才唱的《荆轲刺秦》里面，有好些地方和实在的情形不符。姬人弹琴的那一节是没有的。那是怎样危机一发的时候，荆轲哪能让秦始皇有那样的从容？秦始皇是性急如火的人，不错，他也很喜欢听音乐，但到了那样危机一发的时候，他又哪能有那样的从容？（又略停）还有，荆轲投匕首，伤了秦始皇的耳朵，也不合事实。荆

轲所用的匕首是有名的徐夫人匕首，是涂了毒药的，伤了人一定会死。秦始皇假使受了伤，怎么还活得下去呢？（又略停）所以那歌词里面所说的，有好些地方和实际的情形实在不符。那么实际的情形又是怎样呢？哎！（长叹一声，复中止。）

余人哀感渐渐为之冲淡，对其所言表示深切的注意。

宋　意　夏无且先生，实际的情形究竟是怎么样？

夏无且　哎，实在是要怪我。我是千不该，万不该。（又略停。）

宋　意　究竟是怎么样的呢？怎么要怪你？

夏无且　是，的确要怪我！是我救了秦始皇，是我把荆轲害了。

宋　意　（惊诧）吓，是怎么一回事？

夏无且　诸位，请你们容我慢慢地讲吧。那天的事情我是在场的。荆轲绕着铜柱追秦始皇的时候，大殿之下持戟的卫士没有奉诏，不敢上殿，大殿之上的侍卫素来是不准带刀的。秦始皇佩的剑太长，老是拔不出，那时的确是情急势迫。就是我不好，我一时不应该抱一个“人各忠于其主”的念头，我把我所提的药囊向荆轲打去，正打中在荆轲的脸上。因此秦始皇就得松了一口气。殿上的人便叫出：“把剑反背在背上拔吧！”于是秦始皇便把剑一掉过背后，左手执鞘，右手拔剑，便把剑拔出了。剑一拔出，荆轲的匕首便失掉了效用。一剑便把他的左腿斫断。荆轲见大势已去，便把匕首向秦始皇掷去，但只掷中了铜柱。秦始皇又斫了他八剑。荆轲还倚着铜柱笑骂，回头终竟被左右的人把他杀掉了。秦始皇受惊不小，呆了好一会，后

来他还赏了我黄金二百镒①啦。（略停）哎，我真是罪过。自从那时以后，我心里就感觉不安。这不安的念头一天一天地苛责着我，我终于在昨天辞了职，我不愿意再奉侍那位暴君了。我从今以后要云游四海，救济天下的贫苦人，作为我杀害荆轲的赎罪啦。

怀贞夫人之哀感又为之引起，低头沉默，高渐离与宋意虽时凝视夏无且之面目，但亦无言。

夏无且　我扫了各位的兴，实在对不住，但我在这儿遇着了高、宋二位先生，使我把这腔心事完全吐露了出来，我自己实在是轻松得多了。高渐离先生，宋意先生，请你们原谅我吧。我现在想起了，有一点宝贵的东西要送给二位，二位一定是很高兴接受的。那就是荆轲的衣服的破片啦。我当时捡了好几片，上面都有他的血。

宋　意　你是随身带着的吗？

夏无且　不，我还寄放在城里。我要暂时告别一下，我去取来。费不了多少时候的，希望你们在这儿等我。我回头转来还要同各位畅饮。（起身告辞。）

余人亦起立。

高渐离　好不，让我们陪你进城去取？

夏无且　不，不敢劳烦你们。很简单的事体啦，要不上好一会儿，我立刻就转来。

各自下座场，余人欲相送，夏无且急急挡驾。

---

① 古重量单位，二十四两为一镒。

夏无且　也不敢劳你们送。你们请就座。我要跑去拿，很快地就拿来。（说罢，用小跑急急上桥，入城。）

高渐离与宋意仍同下座场，追送至桥头而止。怀贞夫人留在座场上，略作收拾。

宋　意　高渐离兄，这儿说话是可以随便的吗？

高渐离　刚才什么话都说了，还怕什么。

宋意以目示怀贞夫人。

高渐离　用不着害怕的。

宋　意　我问你，你这几年究竟到什么地方去来？

高渐离　我到过不少的地方啦。最后在咸阳住了两年，我想寻个机会替荆轲报仇，也为天下除害，可是没有得到那样的机会。后来我听说那暴君要巡行天下，封泰山，禅梁父，① 他的道路要经过这儿。所以我就跑到这儿来，在我们主人家里做了一名酒保。我在这儿足足等了两个月，等是等到了。我每天都要进城去打量，可终没有丝毫机会，他又走了。

宋　意　我也是听说他在这儿，才从彭城② 赶来的。赶来，他已经走了。昨天下午，我到这儿来，无心的看到你。我早就把你认出了，但我怕认错了人。你近来是比从前瘦得多了。你那吐血病，是不是还在发？

高渐离　每年在春、夏之交的时候，最难受。不过这秋天来

① 指历代帝王的一种祭祀仪式。古人视东岳泰山为东方生主，是万物之始。为告太平于天，报群神之功，君王亲临泰山祭天，往山下小山梁父祭地。

② 秦县名，治所在今江苏省徐州市。

了，又好得多。

宋　意　我本来早就想赶到泰山去的，自从看见了你，我总想弄个着落，所以今天我又跑了来。刚才来的时候你不在，我便到下边一家的酒店里去了。你的声音也变了啦。从前那么愉快爽脆的声音，现在变得非常的沉郁。所以一直让你击了筑，我才敢把你认出来啦。

高渐离　今天也实在是机缘太好，本来我也要辞职往齐郡去的，没想出又遇见你。

宋　意　我看那位夏无且，人很诚恳，我们似乎可以约他来和我们同道。

高渐离　也需得再看看。他今天的话，似乎也有点近于自画自赞。好象杀了荆轲，救了秦始皇的，就只是他一个人。这儿又没有见证，你能保证他的话是真实吗？

宋　意　对的，我听他说的时候，多少也有这样的感觉。

高渐离　况且，我听说秦始皇的左耳的确是缺了的。耳壳的血本来少，怕是毒没有窜到。那匕首上的毒恐怕也是走了药性的啦。

此时黄媪提篮，并携阿季由桥下走上。

阿　季　（跑向高渐离前）啊，燕大，我听见你们在唱歌，我就跑回来了，你们不唱了吗？

高渐离　你回来迟了，唱完了啦。

阿　季　我听见妈妈也在唱啦，你们再唱吧。（认出宋意）噫，你怎的？你不是那瞎子老头儿吗？你睁开了眼睛，你的白胡子呢？

宋　意　我是神仙下凡啦，小哥。

黄　媪　季哥儿，你不要听他瞎说，他是骗你的。这如今这样的骗子多得很，假装瘫子，假装瞎子，假装聋子，假装哑子，这种就叫着"活神仙"啦，你不要去挨近他们。哼，我看，连燕大也不过是一个骗子。

怀贞夫人　黄妈，你总是爱多嘴多舌的！他不是燕大呢！

黄　媪　他不是燕大是冤大！

怀贞夫人　你总爱瞎说！他是我们的高渐离先生啦！

黄　媪　（吃惊）唉，他是高渐离？你当真是的？

高渐离　对不住，我的确是高渐离。（指宋意）黄妈，这位是我的朋友宋意。我们都是荆轲的好朋友。

黄　媪　（惊喜过望）吓，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了。难怪得，我总觉得，你不象个帮人的人啦。你们请上堂去坐吧，这儿站着不好说话。这位宋先生，你请上去坐啦。你真是稀客啦。

宋　意　多谢你，我坐了好一会了，回头还有稀客要来的。

阿季呆视众人，莫名其妙，一纳头向怀贞夫人跑去。

阿　季　妈，燕大也是假的吗？

正在此时夏无且带卫士数人出城。态度猛恶，与前判若两人。

宋　意　（眼快地）高，赶快跑！那家伙是奸细！（一回头即向右翼跑下。）

夏无且　（立桥上指挥）那逃跑的是宋意，你们赶快去追。

一人应命跑去。

夏无且　那个人就是高渐离，（指高渐离）把他捉着。

高渐离　（静立待捕，怒视夏无且而无言）哼！

卫士二人将高渐离两手反剪。

黄　媪　（向夏无且抗议）你们白昼横行，你是谁？

夏无且　我是谁？哼！我是秦始皇帝的御前侍医夏无且。我奉命捉拿你们这些不知死活的恶党！

黄　媪　你们这些恶鬼，我要和你们拚命！（反身向右翼跑下。）

夏无且　（戟指斥高渐离）你这不知死活的东西！你公然想死灰复燃，图谋不轨，你现在可知道我夏无且的厉害了吧？哼！

阿　季　（呆了一忽之后，急促地）妈妈，这是怎么的？

怀贞夫人　阿季，你赶快躲开，躲在黄妈那里去，赶快！

阿　季　不，我不躲，我要打死那个坏东西！（从柜上取酒杯一只向夏无且投去，未中。）

夏无且　（指怀贞夫人）把那个窝匪的淫妇也给我活捉着，可不要伤害了她！

卫士二人上前捕怀贞夫人。

阿　季　你们这些坏东西！（又向卫士连掷二杯。）

卫士上座场用矛头将阿季搠倒，怀贞夫人不顾一切，拥阿季于怀，背部朝外。

阿　季　（以微弱声息连呼）妈妈，妈妈……（断气。）

怀贞夫人　（连呼）阿季，阿季，阿季呀！（垂头于阿季胸次。）

母子如合为一体。

夏无且　（指二醉者）把那两个醉鬼，一道结果了！

另有卫士二人上前，如命处置。

黄媪手执庖刀，由右翼跑出。

黄　媪　恶鬼们，不要走，我要和你们拚命。（向夏无且奔去。）

夏无且　搠死她！

卫士之一迎头以戟搠之，黄媪倒于桥畔。

夏无且　哼，不知死活的东西！

——幕　下

第二幕

琅邪行在，中车府令①赵高之书斋。夜，斋内有灯烛。正面一排腰窗，窗户敞开，有竹帘高卷。窗外有庭园，可望见一带山景，山即琅邪山也。半月如钩，在山顶斜挂，上有疏星历落。窗下有适当之椅案布置，但均须宽阔、牢实而低，左隅窗尽处有门，通庭园。左壁前手亦有门，通外室。门上均有帘。二门之间靠壁有书橱，上陈竹简帛书等卷册。有尊形古铜器一，作为花瓶。插有桂花一枝。

右壁靠后有花格门，通内室。前面壁上挂有弓矢之属，其下有短桌。桌上亦有竹简帛书等物。二矮椅左右相向对置。幕开时赵高坐左椅，胡亥坐壁下右椅，相向于大铜篮中掷骰，并以"半两"钱为注。骰子只五枚，以木为之。仅二面着色，上黑下白。黑中二枚上刻小牛(犊)，白中二枚上刻野鸡(雉)，掷时五枚全黑者为卢，得点十六。三黑二雉为雉，得点十四。三白二犊为犊，得点十。全白为塞(亦称白)，得点八。其余为杂点。掷得卢、雉、犊、塞四贵点者得连掷。

胡　亥　(掷骰，将身子抬起，盎伏于铜篮上)我刚才投到野鸡，三黑二雉一十四，该我再投了。

---

① 掌管皇帝出行时车舆的官员。

赵　高　好的。该你连掷，你掷。

胡　亥　(掷骰)掷你一个全黑一十六，卢卢卢卢卢。(略顿，不成采，再掷)再掷你一个三黑二雉的肥野鸡，雉雉雉雉雉。(又略顿，看色成杂采)哦，四黑一白，没有点数。

赵　高　好喽，该我掷喽，我掷。(掷)掷你一个五木全黑，卢卢卢卢卢。(一子在篮中独转不定)卢卢卢卢卢！唉吓，一手就掷成了卢。我赢了，我赢了。

胡　亥　不算，不算。你这转了半天才转定了的，不上算。(一手将篮中骰子淆乱。)

赵　高　好嘛，就算不上算嘛，你看我再掷。

胡　亥　你再掷嘛。

赵　高　(掷)还是掷你一个五木全黑，卢卢卢卢卢。(改口)雉雉雉雉雉！

胡　亥　吓，不成采，再来。

赵　高　再来还是一个全面黑！

胡　亥　吓吓吓，白虎，就给你的嘴巴一样，没有一点黑。你只有八点，你算输了。

赵　高　我才不算输呢，我这五木全白掷成塞是贵点，我还得连掷。

胡　亥　你连掷吧！我断定你总归是输。

赵　高　好的，我输。(又掷)输，输了，就算是一条大肥猪！

胡　亥　(两手伸去握着赵高的手)吓，你这没肾子的，你骂我，你骂我。

赵　高　怎么我骂你呢？

胡　亥　你怕我不晓得，我的名字是胡亥，亥就是猪啦。

赵　高　啊，对不住，对不住，我倒没有存心。那么我就变成狗吧，变成没有肾子的阉狗。

胡　亥　（将手松却）没有采。你再掷，总归是你输。

赵　高　（掷）输了是我丑，（又掷）算我成为没肾子的阉狗！（视骰）吓吓，不是狗，是牛。

胡　亥　什么，什么？

赵　高　三百二犊进十点，十点加八，一十八，已经是我赢了。

胡　亥　不来，不来。你这骰子有假，老是你赢。（将骰子五枚投掷房中。）

小宦者一人从左门入，入门即伏于地。

小宦者　启禀中车府令，方士徐福求见。

赵　高　夜不成公事，怎么他现在来求见？

小宦者　我也这样回禀过他，他说：有要紧的事情，无论怎么样要在今晚上见你。

赵　高　（略作踌躇）你把那地下的骰子拣起来。

小宦者如命拾骰子，放还篮中。

赵　高　你没有对他讲：我已经休息了吗？

小宦者　我只是回他：我进去看看。

赵　高　好吧，（沉吟了一会）你去叫他进来好了。

小宦者　（应命）是。（退至门次，再伏地一礼，始退出。）

赵　高　骰子还掷不掷呢？

胡　亥　我不掷了，你这骰子有假。

赵　高　哪里有假，是你不会掷。

胡　亥　要你才会掷。

赵　高　是啦，我告诉你吧。（执骰示教）骰子抓在手里，你要把五个轮成一排，黑白两面的感触要不同些，最好要在手里把它们轮在一面，要手快。这很不容易，但练习久了，便有把握。（把手伸开）你看，我这五个都是黑的。（又将手卷拢）这样轮好后，你的手要振作作势，做些样子，就好象用劲在投，其实你只消从这边上滑下去。（投入篮中）这样，你看，就很容易成采。你看，我这一下不是又成了卢了？

胡　亥　唉！当真的！难怪，我说这骰子怎么那样听你的话。（捉骰学掷，但不甚如意。）

赵　高　这要慢慢练习才行，只要肯练习，并不困难。

胡　亥　这很有趣，我一定要把它学会。

赵　高　这种鬼事情多得很呢，只要你感觉有趣，我什么都可以教你。只是有一件事情要紧，在皇上面前你不要走露消息，不然我就不教你了。

胡　亥　你放心，我不是那样的傻瓜！连我妈妈和十七个哥哥面前，我都不会告诉他们，你放心。

赵　高　要那样，我满有许多玩艺儿可以使你高兴。

胡　亥　我真高兴你啦，你比我的妈妈还要可爱。（一面仍在掷骰练习。）

小宦者导徐福入场，伏地为礼。

小宦者　启禀中车府令，徐福先生来了。

徐　福　（伏地为礼）敬请府令公晚安。

赵　高　（答礼后）你请到这边来坐。（手指窗下坐椅，自己亦移座于窗下。）

徐　福　（望胡亥）先要请教，这位是？

赵　高　这是第十八皇子胡亥殿下。

徐　福　（将两手罩于耳后，示其耳聋）唔，府令公，对不住，我的耳朵有点背。

赵　高　啊哈哈哈哈，我把你调查得很清楚，你是假装的聋子，你怕我不知道。

徐　福　（谄笑）吓吓吓，府令公，我的耳朵实在不大好，特别是有点伤风的时候更加闭塞。

赵　高　你简直是个坏蛋！

徐　福　吓吓吓，府令公，请别误会，我并不是坏人啦。

赵　高　哈哈，你看，骂你你就听见了。我告诉你，你在别人面前可以装，在我这儿不要来那一套。我再给你介绍一遍吧，这是第十八皇子胡亥殿下。

徐　福　（向胡亥叩头）吓吓吓，敬请殿下晚安。

胡　亥　（略略领额）你们谈你们的，不要管我。

徐　福　（就座望窗外星月）今天晚上的月色真好，皇子殿下和府令公，晚上都要用功的吗？

赵　高　是啦，皇上把第十八皇子管教得特别严。因为皇子很聪明，皇上很喜欢他，无论走到什么地方差不多都要把他带在一道，随时都要皇子用功。我这一向在教他读《韩非子》，刚才才用了一番功，现在抽出一点时间来休息休息。

徐　福　皇上的管教真是严啦。

赵　高　你怕还不十分知道吧，皇上对于一切事情都是很严的。

徐　福　听是听见说，不过详细的情形不十分知道。

赵　高　幸好你不知道，知道了你会骇倒。我告诉你，单是皇上，一天所看的文件都要用秤称，要称得上一百二十斤才算合格。

徐　福　那不是太辛苦了！称不上一百二十斤难道通夜都不睡觉吗？

赵　高　好在大家都聪明。因为简牍都是要呈给皇上看的，都做得特别长，特别大。因此呢，也就不曾有过称不上一百二十斤的时候。不过每天晚上都要三更过后，皇上才能休息呢。

徐　福　皇上睡得很迟，我在外面也早听见人说，还听说，皇上的睡眠不稳，很不容易睡熟啦。

赵　高　皇上正为这件事情很苦，皇上周围的人也为这件事情很苦。你想皇上既睡得迟，又起得早，周围的人怎么吃得消？

胡　亥　（突然叫出）哦，卢卢卢卢卢！

赵　高　（起身视之）你掷到卢吗？哦，五木全黑，不错，不错。

胡　亥　你的法宝，我快要跟你学到了。

赵　高　好得很，你再练习练习吧。（复归原位。）

徐　福　御前的侍医，不济事吗？

赵　高　皇上是不大相信医药的，医药的事情的确也很危险，

假使要起下毒心，那不是杀人不见血的吗？

徐　福　唉，唉，唉，有良心的医生呢，倒不尽然吧。

赵　高　一个人谁有良心，谁没有良心，你怎么知道？

徐　福　（搔头）唉。……

赵　高　不过皇上倒还相信一个人，只有他的药，有时还可以服服。可是服了，也不见得有什么效。

徐　福　是谁呢？倒要请教了。

赵　高　是侍医夏无且啦。十年前，燕国的太子丹派遣刺客荆轲来刺杀皇上，在那个危险万分之际，夏无且在殿上把他所佩的药囊投掷在荆轲的脸上，把荆轲的眼睛蒙了一会，皇上因此才脱了险，把荆轲斫死了。皇上觉得夏无且忠心耿耿，所以还比较地相信他。

胡　亥　（又突然叫出）雉雉雉雉雉！

赵　高　（回顾）你又掷出野鸡来了吗？恭贺你啦。

徐　福　夏无且先生，是时常在皇上左右的吗？

赵　高　平常自然是，不过这一次他没有来。大约也就因为他的药不灵，皇上对于他近来也很冷淡了。不过我们在路上，皇上曾命令我们派人去叫他赶来，大约不久会赶到的。

徐　福　府令公，唉，我打扰你的时间不好太久，我好不把我的来意申述一遍？

赵　高　有话就请讲。

徐　福　三天前蒙你召见，你说皇上准备召见我，要我静静的等候。我已经等候了三天，召见的命令还是没有下来，我

不知道皇上对于我的意见，究竟是怎样。

赵　高　皇上要召见你，在宋子的时候，早就提说过；为着这件事情还提早赶到了琅邪，不过这两天却没有说起你。这两天皇上也很忙。特别是昨天乌氏倮①才走了，今天巴蜀的寡妇怀清夫人又奉召赶了来，皇上为应酬他们是很忙碌的。

徐　福　我是很关心皇上的健康，象我们这样的一位英明天子，万一有什么不测，那不是一件天大的灾祸吗？因此，找寻仙药的事，要请府令公再在皇上面前吹歔吹歔。

胡　亥　什么仙药哟，你们说？

徐　福　哦，十八皇子，你还不知道吗？在那东海里有三座神山，天晴的时候，从那琅邪山上恍恍惚惚地都可以望见。那山上有一种草药，吃了可以令人百病消除，长生不老。

胡　亥　唉，可以百病消除？那才好啦。（略一转念）哦，不对！你说长生不老吗？

徐　福　是的，吃了，令人返老还童，长生不老。

胡　亥　那么，我的爸爸吃了，不是永远就不会死？

徐　福　是的，皇上会永远福寿康宁。

胡　亥　那么，我们就永远当着爸爸的一个小娃娃喽，我才不高兴呢！

---

① 乌氏，秦县名，故址在今甘肃平凉市西北。倮，人名。秦乌氏倮从事畜牧业致富，始皇令比封君，特许其同有爵位贵族一样可参与谒见皇帝。

赵　高　（笑向徐福）你看，你这个骗子，连这位小皇子你都骗不倒。

徐　福　（呆目结舌）唉，十八皇子，唉唉，十八皇子……

赵　高　你不必多嘴吧，你的事情我是明白的，在皇上面前，我总替你提。不过你总要当心你的脖子啦。

徐　福　要望老府令公栽培，使得小人有碗饭吃。

胡　亥　怎么？你这老乌龟不仅是个假聋子，还是个真骗子吗？

赵　高　十八皇子，你可怜他，他也没有什么恶意，只是真真正正地想讨碗饭吃罢了。你要晓得，象他这样的人，既不会耕田，又不会做工，除掉小小的行点骗术之外，实在也是不容易找碗饭吃的呵。

徐　福　（谄笑）吓吓吓，十八皇子，真是要请你可怜我老朽，赏碗饭给我吃。

胡　亥　我是不管闲事的。只要你把爸爸骗得倒啦。……

徐　福　（谄笑）吓吓吓，所以还要请十八皇子恩顾恩顾啦。

小宦者复仓皇出场，伏地如前。

小宦者　（急促）启禀府令公，皇上过来了，他叫我们不要声张，从后园绕了来。我特地赶来报信。

赵　高　好，你下去。

小宦者下，徐福张惶失措。

赵　高　（急遽向徐福指着右室）你赶快到那内室里去躲藏着。

徐　福　是是是。（仓皇向右侧门走去。）

赵　高　（又移座至桌畔，与胡亥相向坐，将铜簋与骰子指示着）徐神

仙，把这些东西一道带进去。

徐　福　是是是。（捧篮入内室。）

赵高将桌上帛书袒开。在胡亥前放置一份，自己手捧一份，作讲书姿势。

赵　高　“楚庄王的兄弟叫春申君”——唉，这春申君就是战国四公子之一，所谓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就是那个楚国的春申君了。“他有一位爱妾，名字叫作余。这位余姬想要春申君专门爱她自己，废弃他的正妻。她便在自己的身上弄出一些伤痕来，一面拿给春申君看，一面哭着说道：‘我做你的小是很高兴的，但要服侍大太太就不能服侍你，要服侍你就不能服侍大太太，我实在没有这样的本领呵，身子分不过来呵。我如其这样让大太太把我折磨死，我宁肯死在你的面前呵。请你赐死我吧，赐死我吧，在我已经死了之后，大太太又可以和你亲热亲热。不过我希望你留心呀，不要让人家在背后笑你呀！’”

此时秦始皇帝已潜行至窗外，静立倾听，但二人故作不觉察。

胡　亥　先生，人家在背后笑什么呢？

赵　高　这个可以不必追问。皇子，你还年青，你不大懂。不过她是说那大太太对于春申君有点不大忠实，象这些地方可以不必过于追问，你让我再讲下去吧。“春申君就听信了余姬的谗言，他便为她把正妻废掉了。正妻还有一个儿子，名字叫甲。”——这一句话，书上把它写在前头去了，应该要把它钩到这儿来，文字才顺。“正妻有一个儿

子，名字叫甲。余姬又想害这个甲公子，那样方好把自己的儿子拿来承继春申君的地位。她便私下把自己贴身的内衣撕坏了，又拿去给春申君看，一面又伤心地哭。她说：'我得到你的宠爱已经是很久很久的事喽，甲公子并不是不知道。他刚才竟胆敢向我作无理的要求，甚至于把我这衬衫都撕破了啊。……'"

胡　亥　是怎样的无理要求？先生？

赵　高　这个，唉，也可以不必追问。就打个譬比说，他想吃她的奶奶吧。

秦始皇　（忍不住，发出嗤笑）赵高，你讲得真有趣！唉嘿嘿嘿嘿，真有趣！

赵　高　（故作惊愕，急忙转向秦始皇叩头）啊，皇帝陛下到了，小臣真真狂妄，没有迎接。

秦始皇　（急促由后壁侧门走入）你不必那样惶恐，你们是在读《韩非子》吗？

赵　高　（抬头目礼）是，是在读《奸劫弑臣》篇。

秦始皇　唔，《韩非子》是不大好懂的。

胡　亥　（早起身向秦始皇跑去，执其父之手，表示特别亲昵）可是今天讲的书顶好懂啦。

秦始皇　唔，讲故事当然好懂啦，你们小娃娃是最爱听故事的。（回向赵高）赵高，你把这个故事给他讲完吧，似乎没有好两句了。讲完之后，阿亥也好去睡觉了，我们明天清早要去登琅邪山，看东海日出啦。（在窗下选一矮椅坐定，拥胡亥于膝间）你讲下去啦。

赵　高　是，已经只剩下两三句了，（反身把帛书取到手中展视）那余姬接着说："甲公子这样的侮辱我，还把你做父亲的看在了眼里吗？这真是天大的不孝啊。春申君听了这话，便大发雷霆，于是便把那甲公子杀死了。"——故事就在这儿完结了。

秦始皇　很好，很好，我看，以下的书，你们明天再讲吧。我还有点事情要同你商量。阿亥，你先去睡，明天一早起来看东海日出。喂，人来呀！

二宦者手执宫灯，由后壁门应声而入。

秦始皇　你们把十八皇子先送去睡，回头再来接我。你们走前门回去，也走前门来。阿亥，你同他们一道下去。

胡亥向秦始皇及赵高各一鞠躬之后，挥动二宦者走向左侧门，将下。

秦始皇　喂！你们再转来！

三人应声回身。

秦始皇　你们转来的时候，不必进来，就在外边等着，也关照这里的人，不准谁进来。我在这儿要同中车府令商量点事情，商量好了，我自己会出去的。好，你们下去。

三人下。

秦始皇　（沉默有间之后）赵高，我有一件事情要同你商量一下。

赵　高　陛下有什么驱使？

秦始皇　（又踌躇了一下）今天来的，那位巴蜀的寡妇怀清夫人，我没有想出，她不仅有钱，而且还那样的美貌。她是

靠涪陵①的丹穴采取朱砂，找了大钱的；不用说我希望她多作捐输，孝敬朝廷。我现在准备筑阿房宫，还准备北伐匈奴，南征交趾②，这些都需要钱啦。不过这位怀清夫人，我今天见了她一面之后，我觉得……（停顿，不肯立即说出。）

赵　高　陛下觉得她怎样？

秦始皇　唉，我没有想出巴蜀竟有那样的美人啊！

赵　高　（会意）陛下的意思是要她的那个——"丹穴"吗？

秦始皇　（呈出带矜持的傻笑）赵高，你真是聪明人！可你要知道，我是要得很快！

赵　高　（有点疑难）太快了，恐怕……

秦始皇　不！你不能拖延！我今晚就要。假使今晚不到手，明朝就要你的头！

赵　高　那么，小臣的头就抵上怀清夫人的"丹穴"了。

秦始皇　（严肃）不同你胡扯！你今晚上非想出办法不可！

赵　高　（略作筹思）办法是有了！

秦始皇　怎么办？你赶快告诉我！

赵　高　我打算去请她到我这儿来，就说明天皇上请她一同登琅邪山看东海日出。请她到我这儿过夜，明天好作准备。到时候，由陛下亲自向她请求，我看是万无一失的。

秦始皇　她肯来吗？

---

① 古县名，故址在今四川省东南部。

② 又作"交阯"，古地区名，泛指五岭以南。

赵　高　她一定会来。她晓得小臣是一位宦官啦！

秦始皇　好，你就赶快照办。（起立）我回头再来。

赵　高　（亦起立）陛下，我有一件小事倒要禀告陛下。

秦始皇　什么事？

赵　高　陛下的身体，近来很使我担心……

秦始皇　这不要紧，我的身体虽然弱，但我的精神是不让人的。

赵　高　是，陛下的精神实在是超过了五帝三王，自开天辟地以来，没有一个人能够赶上。

秦始皇　（适意地微笑）不要说废话！你到底想说什么事？

赵　高　正因为陛下的精神超迈，小臣便愈见担心陛下的身体。

秦始皇　（有些不耐烦）我知道，我知道，我是不高兴别人提到我的身体的。你究竟有什么话，直切地说！

赵　高　陛下，你要召见方士徐福的事情，还记得吗？

秦始皇　哦，你说的是那个家伙！是那说东海里有仙人岛，有什么不死药的吗？

赵　高　是，就是他。他在等候着陛下召见。

秦始皇　前天李斯告诉我，说他是个骗子。李斯说他的样子太怪，龟背，缺牙巴，耳朵又聋，一看就有些怪气，并没有什么仙气。

赵　高　在外表看来，的确有那样的奇形怪态。不过我觉得凡是有点仙气的人，他们是游戏人间的，在外表上总不免要故意的表示奇怪。因为外表愈奇的人，总是非凡的

人物。

秦始皇　（颇觉受谀，暗暗得意）你这话倒也有道理。你能够相信他那吃了长生不死的药是靠得住的吗？

赵　高　我希望它靠得住。假使真有那样的仙药让陛下服用了，百病消除，长生不老，那天下的臣民是多么幸福呀！不过即使那样的仙药不真，我想有海岛的事情一定是很真的。说不定果真如象邹衍们所说的那样，海外还有大九洲呢。① 单是派遣人去找寻海外的土地，替陛下开疆辟土，我想也是值得的。

秦始皇　对！你说的话恰合孤意！你今天晚上也派人去关照那徐福吧，要他明天清早一道登琅邪山观日出。我要亲自听听他那三神山的故事。

赵　高　是，我一定要派人关照他。此刻我陪陛下一道出去，我要派人去邀请怀清夫人。

秦始皇　好，你做事很敏捷，我很喜欢。……

秦始皇在前，赵高在后，由左侧门下。

舞台一时空寂。

有间。夏无且潜潜由窗外上，同时内室中之徐福亦悄悄开门欲出，彼此闻声，复匆忙退隐。如此者再。在第三次上，二人觌面。

夏无且　（在窗外，指徐福）你是什么人？

徐　福　（在窗内，指夏无且）你是什么人？

---

① 邹衍（约前305—前240），战国时齐人，阴阳家代表人物。其"大九洲"说认为世界分八十一洲，每九洲为一集合单位。"大九洲"有小海环绕，九个"大九洲"另有大海环绕，这以外是天地的边际。

夏无且　哼，你是强盗！

徐　福　要你才是强盗！

夏无且由后门闯入，急将徐福扭捕，二人扭成一团。

夏无且
徐　福　(同时大声)捉着了强盗呵！快来人呵……

赵高及小宦者同由左门上。

赵　高　强盗在哪儿呵？

徐　福　这个就是强盗！

夏无且　这说我是强盗的不是强盗吗？

赵高大笑，小宦者亦掩口。

赵　高　你两个都是强盗啦，好家伙。

夏无且、徐福见笑，彼此分开。

夏无且
徐　福　(同时)怎么的？

赵　高　(仍大笑)晓得是这样，让你们两个打得一个半死好了，好家伙！

徐　福　究竟是怎么的啦，府令公，这位是谁？

赵　高　我告诉你！他就是侍医夏无且。

徐　福　哦，有眼不识泰山，恕罪，恕罪。(打拱。)

夏无且　(余怒未尽)这位尊驾是谁？

赵　高　你还不认识他吗？对啦，你是才来的，他就是鼎鼎大名的齐国的方士徐福。

夏无且　哼，就是他吗？(转向徐福)你这个大骗子，我正要找你说话！(欲上前殴打。)

赵　高　（制止）夏大夫，你不能这样。他是皇上敬礼的宾客，不好放肆。

夏无且　（甚为不平）哼，你认清楚我！你那什么鬼仙药，骗得过别人，骗不过我们大夫！

赵　高　（再为缓颊）好啦，好啦，我知道你受了委屈，我替你赔不是吧。（打拱，回向徐福）刚才的话大约你是听见的，你今晚就在下边去过夜，明天清早好一道动身。

徐　福　（十分恭敬地）是是是，我很感激。

赵　高　（向小宦者）你把他引下去，给他找一个睡的地方。明天清早要一道去登琅邪台。

小宦者　知道了。（肃徐福下。）

徐　福　（向赵高拱手）多谢府令公。（又向夏无且拱手）希望夏大夫特别海涵。（见夏无且不理会，亦无丝毫愠色，随小宦者下。）

赵　高　（急挽夏无且，同坐于窗下）你真是受了委屈啦，老兄。

夏无且　（转为笑容）倒没有什么，那家伙倒吃了我好几拳呢。我听说他是徐福，倒惹起了我一肚子的气。

赵　高　你何苦来呢？那样的人何苦要同他较量？

夏无且　他在骗我们的皇上，我忍耐得下吗？

赵　高　你相信皇上是会受骗的，老兄？我告诉你，皇上倒并不相信什么仙药，皇上倒有心叫那些骗子们到海外去寻求大九洲啦。寻得到是替皇帝陛下开疆辟土，寻不到，让那些骗子们去喂海里的鱼龙，你着什么急呢？

夏无且　（搔首）吓吓，皇帝陛下究竟是圣明天子呵！

赵　高　唉，老兄，亏了你。你现在才知道吗？

夏无且　唵，惭愧，惭愧，实在是惭愧！

赵　高　还是少惭愧一下好吧，我告诉你，着急总是没用的。你是什么时候到的？

夏无且　我刚才才到。听说皇上在你这儿，所以我不敢走前门进来。我在园子里面望了望月，看见没有什么动静，我悄悄地走上来一看，才看见那个骗子鬼头鬼脑地在这间屋子里出现。我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所以我们彼此都误会了。皇上是在这儿召见那骗子的吗？

赵　高　不是特别召见，是偶尔碰了头。因此皇上也约了他，要他明天清早一道去登琅邪台，看东海日出。

夏无且　好造化，那个鬼东西！

赵　高　你不必老是吃醋吧，老兄，你明天清早也可以登琅邪台。

夏无且　我今晚上就想见见皇上。

赵　高　不行！皇上今晚上有事。而且明天清早要起早。你不能见他。

夏无且　也就是为了这，所以我先来求教。你是皇上跟前的人，你知道得很清楚。不过我有一件事情要特别报告，我想皇上听了，一定会高兴。

赵　高　什么事？

夏无且　我赶到宋子的时候，迟了半天，你们是先走了，我也就索性在宋子流连了一下，这一流连使我捉着了一名要犯。

赵　高　要犯？谁？

夏无且　就是荆轲的党羽高渐离！

赵　高　高渐离？是不是那有名的会击筑的人？

夏无且　就是他，在易水上给荆轲送行，替荆轲击筑的就是他。

赵　高　现在他在哪儿？

夏无且　我已经把他带来了，交在你外边的卫士营里。沿途带他来，真不容易，受了不少的累赘。

赵　高　功绩倒不小。你没有杀掉他，尤其是难得。

夏无且　我想皇上是知道他的，而且皇上是喜欢音乐的人，说不定不会杀掉他。

赵　高　对喽，不仅不会杀掉他，皇上恐怕还会用他呢。

夏无且　不过，这人顽固得很，他一定不会听命。沿途来闹死闹活，真把我闹够了。

赵　高　我可以劝他一下。我相信，他或许会听我的话。还有，这样的人，你不好侮慢他，交给卫士营是要不得的，说不定他今晚上就会寻短见。我看你交给我好了。我要把他作为宾客看待。

夏无且　我是求之不得。让我现在就出去，叫他们给你送过来。不过我还有一件事情想请求你。

赵　高　又是什么事？

夏无且　府令公，我还得到了一个尤物呢。

赵　高　尤物？什么尤物？

夏无且　漂亮的女人！

赵　高　好家伙！老是那样的风骚。

夏无且　是高渐离的女主人啦，我从宋子酒店里把他们一道捉来的。高渐离就在她那里隐姓埋名地做着酒保。她是一位寡妇，真是漂亮。我不该把她的一个儿子杀死了。她比高渐离还要恨我，我把她拿着也没有办法。

赵　高　你是要我也给你劝劝吗？

夏无且　只要府令公，唉，你是高兴的话。

赵　高　她现在在哪儿？

夏无且　也暂时寄放在卫士营里。

赵　高　唉，你这人真是傻，贞妇怕殷勤，你难道连这一句经典都不记得？好，我回头关照他们，替你优待好了。你去叫他们把高渐离送来。可是，你可不必来了。你住的地方自己会打点。今晚上说不定我还可以看见皇上，我会把你来了的话告诉他。总之，明天清早，你准备登山好了。

夏无且　是是是，我一定遵照你的指示。（起身行礼）明天再见了。

赵　高　（答礼）明天再见。

夏无且由左侧门下，赵高在房中徘徊了一会，将后门闩好，并将正面窗帘全部放下，将窗户一一掩闭，小宦者由左门上。

小宦者　启禀府令公，高渐离送上来了。

赵　高　引到我这里来。

小宦者　是。（下，随将高渐离引上。）

高渐离身带刑具，蓬头垢面，衣服亦甚污秽，但态度却颇激昂。

赵　高　（向宦者）你下去，不准任何人进来。假使那位巴蜀的

女客到了的话，你先来禀报我。

小官者　是。（鞠躬下。）

赵　高　（将左侧门键好，亲切地向高渐离）你是荆轲的朋友高渐离吗？

高渐离　是，我是高渐离，荆轲的朋友！

赵　高　太把你委屈了。但这委屈怕也只有今天这一晚上了。

高渐离　（愤然）请早些把我处死，不要多作纠缠！

赵　高　高先生，你不必这样生气。让我自己来向你介绍我自己吧。本想请你就座，让我们慢慢地谈，但我自己没有多的时间。我究竟是什么人，我现在要大胆地向你介绍。认真说，我究竟是什么人，连我自己的女儿，我都没有让她知道的。因为你又不同，所以我要大胆地向你介绍。

高渐离　哼，我劝你不必枉费唇舌！

赵　高　你请忍耐一刻吧。我不是别人，我是赵高，秦始皇帝是我的不共戴天之仇。

高渐离　（白眼视之，仅嗤之以鼻）哼。

赵　高　我本来是赵国的公族余子。我的父母在长平之役被俘虏了。父亲受了宫刑，不久便死在隐宫里。那时我还在母亲的怀里，是我们的母亲在隐宫里一胎生下了我们弟兄三人。我有一位弟弟叫赵成，还有一位小弟弟生下来就死了。我们母亲和我们两兄弟都做了奴隶。我们母亲是在二十年前病死的。

高渐离　（仍嗤之以鼻）哼。

赵　高　高先生，你要了解我是有困难的。你会以为我是更

加的无耻。秦始皇帝既是我的不共戴天之仇，我还要来当他的宦官，做他的中车府令，在这儿扬扬得意！——这正是我今天要向你介绍我自己的原故……

高渐离　不要多费唇舌，请去对你的“不共戴天之仇”讲！

赵　高　我总有一天要对他讲的。我的报仇的志愿，并不比你弱。（略顿）只是我们采取的方法不同。象你的朋友荆轲那样，轰轰烈烈地单独行刺，我也佩服。不幸他是失败了。但是，即使不失败，即使他就把秦始皇帝刺死了，那怎样呢？我看也是枉然。秦始皇帝的罪恶，不是秦始皇帝一个人造成的，秦始皇帝之外还有无数的秦始皇帝，他还有他的爪牙，有他的子孙。你杀死了一个秦始皇帝，也救不了燕国的灭亡，救不了六国的灭亡，救不了天下的人化为奴隶。是不是呢？

高渐离　你向我花言巧语，到底有什么用？

赵　高　不要着急，听我把话说完。所以，我是另外选择了一条路。我把我自己牺牲了，我把我自己腐烂了，就象把一团锈了的铁加在好铁里面一样，我要从这内部来把秦国腐烂。

高渐离　笑话！你要把秦国腐烂！

赵　高　请你不要着急。（略顿）我本来是很有力气的人，在我母亲过世的那一年，我的夫人也过世了，替我丢下一个女儿。秦始皇帝知道我有力气，也知道我懂法律，想要用我，但又不放心。因此我才自己请求受了腐刑。就这样，我便当了他的宦官，当了他的中车府令。

高渐离　（反话）你真是一位有志气的人啦！

赵　高　高先生，你不必称赞，也不必唾骂，我是早把毁誉置诸度外的人。我的工作还只做到几分。我得到了秦始皇帝的信赖，他叫我做着他最宠爱的少子胡亥的老师。我这个老师，说起来真是天晓得。我专门做着昧良心的事，我要把一个孩子腐化。为了要报仇，我实在也顾不着什么良心了。好在胡亥也不愧是秦始皇帝的儿子，他差不多是用不着我教，便是天生的一个坏蛋。

高渐离　（毫不妥协地）你倒腐烂得真是可怕。

赵　高　是呀，连我自己有时候也感觉着我可怕。但有什么办法呢？蜜蜂都还有刺呢！蜜蜂刺了人，把自己的刺放进人身上去了，他自己是会死的。我就和这一样，我是把我的生命，把我的一切，都集中在这报仇上面的。报仇就是我的生命。好了，我再不向你多说了。我算把我的全部都介绍了给你，我以后恐怕也没有再说这样话的机会了。我说不定还是会失败，乐得个千秋万世的骂名。但我可不管，我也管不了那许多。只是我对于你，高先生，倒有点关切。你假如肯相信，我认为你的态度是值得考虑的。我知道你是不怕死的人，死也并不是那么可怕！但不要一味地以一死了事。这是我对于你的忠告。假如你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很可以帮助你。……

左侧门上有急骤的敲门声，赵高前去开门，小宦者仓皇入。

小宦者　启禀府令公，皇上又从后园子里面来了！

赵　高　那么，你立刻把这位带下去。

小宦者　是。(急带高渐离下场。)

赵高将正中窗门打开，再将竹帘卷起，星月仍在天上。徐徐在房中踯躅。有间，秦始皇掩上，现出半面于窗口，赵高故作不觉察，走近桌畔取书览阅。

秦始皇　(隔窗低声呼出)赵高!

赵　高　(故吃一惊)啊，陛下，你来了!(急赴窗畔。)

秦始皇　事情怎样了?

赵　高　人还没有来，我现在正在这儿等呢。

秦始皇　我等得有点发慌，我还以为是出了什么岔子啦。

赵　高　不会的，她一定会来。恐怕很快也就会到了。

秦始皇　我怎么办?(略顿)我想先躲在你的寝室里面，……

赵　高　(迟疑)不大好的，回头我还要叫人来收拾内室。

秦始皇　那你叫我怎样办?

赵　高　陛下委屈得一点，就在窗外躲着，我看是最好的办法。

秦始皇　那很好，那边似乎已经有人来了。(急闪下。)

小宦者复上，伏地行礼。

小宦者　禀府令公，怀清夫人到了。

赵　高　请。(急迎上去。)

小宦者仍跪于地，将门帘揭开。

怀清夫人出现于门次，与第一幕之怀贞夫人面貌全同，仅服装有别，实则系由一人扮演。

怀清夫人　府令公，你在叫我吗?

赵　高　是，夫人，请进来细细地谈。(回顾小宦者)你进内室

去，把那边收拾干净。

小宦者　是。（入右室。）

怀清夫人　（走至窗前伫立）哦，月色多好啊！

赵　高　是的，这儿的外景还不错，那座就是琅邪山了。

怀清夫人　在月亮下边看起来，就给乌木雕刻的一样啦。

赵　高　是的，白天的情形可又不同。在那山上可以望见海。明天清早一早，皇上要去登那琅邪台，看东海日出，要请怀清夫人一道去看。皇上说：你们巴蜀是没有海可看的。

怀清夫人　多谢皇上的恩意。刚才你派来的人，也早就这样对我说了。

赵　高　所以我就请你，今天晚上移到我这边来。明天清早要起得很早，我们好作准备。

怀清夫人　真是感激你，你招待得这样周到。

赵　高　不，实在是不周到得很。因为是在外边巡游，一切供应都不应手。假如是在咸阳，我们可以使夫人住得更适意一点。

怀清夫人　府令公，你太客气，我已经住得很适意了，比我住在巴蜀的家里还要适意啦。你这座书斋，我觉得很幽雅。

赵　高　这是这儿的旧家的住宅，挪出来暂时给我们住的。夫人假使满意的话，我希望你就住在这儿。

怀清夫人　谢谢你，只住今天一晚上就够好了。我要在这儿赏月，不睡觉。

小宦者由内室走出。

小宦者　里面已经收拾停当了。

赵　高　好的，你到下面去打些水上来，凡是一切应用的东西，都要准备周到。

小宦者　是。（下。）

怀清夫人　府令公，你真是仔细。

赵　高　一点也说不上仔细，希望夫人不要客气。你有什么需要都请指示。

怀清夫人　多谢你，我一点也不客气。我的事情自己会处理，就是刚才那位小朋友，我看也不必照拂我。府令公，你的事情一定很忙，我倒要请你不必客气。

赵　高　是，明天清早天不见亮就要动身，夫人，我看你也请早点休息的好。（告退）我们明天见吧。

怀清夫人　好，我们明天见。

赵高由左侧门下，顺手将门由外部掩上，并已键好，未为怀清夫人所觉察。怀清夫人送赵高至门次，复转身立室中四望，颇表示满意。

秦始皇突由窗口出现。

怀清夫人　（大惊）呵，你是谁？

秦始皇　我，我，我是皇帝。（越窗而入。）

怀清夫人　（诧异）你这样进来，你要做什么？

秦始皇　我吗？我要替你熄灯。（将室内灯亮逐渐熄灭，室中仅余月光，向怀清夫人走去。）

怀清夫人　（乘机退至左侧门，拟逃出，但门已外键，捶门，发出哀怨的声音，倒于门次）啊，我中了你们的圈套！

——幕　下

第 三 幕

景与第二幕同，唯系次日清晨。

窗户洞开，窗外及通外各门道均有卫士站岗，佩剑执戟，如临战阵，情势甚为严重。

上卿①蒙毅及廷尉②李斯由内室走出。卫士长一人随后。

蒙　毅　真是奇怪，一个面孔毁坏得不成形状。我看这情形断然是谋害的。

李　斯　不过吊死的确是生前吊死的，要是死后假装上吊，那颈上的索痕不同。她那索痕很深，又有血红的记印，那便是生前上吊的证据。

蒙　毅　你留意到没有？她那下体有一团潮湿啦。

李　斯　那便是生前上吊的一个证据啦。凡是吊颈死的人，无论男女，在断气的时候，下体都要潮湿的。

蒙　毅　唔，真是奇怪。那么，你说她为什么要把面孔毁坏呢？

李　斯　解释倒是有的，可以说是精神反常的结果。因为精神反常，不仅毁坏了自己的面孔，而且还断送了自己的生

---

① 古代最高级官爵。

② 秦代官名，掌管刑狱的最高级官吏。

命。这样的例子，从前也是有过的，倒也并不稀奇。不过我所不能了解的，怀清夫人为什么突然地精神反常起来。

蒙　毅　是啦，昨天她赶来的时候，我们看见她是很健康的，精神满好。怎么半天功夫就闹出这样的事呢？

李　斯　而且，我还不明白，怀清夫人为什么会死在中车府令的卧房里？

蒙　毅　是啦，这也是奇怪的事。分明有寅宾馆，为什么一个女宾跑到了他这儿来？

李　斯　皇上要我们来清查这案子。我们当然非清查不可，你觉得该怎样办的好？

蒙　毅　这要靠你决定了，廷尉，你说该怎样办就怎样办。等到要动刑的时候，那就该我来说话了。

李　斯　我看，我们这样办吧。我们一方面调齐人证来审问，一方面在这住宅里搜查，看有些什么可疑的形迹。这两步做到之后才好判断。当然判断也不好由我们作主，是须得请示皇上的。

蒙　毅　是是是，廷尉所见极是，一切都照着你的主意办。（向卫士长）喂，你派遣两个人先去请中车府令来，另外再派两个在这住宅内四处搜查，看有没有什么可疑的形迹。

卫士长　是。（即向窗外指定卫士派遣）你两个去请中车府令，你两个去搜查。火速！

卫士四人应命而下。

李　斯　（指窗下正中一椅，请蒙毅坐）蒙上卿，请坐。

蒙　毅　该你坐才行啦。

李　斯　不，我还要纪录供词，我就坐在这边的一个席位。（自择右席坐定。）

蒙　毅　好，我暂居首座了。

李　斯　应该的，用不着客气。

蒙毅亦就座，卫士长侍立于左侧。

卫士二人由左门导赵高入，立于蒙毅、李斯之前，略一鞠躬。二卫士由后侧门退出。

李　斯　（对蒙毅）上卿，是我来问吧？

蒙　毅　当然要仰仗廷尉。

李　斯　那就失礼了。（对赵高）府令，事关朝廷的法纪，或许暂时对于你不免是委屈，但要请你原谅。

赵　高　那是当然的。我也希望经过严明的审判之后，有罪者服罪，无罪者昭雪。

李　斯　在国家法纪之前，我们是有疑必问，你是有问必答，希望你不要作虚伪的证人。我们要共同遵守法纪。

赵　高　那是当然的，我自己也是知道法律的人，我知道法纪的尊严。

李　斯　那么，我就要问你怀清夫人的吊死，你们是什么时候发觉的？

赵　高　鸡叫二遍，天还没有亮的时候。

李　斯　怎么那样早？

赵　高　因为皇上本准备今天清早登琅邪台看东海日出，我们要早早地准备起程。我派了小宦者来唤醒怀清夫人，没想出这两道房门都不能打开，窗子却是开着的。我们从

窗上翻进来，才发觉她已经吊死了。

李　斯　你们发觉的时候是已经断了气吗？

赵　高　身子都已经冷了。

李　斯　她为什么会到你这儿来过夜？

赵　高　皇上昨天晚上到我这儿来过，要我关照怀清夫人，请她今早一同登琅邪山看日出，皇上说：巴蜀的人不仅没有看见过东海日出，而且是连海都没有看见过的，所以特别要请她一同去看。为了要起早，所以便索性把怀清夫人迎接了来过夜，以便作好准备。

李　斯　昨天晚上有什么人到过你这房里？

赵　高　起先是十八皇子上课，其次是方士徐福，其次是皇上陛下，其次是夏无且。夏无且所逮捕来的高渐离也来过，最后就是怀清夫人了。

李　斯　再没有别的形迹可疑的人吗？

赵　高　除掉我随身的一小宦官之外，再没有什么人。（忽然记起）还有，就是皇上随身使用的两位宦官。

李　斯　（将要点一一纪录之后，向蒙毅）看府令的陈述和刚才审问过的小宦官的口供相同，照规矩是应该调全人证来审问。皇上当然没有问题。十八皇子也用不着问。皇上随身使用的两位宦官，也没有审问的必要，须得审问的便是徐福、夏无且、高渐离了。

赵　高　徐福和高渐离都住在这院子里面。

蒙　毅　那很好。（向卫士长）你再派两个人在院子里寻找高渐离和徐福。

卫士二人应命下。

李　斯　（向赵高）府令，我还要问你：徐福到这儿来为的什么事？

赵　高　他为找寻仙药，希望皇上召见。

李　斯　你向皇上说了吗？

赵　高　皇上到这儿来看十八皇子，我就把他的希望转达了。皇上答应他，要他今天清早一道登琅邪台，所以我也就把他留在了这儿。

李　斯　夏无且是什么时候来的？

赵　高　是皇上走了以后。

李　斯　他来又为的什么？

赵　高　他要见皇上，要我替他转达。我告诉他：皇上明天一早要登琅邪山看东海日出，不如到那时候去见。他捉到了高渐离，因此，我又把高渐离传来审问了一遍。

此时一卫士拥徐福由左侧门入。

卫　士　徐福带到！

蒙　毅　带上来。

徐福被带至蒙毅、李斯前，急伏地施礼，长跪候询。

李　斯　（向卫士长）他的耳朵有点背，我的话要由你转达。（向徐福）你是徐福？

卫士长　（大声地）问“你是徐福”吗？

徐　福　是，我是徐福。

李　斯　你昨晚上到这儿来看过中车府令吗？

卫士长　问“你昨晚上是不是到这儿来看过中车府令？”

徐　福　我来过，我来的时候，还看见十八皇子在这儿用功。

李　斯　你为什么事来看中车府令？

卫士长　问"你来找中车府令是为的什么事？"

徐　福　唔？

卫士长　（声音更大些）"你为了什么事来看中车府令？"

徐　福　我求中车府令在皇上面前为我陈请，请皇上召见我，让我早早去求长生不老的仙药。

李　斯　中车府令答应替你陈请吗？

徐　福　（不待卫士长转述）他已经替我陈请了。

李　斯　什么？你怎么知道中车府令已经替你陈请了。

卫士长　问你，"中车府令已经替你陈请，你是怎么知道的？"

徐　福　唉。（一时苦于回答。）

卫士长　（更大声地）你还没有听见吗？你怎么知道的——中车府令已经替你陈请了？

徐　福　唉，我在这儿的时候，有一个小宦官走来报告，说皇上来了。我一时失措，中车府令便叫我躲在这寝室里。

李　斯　好，这个口供很要紧。（急急写下，向赵高）中车府令，你刚才把这一点隐秘了。你隐藏不三不四的人在这儿，有犯皇上的清尘，你难道不知道？

赵　高　我是一时窘迫，想出的一个通权的办法。我想，即使皇上对我有什么话要说，他的耳朵聋也是听不见的。所以我就那样办了。但我也知道实在是罪过。

李　斯　（又回向徐福）是你躲在寝室里面的时候，听见中车府令替你陈请的吗？

徐 福 不，我是聋子啦。什么也听不见。是皇上走了之后，我走出来，府令公当面告诉我，说皇上已经允许召见我，要我今天清早一早去登琅邪山。所以府令公就把我留在他这儿。

李 斯 你以后到这房里来过吗？

卫士长 问你，“这座房间你以后还来过没有？”

徐 福 没有，绝对没有！

李 斯 （向蒙毅）除掉一点可注意之外，口供都相合，蒙上卿，你还有什么话要问？

此时另一卫士由后侧门入。

卫 士 禀报！高渐离和另外一位女的带到了！

蒙 毅 暂时在外面等着。候传！

卫 士 是。（退下。）

蒙 毅 （向李斯）廷尉，你问得很仔细，我是没有什么话要问了。不过，（回顾卫士长）你还可以问问他，看他还有什么话好说。

卫士长 （大声问徐福）问你，“还有没有什么话好说？”

徐 福 我没有什么话了。

蒙 毅 （向卫士长）好，把他带下去，听候发落。

卫士长 （指挥窗外卫士）来呀，把他带下去，看管着！

卫士入。

卫 士 （应命）是。（将徐福引由左侧门下。）

蒙 毅 （向卫士长）传高渐离。

卫士长 （向窗外）把高渐离带进来！

一卫士应声，把高渐离拥入。高渐离此时已去刑具，衣服亦颇整饬。

蒙　毅　（惊异）这是高渐离吗？

高渐离　是的，我正是高渐离。

蒙　毅　你是荆轲的党羽，是夏无且把你捉来的吗？

高渐离　是。

蒙　毅　（向赵高）怎么没带刑具，衣服也这样的整饬？

赵　高　是我优待他，替他把刑具解了，把囚服换了。

蒙　毅　（大惊）吓！府令！你这样干的？

赵　高　是，我怕他寻短见，所以特别优待他。

蒙　毅　哼，这成什么理由！（向李斯）廷尉，我看这儿又是一个大岔子。这不简直是通敌吗？说不定怀清夫人就是这人谋害的。

高渐离　（惊诧）什么？怀贞夫人好好的，谁谋害？

蒙　毅　你说谁好好的？

高渐离　我说怀贞夫人，她就在外边，你最好请她进来。我并没有谋害谁！

蒙　毅　怎么回事？

卫　士　另外还有一位女的，是在外边候审。

蒙　毅　带她进来！

卫　士　是。（出，引怀贞夫人入，随即退下。）

怀贞夫人服装虽不华丽，而颇整洁，相貌与怀清夫人全同。入场后，蒙毅、李斯、赵高均大惊，蒙毅、李斯均由座中将上身挺起。

蒙　毅　这是怎么一回事！你不是怀清夫人吗？

怀贞夫人　我是怀贞夫人。

蒙　毅　是呵，大家正为你闹得天翻地覆，你没有死吗？

怀贞夫人　还没有到死的时候！

蒙　毅　（回顾李斯）这是怎么的？

李　斯　真是奇怪！（向卫士长）你进那房里去看看，尸首是不是还在？

卫士长　是。（急骤地走入右室，又急骤而出）回报！尸首还是原封原样。

蒙　毅　真是奇怪！

李　斯　（若有所悟）我看，这倒不奇怪。一定是有人主谋，把怀清夫人藏起来，另外逼死了一位女子来顶替，那死了的女子把面孔毁坏了，便是要让人认不出，以便消灭证据的。

蒙　毅　廷尉，你的推测尽情尽理。这案件实在太离奇，不过怀清夫人依然活着，这事情又象好办多了。（向赵高）府令，这里的玄虚，我看你可以不必再卖弄了吧。

赵　高　（颇含愤怒）我和你们一样同在五里雾中，谁在向你们卖弄玄虚！

蒙　毅　何必那样倔强呢？反正人证物证都摆在这儿。

赵　高　我也不想推脱，不过希望你把事情弄清楚。

蒙　毅　这事情还不够清楚吗？你明明在欺君罔上，窝匪通敌。你简直在图谋不轨，倒不仅只谋财害命了。你是深通法律的人，你知法犯法，更是罪上加罪。凡你所犯的这些罪情，只要有一条，都足以处你死罪。更何况不止一条！我看你最好还是坦坦白白地承认了，省得我们有伤情面！

赵　高　蒙上卿，到底是什么把你蒙着了？你在发什么昏？……

蒙　毅　什么！你骂我昏蒙，侮辱我的氏姓！

赵　高　你本是昏蒙着的。姓蒙也姓得太好！

蒙　毅　哼，你这糊涂蛋！你这罪该万死的没卵子的奴才！

赵　高　愈闹愈不成话了。

蒙　毅　我要杀你的头！

赵　高　老先生，没有那么轻便。

蒙　毅　哼，你怕我杀不了你！你……

李　斯　（劝慰）蒙上卿，不必动怒。在国家法纪之前，就是赵府令也是不好躲避的。不过我们还须得把案情弄清楚。最要紧的是把夏无且传来。……

蒙　毅　不，用不着传夏无且。我要判中车府令赵高的死罪。罪名是欺君罔上，窝匪通敌，谋财害命。这样明显的罪人不处分，国家的法纪何存！我可一个人负责，我要去禀报皇上，判决他的死罪，立即施行！（起身欲行。）

李　斯　蒙上卿，不可造次。

蒙　毅　什么叫造次！李廷尉，你要袒护罪人吗？凡袒护罪人者，与罪人同罪，你应该知道。

李　斯　是，我知道，不过我也知道我们行刑宜慎，用法宜明。

蒙　毅　你们的大本领就是舞文弄法，我可没有这样的闲工夫。（匆匆向左侧门走出。）

卫士们　（在窗外突然同时呼出）皇帝陛下驾到！（同时全体跪下。）

窗内人等亦均下跪。

秦始皇帝冕旒正服，手携胡亥，出现于窗外。有宦者二人相随，由后侧门入室。入室后，据蒙毅席位而坐，胡亥侍立。二宦者立侍于后。秦始皇环顾众人，将左手掌向上略举，表示要众人起立。

二宦者　（宣称）起立。

于是众人起立向秦始皇注视。

秦始皇　（看见怀贞夫人，大为诧异）啊，你是谁？

怀贞夫人　我是女怀贞。

秦始皇　（愈不安，欲起身）你，你，你，你是鬼！

怀贞夫人　我是人，我是活着的人。

秦始皇　啊，啊，你们先把她关在那房间里面去！

卫士长　是。（将怀贞夫人拖进右室。）

秦始皇　（稍镇静，顾盼李斯及蒙毅）你们审问的情形怎么样？

蒙　毅　（鞠躬）启禀陛下，这案情很复杂，但也很分明。怀清夫人分明还活在世上，那位面容毁坏了的女子尸首分明是假的。这儿我看出有一桩图财害命的阴谋。不过关于这一部分的案情倒还不什么严重，因为怀清夫人既经还在，问题也就很简单。还有更严重的是（指高渐离）这位荆轲的党羽高渐离！

秦始皇　（惊悚）什么？高渐离！他怎么来的？

蒙　毅　是夏无且把他捉来的。

秦始皇　夏无且来了？

蒙　毅　是，他昨天下午才赶到，刚才我们去传他的时候，据说他去爬山去了。他打算在琅邪台上朝见陛下。

秦始皇　唔，他把他活捉着了，很好。（指卫士长）你们把高渐离

解下去，回头等我发落！

卫士长　是。（挥窗外卫士，将高渐离拥下。）

秦始皇　（向蒙毅）你再讲。

蒙　毅　我看很严重，就是中车府令对于高渐离这样的要犯，不加锁链，藏在家中，这情形的确很严重。

秦始皇　唔，还有什么？

蒙　毅　还有，据说昨天晚上皇上来过这儿……

秦始皇　（出其不意）我来过这儿，怎样？

蒙　毅　中车府令却把方士徐福藏在这邻室里面，蒙蔽皇上。

秦始皇　有这样的事情吗？

蒙　毅　刚才徐福亲自口供，中车府令也承认了。

秦始皇　（怒）这真该死！那么我在这儿讲的话他不是都听见了！唔？

胡　亥　（插入）爸爸，那徐福是聋子啦。

秦始皇　（缓和下来）哦，对了，那就好了。昨晚上你也是在这儿的，徐福是藏在那房间里的吗？

胡　亥　是的，因为书还没有讲完，中车府令便叫那老头儿在那房间里休息一下，回头爸爸你就来了。

秦始皇　唔，是，是，这是情有可原。这可不能怪赵高。好，那徐福现在在什么地方？

李　斯　现在还在外面候审。

秦始皇　我正想见他，传他进来！

卫士长指挥左侧门卫士将徐福传入。徐福叩见秦始皇，即跪坐于地。

秦始皇　（特别把声音提高）你就是徐福？

徐　福　（以手罩耳）是，小方士就是徐福。

秦始皇　我早就要传见你，问那三神山的故事，你讲讲看。

徐　福　三神山吗？是在那东海里面。那是神人住的地方。一座名叫蓬莱，一座名叫方丈，一座名叫瀛洲。那上面也有飞禽、走兽，也有亭阁、楼台。但是那些飞禽、走兽都是纯白如银，没有丝毫的杂色。那些亭阁、楼台也都是黄金和白银砌成，真正是光辉灿烂。那些仙人、神人都是百病消除，长生不老，男是金童，女是玉女。空中、海中，白日、黑夜，都有钟磬、琴瑟之音，金石、管弦之乐。百花烂缦，百草芬芳，百树葱茏，百果充斥。太阳如象月光，泉水好象甘露，没有春、夏、秋、冬，没有雷、霆、霜、雪，时时凉风悠悠，夜夜月光皎皎，真正说不尽他们的好处。

秦始皇　你是到过的吗？

徐　福　我在瀛洲岛上住了很久，我是才从瀛洲岛上漂流过来的人。

秦始皇　你说那儿有仙药，吃了可以长生不死，是不是？

徐　福　但凡那儿的花草树叶，果实根皮，吃了都可以长生不死。

秦始皇　你有多大年纪了？

徐　福　我是亲眼看见过，周武王伐纣，殷纣王的三军前徒倒戈的人。那年我刚满六十。就在那年的六月，我在渤海里打鱼，遇着海风把我吹出了大海，我便随波逐浪，昼夜漂流，漂流了六昼六夜，便漂到了瀛洲仙岛。

秦始皇　什么人都可以去的吗？

徐　福　什么人都可以去。不过年龄岁月很要紧。我当年去的时候是六十岁，去的那年是六月六日，这六字是很要紧的。没有明六，也得有暗六。譬如十二，十八，二十四之类，要有六的倍数。凡是到了岛上的人我都问过，他们去的年龄岁月，不是有明六，便是有暗六。还有更要紧的，是要童男、童女。我当年去的时候，虽然活到了六十岁，我还是一个童身啦。

秦始皇　唔，你这故事满有趣。你回来的时候，为什么没有给我带点仙药回来？

徐　福　我那时候还不知道中国有圣天子在位。不过要去采药也很容易，我反正是要回去的。不过我去了便不想再转来，能有人和我同去，那就更好了。

秦始皇　好的，我现在就这样决定，我要派六千童男、童女同你一道去。你把那三神山通同给我占领起来。要把那边的花草树木通同给我移回中国。我限你在六天之内便动身。

徐　福　我个人走动倒很容易，不过这样多的人去便不免麻烦。我想海里的鱼、龙都是喜欢听音乐的，我们这边去的人要是通同会奏音乐，我们歌管齐奏，飘洋过海，也就可以少遇风波，容易到达仙岛了。

秦始皇　这也容易办到。好，蒙毅，我就命令你办这件事。这琅邪台下已经迁徙来了三万户黔首，选出六千童男、童女，我相信是很容易的。同时更要选定乐师来教他们歌舞，就

限你们在今年十二月把一切都准备好，向仙岛出发。你现在就可以把徐福领下去准备办。

蒙　毅　是，我一定要如期办妥。（肃徐福将下。）

秦始皇　你们再等一下，这儿的案件我还没有发落。

蒙毅与徐福转身静立。

秦始皇　蒙毅，你刚才责备赵高的话是很正当的。为人臣不忠该死，为人子不孝亦该死。好，（回顾李斯）你把我这话记下来。忠孝大节，断非奖励不可。赵高一向办事敏捷，对于我也很忠心，这一次的事件，他没有罪过。蒙毅，你心服吗？

蒙　毅　（鞠躬）陛下的英断，臣下不敢不服。

秦始皇　徐福，你刚才说的童男、童女的话很要紧，我看无论男女都一样的要讲贞操。以后凡是有夫之妻不贞的该杀，有妻之夫不贞的也该杀。（又回顾李斯）把我这话记着。因此我觉得死了的怀清夫人实在值得奖励。她守了一世的寡，我相信昨天一定有人来污辱了她，所以才逼得她殉了节。（故作猛然想起之态）哦，是的，赵高，你们发现怀清夫人死的时候，这窗户的情形怎么样？

赵　高　两道门都关得很严，只有这中间的窗子是开着的。

秦始皇　对了。这儿就是岔子了。（故意起身检查窗户）你们看，这窗棂上不是有泥印吗？

窗内外人略进检视，即退。

秦始皇　你们总是忽略，连这样的大关节目都看掉了。我看这里，那高渐离是一个嫌疑犯。赵高，你怎的把他的刑具解

放了？

赵　高　因为夏无且说：他沿途总是想寻死。我觉得这样一名要犯，万一寻了短见，那可关系非浅，所以特别优待了他。没想出，会出这样的岔子。

秦始皇　好，这也不能怪你。不过怀清夫人总是值得奖励的。传出我的意旨，把她的尸体加以礼葬。还要令行蜀郡太守，在她的故乡涪陵建筑一座女怀清台来表彰她的贞烈。（回顾李斯）你必得照着我这样办。

李　斯　是。（凡秦始皇所吩咐者，均伏案一一纪录。）

秦始皇　好，你们可以下去了。（指挥蒙毅及徐福）还有，叫人赶快把夏无且找来。

卫士之一　（在左侧门次）启禀皇上，夏无且早就到了，在外边等候传见。

秦始皇　传他进来。（又向蒙毅、徐福）你们下去！

蒙毅、徐福二人鞠躬由左侧门下。

夏无且入场，叩见秦始皇。

夏无且　侍医夏无且叩头。

秦始皇　你起来。（待夏无且起立后，复向赵高）赵高，你同夏无且两人都可以坐下。

夏无且与赵高选择适当席位就座。

秦始皇　给我传高渐离！

窗外二卫士拥高渐离入，至秦始皇前，迫之跪地。

秦始皇　你就是高渐离？

高渐离　是，我就是高渐离。

秦始皇　你是荆轲的朋友？

高渐离　是，我是荆轲的朋友。

秦始皇　（冷笑）哼，荆轲才有你这样的朋友！我告诉你，荆轲，我虽然恨他，但我还佩服他。他有胆量，有气概，不怕死。象你这样萎靡的一个家伙，老实说，你实在不配做荆轲的朋友。

高渐离无言。

秦始皇　（向夏无且）夏无且，你是怎样把他捉着的？

夏无且　我奉召赶到宋子的时候，陛下已经在半天前动了身。第二天早晨我化了装到北门外散步，进了一家怀贞酒店，这高渐离就在那儿隐姓埋名的当酒保。后来来了一位击筑的瞎子老头儿，他在那儿谈起荆轲的故事，又谈到高渐离。说荆轲是他的朋友，高渐离也是他的朋友。那高渐离被他挑动了，便问他："高渐离假使在你面前，你能不能够认识他？"那瞎子说："我只要听见他的声音，特别是听他击一下筑，就可以认识。高渐离的筑是比我击得更好的。"这高渐离也就活该落马，他就自告奋勇，把那瞎子老头儿的筑借来打了一曲，那瞎子老头儿果然立刻把他认出来了。原来瞎子老头儿才是假的，瞎子是假的，白胡子、白眉毛也都是假的，他当场自己暴露了，把眼睛睁开了来，把胡子、眉毛也扯了，高渐离也就认出了他，原来也是荆轲的朋友宋意。

秦始皇　宋意怎么样了？捉着了吗？

夏无且　那时我只是一个人，我用了点诡计，把他们骗着，便

进城去把卫士叫来。但那宋意比这高渐离机敏，他老远看见我，就一溜烟跑了。我命人去追，也没有把他追到，结果只是捉着了高渐离。

秦始皇　唔，宋意跑掉了，确是可惜。不过你的功劳可算不小了。你还捉着了什么人？

夏无且　（狐疑）……还捉着了一位女的，就是那怀贞酒店的女主人。他们叫她是怀贞夫人……

秦始皇　什么？

夏无且　怀—贞—夫人，怀抱的怀，贞操的贞。据说她和巴蜀涪陵的怀清夫人是一胎双生的姊妹。

秦始皇及余人至此始恍然大悟。

秦始皇　哦，我懂得了。有这样凑巧的事！那么你对于怀贞夫人是感着兴趣吧，唔？

夏无且嗫嚅而惶恐。

秦始皇　你不要瞒我，我明白你的心事。

夏无且　（急伏地请罪）恕臣死罪。不过我虽然喜欢她，但不敢有什么暧昧。

秦始皇　不要紧。你是一个鳏夫，就把她赏给你吧。她就在那间房间里。（向右手指示）你回头把她领去。

夏无且　叩谢陛下的恩德。（叩头。）

秦始皇　你起来，你是救过我的命的人，我早想给你一个奖赏的。

夏无且起立，复归原位。

秦始皇　（向高渐离）高渐离，我看你这是毫无骨气的人。朋

友死了，祖国亡了，你都不打算报仇，才隐姓埋名去当一位女店主的酒保。宋意能够逃跑，你就逃不动，被人捉着也不晓得死，在这儿见到我，公然叩头伏地，真出乎我的意外。我在前以为凡是荆轲的朋友，一定都是慷慨激昂的人，真没有想出竟有你这样的宝贝。你究竟打算怎样？

高渐离　（甚萎靡，但亦沉着）我很希望有得一只筑。假使我手里有得一只筑，那我就死，也就象活着一样了。

秦始皇　击筑你很拿手？

高渐离　这点自信倒是有的。筑就是我的生命。有了我的筑，我便可以满足了。

秦始皇　好，这很简单。赵高，回头你把一只筑给他。不过，他不该多了两样东西。自来弹琴鼓瑟的人都是瞎子，他不应该多了一双眼睛。他那样没有丈夫气的人，而且对于怀清夫人的死分明是一个嫌疑犯，你把他拿下去，用马粪来烧，把他眼睛瞎掉，——把他阉了。（回向高渐离）我算给了你两重生命。好，你们把他拉下去，处置了给我带上来，我要亲眼查看。

赵高与卫士长挟持高渐离，高渐离略示倔强，凝视秦始皇，但瞬即垂首，被二人拥持由左侧门下。

秦始皇　夏无且，你去把你感兴趣的人叫出来。（见夏无且踌躇）你赶快去，我有话要问。

夏无且屹然起立，向右室走入，但立即仓皇而出。

夏无且　（急促）啊！坏了！坏了！她也把一个脸蛋子毁了，上

了吊。

秦始皇及余人均吃一惊。

秦始皇　你们赶快去看看，她的下体如果没有潮湿，还可以有救。

李斯与夏无且均急骤入室。

秦始皇　（起身，命二宦者）你们把十八皇子带开。

胡　亥　爸爸，我还想看。

秦始皇　不行，你赶快下去。

二宦者如命将胡亥引下。

秦始皇在室内盘旋。

有间，李斯与夏无且抬怀贞夫人自右室出，置于台前之矮桌上。赵高与卫士长挟持半死之高渐离由左门入，置于地。

李　斯　幸好，还可以救活。把那花瓶里面的水拿来，给她洒在她的脸上。

夏无且由书橱上将花瓶抱来，去其桂花，以手浇水，洒于怀贞夫人面上。

秦始皇　（行至高渐离侧）怎么样，处理了吗？

卫士长　启禀陛下，已经处理了。

秦始皇　你们就将这两间房子暂时作为他的隐宫，让他住下去，不能让他死掉。

卫士长　是，遵命。

秦始皇　（又折返至怀贞夫人之侧）唔，有希望吗？

李　斯　启禀陛下，很有希望，两只鼓出来的眼睛也渐渐洼下去了。

秦始皇　哦，一个面孔，割成了这样一个怪像！（向夏无且）夏无且，你还会感兴趣吗？

夏无且　（微微呆笑）吓吓。

秦始皇　我看你也不必着急，将来总会有更好的配偶。（向赵高）赵高，这个女人假使活转来了，就让她同高渐离一道住在这儿。高渐离的眼睛已经瞎了，也须得有人扶持。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心满意足的。还有，我们这行宫须得全部搬家，这儿有鬼，不能再住人了。

赵　高　是，遵命。

秦始皇　李斯、夏无且，就让赵高一个人在这儿处理。我们去登琅邪台。

李斯、夏无且及卫士长等均奉命唯谨。窗外及门次卫士整饬待命。

秦始皇俟诸人整饬停当，徐徐向左侧门走去。门次二卫士先行领道。秦始皇之次为李斯、夏无且、卫士长，鱼贯而下。赵高跪于矮桌之前恭送。

怀贞夫人　（渐渐甦醒，呻唤，最后坐起，沉痛地叫出）你们这些毫无良心的恶鬼们呀！

——幕　下

第四幕

景如前，但系两月后之黄昏，为时已交冬令。房中布置亦略有改变。左侧后隅之书橱已换为衣架及盥洗处。右侧前手置放桌椅之处换为矮床，上有寝具。床前在舞台正中处小桌一，上有灯，有茶杯之类。壁上挂弓矢处，挂一古琴。正面窗上尽垂布帷。窗下亦置有矮椅诸事，围着一个火盆，火上有锡壶。

幕开，怀贞夫人由内室出，手执火纸煤，将外室内之灯烛一一点燃。之后，坐火盆右侧矮椅之一上，顺手由其旁小机上之针凿篓中取衣物缝补。缝补一时后停止，仰头凝视空漠。面伤已愈，瘢痕历历。脸色极苍白，但眼光凄炯，如含冷焰。仰视一时后，复埋头缝补。

怀贞夫人　（有歌声自其唇间流出）

姬人鼓琴歌声乱，
可裂而绝罗縠单，
可超而越屏风浅，
可负而拔鹿卢剑。（歌声一时中辍，瞬复继起）
中入铜柱火星溅，
手无寸铁遭剑砍。
天地为之色惨淡，

杲日当空白虹贯。(歌声复断，昂首望空漠处，眼中含泪。有间，自怀中取出手巾拭去眼泪，又振作精神缝补。右侧有敲门声。起立，置衣物于椅上，往开门。)

高渐离一手执竹杖，一手抱筑，入门。

怀贞夫人　你回来了。(将筑接去，先置于小桌上。)

高渐离　多谢你啦，(扶杖入室)外面下着很大的雪。

怀贞夫人　住在房里，一点也不知道。(助高渐离脱去外帔，挂在衣架上)冻倒了吧？(扶之，就座于火炉左侧。)

高渐离　一点也不觉冷。

怀贞夫人　(接其竹杖时，见与竹杖一道，握有无数铅条)哦，你又拿了这么多铅条回来！

高渐离　还是从夏无且那里拿来的。

怀贞夫人　前几次的都还没有用，你要写很多的乐谱吗？(将竹杖倚于床次。)

高渐离　(含笑)乐谱固然要写。不过我现在的眼睛看不见写了。

怀贞夫人　我的眼睛不就是你的眼睛？(将铅条抱进内室，随取净履一双出，为之换上。)

高渐离　多谢你啦，我真不知道要怎么的感激你。

怀贞夫人　这有什么呢？(自锡壶中倒了一杯开水递与高渐离)你请喝杯开水，温暖温暖一下。

高渐离　多谢你。(接杯在手，呷之。)

怀贞夫人　你今天怎么回来得这样迟呢？

高渐离　因为要赶工。十二月看看就要到了。徐福奉到命令，在十二月初六就要动身。可是那六千童男童女还没

有把音乐练好。因此我就增加了练习的时间。

怀贞夫人　你太辛苦了。你的身子已经不比从前，你昨天清早又咯了一口血吗？

高渐离　好在今天没有咯了。

怀贞夫人　现在是不是还在发烧？

高渐离　好象有一点。

怀贞夫人　（以手抚其额）是有点微烧啦。要吃点药才行吧？

高渐离　不要紧的。我们有吐血症的人，这样的烧是家常便饭。有得这么一点烧，反而觉得温暖一点。

怀贞夫人将杯子接去，置于桌上，取筑，打算挂之于壁。

高渐离　请不要挂，我回头就要用。

怀贞夫人　你还不想休息吗？

高渐离　（含笑）不。回头还要做点事情，还得请你帮忙呢。

怀贞夫人　你还是早些休息的好吧？有什么事明天不好做吗？

高渐离　等不到明天了。（略顿）刚才我在徐福那里接到通知。他们告诉说：明天清早皇帝要赏雪，又要我去击筑。这通知还在我怀里，（自怀中取出一木简，授怀贞夫人）你请念一遍看看。

怀贞夫人　（接受木简，念出）"饬高渐离。奉诏：今日初雪，皇帝陛下决于明晨，驾临便殿赏雪。着高渐离在御前击筑。此饬。中车府令赵高。"——又要叫你去啦。近来这样频繁地叫你！

高渐离　皇帝很喜欢听音乐，我近来击的筑也比从前好些了。

怀贞夫人　（任意将木简置于桌上，取衣物于手，就座缝纫）我倒觉得是一样的好。

高渐离　不，我的确是有进步，而且进步得快。（顿）我从前所达不到的境地，现在是达到了。一击起筑来，我自己就好象融化了一样。音乐和我，打成了一片。我随着竹尺的上下，音波的抑扬，我和大宇宙的生命完全化为了一体。我从前有过一种想法。我以为大宇宙的生命就是音乐。它是无差别的，无形相的，无内外的，一片生动的流，然而又是极有条理，极有秩序，极有抑扬顿挫的、和谐的海。——不，不是从海外面看的海，是从海内面看的海。我不是在一切的外边，我是在一切的内边。这境地，从前我尽力的追求，总追求不到。现在呢？我无心追求，却自然而然地显现了。啊，那里有光，是一片的明光，没有丝毫的黑暗，没有丝毫的污秽，没有丝毫的丑恶。那里有温暖，有一片的清凉，没有丝毫的炎热，没有丝毫的焦躁，也没有丝毫的寒冷。那里是关切幼儿的慈母的心，慈母的眼睛，慈母的智慧。（略略有些激昂，起立而向空中指示）啊，真的，那就是爱，那就是天地的心，那就是人的本性！

怀贞夫人亦起立而授之以竹杖，并加以扶持。

高渐离　你相信我的这些话吗？

怀贞夫人　我相信，我也能了解。

高渐离　是的，凡是做过母亲的人，是最能够了解的。那是一片赤裸裸的至诚。没有丝毫的我见，没有丝毫的打算，没

有丝毫的夹杂的念头，只是一片纯真的、洁白的、慈惠的心。啊，那是多么的美呀！那是春天的和风，秋天的明月，人间的甘露，母亲胸脯上的奶！啊，母亲，母亲，无限伟大的、无量寿考的、无形无相的宇宙母亲！

怀贞夫人亦将两眼紧闭，向空漠中作深切的玩味。

高渐离　就象一个幼儿陶醉在母亲的怀里，我和宇宙，我和宇宙的生命，融成了一片。（沉默有间）我现在很愿意为你打一曲，唱一首歌。我要奉献给死了的季哥和黄妈。

怀贞夫人　太辛苦了吧？

高渐离　不，一点也不。请你把筑递给我。

怀贞夫人　（将筑取来）坐在床上弹奏吧。

高渐离　好的，坐在床上弹奏也很好。（杖行至床前，脱履，趺坐于床上，受筑。并调喉嗓。）

怀贞夫人　（移一椅至床前，就座）你打算要唱什么歌子？

高渐离　我刚才在雪地上走着，一面走，一面做了一首歌，我把调子也做好了。

怀贞夫人复倾开水一杯授之，高渐离呷水润喉毕，复递还。怀贞夫人置诸桌上。

怀贞夫人　等我把铅条找来，替你纪录。

高渐离　不，请你回头纪录吧。现在先请你欣赏。

怀贞夫人　我谢谢你。（复坐于椅上。）

高渐离　（调摄停妥之后，开始击筑，继之以歌）

白渠水，何清粼，

秋风吹槐槐叶落，

又何人，扫为薪？

槐叶尽，秋风停，
往日歌声无寻处，
春来时，草又生。

燕子回，蝉声起，
蝉蜕依然槐树根，
又何人，拾将去？

槐树老，其情哀，
茫茫天地一枯骸，
慈母心，未可灰。

赤子泪，慈母心，
纵随槐叶化为尘，
空明里，有清音。

歌毕，筑音犹有尾声。高渐离已泪流界面。怀贞夫人亦掩泣不可抑。俄而筑音止息。高渐离置筑于床，出手巾拭泪。

怀贞夫人 （抬起头来）高渐离先生，你今天晚上特别的悲哀，……

高渐离 不，我不是悲哀，我实在是高兴。我高兴我的艺术是进步了，我高兴我得到了更多的机会，可以接近皇帝。

怀贞夫人 （略诧异）你能够更多去接近，你是更高兴的吗？

高渐离　是，我很高兴。皇帝他也很喜欢听我的击筑。前些回我和他的距离是有一定的，他只远远地听，远远地听。近两次，我觉得他愈听愈入神，愈听愈接近，有时候甚至于连他的呼吸我都可以听着了。

怀贞夫人　你是因为这样高兴的吗？

高渐离　是的，我就是因为这样感到高兴的。

怀贞夫人　（有些不快）那你是受宠若惊了，你还悲哀什么呢？

高渐离　（沉着地，几乎一字一顿）我高兴我的时机到了。

怀贞夫人　（有所悟）你是打算要？……（急改口）可你什么工具也没有的啊。

高渐离　（急制止之）莫作声，外边有人来了。

后侧门上有叩门声。

怀贞夫人　（起去开门）谁呀？

徐　福　（内声）我，徐福。

怀贞夫人　请进来吧。

徐福入场。

徐　福　（一面脱着外帔）外边的雪愈下愈大，你们这里真暖和，简直是如登春台啦。

怀贞夫人　（指床前坐椅，肃徐福就座）徐福道长，请你坐。

徐　福　多谢你，怀贞夫人。（就座）高渐离先生，真对不住，又来搅扰你，你打算睡了吧？

高渐离　不，我还有一会。

怀贞夫人　（倒开水一盅授徐福）请喝杯汤水。

徐　福　（受之）谢谢。

怀贞夫人退坐于炉之左畔缝纫。

高渐离　徐福道长，有什么见教？

徐　福　小小有件事要同你商量。刚才我们又接到中车府一道饬令，要我们明天派些童男童女去参加赏雪会，有些歌舞的节目，须得和你商量一下。（自怀中取出木简）这饬令的原文我念给你听吧。“饬方士徐福：今日初雪，明晨皇帝陛下驾临便殿观赏，除已分饬高渐离御前击筑之外，兹复奉诏，令该方士徐福就童男童女中挑选最优秀者各六人，呈献歌舞，以供御览。急切勿误。中车府令赵高。”（读罢，复收入怀内）我就专为这件事来请教你的。

高渐离　这分明是有考核的意思了。

徐　福　当然，所以要请教你啦。

高渐离　关于人选，你自己可以决定。关于歌舞的节目，我看可以唱《琅邪台》第六章，其次是跳“蓬莱舞”，大约有得这两个节目也就可以敷衍过去。假使不够，临场还可以决定的。

徐　福　是，你这个意见很好。皇上所要听的是你的击筑，童男、童女的玩艺儿不过是陪场罢了。实在是考核的意义居多。高渐离先生，你打算演奏一个什么节目？

高渐离　我打算演一个惊天动地之曲。

徐　福　是你新编的曲子？

高渐离　是我新编的。我用我的生命，用我的全部心血来编的。

徐　福　恭贺你，我们明天倾诚欣赏。

高渐离　不过明天能不能够演出，也还没有一定。我还没有十分编好，还得赶一番夜工呢。

徐　福　你编曲子是很快的，那可不成问题。本来我可不必再搅扰你了，但我还有几句话想同怀贞夫人谈谈。因为我也难得来，而且不久又要走了，这个机会不好错过。

高渐离　请不要顾虑，我此刻也想多听听朋友的话，假使你的话我是可以听的。

徐　福　你当然可以听的。我要讲的话也只好在这儿讲，在别的地方我不敢乱讲。（回顾怀贞夫人）请把门户关严一下。

怀贞夫人　（起身将左后二门上键）徐福道长，请你到这边来。（自归原位。）

徐　福　（起行至炉畔，与怀贞夫人相向坐）你们这个地方实在是舒服。这原是中车府令住的地方，你们是知道的吧？

怀贞夫人　知道的。

高渐离　（将筑检顺，将身子睡下）对不住，我要躺着听。

徐　福　不用客气。（回顾怀贞夫人）这房里我以前来过三次，都是在两个月以前了。第一次是中车府令召见我，说皇帝陛下准备召见，要我准备。第二次是三天后的晚上我来催问他，关于召见的事。第三次就是那第二天的清早为令姐的事情，和你们一道受审问的时候了。令姐怀清夫人，究竟是为什么死的？你们知不知道？

怀贞夫人　丝毫也不知道。

徐　福　哼，说来也真是气人，而且恐怕谁也不大相信。

怀贞夫人　是怎么的呢？

徐　福　知道这件事情的底细的，除中车府令外，就只有我了。

怀贞夫人　是中车府令害了我姐姐的吗？

徐　福　不，不是，你听我慢慢地对你讲吧。对不住，我想再喝一杯开水。（自取杯斟水而饮。）

怀贞夫人　简慢得很。

徐　福　自己人无须客气，客气倒反而使我受拘束了。（把喉嗓清理了一遍）唉，就是那第二次来见中车府令的那天晚上。我来的时候，十八皇子胡亥在这儿和府令掷骰子。我和府令谈了不一会的话，一位小宦者匆匆忙忙地跑来报告，皇上私自从这后园里来了。我一时着了慌，找不着出路，是府令指点我，要我就在那边内室里去躲避一下。（向右室指示。）

怀贞夫人　现在是我住在那里面。

徐　福　我就照着他的指示，进内室里去躲，还把他们掷骰子的工具也一道抱进去了。回头我听见秦始皇帝果然来了。来了不一会又听见他命令随来的宦官把十八皇子先带走。唉，就在那十八皇子被带走之后那一刻，秦始皇帝对中车府令说出一套出人意外的秘密。（又将水呷了一两口。）

高渐离　（此时将上半身由床上挺起来，留心谛听）下文是怎样？

徐　福　（又把喉嗓清理了一遍）我是听得清清楚楚的。我听见皇上说：我只晓得怀清夫人有钱，没想出怀清夫人竟那样

美貌。见了她一面之后，便起了一个念头。他叫中车府令就在当天晚上设法。中车府令便说：明天要请她去登琅邪台，就此借口请她到这儿来过夜，皇上亲自来向她要求，便会万无一失。——这便是我所知道的全部秘密。令姐究竟是为什么死的，大概可以不言而喻了吧。

怀贞夫人　（愤恨地）哦，真没有想到竟有这样的事！

高渐离　第二天审判的时候，一篇忠孝节义的大文章真够堂皇啦。

徐　福　满嘴的忠孝节义，满腹的淫佚骄奢，这就是暴君们的拿手好戏啦。

怀贞夫人　那你为什么还要为他去采仙药，还要使几千童男、童女为他作牺牲！

徐　福　哎，怀贞夫人，你这样聪明的人怎么还不知道我的用意呢？我们过着亡国奴的生活，实在是呆不住，活不下去了。你以为真正有什么仙药吗？不过作为口实，想带一批年青人去逃难罢了。我们要到海外去找自由的地方，哪里是去找仙药哟。

高渐离　（惊异地）哦，你竟有这样的打算？

徐　福　老兄，你应该知道，如今的人差不多谁都有两个面孔。你想，假如要表里如一，那你在世间上还站得住吗？现今有好多人在谈医药，讲卜筮，夸大阴阳五行，假托黄、农、① 尧、舜，其实都是有苦说不出的。

① 黄、农，均传说中的上古帝王。黄，即黄帝，姬姓，号轩辕氏。农，即神农氏。

怀贞夫人　那么，夏无且也和你所说的一样？

徐　福　（笑）啊哈哈哈哈哈，笑话，夏无且也是有苦说不出的。

高渐离　（亦笑）你不要笑，那家伙近来也受了你们的感化啦。拚命地在那儿炼丹，把这琅邪城的铅条都收买干净了。

怀贞夫人　你们这批方士道长们近来也真闹得够有劲了。什么韩终、侯公、卢生、石生，① 开口便是神仙，闭口就是不死，我不知道你们究竟什么时候死呢。

徐　福　我们吗？吓，真真是永远不会死的。世间上有野心家存在的一天，也就有我们存在的一天。你听说过吗？"圣人不死，大盗不止。"② 反过来也是真理，便是"大盗不止，圣人也就不死了。"啊哈哈哈哈哈。我的话说得太多了，似乎是应该走的时候了。（起身告辞）我祝你们晚安。（往衣架处着其外帔。）

高渐离　祝你晚安。

怀贞夫人　（起送至后门侧）再见。

徐　福　再见。（在外）哦，简直成了一片银世界了！

怀贞夫人　（将门关好，回至高渐离前）没有想出这位道士也是一位有心人。刚才我们的话被打断了。你说你的时机到了，你要怎么啦？

高渐离　（又将筑拿过手来）你刚才说我没有什么工具，这就是

---

① 韩终、侯公、卢生、石生，皆秦方士，曾被秦始皇派遣求见仙人，或寻求长生不死之药。

② 语见《庄子·胠箧》。

我的工具。

怀贞夫人 （微笑）你这个工具！只能打得进别人的心，却打不进别人的身。

高渐离 不，怀贞夫人，我拿了些铅条回来是有用的。

怀贞夫人 有用？（觉悟）你是打算把它加重？

高渐离 （颔首）是的，所以我刚才说，要请你帮忙啦。

怀贞夫人 那我真高兴，我真高兴。（活跃起来，仿佛年青了。）

高渐离 不过，恐怕不仅是加铅条，还须得把你的生命加上去。

怀贞夫人 我早就是有觉悟的。不管你是成功还是失败，你总归是死，我也总归是死。我已经和你共患难，我还能够和你同生死，我真是高兴，真是高兴！（表示出由衷喜悦的神气。）

高渐离 啊，怀贞夫人，我感激你。

怀贞夫人 倒该我感激你呢。你赶快告诉我，铅条该怎么加？明天清早就要用啦。

高渐离 把它加在下面的竹心上，这样别人就不会注意。究竟该怎么加法，请你费心。

怀贞夫人 等我拿铅条来试试看。（进内室抱铅条一大捆出）这一大捆铅条差不多有十斤重了。哦，我想到办法了，我想整个儿在这筑下边做一个布套子，两头用松紧带拴好，中间尽量的把铅条装进去。

高渐离 不错，这办法很好。我前几天也想过好些回，我想用绳子来套，用木片来钉，都没有你这办法好。

怀贞夫人　（将铅条置于床上）你把筑给我，让我试试看。（受筑，以铅条比量）要三四根铅条才够得上一只筑长呢。（顿）这有办法，我把铅条用线来联结起来，使得它和筑一样长，那就好使用了。

高渐离　怕也要使你赶个夜工吧？

怀贞夫人　我看这费不到好多工夫。我要抱进我房间里去做。

怀贞夫人先将筑抱进内室，其次再抱铅条，再拿针凿。最后尚将外室略略整顿了一番。

怀贞夫人　你不再喝点汤水吧？

高渐离　不，谢谢你。

怀贞夫人　那么，我进里面去了。

高渐离　请你方便。

怀贞夫人入内室。

高渐离在床上危坐，不作声息。俄顷先作击筑姿势，继乃以两手相并作打击状。如此者再三，乃上床，寻竹杖，在室中扶杖盘旋。时时以杖代筑，练习打击，或击床栏，或击坐椅。脸上时发出清冷之微笑。

有间，左侧门外有叩门声。高渐离即前往开门。怀贞夫人亦由内室露出头面，见门已开复退回。小宦者持灯入。

小宦者　高渐离，有位方士名叫商遗，到中车府来，请求见你。我现在把他引来了。

高渐离　商遗？请进来吧。

小宦者　（回向门外）请你进来，商遗道士。

商遗入门，即宋意之乔装，与徐福相仿佛。

宦者将下。

高渐离　小朋友，请你顺便到夏无且先生那里去一下，要他立刻派人为我再送点铅条来，因为童男、童女们要用。

小宦者　是，知道了。（下。）

宋意即代为关门，并键好。

高渐离　商遗道长，请你烤烤火吧，雪很大啦！

宋　意　（脱去外帔，挂在架上，仍用伪声）多谢你。外边的雪真是大得可观，明年一定又是丰年了。

高渐离　商遗道长，你请坐。

宋　意　（估计宦者已去远，进前握高渐离手，用本声）高渐离，你真受苦了。

高渐离　（惊诧）谢谢你，你是谁？

宋　意　你还听不出我的声音吗？我就是宋意！

高渐离　你怎么又到了这儿？

宋　意　（扶高渐离坐火炉右侧）你也请坐，让我慢慢地讲。（自就左侧相向坐。）

怀贞夫人闻声，自内室出。

怀贞夫人　宋意先生，你还活着！

宋　意　（吃惊）你，你，你是谁？

怀贞夫人　我是怀贞啦。

宋　意　（起立迎之）哦，怀贞夫人，你可改变得不能认识了！

怀贞夫人　你又化了装？

宋　意　不化装，我那里敢到这儿来呢？

怀贞夫人　（斟开水一杯授宋意）请喝杯滚水。

宋　意　（接杯）多谢你。（呷水。）

怀贞夫人　宋意先生，我有一点事在手里，不能奉陪。请你们在这儿慢慢谈。

宋　意　自己人，不要关照。

怀贞夫人退入内室，宋意、高渐离各自坐还原位。

宋　意　高渐离，你真是吃了大苦头啦。我在泰山的时候就听说你被递解到这儿来了。也听说你遭了腐刑，把眼睛也弄瞎了。

高渐离　真有趣，前回在宋子是你瞎着眼睛和我见面，这回倒是我瞎着眼睛和你见面了。

宋　意　可我那回是假的，你这却是真的。很不方便吧？

高渐离　倒反而觉得更好了。开始瞎掉的时候，真是一切都成了黑暗，就好象被人投进了无底的深渊。现在倒好了，和黑暗世界绝了缘，眼前只看见一片的光明。

宋　意　你老是爱这样神乎其神地说，眼睛看不见了，我想总得是不大方便的。

高渐离　要说不方便，自然也有些。不过一习惯了，虽然没有眼睛，却好象周身四体都有眼睛。我的一切感觉都比以前更灵了。丝微有些风吹草动，我都可以看得见，甚至连别人心里所想的什么，我都可以看得见了。以前我听不见的声音，我听得更精微，以前我尝不到的味道，我尝得更奥妙。有香气的东西都比以前更香，细腻的东西都比以前更细腻。美的呢总比以前更美，丑的呢也比以前更丑了。

宋　意　好啦，好啦，听你这样说来，你简直是只好去感谢那

使你瞎了眼睛的人了。

高渐离　不过我瞎了眼睛得到好处，是我自己得到好处，并不是谁给我的。我并没有意思要向谁感谢。我自己吃苦没有什么，我最怕别人家吃苦。这也是瞎了眼睛来的一种变化。我听不得别人呻唤，尤其听不得小孩子的哭声；听了就好象有针在刺我的心，使我心疼。别人身上的苦痛，别人心里的悲哀，我比以前感觉得更加锐敏了。因此我对于使别人痛苦，使别人悲哀的人，我也就恨得比以前更加深刻。我的这些心境，你怕很难体会吧。

宋　意　（把两眼闭了一下）你的意思真是深刻。可惜我把眼睛闭着，也体会不上来。

高渐离　这些话都放在一边吧，你是什么时候到的？

宋　意　才到。到了我就往中车府里去打听，我说，我很想看看你这样稀奇的一个人。他们便把我送来了。

高渐离　你真是冒险，万一遇着夏无且，不是立刻就把你认出了吗？

宋　意　我想就是夏无且见到我，也不见就认得出。我是化了装的，我比从前更胖了，而且（走至高渐离前，把头上道帽去掉，显出一个只有稀疏几根头发的秃头）你摸摸我这脑袋看，我的头发已经没有几根了。

高渐离　（如嘱抚摸之）哦，这是怎的？

宋　意　（退回原位，仍握帽于手中）我自从从宋子逃跑之后，便跑到齐郡来，在泰山生了一次大病，大烧不退，水米不沾，整整病了我一个月。我又调养了一个多月，才渐渐地复了

原，赶到了这儿来。就靠那一场大病，把我的头发通同给病脱光了，而且我比从前也更胖了些。这是我自己就要假也假不出来的。

高渐离　不过我总替你担心。你感觉不到的危险，我比你感觉得更迫切。我近来的心比从前更透明得多了，看的东西也比从前看得更深更远。我们以前做过的事，我觉得都是很浅薄的。就拿我们的好朋友荆轲来说吧，我觉得他很可惜，被人糟蹋了。本来他是有学问的人，偏偏被人家利用来作为了刺客。假使燕太子丹能够拿兵给他带，拿国家大事给他处理，我不相信燕国就一定要灭亡。（沉默，若有所待。）

宋　意　（闭目沉思一会）你这个意思，我倒还能够体会了。你的见解，和以前是有些不同了。

高渐离　所以你假如是听信我的话，我倒希望你改变作风。

宋　意　（闭目沉思，有间，睁目凝视高渐离）怎样改变？

高渐离　我希望你把这种走江湖的刺客生涯告一个段落。（略顿）用刺杀来解救困难的想法，已经过时了。荆轲所不能做到的事，我们也断难做到。即使你做到了，你刺杀了一个人也解救不了天下人的苦难，说不定这苦难还会愈来愈深。所以我觉得这种生涯是没有意思的。

宋　意　你是要叫我做一个隐君子，做一个循规蹈矩的人吗？

高渐离　不，我也不是那样。我是希望你成为一个更有作为的人。不出十五年之内，我看定，天下一定要大乱。现在天下的人都成了奴隶，已经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了。但是大

家还在忍耐，忍耐。人人都是有好生之德的，不到万万不得已的时候，不会铤而走险。所以大家都好象在天旱的时候等待甘雨，至少也希望有得一点云彩来把那炎炎的烈日遮蔽一下。然而太阳老是愈来愈猛，逼得什么都干枯了。只要谁点一把火，立刻便要大火燎原。这光景，我看，不出十五年一定要爆发。(略顿)我希望你至少能够做到一位点火的人。

宋　意　高渐离，你把我估价得太高了。假使荆轲还在，他一定值得受你这样的期待。但我根本就是一个不学无术的狗屠。

高渐离　一个人固然不可以妄自尊大，但也不可以妄自菲薄。我们即使做不到，也要努力朝那个方向走。自己做不到，也要帮助别人做到。成功不必在我啦。荆轲虽然死了，世间上一定还有荆轲那样的人。我们假如发现了那样的人，就得帮助那样的人成就大事。最要紧的还是要和老百姓打成一片，要晓得老百姓的甘苦，要能够替他们想办法。(突然惊觉)唔，你听，有什么人来了！

宋　意　(倾听)我没有听见什么。

高渐离　不，人很多，脚步的声音很多！是向着我们这里来的。

怀贞夫人亦走出倾听，声音渐近，直至左侧门外，门上有急骤的敲门声。怀贞夫人前往为之开门，夏无且率领卫士数人冲入。在室中伫立，凝视宋意。宋意与高渐离均起立。

夏无且　(指宋意)这位就是新来的方士商遗吗？

宋　意　(极力镇静，用假声)是，我是商遗。

夏无且　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宋　意　我是从泰山来的。

夏无且　你是高渐离的朋友？

宋　意　不，不是。我觉得他这人很稀奇，我是来看稀奇的。

夏无且　（迟疑了一会）唔，算是我的误会。我还疑心，你就是宋意。大凡作鬼的人就连改假名字都有时候要露马脚的。商遗，宋意，声音很相近啦。我也问了问你的身裁。看来的确是我误会了。宋意没有你这样胖，也不象你这样秃头啦。对不住，搅扰了你们。（还向高渐离）不过你要的铅条我给你带来了。高渐离！（自卫士之一手中取铅条一束授之。）

高渐离　（接受着）多谢你。

夏无且　这东西我很多，将来你要多少，我给你多少。希望你多编些曲子。

高渐离　谢谢你。

夏无且　好，对不住，搅扰了。（挥卫士）转去！

卫士及夏无且均下。怀贞夫人又将门键上。

怀贞夫人　（至高渐离前）把铅条给我吧。（接过铅条，返入内室。）

宋　意　（瞠目结舌者有间）好了，高渐离，我决定遵从你的意思，我要认真改变作风了。请你给我一些办法。

高渐离　要动手做就有办法，路是人走出来的，要走就有路。我现在空空洞洞地也说不出什么来。我看，你应该研究一下兵法，孙膑①、吴起②、司马穰苴③、信陵君，他们的兵

① 孙膑，战国时齐国阿（今山东阳谷东北）人。孙武后代。曾与庞涓同习兵法，庞忌其才，将其诳骗至魏，处以膑刑，故称。

法书，你都可以读一读。儒家和法家的书，特别是荀卿和慎到④的书，你也可以读一读。你能够到江东去，是一条出路。那儿楚国的遗民很多，楚国和秦国的仇恨最深，秦国的势力也有点鞭长不及，将来天下大乱的时候，一定是从那儿开头。你假如肯听，是会有好处的。

宋　意　照着你这个意思办，我要从新做人。你自己呢？你究竟打算怎样？

高渐离　我吗？我是不中用了。

宋　意　怎么的？你怎么这样的颓废？

高渐离　我是腐了的人，眼睛瞎着也不能够做应付外界的事。我还要告诉你，昨天我又开始在咯血了，我现在也是在发烧。

宋　意　（抚其额）哦，真在发烧！我不应该让你说了这么多的话。

高渐离　不要紧的，你来，我实在高兴，我又算了了一桩心事。我们分道扬镳好了，你去开辟未来，我来承继既往。就是

---

② 吴起（？—前381），战国时卫国左氏（今山东曹县北）人。任魏将时，屡立战功，被魏文侯任为西河守。后遭谗逃往楚国，助楚悼王变法。悼王死，起被旧贵族杀害。所著兵法四十八篇已失传，今本《吴子》六篇系后人所托。

③ 司马穰苴，本姓田，春秋时齐国大夫，因做过执掌军政的大司马官，故称。其兵书称《司马穰苴兵法》。

④ 荀卿（约前313—前238），名况，又称孙卿，战国时赵国人。曾为齐稷下祭酒，楚兰陵令。《汉书·艺文志》著录《孙卿子》三十三篇，今称《荀子》。
慎到（约前395—约前315），战国时赵国人。曾在齐国稷下学宫讲学。《汉书·艺文志》著录《慎子》四十二篇，今存五篇。

怀贞夫人我也替她考虑过。她的面容已经毁了，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容易被人发现，因而我看她也就只好和我一样走着以往的路了。

宋　意　好吧，我接受你的指示。我告诉你：我打算稍微改换一下我的名字。我想改成“宋义”，义是道义的义啦。十五年之后假使有这个名字传到你的耳朵里来，请你高兴吧，那就是你的一位朋友替你实现了你的意志了。

高渐离　（不觉潸然）我真高兴，我是用不着等到十五年之后的。宋意，你还记得我们在宋子城外相会时的情景吗？

宋　意　怎么不记得？那大槐树下的酒家，那白渠河畔的幽雅，那夏无且的诡诈，还有那位小宝宝的天真，那位老婆婆的多话……我怎么会不记得？

高渐离　那位天真的小兄弟，那位多话的老婆婆，你怕不知道吧？就在你走了之后，他们为要保护我，保护怀贞夫人，都被夏无且嗾使着卫兵们把他们活活搧死了。

宋　意　啊，被搧死了！我一定要替他们报仇！好，我不想再多扰你了，请你安心的静养。就在今天晚上我要冒着大雪远走江东。（着帽，向衣架取外氅，披上。）

高渐离　好的，我也不想久留你了。千万保重。（拱手。）

宋　意　（亦拱手答礼）保重，保重。（向内室呼出）怀贞夫人，保重！

怀贞夫人自内室出。

怀贞夫人　你就要走了吗？

宋　意　（向左侧门走去）我走了，我要连夜的离开这儿。

怀贞夫人　真真地希望你千万保重。(送宋意至门次。)

宋　意　多谢,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行至门次,复回顾高渐离。)

高渐离立室中,凝目注视,宋意下。

怀贞夫人倚门而立者有间,室外有打三更之声。

怀贞夫人　(回身将门关闭,至高渐离前)已经打三更了,我看你可以休息了吧,我的针黹也只要几刻工夫就会做好的,请你放心啦。

高渐离　多谢你,我的确也有些疲倦了,就请让我先睡吧。

怀贞夫人　那样很好,你使我也放心。(扶高渐离至床,帮助解脱衣履,让其睡好,并将被褥为之盖上。)

高渐离　(连说)对不住,对不住。

怀贞夫人在四处略作收拾之后,将室中灯亮全灭。

——幕　下

第 五 幕

琅邪行在之便殿。右手设御座，矮而博大，在二三层坛坫上，比平地高可尺许。正面右半有栏杆，栏杆下一段堦墀供人坐息。栏杆上有帘幕垂罩，可透视。左半再退后数尺，形成进出口之月台，月台正面亦有栏杆，左右均有堦段通外部，前面亦有堦段通便殿。此入殿处左右两侧均有帷。帷幕栏柱等色彩可以任意配合，惟须表示其堂皇富丽。背幕一片雪景。正中处有庭燎，地炉四方，中燃炭火。

幕开，高渐离坐右手栏杆下，靠舞台正中处，膝上置筑。徐福与赵高从月台左侧走出。后跟童男、童女各三人。

徐　福　府令公，那六个人的"蓬莱舞"，还可以满意吧？

赵　高　（故意接近其耳畔发言）舞还差不多，只是唱得不大高妙。

徐　福　时间太短了，才两个多月啦。练习不够。最近一个月还亏得高渐离先生帮忙呢。

赵　高　（故意接近其耳畔发言）马虎一点也不要紧，皇上并不注意你们的歌舞，皇上是喜欢听高渐离的击筑。

徐　福　就因为这样所以才敢拿出来献丑。

赵　高　（嫌其唠叨，不作理会，指挥六人）你们通同坐在这一边，

(指左侧)可分成两排,女前男后。(俟男女如嘱就位后,行至高渐离前)高渐离,你准备好了吗?

高渐离　准备好了。

赵　高　那么,我就去禀告了。(向徐福故意接近其耳畔发言)这儿没有你的席位,你还是下去等着,等皇上要召见你的时候,你再上来。

徐　福　(鞠躬)是,是,是。

赵高步上月台,由右阶下。徐福随其后,由月台左阶下。

俄而赵高复持节由右阶上,立月台正中,向外将节一挥,钟鼓齐鸣,高渐离及童男、童女六人将头埋下,匍匐于席。有卫士六人先由月台右阶升上,均步过月台,向左阶而下。

秦始皇帝冕旒衮服,由月台右阶上,赵高屈一膝跪迎。胡亥、蒙毅、李斯,相继而上。其后复有卫士数人,即伫立于栏外。秦始皇在入口处睥睨一番,携胡亥入殿,登就御座。胡亥坐其膝旁,蒙毅立于其后,李斯坐高渐离之侧。赵高执节仍立于月台上,将节一挥,钟鼓停止。

秦始皇　(指童男女六人,向赵高)那就是徐福的童男、童女吗?

赵　高　(侧身鞠躬)是,陛下。这是一队唱歌的,还有一队跳舞的随后入场。

秦始皇　他们准备唱什么?

赵　高　先唱《琅邪台刻辞》①第六章,配上"蓬莱舞"。另外

①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巡行各地,在峄山、泰山、琅邪、芝罘、东观、碣石、会稽等地刻石纪功。《琅邪台刻辞》系秦始皇二十八年登琅邪台时所刻,相传李斯作辞。

也还准备了一些节目，要看陛下的兴趣怎样，再请定夺。

秦始皇　就叫他们先唱《琅邪台》，跳“蓬莱舞”。

赵　高　是。（又将节挥动，钟鼓之乐复起。）

童男女六人　（合唱）

六合之内，皇帝之土。
西涉流沙，南尽北户，
东有东海，北过大夏，
人迹所至，无不臣者。
功盖五帝，泽及牛马，
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同歌返复唱三遍。

歌第二遍将开始时，童男、童女各六人，头戴马、牛、羊、豕、兔、鹿各色面具，身着各色之衣，应钟鼓之节奏与歌声，由月台左阶跳舞而出，至秦始皇前作敬福之态，绕庭燎而舞。舞至第二遍，歌将毕，复由原路跳舞而下。

歌第三遍毕。赵高再将节向外一挥，钟鼓之乐复止。

秦始皇　（向胡亥）你很高兴看吧？

胡　亥　不，我不喜欢这种孩子气的东西。我和爸爸一样，喜欢听高渐离击筑。

秦始皇　唉，这孩子真象我。歌词也太古板了一点？

胡　亥　是啦，那种古古板板的东西，只好刻在石头上。

秦始皇　（大悦）这孩子简直是绝顶聪明。（回顾李斯）廷尉，刻辞是你的大作，你看这批评还恰当吧？

李　斯　（虔敬地）十八皇子真是聪明天纵，他的批评是万分

恰当的。

秦始皇　顺便我也想来批评一下，首先，你这是四字一句，两句一韵的老调子，和本朝以六纪数的精神有点违背。

李　斯　（更虔敬地）臣下十分惶恐。臣下做这《琅邪台刻辞》的时候，本是提醒着以六纪数的精神的，所以全体分为六章，每章二十四句。四六二十四，包有尊六的精神在里面。所以对于四字一句，两句一韵的这一点，便不免从权了。

秦始皇　你的《泰山刻辞》① 便要更合法度一点。那是四字一句，三句一韵，三四一十二，二六一十二，这就是以六纪数的意思了。你那全辞是多少句？

李　斯　三十六句。

秦始皇　六六三十六，也是以六纪数的。所以，以后你再做这种文字的时候，你还是应该照《泰山刻辞》的办法，四字一句，三句一韵。

李　斯　是是，臣下一定要遵守意旨。

秦始皇　索性来他个六字一句，那毛病也怕会更加少得多了。

李　斯　是是，只是六字句的东西，做起来恐怕更难得条畅。

秦始皇　那也由你们去斟酌吧，这样的话今天可不用多说了。我们还是听高渐离击筑吧。（向高渐离呼出）高渐离！

高渐离　到。

秦始皇　听说你最拿手的曲子是《荆轲刺秦》，今天要请你打

---

① 即《泰山刻石》，亦称《封泰山碑》。其辞每三句为韵，凡十二韵。

这一曲。

高渐离　恐怕有点冒昧。……

秦始皇　“冒昧”？你是顾虑着荆轲所刺的就是我吗？

高渐离　小民不能不有这样的顾虑。

秦始皇　这是多余的。其实象荆轲那样的忠臣烈士，我倒是钦佩的。人各为其主，在我的一些臣民里面也正希望有这样的人。所以，我今后对于荆轲，要表彰他。我同时还要表彰豫让、要离①、聂政，这些都是大忠大义之人。我丝毫也不感觉你在我面前唱“荆轲刺秦”会有什么冒昧。你不要顾虑，尽管唱。

高渐离　不过，我听说，内容和事实有点不符。

秦始皇　外边所传的事实究竟是怎样？

高渐离　当初我们在燕国所听到的是说：荆轲在陛下面前展开督亢地图，把图翻完的时候，便现出了匕首。于是荆轲右手执着陛下的衣袖，左手拿着匕首便要刺进陛下的胸膛。

秦始皇　是的，他那时候的确是左手拿的匕首，因为匕首卷在地图里，把地图展开完，匕首自然就会落到左手的。

高渐离　但是夏无且告诉我，说是左手执陛下之袖，右手执的匕首。

秦始皇　那是他的错误。还有什么不同吗？

---

① 要离，春秋末吴国人。相传他由伍子胥推荐给吴王，谋刺在卫的吴公子庆忌。他请吴王断其右手，杀其妻子，佯装因罪出走卫国，向庆忌献破吴之策。当同舟渡江时，刺死庆忌后自杀。

高渐离　还有就是正当那样的时候，陛下便对荆轲说："今天的事情是你得到胜利，不过在死之前我很希望听一次琴声，让我一面听着琴，一面死去。"

秦始皇　（微微闭目而点头）唔，是啦，我是最喜欢听音乐的啦。

高渐离　于是荆轲也就依从了陛下的话，便有弹琴的女子被召上殿来。那女子一面鼓琴，一面唱。唱的歌词是："罗縠单衣，可裂而绝。八尺屏风，可超而越。鹿卢之剑，可负而拔。"陛下听了这歌词，便把衣袖振断，跳过了背面的屏风，把长剑转到背后，也就一下拔出来了。

秦始皇　（连连点头）唔，是的，是的，我那时的确是有那样的从容，也的确是有那样的机敏，被你这样一提起，真真是一首很好的诗啦。在我自己当时竟不觉得。

高渐离　不过夏无且告诉我：这些都和事实不符。

秦始皇　唔？他是那样说的？

高渐离　他说：那是怎样千钧一发的时候，荆轲即使有那样的从容，陛下哪能会有那样的从容？

秦始皇　唔？这简直是胡说！他竟敢于诽谤我！他还说过什么？

高渐离　他说：我们所传的，荆轲见陛下的长剑拔出了，情急势迫，便只好把匕首向陛下投掷，把陛下的耳朵割掉了，也是不实在的。

秦始皇　这还不实在？我的左边的耳朵明明是有残缺的。他假使是再投到右边一点，投到我的面孔的当中，那我的命就老早送掉了。他的来势真猛，匕首投中在铜柱上，还打

得火星子溅呢。

高渐离　但是，夏无且告诉我：这也和事实不符。他说：荆轲的匕首是有名的徐夫人匕首，是用药煮过的。假使伤了陛下，陛下怎么还会不死？

秦始皇　唔？这真是瞎说！难道他就想不到，药性久了是会走的吗？难道他就想不到：我本是上帝的化身，任有怎样的天灾、人患，都是有百神扶持的吗？照他说，我究竟是怎么得救了的呢？

高渐离　他说：就全靠着他。

秦始皇　就全靠着他？唔？

高渐离　他说：荆轲绕着殿上铜柱追逐陛下，陛下的剑太长了，怎么也拔不出来。殿上的群臣手无寸铁，殿下的卫士没有命令，不敢动。陛下只是在铜柱间逃来逃去地逃命。

秦始皇　他把我说得那样可怜，哼！

高渐离　那时候就全亏了他……

秦始皇　唔，全亏了他！怎样全亏了他？

高渐离　全亏了他把所佩的药囊解下，向荆轲打去，打中了荆轲的面孔。荆轲的势子受了挫折，陛下才喘得了一口气。同时也有人关照陛下，把剑转过背后拔，陛下照那样做了，也才把剑拔了出来，把荆轲的左腿砍断了。

秦始皇　哼，这东西！照他说来，他完全是我的恩人了。他那天何曾投过药囊？并且他根本就没有在殿上。（向李斯）廷尉，你应该记得。

李　斯　他那天似乎不在。

赵　高　（插口）不，他的确不在。陛下当时没有生病，怎么会有侍医在殿上呢？

秦始皇　对啦，赵高，你的记性最好，一点也不错。这夏无且简直是该杀，他怎么这样的毁坏我！我一定要追究！高渐离！你要知道，荆轲是英雄，我也是英雄。英雄惜英雄，丝毫也不会有什么“冒昧”。即使那歌词里面有什么伤负我的话，也是人各为其主，我当时也还并没有做你的主子啦。你尽管放胆地唱。

高渐离　陛下一定要听，那我就只好冒昧了。（调筑，先鼓出一段前奏，继乃随鼓随歌，将其犯忌之字句略加改易。）

秦始皇于鼓前奏曲时倾耳静听，唯至闻歌声，即起立，胡亥效之。父子徙倚下坛，应着节奏作种种姿态。

高渐离　（唱）荆轲慷慨别燕丹，歌声变徵入云端。

送者人皆白衣冠，将军首级血未干。

将军者谁於期樊，督亢地图封在函。

西入咸阳叩秦关，屠龙使者下龙潭。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秦王宫殿何森严，执戟郎中数且千。

舞阳色变不敢前，荆轲谈笑秦王欢。

秦王教取地图看，披图图穷匕首见。

衣袖被执遁无缘，性命已在瞬息间。

秦始皇　（帮腔）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高渐离　（唱）秦王到此殊坦然，笑向壮士求一言：

“欲召姬人鼓琴弦，听琴而死死亦甘。”

姬人鼓琴歌声乱，可裂而绝罗縠单。

可超而越屏风浅，可负而拔鹿卢剑。

殿上人　（同声合唱）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秦王奋袖袖乃断，超越屏风负长剑。

荆轲逐王铜柱间，掷以匕首伤耳畔。

中入铜柱火星溅，手无寸铁遭剑砍。

天地为之色惨淡，杲日当空白虹贯。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殿上殿下均同声合唱。

歌毕，尚奏尾声。秦始皇已忘乎其形，愈摇动其身体，愈向高渐离身旁走去。筑声划然中止。

秦始皇　打得好，打得好，打得真好！

高渐离　（突举筑头向秦始皇打去）我还要打得更好。（未中，索性起立，连番打去，打一下，叫一声）打你这个暴君！（打）打你这个恶鬼！（打）打你这个混世魔王！（每次均落空。）

秦始皇　（被打，初颇着急，继反出以戏弄，最后竟笑出）啊 哈 哈哈

哈，瞎了眼睛的扑灯蛾！你们把他捉着！

李斯、赵高各挽勒高渐离之一臂，蒙毅夺其筑，胡亥遁藏于椅下。

蒙　毅　陛下，他这筑里面藏有重实的东西！

秦始皇　给他扯开来看！

蒙　毅　（扯去布套，铅条落出）通是一些铅条！

秦始皇　哼，这不知死活的东西！公然蓄谋图刺！是谁帮你搅的？

高渐离　是我一个人的所作所为。

秦始皇　哼，你是一个瞎子，你那里来得这许多铅条，那里能做得这样的布套？一定有人通谋，你说，你说！

高渐离　是，是有人和我通谋，如今天下的人都是和我通谋的！天下的人都愿意除掉你这个暴君，除掉你这个魔鬼，除掉你这个……

秦始皇　把他的嘴勒着！

蒙毅即以筑之布套勒其口。

李　斯　陛下，我看和他同住的那个女的，一定和他通谋。

秦始皇　把她捉来！

蒙　毅　（向栏外卫士）她就在殿下边，她是高渐离的引路人。你们走两个人去，赶快把她捉来。

秦始皇　还有！快去逮捕夏无且！

蒙　毅　逮捕夏无且！快！快！

窗外卫士四人应声下。

秦始皇　（愤愤然走上御座）不知死活的东西，简直是扑灯蛾！

我是上帝的化身，我是开天辟地以来中国的第一个真人。我有百神扶持，群星保佑，阴阳五行不能侵犯我的身体，天地四方不能笼罩我的伟大。六国诸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都把我无可奈何，都被我接一连二地铲除干净了。你个半死的痨病鬼，没眼睛没肾子的混蛋！你公然会发疯，会做梦！几根铅条，半边竹子，你就想要把我打死，你简直是螳臂当车！哼！

卫士二人自月台左阶拥怀贞夫人入。

卫士一　通谋的奸妇捉到了。

秦始皇　让她站在那儿！（向蒙毅）蒙毅，你审问她。

蒙　毅　（上前，仍抱筑及若干铅条在手）我问你：你是女怀贞？

怀贞夫人　是，我是女怀贞。

蒙　毅　高渐离这筑里面的铅条，是谁放进的？

怀贞夫人　是我。

蒙　毅　你是什么时候做的？

怀贞夫人　昨天晚上。

蒙　毅　你们打算做什么？

怀贞夫人　打算报仇，打算为民除害。

蒙　毅　谁叫你们这样做？

怀贞夫人　普天下的人，普天下受苦受难受奴役的人。

秦始皇　（插口）这鬼东西，简直一片胡说！你问她，那铅条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卫士二人拥夏无且由左侧幕后转出。入场之后，夏无且即匍匐于地。

夏无且　叩见皇帝陛下。

秦始皇　（即迁怒于夏无且）你这不知死活的狗奴才！我待你还要怎样的深仁厚泽，你公然同奸贼们串通在一起，对我加以诽谤！

夏无且　（叩头）微臣死罪。但我实在没有同任何奸贼串通，也没有诽谤过陛下。

秦始皇　哼，你还想胡赖！一切人证都摆在当前，你要赖也赖不了。（向蒙毅）蒙毅，你继续问下去！你问她：那些铅条究竟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蒙　毅　（向怀贞夫人）你说：你们是从什么地方得来了那些铅条？

怀贞夫人　（露出笑容）都是从夏无且那里得来的。

秦始皇　（惊异）什么？都是从夏无且那里得来的？

怀贞夫人　是啦。昨天晚上夏无且还亲自送了一批铅条来。

秦始皇　什么！（向蒙毅）蒙毅，你要严究，这话有什么证据？

蒙　毅　你不得任意诬枉人！你究竟有什么证据？

怀贞夫人　证据吗？（回望殿上下之卫士，最后颐指拥夏无且入场之卫士之一）他就是见证！就是从他的手里由夏无且亲自点交的。

秦始皇指该卫士，卫士即屈一膝跪地。

秦始皇　唔，你这个奴才，是有这回事吗？

卫　士　是，陛下，确实是这样。

秦始皇　（大怒，以拳头击椅靠）简直是造反了！（复指卫士）你再说，你再详细地说！

卫　士　昨晚将近三更的时候，夏无且来叫我们，要我们到高渐离那里去捉奸匪。他却交了一抱铅条给我抱着。

秦始皇　你们去了几个人，有那些人去过？

卫　士　我们一共去了四个人，在这殿上站着的三位都去过。

余三人均屈膝跪地。

秦始皇　（睥睨）你们都去过？

三　人　是，我们都去过。

秦始皇　他说的话是真的？

三　人　一点也没有虚假。

秦始皇　好，夏无且，你这该死的奴才！你好大的胆量！（又回向卫士）他叫你们去捉什么奸匪？

卫　士　他说：有一位形迹可疑的方士，叫什么商遗，在高渐离那里，说不定就是荆轲的党羽宋意。他要我们一道去捉他。

秦始皇　结果怎样？

卫　士　跑到高渐离那里，是有一位怪人商遗，夏无且说不是宋意，也就算了。他把我抱着的铅条拿给了高渐离，我们就走了。

秦始皇　（回顾其余三卫士）这些话是真的？

三　人　一点也没有虚假。

秦始皇　（指夏无且）哼，你这该死的奴才！（又回顾蒙毅）蒙毅，你再问！你问那个女囚犯：昨晚的方士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到了他们那里？

蒙　毅　（向怀贞夫人）你说啦！那方士商遗到底是什么人，为

什么来的？

怀贞夫人　那并不是什么方士商遗，那是千真万确的宋意！

秦始皇　（又大惊）什么？他把宋意放走了！宋意是来做什么的？

怀贞夫人　是来杀你的！

秦始皇　吓，那样的奸匪他公然把他放走。宋意现在在什么地方，你赶快说！

怀贞夫人　宋意吗？高渐离要他到江东一带去发动起楚国的遗民来，反抗你这个独夫。他在昨晚半夜，冒着大雪，奔往江东去了。你的天下是不能久长的，你不要妄想你可以子子孙孙传到万世！

秦始皇　（顿脚）把她的口也封锁住！

二卫士如命以巾勒闭怀贞夫人之口。

秦始皇　（向蒙毅）蒙上卿！你赶快派人去追拿宋意！

蒙　毅　（诚惶诚恐）是。（欲下。）

秦始皇　等着！把那筑给我拿下去，和荆轲的匕首藏在一道！下令禁止普天下的人击筑！谁要击筑，就当作奸匪拿办！

蒙　毅　是。（抱筑欲下。）

秦始皇　等着！把这夏无且也给我带下去！把鼻子给他割掉！脚趾拇给他砍掉！把头发给他剃掉！发配到北边去，筑万里长城！

蒙　毅　是。（指挥卫士）押着走！

卫士二人拖夏无且起立，押之前行。

夏无且　（屡欲分辩，均被秦始皇猛威所慑，至此始大声呼出）天哪，

冤枉哪，活天冤枉哪……

夏无且被押由左侧下，蒙毅随下。

秦始皇　（指高渐离与怀贞夫人）这一对男女，我要成全他们。高渐离真不愧是荆轲的朋友，怀贞也真不愧是怀清的姊妹。人各为其主。他们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我让他们“求仁得仁”。（向李斯）你把他们带下去处死之后，加以厚葬；把他们的忠烈加以宣扬。

李　斯　（惶恐地）是，臣下一定遵旨办理。

卫士们押怀贞夫人与高渐离下。李斯随下。

秦始皇　还是赏雪要紧。（向赵高）你让那些童男、童女，再跳一次“蓬莱舞”，唱《琅邪台刻辞》。

胡　亥　还是古板的东西要安全一点啦。

秦始皇　（气已平复，抚摩胡亥之头）娃娃，你毕竟聪明。

童男、童女照前歌舞一遍。

六合之内，皇帝之土。
西涉流沙，南尽北户，
东有东海，北过大夏，
人迹所至，无不臣者。
功盖五帝，泽及牛马，
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在歌声中幕下

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七日脱稿于重庆
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八日修改于香港
一九五六年七月十四日定稿于北京

附　录

关　于　筑

六七年前还在日本的时候，我就想把高渐离的故事写出来，但因为筑的形制无法考定，一直没有写出。

筑这种乐器是久已失传了。就直接或间接所能接近的古书上的记载，关于弦数、大小、鼓法，都有出入。例如：

许慎的《说文解字》①上说："筑，以竹曲，五弦之乐也。"《后汉书·延笃传》注亦云："筑，五弦之乐也。"这是说筑为五弦。

《淮南泰族训》②："荆轲西刺秦王，高渐离、宋意为击筑。"注云："筑曲二十一弦。"《淮南》旧注本有许慎与高诱③两种，均散佚，看这弦数说的不同，大约这条是高诱的遗注。

更晚的书又多说是十三弦，如《格致镜原》、《清代续文献通考》④等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九日重庆《新华日报》。

① 许慎（约58—约147），字叔重，汝南召陵（今河南偃城）人。东汉经学家、文字学家。所撰《说文解字》三十卷，系文字学的重要著作。

② 即《淮南子·泰族训》。《淮南子》亦称《淮南鸿烈》，西汉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撰，分内篇外篇，今存内篇二十八篇。

③ 高诱，东汉涿（今河北涿县）人。著述除《淮南子注》与许慎注相杂外，余如《孟子章句》、《孝经注》、《战国策注》、《吕氏春秋》等注本均已或残或佚。

④ 《格致镜原》，类书名，清康熙中陈元龙辑，一百卷，分三十类。《清代续文献通考》，近人刘锦藻撰，成书于一九二一年，共四百卷。体例比《清文献通考》增加外交、邮传、实业、宪政四门，共三十门。

均主张此说。

以上是弦数的不同。

再就大小而言。

《汉书·高帝纪注》引应劭云："筑，形似瑟而大，头安弦，以竹击之，故名曰筑。"颜师古云："今筑形似瑟而小，细项。"

《史记·刺客列传索隐》："筑似琴，有弦，用竹击之，故名曰筑。"

似琴似瑟已有大小不同，似瑟而又有较大较小之异说。更晚的书如《通考》①谓"唐置于雅部，长四尺五寸，折九尺之半为法"。又如《清代续文献通考》则以为"形如衣襟……通长为二尺六寸四分"。

鼓法呢？

古书中凡言筑时均言"击"，上举诸"注"亦每言"以竹击之"或"用竹击之"。书之较晚者则击之之竹称"竹尺"。

又《史记·高帝纪集解》引韦昭说：亦云"筑，古乐，有弦，击之，不鼓"，言不如鼓琴鼓瑟之用指弹拨。

《释名·释乐》②："筑，以竹鼓之"，意即以竹击之。

然在《清代续文献通考》则别立异说，谓："左手握其项，置尾肩上，右手执竹尺，抹松香脂轧之。"这鼓法颇略类今之提琴，"轧之"则是擦弦法，亦与提琴相近，而却大异于古之"击之"。

据上所述，筑之形制莫衷一是，旧说每嫌过略，新说虽详，然与旧说每复根本违异，因之余颇为所惑。然在这儿如细心的加以整理，亦未尝得不到一个较有条理的揭发。

仍先从弦数来说吧。

---

① 宋元之际马端临所撰《文献通考》的简称，共三百四十八卷，记载上古至宋宁宗历代典章制度之沿革。

② 《释名》，训诂书，共八卷，二十七篇，东汉刘熙撰。

五弦、二十一弦、十三弦的不同，看来只是时代上的演变。琴瑟的弦数，今古也是不尽同的。但筑为五弦器之说较古，则古筑曾为五弦，犹古琴亦曾为五弦，殆是毫无疑问的事。

大小呢？

这也应该有今古的不同，不过古筑却不能过大，这里从《荆轲列传》的高渐离故事中便可以得到证明。

高渐离因荆轲刺秦王失败而亡命，“变名姓为人庸保，匿作于宋子”，一日“闻其家堂上客击筑”有所批评，便被他的女主人召去击筑，“一座称善，赐酒”。高渐离念到长久隐藏下去，没有着落，“乃退出其装匣中筑与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这样便使得满堂的宾客都大吃一惊，大家都尊敬他，争着招待他。

我们看，高渐离亡命的时候是“为人庸保”。一个亡命而又做“庸保”的人，他的“装匣”是不能过于长大的。况这“装匣”之中除筑之外还有“善衣”，更可以知道，古时的筑实在也是不能过于长大的。古筑必短小，这也毫无问题。小则不能多安弦，二十一弦不用说是有问题，就是十三弦恐怕也有问题，而和古筑五弦，则可相配合。

鼓法呢？

断然是“击”，《清续文献通考》所说的“轧”，靠不住。不过那“左手握其项，置尾肩上，右手执竹尺”，却是有道理的。因为要那样，才正好便于左手扼，右手打。除此以外的任何方式，打起来都不大顺手。

据上，可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便是：

古筑，五弦，如琴而小，左手执其项，置其尾于肩上，右手以竹尺击之。

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的来加以考核，看它本身究竟是用什么做的，究竟是什么形式，弦的性质是怎样。

《说文》说：“筑以竹曲。”这句话论理应该点断成“筑，以竹，曲。”言

筑这种乐器是用竹做的，其形曲。

《淮南》注的“筑曲”也应该是同样的意思。

既是打击成声，弦就应该是金属弦，如现今的钢琴那样；弦如用丝，那是打不出什么大的声音出来的。《荆轲传》上说的变徵羽声的高音更会打不出。

我从前在日本的时候，在一位日本朋友的家里看见过一种古乐器，是用相当大的半边竹子做成的，长不满三尺，脊上安弦，弦是已经朽了的，只剩下安弦装置。竹身似曾以油类之物涂饰，但仍保存古竹色，虽遭蠹蛀，并不甚烈。一端近底之边缘处有半月形的二孔，左右各一，分明可供手或指扼握。

我现在回想起来，这种乐器，应该就是古时候的筑。是用竹制的，同《说文》的“以竹”合。半竹，由端面视之，适成弓形，则与“曲”字合。只不记忆弦眼是多少了。但这弦眼的多少也无关重要，如数适为五，固足为古筑五弦之证，但如多过于五，亦不能推翻古筑曾经为五弦。

以这半竹乐器为古筑，则便于加铅，高渐离故事“以铅置筑中”，《史记索隐》引刘氏云“以铅为挺，著筑中，令重，以击人”。如筑下为琴瑟式的木匣制，加铅必须损坏木匣。木匣之制在取共鸣，加铅也必须损坏其音色。半竹，则附铅于中而固系之，于器无损，于音亦可无损。由此可知高渐离故事，亦足以证明这种半竹古乐器之为古筑。

更进我还得到一个古画上的证明。

《武梁祠刻石》①有《聂政刺韩王图》，画韩王左脚跪于座上，右脚出座外，左手执剑倚于肩，右手伸出招呼其前之二跪者。跪于前者，置琴样之物于膝上，其弦五，首端在右，尾端在左，右手拊其上，近于尾端，左手执一物，形如短刀。跪于后者，两手在胸前作吹奏状，但无乐器可见。

① 亦称《武氏祠画像》，系东汉石刻画像，在今山东济宁紫云山，有武氏家族墓葬的双阙和四个石祠堂的装饰画。

二人均侧向韩王，后者尤仰。前跪者之直上又画了一人，弓背，右手持剑，微向后曳，左手向前方伸出作势，眼睛则狙觑着韩王。此人头前刻有“聂政”二字。韩王右上方也刻有“韩王”二字。

问题是这跪着的两个人，特别是前跪者膝上的那个乐器——五弦，短小，而有竹尺。

这两人无疑的是乐师，那乐器，我看就是筑了。

虽然聂政的故事里面并没有击筑的成分，但韩王的乐师里面正不妨有击筑的人。

多少有问题的是筑何以置在膝上？何以头端在右，而左手执竹尺？

我看，这也没有什么。因为这乐师还在准备作乐的阶段，并非已经在击奏。

是不是半竹制的呢？虽然看不甚清楚，但看它全身大小如一，便很有可能是竹制的表示。假如是木制，象琴那样，是会有些剡痕的。

1942年6月16日

剧本写作的经过

筑的考证得到了一个眉目之后，我便决心写剧本。

在五月二十六日的日记里，我拟定了一个人物表和分幕表。

人物表里面有秦始皇、赵高、胡亥、蒙毅、夏无且、徐福、高渐离、宋意、家大人（贾德妘）、贾季，预备人物表里面有女怀清、乌氏倮、燕人卢生、韩客侯生、韩客韩众、魏人石生及刘邦（年三十七岁）与戚姬。

因为汉高祖刘邦和戚姬，都善于击筑，故我当初想把他们也加入，但结果是抛弃了。

对于"家大人"的处理使我最感到困难，晓得她是女性，但不晓得姓甚名谁。因此相当苦心地想编一个假名，和"家大人"三字的音相近，于是便想到"贾德妘"，因而把她的儿子便定名为"贾季"。这在后来也抛弃了。索性把女怀清拉出了场，让"家大人"为她的孪生妹，"贾季"也就改成阿季了。

时期选定在秦始皇二十八年东巡郡县。假定他的路线是经由三川、邯郸、巨鹿、东郡、齐郡①而入于琅邪。高渐离所匿作处的宋子，属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九日重庆《新华日报》，题为《〈筑〉序言（下）》。收入《沫若文集》第四卷时，改今名。

① 三川、邯郸、巨鹿、东郡、齐郡，皆秦郡名。三川治所在雒阳（今河南洛阳市东北），一说在荥阳（今河南荥阳县）；邯郸治所在邯郸（今河北邯郸市）；巨鹿治所在巨鹿（今河北鸡泽县东北）；东郡治所在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齐郡治所在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东北）。

于巨鹿，认为他所必经之路。在这样的时地下进行我的分幕。

第一幕　宋子酒家

宋意击筑　无且路过谈荆轲　当场将高渐离捕去　宋意逃

第二幕　琅邪台下

夏无且见秦王　高渐离受审　赵高缓颊　高渐离被矐目

第三幕　同前

赵高与高渐离谈心　引家大人服侍渐离

第四幕　同前

密谋　宋意再出现

第五幕　同前

行刺　家大人夏无且同谋　无且刖足被放

约略这样一个步骤，在五月二十八日开始写，得八页。二十九日继续写，夜将睡时成《荆轲刺秦》之歌。三十日仍继续写，午前得十页。午后因在中苏文协①讲演，停止写作。三十一日草成第一幕。

但在第一幕草成之后，北碚的卢子英②约我去游华鎣山，异常的恳挚，只好把写作中止了同他到北碚。华鎣山结果是没有去，到合川访问了一次钓鱼城的古迹。计自三十一日夜离开陪都，五日又才回来，整整在外面跑了五天。

在外边跑的时候剧本不能写，回来之后，有好几天也不能写。一直到九日又才开始执笔，以下索性抄日记吧。

六月九日——"今日开始写《高渐离》第二幕，然进行颇勉强，欲刻画秦始皇，颇不易。余人太多，如专写一人则欠平衡发展而成

---

① 中苏文化协会的简称。该协会成立于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五日。首届会长孙科，名誉会长蔡元培、于右任、鲍格洛夫等七人。会所设于南京，抗战期间先后迁武汉、重庆等地。

② 卢子英，四川合川人，当时任北碚管理局局长。

木偶。因此竭一日之力仅得六页，仍不甚满意。”

六月十日——“第二幕写了十页左右，颇感濡滞，忽思将原定计划改变，将原定第二幕改为第三幕，原定第三幕改为第二幕。但筹画新第二幕之开始复极感困难，欲写赵高诱导胡亥作恶，但无这番经验，颇不容易。欲利用《韩非子》，翻阅了若干篇，仍无着落。”

六月十一日——“昨晚在枕上将呼卢喝雉想到，今晨起开始写新第二幕，进行颇速，思绪层出，写到后来生了滞塞。人物出场，换来换去，太呆板。对于家大人之处理，始终感觉着不妥帖，赵高写得颇成功，高渐离则因未写，将来恐怕连题目都要改变。落幕究竟如何落法，尚须考虑。”

六月十二日——“续写第二幕，想到始皇焦急，再潜至催促，而使高渐离下场，怀清因而受骗，终幕。第一幕得完成。续前所写旧第二幕，拟改为第三幕者，所写乃登琅邪台观日出，但读去毫无意趣。且怀清夫人受污辱次日复同道登山玩水，对于女性亦视同娼妓，颇觉难安。因想到索性让怀清自尽，以显其贞洁，并衬出暴君之淫诈。第三幕遂决定完全从新编过，作为审判场面，场景不换。已成之十余页全弃，写来颇觉快意，午前竟得二十页左右。午后颇倦，拟看电影《乐音回旋》，希图得些启示，但去已晚，未入场而返。晚上写了数页，不甚惬意，遂作罢。”

六月十三日——“昨晚想到以家大人与怀清作为孪生姊妹，一人双演，剧情可增加曲折。早起写作至九时半，写完第三幕，昨夜所写者废弃六页。将家大人怀清处理得极为满意。使怀贞毁容，渐离去势，如此让其合作，便不致使两人同毁。起初本拟让怀贞忍辱含垢，作为夏无且之妻，而最后出以报复，至此亦无须乎用此下策矣。如此处理乃写到将终幕时忽然想到，数日来对于处理家大人之焦虑乃得一究竟之解决。想到把徐福写成一个假聋子，增加

了剧情，因而第二幕之描写，当略加修改。昨日尚有写四幕即可完结之意，三幕完成后，仍觉非写成五幕不可。第四幕仍在同一景中，写高渐离盲目后之生活。无此一幕，则高渐离真成木偶矣。第五幕写琅邪台成，可不必延到十年之后。（注：原定计划本有将五幕写秦始皇三十七年再游琅邪之意。）……校读一二幕，直至夜深。"

六月十四日——"晨想到《项羽本纪》中之卿子冠军宋义，与宋意殆是一人。读《项羽本纪》数段，惜宋义籍贯未详。而又有子曰宋襄，可使齐，义之年龄必已相当大，且被楚义帝任为上将，亦必素有资望。认为宋意谅无不可。午后抱世英（刚满半岁）在手。一面吟哦，一面草成《白渠水歌》，情调颇适，大可作为《高渐离》之主题歌也。诗成后，灯下继续写作，得七页。"

六月十五日——"夜，将第四幕完成。"

六月十六日——"写第五幕开场，颇费思索。于处理童男童女之退场入场，苦不易恰到好处。午前仅写二页，即成滞塞。……夜饭后对于第五幕之处理，始获得适可之办法。如无阻碍，明日当可完成也。"

六月十七日——"午后三时顷将《高渐离》完成。续写《人物研究》，计得八页。"

1942年6月20日写

人物研究

高渐离

《史记·荆轲列传》："荆轲既至燕，爱燕之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

及荆轲入秦，将发，"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又："秦卒灭燕。——逐太子丹荆轲之客，皆亡。高渐离变名姓为人庸保，匿作于宋子，久之作苦，闻其家堂上客击筑，彷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从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窃言是非。'家大人召使前击筑，一座称善，赐酒。而高渐离念久隐畏约，无穷时，乃退出其装匣中筑与其善衣，更容貌而前。举座客皆惊，下与抗礼，以为上客。使击筑而歌，客无不流涕而去者。宋子传客之。闻于秦始皇。秦始皇召见。人有识者，乃曰：'高渐离也。'秦始皇惜其善击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击筑，未尝不称善，稍益近之。高渐离乃以铅置筑中，复进得近，举筑扑秦始皇，不中。于是遂诛高渐离，终身不复近诸侯之人。"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二年九月十日桂林《戏剧春秋》第二卷第三期，题为《〈高渐离〉人物研究》，收入《沫若文集》第四卷时，改今名。

宋　意

《淮南子·泰族训》："荆轲西刺秦王，高渐离宋意为击筑，而歌于易水之上，闻者莫不瞋目裂眥，发植穿冠。因以此声为乐而入于宗庙。"宋意殆即"燕之狗屠"。

《燕太子篇》："太子客无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脉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阳骨勇之人，怒而面白。……荆轲神勇之人，怒而色不变。"

又《史记·项羽本纪》中有卿子冠军宋义，与意殆为一人，义意音相近，年代亦相若。

家大人——怀贞夫人

前引《荆轲列传》："家大人召使前击筑。"《索隐》引韦昭云："古名男子为丈夫，尊妇妪为大人。故《汉书·宣元六王传》所云'大人'谓淮阳宪王外王母，即张溥母也。故古诗云：'三日断五匹，大人故言迟'是也。"据此可知高渐离为庸保处之主人为女子，然姓名无可考。余因巴寡妇清之故事，而拟之为怀贞夫人，作为孪生姊妹。

怀清夫人——巴蜀寡妇清

《史记·货殖列传》："巴蜀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始皇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耶？"据"女怀清台"之名，疑怀乃巴寡妇之姓。古有怀姓，《左传》定四年有"怀姓九宗"，其居地在晋。宋子亦晋地。此为余发生怀清与怀贞联想之一极微末的根据。

秦始皇帝

详见《史记·秦始皇本纪》，今摘其与本剧有关之数要点如次。

“年十三岁，庄襄王死，政代立为秦王”，故其二十八年适为四十一岁。

“秦王为人蜂准，马目，鸷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尉缭语。）

“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自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办于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旧注“石，百二十斤”），日夜有呈（程），不中呈，不得休息。”（三十四年侯生与卢生相谋语。）

“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并渤海以东，过黄腄，穷成山，登芝罘，立石颂秦德焉而去。南登琅邪，大乐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复十二岁。作琅邪台，立石刻颂秦德，明德意。”

方士徐福

《始皇本纪》二十八年：“齐人徐市（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

又三十五年：“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

又三十七年：“并海上，北至琅邪。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药，数岁不得。费多恐谴，乃诈曰：‘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故

不得至。愿请善射者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

中车府令赵高

《史记·蒙恬列传》：“赵高者诸赵疏远属也。赵高昆弟数人皆生隐宫。其母被刑僇，世世卑贱。秦王闻高强力，通于狱法，举以为中车府令。高即私事公子胡亥，喻之决狱。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当高死罪，籍其官籍。帝以高之敏于事也，赦之。复其官爵。”

《史记集解》于“隐宫”下引徐广曰：“为宦者。”又《索隐》引刘氏曰：“盖其父犯宫刑，妻子没为奴婢。妻后野合，所生子皆承赵姓，并宫之，故云‘兄弟生于隐宫’也。”

案此刘氏之说着一“盖”字，即系推臆之辞，其说别无根据。赵高有弟曰成。有婿曰阎乐，后与共谋害秦二世者，见《二世本纪》，则赵高之受宫刑当在娶妻育女之后。余于其“兄弟生于隐宫”作孪生讲，似较刘氏为合理。要之，赵高实一深心人，其对秦皇父子出以深谋远虑之内部破坏，实为其父母及赵氏复仇也。

胡　亥

二十八年之东巡，胡亥曾从游与否，史无明文，唯三十七年则曾从游。《始皇本纪》：“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少子胡亥，爱慕，请从，上许之。”据此于二十八年亦假定其有从游之事。

《李斯列传》：“始皇三十七年十月，行出游会稽，并海上，北抵琅邪。丞相斯，中车府令赵高兼符玺令事，皆从。始皇有二十余子。长子扶苏，以数直谏上，上使监兵上郡，蒙恬为将。少子胡亥爱，请从，上许之。余子莫从。”《集解》云：“辨士隐姓名遗秦将章邯书曰：‘李斯为秦王死，废十七兄而立今王也，’然则二世是秦始皇第十八子。”

《始皇本纪》:“二世皇帝元年年二十一。”案始皇在位凡三十七年,故知其二十八年时,二世年十一岁。

夏 无 且

《荆轲列传》:“荆轲乃逐秦王,而卒惶急无以击轲,而以手共搏之。是时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荆轲也。……左右既前杀轲,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论功赏群臣及当坐者,各有差,而赐夏无且黄金二百镒,曰:‘无且爱我,乃以药囊提荆轲也。’”《传末》太史公曰:“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又言荆轲伤秦王,皆非也。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

据此足见《史记》所记荆轲事系间接根据夏无且之说。其说与太史公所谓“世言”及《史记正义》所引《燕太子篇》说多不同。太史公以“世言”为“非”,然夏无且所言颇有夸大自炫之处,别无见证,似亦未可尽信。

《武氏祠刻石》有荆轲刺秦刻图二种。其一画一女子横腰抱荆轲,与《燕太子篇》说亦不尽合。要之荆轲刺秦之当时情景,实尚属一疑问也。

蒙 毅

《蒙恬列传》:“始皇甚尊宠蒙氏,信任贤之,而亲近蒙毅,位至上卿。出则参乘,入则御前。”蒙毅乃蒙恬之弟,子婴进谏二世有语云:“今蒙氏秦之大臣谋士也。”据此足知毅实一策士。

李 斯

详见《始皇本纪》及《李斯列传》,唯始皇二十六年兼并天下时其官

尚是“廷尉”。二十八年《琅邪台刻辞》题名为“卿李斯”，三十四年则称为“丞相”矣。其为丞相不知在何年，唯于二十八年则尚未也。

校后记之一

为要改版，我又把这个剧本大大地修改了一遍。特别是第五幕的落尾处，我在最初虽然很费了些心思，但没有得到适当的解决，旧稿是非常勉强的，我现在把它完全改换了。没想出隔了六年竟能得到这个比较满意的收获。

1948年3月28日香港

本篇最初收入一九四九年群益出版社出版的《筑》(第二版)。一九五七年收入《沫若文集》第四卷《高渐离》附录。

校后记之二

这个剧本是一九四二年六月在重庆写出的，送审时没有得到通过。那就是等于被禁止。一九四六年才在上海出版，一九四八年三月在香港校改了一遍。

我写这剧本时是有暗射的用意的，存心用秦始皇来暗射蒋介石。因而对于秦始皇的处理很不公正。秦始皇是一位对民族发展有贡献的历史人物，蒋介石哪能和他相比！

这次改版，我把剧本又整个修改了一遍，把过分毁蔑秦始皇的地方删改了。秦始皇是一位通权变、好女色的雄猜天子，我看是没有问题的。

1956年7月14日北京

〔**本剧注释者**：林明华〕

本篇最初收入一九五七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沫若文集》第四卷《高渐离》附录。

孔　雀　胆

本剧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三年桂林《文学创作》月刊第一卷第六期。

人　物

大理总管段功——年四十岁，后为云南行省平章政事。

梁王巴匝拉瓦尔密——年六十岁，云南行省之首长。

王妃忽的斤——年三十岁，阿盖之晚母。

王女阿盖公主——年二十岁，后为段功之妻。

王子穆哥——年十三岁，忽的斤所生。

参政车力特穆尔——年三十五岁，后为云南行省丞相。

大理员外杨渊海——年五十岁，段功之友，后为云南行省参知政事。

侍医铁知院和尚——年五十岁。

建昌阿黎——年十九岁，建昌酋长之子，为段功所宠爱。

羌奴——年十二岁，段功之女，段功前妻高氏所生。

段宝——年十一岁，段功之子，段功前妻高氏所生。

施继宗——女，年十五岁，阿盖公主之侍女。

施继秀——女，年十三岁，阿盖公主之侍女。

廷臣观音保、驴儿达德、矢拉、苏成，年均四十岁上下。

番将、卫士、宫女各若干人。

婴儿王子一个，初仅满月，后已七个月。

第一幕　通济桥畔劳军

右侧现桥头一座，前手有一碑题“通济桥”三字。桥下为盘龙江之支流，岸边有石栏杆环护，向左绕去，隐没于左手一带黄色围墙之后。围墙前手有山门一道，斜向，额题“觉照寺”三字。门前有石阶数段，阶之左右有石制骆驼卧像各一。正面，门之右侧有山神祠一座。左前方有大柏树一株，有圆形石坛围护其根。

三月初旬时分，桃李花盛开，墙头有红白花枝露出。

幕开，右手远远有一阵军号之声。阿盖公主领施继宗、施继秀二侍女，兴致冲冲地由寺门跑出。阿盖年二十许，着蒙古少女装，手中持芍药花一簇。施继宗、施继秀着汉装，施继宗年十五，施继秀年十三。三人在阶上伫立，张望一会。

施继秀　好一大队人马呢！一定是摩呵罗嵯①段总管②到了！

阿　盖　不会的吧，爸爸都还没有来啦。

施继秀　我要到桥那边去看看，我猜想一定是大总管到了。

（匆忙向桥头跑去，由桥上下场。）

---

① 梵文 Maharadja 的音译，意即“伟大”、“大王”。

② 总管，官职名，始设于北周，元代为地方高级军政长官。

阿盖下阶，施继宗随之，步至后手（即后侧）骆驼石像侧。

阿　盖　我们就在这骆驼背上坐着看吧，你坐在那边。

施继宗扶阿盖，横坐驼峰间，退至前手之驼背相向坐。

军号之声愈近，施继秀由桥头跑出。

施继秀　（喘息着）我看得很清楚，一定是段总管回来了。

阿盖与施继宗自驼背下。

阿　盖　你怎么会断定是他？

施继秀　我看见一大队由前方回来的队伍啦，后面有一员大将骑在一匹高大的白马上，披着一件白色的披风，就跟生在马背上的一样，辨不出是人还是马。而且……

施继宗　啊，那恐怕真是摩呵罗嵯啦。

施继秀　后面还有一个人骑在马上跟着，打着一面白色的大旗，上面绣着红字……

施继宗　你看出是"段"字吗？

施继秀　在风里招展着，看不大清楚，看来好象是"段"字。

阿　盖　那么，一定是摩呵罗嵯了。我爸爸到现在都还没有来，这怎么好呢？

施继宗　是的啦，原说是要在这儿迎接段总管的。

施继秀　不过王妃和公主都在这儿，段总管一定会高兴的。我要进里面去禀报王妃去！（匆忙跑入寺内。）

阿　盖　爸爸上了年纪，做事总不够敏捷。想这一次摩呵罗嵯对于我们梁国，真是重生父母啦。

施继宗　真的，要是没有他，我们怕连性命都没有了。

阿　盖　可不是吗？我们不是差不多都跳进滇池里面去了

吗？你想，那明玉珍① 的兵，就跟潮水一样涌到了我们云南来，一直涌到了这儿的金马山，我们的文武官员净都逃跑了，假使没有段总管从大理带领了他的子弟兵来，我们还能够得救吗？他一来，便把这股潮水给挡退了，而且他一直追赶前去，听说追到了七里关的啦。

施继宗　公主，你看见过段总管没有？

阿　盖　好几年前他来跟爸爸祝寿，我看见过他一次。

施继宗　他是怎么样子的人啦？

阿　盖　我们皇祖成吉思汗② 的像，你是看见过的吗？

施继宗　喏，王宫里不是有？

阿　盖　是的，我看他就有点象我们皇祖成吉思汗。

施继宗　他有那么大的年纪吗？

阿　盖　不，他要年青得多啦。

施继宗　他有多大年纪了？

阿　盖　算起来，现在怕有四十岁左右了吧！

施继宗　听说他的夫人在两年前过了世啦。

阿　盖　（警觉）你听，妈妈他们好象快要出来了。

王子穆哥由寺中唱出，着蒙古装，年十二三岁。

穆　哥　（唱）好个摩呵罗嵯段总管！

哟嚎，哟嚎，哟！

---

① 明玉珍（1330—1366），随州（今湖北随县）人。元末红巾军首领之一。至正二十二年（一三六二年）在重庆称帝，国号夏，在位五年病卒。

② 成吉思汗（1162—1227），名铁木真，古代蒙古族首领。十三世纪初统一蒙古族各部落，建立蒙古汗国，被拥戴为王，称成吉思汗。后被尊为元太祖。

光辉普照锦浪十八川①，

哟嚎，哟嚎，哟！

生擒红巾明二②回云南，

哟嚎，哟嚎，哟！

南家蛮子不敢再造反，

哟嚎，哟嚎，哟！

（在门阶上向阿盖与施继宗即行发问）真是段总管回来了吗，姐姐？

阿　盖　还不知道啦。你听，那军号又吹起来了。

军号之声复起，其声甚近，继之有人马杂沓声。

穆哥跑至桥头瞻望，阿盖与施继宗亦呈紧张之色。

王妃忽的斤自寺门走出，有二宫女相随，三人均着蒙古装。宫女之一怀抱一个满月的小王子。忽的斤年约三十，其装特华贵，头上着一高帽，颇类笾豆之形，高约尺许，上嵌珠宝，色彩绮丽（参看《元后像册》）。施继秀随其后。

王妃立于门阶上，宫女甲、乙分侍于门之两侧。

阿盖与施继宗侧身向之，俯首敬礼。

穆　哥　（自桥头张皇跑来）啊，来了，来了。

王　妃　穆哥，是不是摩呵罗嵯啦？你看清楚了？

---

① 指大理苍山十八道溪水，即霞移、万花、阳、涌、锦、灵泉、白石、双鸳、隐仙、梅、桃、中、绿玉、龙、清碧、莫残、葶溟、南，总称锦浪十八溪。

② 明二，即万胜，黄陂（今湖北黄陂县）人。红巾军明玉珍部下骁将。据《明史·明玉珍传》载，万胜有智勇，"玉珍宠爱之，使从己姓，众呼明二，后乃复姓名。"

穆　哥　（奔至其母之侧）是他，是他，我看一定是他。他穿着一件白色的大披风，头上打着一个白色的包头，还有一个英雄结子，完全跟倮罗① 那样。我看见他从一匹白马上跨下来了，他们向这儿走来了。

王　妃　就只他一个人吗？

穆　哥　有很多的人，都剳在路边上的。前面只有两个兵引着他来了。

王　妃　（自语地）车力特穆尔是跟段功追去的，怎么只是段功一个人回来呢？这可奇怪了。你爸爸又还没有来，今天对于段功不免是有点冷落了。

穆　哥　妈，有你在这儿啦。还有姐姐和我也可以招待他的。

王　妃　好，你们不要说话！你们都好生静静地站着，我看见他的卫兵都走上了那边的桥头了。（向桥头走去）我要去迎接他，使他感受着我们对于他的光宠。（步下门阶。）

穆　哥　妈，我要跟你去。

王　妃　好的。

二人向桥头步去，在舞台正中处站立，施继秀轻轻地步至阿盖身旁。

卫兵二人出现于桥头，见王妃即屈左膝敬礼。

卫兵二人　向王妃殿下敬礼！

王　妃　（略略颔之，以手指挥）你们辛苦了。各自执行你们的职务，不必拘礼。

---

① 亦作卢鹿、罗罗，彝族旧称。

卫兵二人　谢恩。（起立，步下桥头，侍立于两侧。）

参政车力特穆尔出现于桥头，白包头、白披风，脚着芒鞋。披风下露出戎装，佩大刀一柄。见王妃即行礼。

车力特穆尔　车力特穆尔请安！

王　妃　（笑出）啊哈，原来才是你呀。他们都说是段总管啦。

车力特穆尔　（一面由桥头步下）段总管还要后一步，他也很快就要到了。刚才我在路上遇见了国王殿下，他一直赶上前面欢迎他去了。

王　妃　难怪得。我们在这儿净等他，老是不见他来。车力特穆尔，你这一次的功劳可不小啦。听说你亲自把明二都活捉着了。

车力特穆尔　可是这事情还有点麻烦，段功说他不是明二。

王　妃　不是明二？不是来侵犯我们云南的那员大将吗？

车力特穆尔　唉，段总管说他不是。他还说他是建昌①的倮罗酋长的儿子阿黎咧。

王　妃　哦，可是国王已经给你们奏上燕京去了。论功行赏，封你为云南行中书省的丞相，段功为平章政事。②我倒要向你贺喜啦。

车力特穆尔　多荷国王和王妃的栽培，不过恐怕段功不会心

---

① 公元九世纪南诏蒙氏置建昌府，元世祖至元中改建昌路，治所在建安州（今四川西昌）。

② 行中书省，元代于京师附近地区设中书省，于河南、江浙、湖广、陕西、辽阳、甘肃、岭北、云南等地设十一个行中书省，简称行省。　平章政事，元代行中书省设左右平章政事，系行省高级长官，简称平章。

服的。

王　妃　那也没有什么，只要朝廷谕旨下来，任何人都不能够违抗的。我倒很奇怪，你怎么打扮成这个样子？

车力特穆尔　我这是学的段功啦，完全变成倮罗了。啊哈哈哈哈。不过这样的装束，在行军中倒很方便。（向阿盖）啊，阿盖公主，你抱了那么一簇鲜花！可是送给我的吗？

阿　盖　对不住，我是准备送给那认真把敌人赶走了的人。

车力特穆尔　吓吓，你是准备送给段功的啦，是不是？也好，我倒不稀罕这些一晚上就会凋谢了的芍药花，我倒希望你这朵起死回生的押不卢花啦。吓吓吓吓。

阿盖侧目鄙视之。

王　妃　（呈愠色）车力特穆尔，你怎的在我面前放肆？

车力特穆尔　吓吓，岂敢，岂敢。不过我实在是诚心诚意地想做你的女婿啦。

王　妃　你少在我面前说这样的话，不过我看你也怕劳顿了。我们到庙里去休息休息一下吧。

车力特穆尔　是，是，遵命。（指宫女手中所抱之小王子）这就是新添的小王子吗？

宫　女　是啦，刚好满月。

车力特穆尔　让我抱抱看。（接过王子）呵，可爱得很。（亲其两颊后，复将王子授还。）

王　妃　你这两名卫兵可叫他们过桥那边去等着，这儿用不着他们。

车力特穆尔　是。(命令卫士)你们过桥那边去。

卫士应命下。

王　妃　(向其余的人)阿盖，你们可以留在这儿，回头也不必来打招呼，我是自会出来的。

阿　盖　是。

王　妃　穆哥，你也留在这儿……

穆　哥　我是要留在这儿的。我还要看段总管咧。

王　妃　(向宫女甲、乙)你们两个陪我进去。

宫女甲
宫女乙　是。

王妃前行，车力特穆尔随后，在经过阿盖之前，侧首向之作媚态，阿盖鄙夷之。二人入门后，宫女随后。

余人初均侧身俯首目送，待王妃进门后，穆哥即以两手食指翻出左右下眼脸，伸舌作怪状。

静默有间。

穆　哥　(转过身来)哼，捉迷藏去喽。

阿　盖　(制止之)阿弟，你不要乱说！

穆　哥　我没有说什么啦，我是要你们和我捉迷藏。

阿　盖　你总是爱顽皮，妈妈晓得了，会要你的命！

穆　哥　不稀罕，不稀罕，她一定要的话，我就送还她。

阿　盖　(抚慰之)小弟，你听姐姐的话，你不要这个样子，好不？你使我够担心咧。

穆　哥　好姐姐，我不这样了。你不要担心吧，好姐姐，我们来讲点别的故事。

阿　盖　好的，我讲给你听，但你以后千万不要再说妈妈的坏话，不然我就再不给你讲故事了。

穆　哥　我不是说过我不说了吗？

阿　盖　你要发誓，我不相信你的话。

穆　哥　好，我就发誓。……

阿　盖　你发誓啦。

穆　哥　我要是再说，我就……被孔雀吃进肚里去！

阿　盖　你真是调皮！

穆　哥　好说，姐姐，她老是虐待你啦。而且……

阿　盖　（急制止之）你还要说？

穆　哥　她还欺负爸爸。我实在气不过。

阿　盖　你老是说这样的话！好，你说，你说！我不睬你了。（生气，向桥头走去。）

穆　哥　（追去，执其姐姐之衣袖）姐姐，我不说了，我不说了，你别要生气。

阿　盖　你为什么总是不听我的话呢？

穆　哥　我听你的话，我听你的话，我以后要装一个哑子。（以两手掩嘴）还要装一个瞎子。（以两手蒙眼）还要装一个聋子。（以两手蒙耳）还要装一个鼻子不通，大肿伤风。（以两手蒙鼻。）

阿　盖　（嗤的一声笑出）你能够那样，真是再好也没有。

穆　哥　好，好，你给我讲故事吧。只要你讲故事，我什么都肯。——哦，你听，又有军号在响了！

继闻军歌之声。所唱者乃段功所自作之军歌。

去时野火遍山赤，凯歌回奏梁王怿。

自冬抵此又阳春，时物变迁今又昔。

归来草色绿茸茸，萌芽甲折何生意！

杜鹃声里日如年，好归去！

在军歌声中穆哥急忙跑上柏树坛上去张望，继复登上柏树的枝头。

穆　哥　啊，看见了，看见了，爸爸和另外一位穿黑披风的人都下了马了。……他们被好些人簇拥着，都向这儿来了。……好多的人马呀！……有象呢，还有驼骆呢！……在后面跟着一大队。……

阿　盖　（急忙回至树下）小弟，你快下来，跌倒了怎么办？

穆　哥　不，我不下来，在树上好看。

阿　盖　人都来了，你何必在树上看呢？爸爸到了的时候，你来不及下来的。

穆　哥　好吧，你们站开些，我要一步跳下来。

阿　盖　要不得，你会跌着的。

施继宗、施继秀亦步至树下。

施继宗
施继秀　（同时）会跌倒的啦，殿下。

穆　哥　你们不要我下来吗？那我就不下来。——哦，他们已经上了桥了。爸爸是走在前头，后面跟着那位穿黑披风，打黑包头的大汉。一嘴都是胡子啦。啊，真象皇祖成吉思汗！那一定是他，一定是他，……（开始唱出）

好个摩呵罗嵯段总管，

哟噫，哟噫，哟！

光辉普照锦浪十八川，

哟噫，哟噫，哟！

生擒红巾明二回云南，

哟噫，哟噫，哟！

南家蛮子不敢再造反，

哟噫，哟噫，哟！

三人在树下甚呈焦灼之态，一面顾虑着穆哥，一面又关心着桥上的来人。但在穆哥唱歌声中，梁王与段功已步出桥头。梁王年六十，须发皆斑白，其装束与忽必烈①遗像相似。段功如穆哥所述，因在军中日久，胡须蓬生。左耳着一大耳环。披风之下戎装佩剑。腿部有护甲，脚着芒鞋，状甚英武。其后尚有段功部下杨渊海及梁王侍臣驴儿达德、观音保、矢拉与警卫等相随。

阿　盖　（惶急）爸爸他们都来了！

梁　王　（站在桥头）你们在那儿唱歌吗？

阿　盖　小弟爬到树上去了。……

穆　哥　我要跳下来。

梁　王　那可要不得，弄得不好，会把脚跌断。（回顾）你们哪一个去把他接下来吧！

段　功　（匆促向树下走去，甚为飒爽）王子，我段功来接你下来！

穆　哥　好啊，我真高兴。

---

① *忽必烈*（1215—1294），元世祖名，公元一二六〇——一二九四年在位。至元八年（一二七一年）定国号为元。至元十六年灭宋，统一全国。

段功在树下张开两臂，穆哥跃入其怀中，紧抱其颈。段功抱之至舞台中部。

梁　王　（笑容可掬）看见你们这样的情景，连天上的太阳都要笑出眼泪来了呵。穆哥，你赶快下来。

穆　哥　啊，我真高兴，我还要摩呵罗嵯抱我一会。

梁　王　（缓步下桥）你不要太纠缠了，段总管在路上很辛苦了，我要让他休息休息一下。

穆　哥　好的，好的，我不再胡闹了。

段功将王子放下。

梁　王　段总管，我这个小儿，你五年前是看见过的。你看，他是长得更顽皮了，是不是？

段　功　穆哥王子，真是天真活泼，可爱得很。

余人陆续下桥，侍立于桥之两侧适当地位。

梁　王　（指阿盖）还有我这个女儿，你也是看见过的，她也长得这样大了。

段　功　这就是阿盖公主吗？（准备行礼。）

梁　王　（指阿盖）阿盖，你们怎么不先向段总管行礼啦？都呆了吗？

阿盖忙将手中芍药递予施继秀，向段功行礼，段功同时答礼。

穆　哥　摩呵罗嵯，我也向你敬礼啦。（行礼。）

段　功　（答礼）啊，王子，你真活泼，你将来一定要成为拔都①

① 拔都（1209—1256），成吉思汗之孙，钦察汗国建立者。一二三五年率军西征，直达勃列儿（今波兰）、马扎儿（今匈牙利）等地。

大元帅第二的。

穆　哥　嗯，摩呵罗嵯，你还不知道呢，我的姐姐说你象我们的皇祖成吉思汗。

阿　盖　（略带羞涩）小弟，你！

梁　王　（笑）哦，这一说，倒是真象，真象，不仅面貌象，连精神也象啦。

段　功　那会折我的福了。

穆　哥　嗯，我还要告诉你啦，我姐姐的那把芍药花，你猜，是要送给什么人的？

阿　盖　（目之）小弟！

穆　哥　嗳哟，嗳哟，姐姐，你既折了来要送给段总管，又怕什么呢？继秀，你拿给我！（从施继秀手中受花）我来代替姐姐献花。（向段功献花。）

段　功　（略略踌躇）真是公主要送我的吗？

阿　盖　（羞怯）我们没有什么可以表示敬意的。

段　功　（受花）啊，那我真是光荣得很。我很感激，我很多谢。（再向阿盖行礼，阿盖亦回礼。）

梁　王　（甚为高兴）阿盖，你这项礼物，倒比我所想到的礼物更有意思啦。段功，你这一次的功劳真是大到无以复加，我们实在想不到什么适当的礼物来报酬你。你把我们梁国救了，把我们一家人救了。你是我们云南人的重生父母，我就把全部云南送给你，都觉得太轻微了，没有你的功劳万分之一的重。我虽然奏明了朝廷，拜你为平章政事，但那样的官职，比起你的功劳来，真是只有

芝麻大点啦。

段　功　殿下，你太把我夸奖了。

梁　王　不，我实在嫌我的嘴生得太少，又嫌我的年纪活得太老。假如我有得一千张一万张的嘴，假如我能活得一千年一万年的寿命，我要时时刻刻象诵经一样，称颂你的功德。

段　功　殿下，殿下的寿数是万年无疆的，不过殿下对于我的褒奖是太隆重了，我怕我的背脊骨就要折断了。其实这一次的胜利，并不是我段功的功劳，而是云南老百姓的功劳。没有老百姓的帮助，我们是绝对没有办法的。云南的老百姓起初是很欢迎明二的，假使明二能够象他们在四川境内一样，不乱抢，不乱杀，不失掉云南的民心，我要直愎地说：连我都是要拥护他的啦。

梁　王　是的，你说得很好。我现在要唐突地问你一句啦，段功。

段　功　大王有什么咨询，我是知无不言的。

梁　王　没有别的，我只想问问你的家事。听说你的夫人已经过世，是真的吗？

段　功　是，拙荆高氏已经过世三年了。

梁　王　你怎么还不续弦咧？是不是已经有了聘定呢？

段　功　还不曾考虑到。因为拙荆高氏留下了一儿、一女，长女羌奴已经满了十二岁，儿子段宝也快十一岁了。为了一对儿女，我不很希望使他们再失掉一次母亲。

梁　王　你这意思是……

段　功　照一般的经验说来，凡是做晚母的人是不容易称职的。

梁　王　哦，我明白了。假使有得一位贤淑的女子，能够使你的儿女感觉着就和自己的亲生的母亲一样，那你便会续弦，是不是？

段　功　大王你思虑得很周到。

梁　王　这事情我是很有经验的：因为我正是一个过来人啦。不过我还要冒昧地问你一句。

段　功　请大王不要顾虑。

梁　王　你觉得我的女儿的性情怎样？

段功准备回答，但有些踌躇。

梁　王　（插断之）不过只见得一两面，当然也是不容易判断的。可你在外面是不是听见过一些风评？你可以把你所听到的和所看见的，品衡品衡一下。

段　功　要请大王和公主恕我的冒昧。

梁　王　你也不要客气啦。你就把她说得很坏很坏，我也不会生气。希望你坦坦白白地照着实在的话说。

段　功　我们在大理早就听说公主十分贤德；到了云南来，又听见外边都在说，公主是起死回生的“押不卢花”。

梁　王　（含笑）外边有这样的说法吗？

段　功　有的，就是车力特穆尔参政也常常在我面前这样夸讲的。

梁　王　那么，据你现在看来是怎样呢？

段　功　要请再恕我的冒昧……

梁　王　你丝毫也用不着顾虑。

段　功　（略略踌躇）我觉得外边——外边的风评有点不大相称。

梁　王　（略现失望）哦？

段　功　据我看来，公主倒不是一朵花，而是一位可尊敬的人。

梁　王　（大笑）啊哈哈哈哈，妙哉，妙哉！我没有想出，你还这样的善于辞令。可是我还是要把阿盖当成一朵花看，因为女儿原是一朵花啦。没有毒的花原是很可爱的，有时候连我们人都赶不上的。段功，你觉得怎样呢？我的女儿送了一簇芍药花给你，我现在也打算把我这朵押不卢花送给你啦。

段　功　（有些惶恐）大王，我不敢作这样的非分之想。

梁　王　哎唵，你不要客气。我可要问问我的女儿了。阿盖，你觉得怎样啦？

阿盖在梁王与段功谈话之间，久已不胜其羞涩，经此一问，满脸涨得通红，一纳头向寺门跑去。但在寺门口不期与王妃相遇。王妃与车力特穆尔及宫女鱼贯而出。

王　妃　（责阿盖）你怎这样的慌张！

阿盖住脚，立于门次。王妃与车力特穆尔下阶。宫女在门阶上适当地位侍立。

梁　王　（见妃）啊，忽的斤呀！你来得恰好。段功回来了。你来见见他吧。

段　功　（向王妃敬礼）敬候王妃殿下万福。

王　妃　（略略答礼）段总管，我恭贺你啦。你建立了这一次的大功，国王已经奏封你为平章政事了。

段　功　多谢国王和王妃殿下的恩被。

梁　王　其实小小的这点从一品的官儿是不足重视的。唵，忽的斤，我想来你也一定会高兴。我觉得段总管这一次的功劳实在是太大了，他救了我们云南的老百姓，也救了我们一家子人，我实在找不出适当的东西来报酬他。我刚才正在这儿说起，我要把我们的女儿阿盖，许给段总管。就这样让我们结成父子的亲谊，在我是十分心满意足的，你觉得怎样？

王　妃　（含笑）段总管是怎样呢？怕委屈了吧？

段　功　殿下，我不敢妄冀非分。

梁　王　唉呃，我是有经验的人，他这样谦虚，就是表示满意喽。

王　妃　（笑）哦哈哈，阿盖又是怎样呢？

梁　王　你还没有看见她吗？我刚才一提到这话的时候，她就羞得满面通红，一纳头，就跑去碰着了你。你不记得我从前向你求婚的时候了吗？那时候你不是也羞答答的，一纳头便倒向了我的怀里？唉，那是因为没有人在我们的面前啦。有人在面前的时候，就只好红着脸跑开，一个人去藏着私下高兴的。（见阿盖向寺内隐去）哦，你看，你看，她跑去躲起来了，那就是千肯万肯的表示了。好，我就这样的决定了，今天是很好的日期，我们在这儿的东寺欢迎了段总管的凯旋，回头我们回到城里去，便举行洞房花烛

的喜事。（回顾施继宗、施继秀）你们去把我的意思告诉公主吧，说不定她还在那门背后藏着的。

穆　哥　让我先去看。（飞跑入寺内。）

施继宗、施继秀鞠躬后向寺内走去，但未走到寺门，穆哥忽然由门口出现。

穆　哥　（大声地）姐姐果然藏在这门背后，我一来，她就跑了。一个面孔就象一个红花瓶，两只耳朵都涨得通红了。（说罢返身入内。）

施继宗、施继秀亦向寺内隐去。

梁王大笑，余人均莞尔，独车力特穆尔有啼笑皆非之感。

梁　王　好了，好了，这事情就完全决定了。

车力特穆尔　（故作镇静）今天真是双喜临门，实在是很值得庆贺。不过我们天朝的律法似乎和刚才的决定有一点儿抵触。

梁　王　哦，车力特穆尔你的意思是？

车力特穆尔　我们天朝的律法，蒙古与蒙古族外的人是不通婚姻的。

梁　王　这倒是值得考虑的啦。

车力特穆尔　是的，大王，这实在是值得考虑。大凡一件事情，假使轻率地决定了，后来往往会追悔不及，弄出一些悲惨的结局来，一直到不可收拾。尤其是婚姻大事，我觉得应该慎重了还要慎重。

梁　王　你的意思很是周到，我很感谢你。不过问题还是要看究竟是不是有这么一条律法。（指廷臣之一）驴儿达德

你说吧，天朝是不是有这么一条律法呢？

驴儿达德　唉，好象是有这么一条，好象还是皇祖成吉思汗定下来的。

梁　王　（微笑）哼哼，你是一个好象派。（再指其他一人）观音保，你呢？

观音保　是有这么一条律法的，不过不是皇祖成吉思汗定的，好象是世祖忽必烈皇帝定下来的。

梁　王　（仍微笑）你是半个好象派，（指第三人）矢拉，你说说你的意思看？

矢　拉　（坚决地）是有这么一条律法，而且确确实实是世祖忽必烈陛下定下来的。

梁　王　（笑出）哈哈哈，你是完全不象派。你们这些宝贝，不知道究竟读过一两本书没有？天下本来是一家。远的且不必说吧，就是到了我们本朝，南宋的幼主北上之后封为了瀛国公①，还招为了驸马啦。而且方今天子妥欢帖睦尔②陛下据说就是瀛国公的儿子呢。你们说吧，要是蒙古人不同族外通婚，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咧？

诸人均无言，面面相觑。

梁　王　好，我对于这件事情认为是没有再考虑的必要了。方今天下一统，更不好在这些地方来分彼分此，就算是有这样一条律法吧，到了现在都应该把它来废除，何况是根本

① 幼主，指南宋恭帝赵显（1270—1329）。德佑二年（一二七六年）元兵陷临安（今杭州）时被俘，送至大都（今北京）后降元，世祖赐封其为瀛国公。

② 妥欢帖睦尔（1320—1370），元顺帝名，明宗子。

没有呢！车力特穆尔！我多谢了你的关心。不过我却关心着另外一件事情，倒很想把它来弄得一个水落石出。(略顿)唉，就是你生擒明二的那一件啦。因为我已经禀报上朝廷去了，要是不是明二，那就成为了诳报军情，而且还是一种欺君罔上的行为，我们非得立刻补报更正不可。(向段功)段总管，我想把他叫到这儿来，当面审问一下，他的伤是已经好了吗？

段　功　是的，他已经能够走路了。

梁　王　(向桥头卫士)那么，你们走一两个人去，把那明二传来。

段　功　杨渊海，你去把他带上来吧。

杨渊海　是。(随带二卫士由桥头下场。)

王　妃　(向梁王)巴匝拉瓦尔密，我看你站得太乏了，你何不到那边去坐坐？(指柏树之坛。)

梁　王　好的，我们一道去坐坐。

梁王、王妃就座。

梁　王　唉，车力特穆尔！

车力特穆尔　有。

梁　王　你禀报回来的时候，说是“生擒了明二”；究竟是根据什么的？

车力特穆尔　我是根据千真万确的物证。因为我捉着他的时候，我看见他的盾牌的背面有“明二”两个字的铭章，头盔和铠甲上也有“明二”两个字的铭章，宝剑的把子上也有“明二”两个字的铭章，差不多全身都是“明二”。

梁　王　就只差他的身上没有刻着“明二”两个字，是不是？

车力特穆尔　唉，人是服装造成的啦，殿下。

梁　王　好的，（回向段功）你又怎么晓得他不是明二呢，段功？刚才你在路上没有说得十分详细。

段　功　我是凭那人的口供和外貌来判断的。回头他来的时候，大王一眼就可以明白了。他还是一个年不满二十的青年，而且根本就不是汉人，怎么说得上是明二呢？明二是明玉珍部下的骁将，他是黄陂的人，年纪已经四十多了。而且，一军的统帅受了伤，便被人抛弃在路旁，那也不近情理。所以我认为这是明二的缓兵之计，所谓“金蝉脱壳”。

梁　王　唔，你说得很有道理。

车力特穆尔　可是一个人的年纪你是不能够专从外表来判断的。并且他自已说不是明二，你就能够相信他不是明二吗？

梁　王　你们不必争论，回头一看，大家就可以下一个公平的判断。你说他是明二，自然是有你的根据，但是段总管说他不是明二，我想来也不会是毫无根据的。认真说，在我自己，倒希望他真正是明二啦，唉，不过，哦，他们好象都已经来了。桥上有人在走动了。

杨渊海由原道上。其后为建昌阿黎，即伪“明二”，被二卫士拥着，出现于桥头。阿黎年约二十，身着囚衣，赤足，两手反剪，头上有椎髻。

杨渊海　（在桥头屈左膝）启禀大王，明二解到。

梁　王　你叫他们把他带上来。就让他坐在那儿地面上好了。(指舞台正中处。)

杨渊海　(起立)是。(指挥卫士)你们把他带上去。

卫士引阿黎下桥，使之就座于地。复退至桥畔侍立。

梁　王　这还是一个小孩子啦，怎么也还不会上二十岁的。(回问其妃)忽的斤，你说是不是？

王　妃　(略略颔首)你还是详细地问问他看。

梁　王　你这个俘虏，我问你，你是明玉珍的兄弟明二吗？

阿　黎　我不是明二，我是建昌的倮罗阿黎，我的父亲是建昌的酋长。

梁　王　你有多大年纪了？

阿　黎　我十九岁。

梁　王　你怎么又到了明二的军队里，冒充起明二来了呢？

阿　黎　因为明玉珍另外还派遣了一支大兵来攻打我们建昌，带兵的大将叫着邹兴。父亲要我到播州①各地的蛮洞里去求救，没想出在路上却被明二的军队把我捉着了。明玉珍的军队在四川境内是不乱杀人的，因此他们也就没有杀我。我跟着他们到了云南，明二时常把我放在他的身边，要我教他各种的番话。最后他们打败了仗，一直逃到了七里关，我的两只大腿上都受了箭伤，走动不得，追兵又来得很紧，明二便叫人把我装扮起来，把我丢下了。沿途还丢了不少的辎重和金银财宝啦。

---

① 古地区名，元时领有黄平府、乌江等三十三地，即今贵州遵义一带。

梁　王　唔，这话是很近情近理。（回顾车力特穆尔）车力特穆尔，看来你是完全中了明二的计。忽的斤，你觉得怎样？

王妃没精打采地微微点头。

车力特穆尔　是，那么殿下，请你处治我的诳报军情之罪。

梁　王　不，你也不必兴奋。擒着了明二，固然是再好也没有；不过即使没有捉着明二，你们的功劳也就不小了。我只好再照实向朝廷补报上去，我想朝廷方面也不会怎样申斥你的。只是这个阿黎，应该怎样处分他呢？

车力特穆尔　他跟着明二来侵犯我们云南，他是一名奸细，请把他斩首示众！

梁　王　（向段功）你的意思是怎么样？

段　功　我觉得这个孩子倒还有一片的天真，我想请大王饶恕他的活命，将来建昌一带的人或许会感恩怀德。饶恕一个人可以表示恩德，杀掉一个人不足以表示威武。象明玉珍和明二都还知道以不杀人来收揽人心，大王何必一定要杀一个手无寸铁的小子呢？所以我想请大王饶恕了他。

梁　王　唔，说得很有道理，我听从你的话，就把这建昌阿黎放在你的监管之下，你也可以教导教导他，看他真正是好人的时候，不妨把他放回原籍。

段　功　多谢大王的厚爱。

梁　王　（指卫士）你们来，把他带下去。

建昌阿黎至此向梁王匍匐敬礼，被二卫士拥下。

梁　王　（回顾段功）段功，那位杨渊海是什么人？（向杨渊海指

出。）

段　功　那是大理的一名员外，是同臣下一道由大理出来的。我很得力他。他不仅长于文笔，会做诗，而且还会打仗，不怕死。

梁　王　哦，那是难得的一位文武全才啦。杨渊海，你到这儿来。（以手招之。）

杨渊海　（行至梁王前）敬候殿下的指命。

梁　王　我要重用你啦，杨渊海，车力特穆尔的参知政事出了缺，你就递补他的地位吧。我回头就要禀报朝廷。

车力特穆尔及侍臣等均呈不悦状。

杨渊海　多蒙大王的提拔，不过我杨渊海是一介野人，从来没有受过朝廷的一官半职，现在突然受着这样的异常的恩典，自己实在是感觉着不能胜任。参知政事的高位，请大王留来任用别的有功的能员吧。

车力特穆尔等闻此，不觉喜形于色。

梁　王　我看你不必推辞，你的功劳还算小吗？你们这一次的胜仗救了梁国，救了云南，实在是没有适当的东西可以报答。

杨渊海　小臣实在感觉着不能够胜任。

梁　王　唉呃，我看，你不必再推辞了，而且我还要拜托你一件事情，希望你也能够担任。

杨渊海　大王有什么驱使？

梁　王　今天我们云南和大理联婚，但还缺少一位月下老人，所以要请你在参知政事之前，还要参知婚事。

车力特穆尔等一喜一忧，至此均不觉愕然。

杨渊海　（鞠躬）小臣是十分荣幸。

梁　王　（起身）好的，我多谢你啦，杨参政，一切都要算是天从人愿。我们现在可以进庙里敬敬香，回头就赶着回城去准备喜事吧。

王　妃　（亦起身）我看，我同车力特穆尔可以先回城去一步。因为车力特穆尔刚才已经敬了香，我们先回去也可以早一点儿准备。

梁　王　那样更好，就请你们先回去吧。

王妃先行，梁王送之至桥头。二宫女随其后。

车力特穆尔　（行至段功之前打拱）平章公，祝你事事如意，事事如意。可你不要忘记啦，回头应该把胡子剃掉。（作手势。）

段功亦打拱，但无言。

——幕徐徐下

闭幕后，军歌之声复起，歌辞见上。

第二幕　梁王宫之后苑

屋后临池之高台。正左右三面均有曲折的回栏，栏外有竹木丛生。正面回栏如凸字形突出在其直折处左右各有阶道，可上下。其下为池水。池中有洲岛。如方便时可于岛上设一大铁笼，养孔雀一对于其中。台前右手有柏树一株，下有假山石可供倚坐。树左矮长桌一条，纵置。桌上敷波斯毡毯，其上放一汉代博山炉①。桌前桌右及左后隅各置鼓形矮圆凳一，柏树后有行炉、水壶之类，炉甚小，所谓“红泥小火炉”也。又其后有一高案，上置凉橱，中盛果品诸事。台前左手有竹丛，在左后隅处横放一靠床，后面靠近栏杆。床上亦面华贵毡毯。其侧近亦有矮凳数具。其余隙地可放置各种菊花之盆栽，或置于地面，或置于架上。一切布置均须精巧华奢，而杂以异邦风味，最好以宋、元人画面作参考。

幕开，梁王妃装束如前，唯不戴高帽，横陈靠床上指挥宫女甲、乙二人从事布置。宫女甲扇火炉，宫女乙以火正燃烧博山炉中之香料。

王　妃　（徐徐自靠床坐起）哦，我还忘记了关照你们，茶叶你们是拿了哪一种来的？

---

① 供焚香用，盖形似山，上雕羽人、走兽，多为青铜制，亦有陶制，盛产于汉、魏晋时代。

宫女甲　（回身）我们拿来的是福建出产的武夷茶呢。

王　妃　对了，那就好了。国王顶喜欢喝这种茶。尤其是喝了一两杯酒之后，他特别喜欢喝很酽的茶，差不多涩得不能进口。这武夷茶的泡法，你们还记得？

宫女甲　记是记得的，不过最好还是请王妃再教一遍。

王　妃　你把那茶具拿来。

宫女甲起身步至凉橱前，由橱中取出茶具和茶筒，复至王妃处，置于榻旁矮凳上，移就之。茶壶、茶杯之类甚小，杯如酒杯，壶称“苏壶”，实即妇女梳头用之油壶。别有一茶洗，形如匜。容纳于一小盘。宫女乙亦走近王妃侧。

王　妃　在放茶之前，先要把水烧得很开。用那开水先把这茶杯、茶壶烫它一遍，然后再把茶叶放进这“苏壶”里面，要放大半壶光景。再用开水冲茶，冲得很满，用盖盖上。这样便有白泡冒出。接着用开水从这“苏壶”盖上冲下去，把壶里冒出的白泡冲掉。这样，茶就得赶快斟了，怎样斟法，记得的吗？

宫女甲　记得的。把这茶杯集中起来，提起“苏壶”，这样的（提壶作手势）很快地轮流着斟，就象在这些茶杯上画圈子。

穆哥与段宝各持一钓竿，由左前方喊杀而上。段宝乃段功之子，年十一岁。

穆　哥　杀呀，杀呀，方国珍①！

---

① 方国珍（1319—1374），台州黄岩（今浙江黄岩县东南）人。以私贩海盐为业。因杀地主逃亡海上，聚众数千人，反官抗元；后受元朝赏赐，与红巾军为敌。元至正二十七年（一三六七年）降朱元璋。

段　宝　杀呀，杀呀，韩林儿①！

王　妃　（叱止之）穆哥！你们在闹什么？

穆　哥　（与段宝俱止步）我要带着段宝宝去钓鱼。

阿盖率羌奴、施继宗、施继秀匆匆由左前方上。羌奴乃段功之女，年十二岁。

阿　盖　妈，你一个人在这儿劳神吗？好不好让我来做一点事情？

王　妃　阿盖，不，你现在不同了。你现在是我们王府里的显客，不比从前了。你爸爸是不是快要出来了？

阿　盖　恐怕还有一阵吧。好些客人都还在闹酒咧。穆哥同宝宝要去钓鱼，所以我就陪着他们出来了。

王　妃　那很好，你们去闲散一下吧。

穆　哥　那么，我们就去喽！（携段宝手）走，宝宝，我们还得去找蚯蚓咧。

穆哥、段宝即向后栏走去。

阿　盖　（向施继宗与施继秀）你们两个人赶快跟着去，不要让他们跌进池子里去了，水很深啦。

施继宗
施继秀　是。（跟上穆哥、段宝，同向右侧阶口下。）

王　妃　阿盖，你也带着羌奴一道去吧，这儿已经布置停当了。

---

① 韩林儿（？—1366），栾城（今河北栾城县北）人。红巾军领袖韩山童之子。山童死后，他率领中原红巾军坚持斗争，元至正二十三年（一三六三年）失败。

阿　盖　我忽略了一下，早就应该出来代替妈妈的。

王　妃　你不必客气啦，你是我们的显客。尤其在今天，你们还是第一次来同外公拜寿的，你们送来的寿桃、寿饼，我通搬出来了，放在那个行橱里面。（指右侧高案上之凉橱）我想你爸爸一定是喜欢吃你们送来的礼物的。

阿　盖　我们送来的礼物实在太菲薄了呵。羌奴的爸爸本来是拜托了杨渊海参政从大理带些礼物回来，可他到现在都还没有赶到。

王　妃　你们的礼物已经够多了，不要太费事啦。杨参政告假回去，不是已经很久了吗？

阿　盖　是的，已经一个月有多了。大约他就在这一两天总会回来的。

王　妃　那羌奴们一定很高兴喽，从大理又有很多东西带来啦，羌奴，你来，你来，今天外婆还没有送点东西给你啦。（顺手从颈上取下一个金锁如意）我就把这个给你吧。

羌　奴　（行至王妃前敬礼）多谢外婆。

王　妃　（为之戴上）刚合式。这孩子长得真好。（向阿盖）今年只有十二岁，是不是？

阿　盖　是，已经满十二岁了。

王　妃　看来差不多就有十五六岁的样子啦。小宝宝也肯长，穆哥比他大两岁吧，他们差不多也一样的高。

阿　盖　他们爸爸很关心他们，一切饮食起居都很注意，因此听说自幼就很少生病。他们到这儿来也快半年了，我也还没有看见他们生过一次病的。

王　妃　那很好。你就带着她去看穆哥他们去吧。回头你爸爸出来的时候，我派人来关照你们。

阿　盖　那么，我就去看他们去。

王　妃　好的，好的。

阿盖与羌奴由后栏左阶下。

宫女乙　我有点不大明白，为什么斟茶的时候要那样画圈子呢？一杯一杯地慢慢斟满不可以吗？

王　妃　那样便有先淡后浓的不同。你们去瞧瞧，那边好象有什么人来了。（向右前方指出。）

宫女乙向王妃所指方向走去，张望。

王　妃　你把这些收拾下去。

宫女甲将茶具等仍收还橱中。

宫女乙　（回报）是丞相车力特穆尔来啦。好象有点醉的样子。

车力特穆尔佯醉，偏偏倒倒地由前方上，走至柏树前，即以手扶树干作欲呕状。

车力特穆尔　唉，……

王　妃　你不要在那里乱吐吧。你们赶快去扶着他，向那边去吐。

车力特穆尔　我，我，我没有醉。我，不吐，不吐。

宫女甲、乙扶之至右侧栏杆，即俯身其上以手指掐喉而大呕吐。

王　妃　（起立，走近树下矮桌）幸好把你扶开了，还在说不吐，不吐。巴匝拉瓦尔密回头就要到这儿来饮茶的，给你吐得一塌糊涂，那才叫费事啦。（就座于左后隅凳上。）

车力特穆尔　我没有醉，我实在没有醉。不信，你看我走点路给你看，你们不要搀着我。（将宫女甲、乙手撇开，独自踉跄而行，为假山石所绊，几至跌倒。）

宫女甲、乙复进前扶之。

车力特穆尔　唉，你们这些混账石头，简直没有眼睛，不认识我车丞相了吗？

王　妃　（笑）我看你醉得实在有点样子了，你还是早点儿回去休息吧。

车力特穆尔　不，我还有要紧的事，要紧的事，要同你谈谈的。你，你要我找的东西，我现在……

王　妃　你不忙说吧，你坐下再说。（对宫女）你们让他坐在那儿。（指对面坐凳。）

宫女甲、乙扶车力特穆尔就座。

车力特穆尔　哦……（复微作呕吐之状。）

王　妃　你还要吐吗？

车力特穆尔　不，我现在舒服得多了。

王　妃　（自怀中搜出一纸包）我这儿有蔻仁，你咬它一两颗吧。

车力特穆尔　（接受）好的，好的。（投一二颗入唇。）

王　妃　（命宫女甲、乙）你们赶快进去看看，假如国王有出来的模样，赶快走一个人来通知我。

宫女甲、乙应命下。

王　妃　（静默有间）你现在好得一点吧？

车力特穆尔　好得多了，好得多了。这蔻仁我还你。（交出，趁王妃接受时，即握其手吻之。）

王　妃　你别胡缠，给人看见了！（脱手，将纸包揣入怀内。）

此时施继宗在后栏右侧阶道上露出头面，但即迅速缩回。在栏外掩藏着，时隐时现地窃听。

车力特穆尔　我把你要的东西弄来了。（以手探怀内。）

王　妃　（急制止之）不，你别忙，阿盖她们刚才下池子那边去了，你等我去看看来。（行至后栏探望，但未发觉施继宗，即退回原处就座）你拿出来吧。

车力特穆尔　（从怀中取出一个小磁瓶）这是我叫铁知院替我找到的砒霜。

王　妃　（接受）你把声音放小一点吧。

车力特穆尔　段功送来的东西呢？

王　妃　我都放在那橱子里面了，你看吧，都是一些寿桃、寿饼。（指示凉橱。）

车力特穆尔　有没有乳扇和乳饼？

王　妃　有的，有两大盘。

车力特穆尔　那很好，你就把这砒霜，拿来淹在那上面，把一两片特别多淹一些。穆哥王子是顶喜欢吃乳扇和干饼的，回头你找个机会让他吃，他如果中了毒，那我们就算大功告成了。

王　妃　那老头儿呢？不让他吃？

车力特穆尔　不，我们还要留着他来除掉段功咧。老头儿对段功的信赖也不比从前了，这不用说，是你我这半年来的成就，不过那老糊涂还是在踌躕，不相信段功真正会有什么野心。我们今天就得把他这最后的一点踌躕给他

打破!

王　妃　你小声点吧,我耳朵又不聋。

车力特穆尔　好，那你就这样。但你千切不要让段功的儿女们吃,他们今天是来了的啦。

王　妃　刚才阿盖带着他们下那边去了,穆哥也一道去了。你等着,好象有什么声音,我再去看看来。

施继宗此时在栏外显出,复急忙缩回。

王妃走至栏侧张望一回之后,复归原位。

车力特穆尔　你千万不能让他们中毒，因为下毒的人是不会毒死自己的儿女的。

王　妃　那么,你为什么要让我毒死我亲生的儿子?

车力特穆尔　唉,你好聪明,连这一点都不知道吗?因为那样便愈见得毒药不是你下的了。你是明白，我们的关系穆哥很清楚;而且穆哥不死，王位便落不到小王子的名下来。小王子和我很相象，我相信那一定是我车力特穆尔的血脉啦。

王　妃　阿盖呢?你说。

车力特穆尔　我看你最好也不要让她中毒。

王　妃　哼,留给你好受用,是不是?好让你又怂恿起她来毒杀我,是不是?我同你讲,我什么事情都可为你牺牲,可是你对于阿盖始终迷念着,这点我是不能容忍的。

车力特穆尔　你何必一下就那样生气呢?(又作欲呕状。)

王　妃　哼,我总要让你知道一点好歹,你不要以为女人是可以随意玩弄的。

车力特穆尔　你愈说，愈兴奋了。镇静一点儿吧，时间已经很迫促了，国王很快地便会出来了。把乳饼拿出来，你最好赶快下药吧。

王　妃　用不着你操心，你倒可以赶快从这儿离开。

车力特穆尔　不，我不看见你把药放好，我是不放心的。

王　妃　哼，你这瘟神！你难道还以为我的心肠会比你的更软些？你赶快给我走！

车力特穆尔　不，我要……

宫女甲匆匆由左前方跑上。

宫女甲　（喘息地）国王已经离席，快要出来了！还有段平章同路。

王　妃　你再下去，把他们引到这儿来。

宫女甲应声下。

车力特穆尔　我现在非走不可了。

王　妃　（起立步至行橱前，取出乳饼一盘）听你的尊便！（侧过身来，将此语吐出，随即将砒霜洒上乳饼。）

车力特穆尔见其将毒放好，复佯醉踉跄由右前方下场。

王妃将凉橱掩好之后，走至后栏将小磁瓶投入池中，若无其事地在台上徙倚，俨若对于各种布置在加以吟味。宫女甲、乙由左前方出场。

梁王及段功随上。梁王装束如第一幕，段功已换平章官服，其制与梁王相仿，而珠饰远逊。

王妃趋前迎接。

梁　王　啊，忽的斤，你一个人在这儿吗？阿盖呢？

王　妃　阿盖她们都下池子那边去了。穆哥和宝儿两个要去钓鱼啦。（一面扶王就靠床休息，一面命令宫女甲、乙）你们走一个去请公主们上来吧！

梁　王　不，不要去，让他们在那边玩的好，赶快替我冲点茶！

宫女甲、乙急向右侧走去，宫女甲扇炉火；宫女乙自行橱中将茶具等取出。

王　妃　你怕喝了很多的酒吧，巴匝拉瓦尔密？

梁　王　没有喝多少，我只喝了些杨林肥酒和蜜酒。上了年纪，已经不比当年了。（向段功）段功，你请到那边去坐吧。（指示右侧矮桌前圆凳。）

段　功　是。（就座，斜向梁王。）

王　妃　（亦就座于桌左后隅）平章，你也喝了些寿酒吧？

段　功　勉强喝了两杯。

梁　王　段功这个家伙，我看他什么都很强，就只有喝酒是太说不上了。

段　功　实在很惭愧，平生是滴酒不沾唇的。今天是岳父大人的六十大庆，算破例喝了两杯。现在连脑子都有点儿发昏啦。

王　妃　我这儿有点豆蔻，是解酒的。你吃一两颗？（自怀中搜出纸包。）

段　功　不，多谢丈母娘。我是不喜欢吃药的。

王　妃　（回顾梁王）你要不要？

梁　王　我也不要，我只想喝点浓茶。

王　妃　今天有上好的武夷茶啦。你一定很高兴。（将纸包揣入怀内。）

梁　王　那是好极了。

宫女甲、乙在矮桌上冲茶，王妃在旁协助之，冲满四杯之后，由宫女乙先向国王捧去。国王取上一杯，一饮而尽，持杯鼻下吟味。继向段功捧去，段功亦取起一杯。继向王妃，王妃亦如之。再轮至国王前。凡宫女送茶至王前退下时，须后退三步，然后转身。

段　功　不过今天喝寿酒的人都有本领，喝了的酒很不少啦。

梁　王　那里，简直说不上。从前我们世祖忽必烈陛下做六十大寿的时候，大宴七天，每天吃牛三百头，马三百头，羊子五千头，喝了的马湩米酒一共有两千多车。那时候才真正堂皇呢。

王　妃　就是当年你做五十大庆的时候，都比今年要热闹得多了。

段　功　那时候，我来参加过。我记得那次大宴了三天。

梁　王　唔，是的，是的，那回我是第一次看见你。我想把你留在昆明，结果没有办到。（呷茶吟味之后）哦，段功，很早我就想问你。他们都在说，你是不想再回大理去了，是不是？

段　功　想是何尝不想？不过我现在有行中书省的职务在身，自己也就不好随便离开。好在大理也是云南的一部分，所以我在这儿也就和在老家一样了。

宫女乙轮流将茶盏收回。

梁　王　那很好，我很希望你真的就把这儿当成你的老家。

王　妃　有好些人不满意你，在说你的坏话呢。

段　功　那是难免的。

王　妃　他们说你袒护汉人，把我们蒙古人看不起。

段　功　有好些蒙古来的朋友和外国来的色目人①，也实在是太不成话了。骄横无赖，把汉人看成奴隶牛马，任意地敲诈剥削。这实在是误国殃民的事！

梁　王　这种情形在开国初年是很盛行的，近来还是有吗？

段　功　不仅有，而且手法来得更高明了。从前是无法无天的专横，任意的圈占汉人的田地，奸淫汉人的妻女，草菅汉人的生命，现在呢，是有法有天的专横了。

梁　王　唔？

段　功　他们把天朝的律法拿来做护符，任意的诬良为盗，诬良为娼，贿赂公行，估买估卖，一样的草菅人命，奸淫掳掠。老百姓们是有苦说不出的。

梁　王　哦，这些情形我一向受着蒙蔽，这实在不能容恕。

段　功　因此我也伤负了好些人的感情，他们说我的偏见很深。其实我决不是出于偏见，我是想把蒙、汉、色目，一视同仁的。

梁　王　这样正好，我正高兴你这样做。

段　功　（感激地）不过，遗憾的我是一位民家人②，在天朝的

---

① 元政府将治下百姓分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实行种族歧视政策。色目人包括哈剌鲁、钦察、唐兀、阿速、斡罗思、甘木里等。

② 白族旧时称谓。

律法上说来，比起汉人恐怕还要低一等。

梁　王　你用不着那样顾虑啦，你不是我的女婿吗？

段　功　一般人的偏见也未免太深，开国的时候无形之中把人分成了四等。蒙古人是第一等，色目人是第二等，北方的汉人是第三等，南方的汉人叫作蛮子是第四等。象我呢，他们叫作半蛮子半倮罗，似乎连第四等都不够。

梁　王　段功，你安心好了，尽管他们怎样说，我总是不相信的。我自己还没有老耄到不能够辨别是非黑白的那样昏聩的地步啦。（瞥见羌奴）哦，我的外孙女儿来了。

羌奴由后栏左阶上，施继宗与施继秀随后。

梁　王　啊，羌奴，羌奴，我的外孙女儿，你来，你来，来同你外公谈谈啦。弟弟同妈妈呢？

羌　奴　（一面行动着）回头就上来了。（行至王前请安）外公，你今天喝了很多寿酒吧？你就跟一颗红石榴一样了。

梁　王　象红石榴吗？哈哈哈哈，我今天喝得真不少呢。你也喝了寿酒？

羌　奴　我喝不来酒，只喝了些蜂蜜水。

梁　王　（抚摩其头）那也很好，外公今天还没有赏赐你，我把我这对玉耳环给你吧。（自耳上摘下耳环与之。）

羌　奴　多谢外公。（复向王妃）多谢外婆。（行至段功侧侍立。）

王　妃　你很懂礼节啦，真是聪明。

梁　王　羌奴，我问你，你在这儿住得惯不？

羌　奴　这儿很好，因为爸爸、妈妈都在这儿，还有外公和外婆啦，这儿比大理还要好。

梁　王　比大理还要好吗？

王　妃　你们大理不是有很好的风景吗？

羌　奴　是的，我们那儿有一座大山名叫点苍山，风景也很好。山峰有十九个①。还有十八道泉水，我们叫作锦浪十八川，从那山头上流下，处处都有瀑布。我们那儿的石头才叫好看呢。白的就象羊脂玉，黑的就象乳漆，在那上面还有很多好看的花纹呢。

梁　王　真的，真的，我这儿的宫殿里面，就有很多柱头和屏风，是你们那儿的大理石做的。——哦。又一个好宝宝来了。

穆哥与段宝各持钓竿一，由后栏右阶上。阿盖随其后。

梁　王　来来来，宝宝，你们钓了很多的鱼吗？

段　宝　还没有找到蚯蚓呢。

梁　王　不要紧，不要紧，外公今天要把一对鱼给你啦。（自项上将金锁、玉鱼取下。）

段宝将钓竿倚于栏次，走至梁王前，梁王即将双鱼颈环戴其颈上。

段　宝　多谢外公。（复折向王妃）多谢外婆。（再遥向穆哥一鞠躬）多谢舅舅。

梁　王　（笑出）啊，好孩子，好孩子。是什么人教你这样的？

段　宝　妈妈教我的。

梁　王　是哪一个妈妈呀？

---

① 大理点苍山十九峰是：云弄、苍澜、五台、莲花、白云、鹤云、三阳、兰、雪人、应乐、观音、中和、龙泉、玉局、马龙、圣应、佛顶、马耳、斜阳。

段　宝　我的新妈妈。(跑至阿盖身畔。)

梁　王　阿盖,你和他们处得这样好,我是很高兴的。做晚母的人是要这样的贤淑才行。

王　妃　可惜我就没有那样的贤淑啦。

梁　王　哪里,哪里,因为你好,所以阿盖才跟你学好了。你们吃不吃一点儿点心啦?

阿　盖　爸爸,不要把东西给他们吃,他们才吃过饭不一会。他们每天下午在这时候是要睡午觉的,我想要他们早点儿回去。(向段功)阿奴,我看你也象喝多了一点酒啦。

段　功　是的,我的头有点儿发昏。我还要到南门大营去检阅队伍,正想要先告辞回去了。

王　妃　你们何必那样着急呢?

段　功　那么,阿盖,你们留在这儿陪外公外婆吧,让我一个人先回去好了。

阿　盖　不,爸爸要在这儿睡午觉的,也不好让孩子们在这儿搅扰。连穆哥小弟我都想要他一道去玩呢。

段　功　(起立)好,那么我们就告辞吧。明天再和外公外婆到东寺去敬香,今天就不再打扰了。(向阿盖)阿盖,我看,你可以留在这儿帮忙外婆啦。

王　妃　不要客气吧。

梁　王　真的说走就走吗?(自靠床上撑起身来。)

段　功　还有明天啦,明天还可以高兴一天。好,宝宝向外公外婆告辞,穆哥,你同我们一道去?

段功率羌奴、段宝向各人告别。

穆　哥　(急将钓竿放下)我要去，我要去，我要同宝宝一道去。(将行。)

王　妃　(叱止之)不，你也要睡午觉的，你不能去。

阿　盖　小弟，我在这儿陪你啦。我把他们送出去就转来。

段功、阿盖、羌奴、段宝、施继宗、施继秀等同由左前方下。

梁王与王妃均起立送之，穆哥甚不如意，退倚于后栏上不动。

梁　王　唔，阿盖这孩子，年纪青青，没有想出便很能够处理家务。(回转身来。)

王　妃　不过段功那个样子，我实在有点儿看不惯。他简直就把我们当成仇人一样。生生疏疏，硬硬撑撑的。

梁　王　武人总不免是有那样的情形的。

王　妃　车力特穆尔不也是武人吗？可又不象他！我看他始终和我们不能融洽。他说来说去总忘记不了我们是蒙古人。

梁　王　(不置答，走至穆哥前)穆哥，你怎的？不高兴吗？爸爸还有顶好的东西给你啦，我要给你这把短刀。(自腰上解下，与之带上)这是我们世祖忽必烈皇帝传下来的波斯刀，是我们的传家之宝啦。(见穆哥仍无喜色，复回向王妃)忽的斤，你给他一片乳饼吧，他是顶喜欢吃乳饼的。

穆　哥　不，爸爸，姐姐给我说过，叫我千切不要乱吃东西！

王　妃　(触怒)哼，你就只晓得你姐姐，你去给段功做儿子去罢！不识抬举的东西！

穆　哥　好，我吃，我吃，我什么都吃；你有多少，我给你吃多少。

王　妃　（自橱中取出乳饼一片）要吃你就拿去吃。

穆哥忿忿然前进，受之，胡乱吃嚼。

王　妃　（自语）这些乳扇、乳饼和寿桃、寿饼都是段功送来的，我本来打算一家子人在这儿团圆，大家高高兴兴地用些茶点，可那段功又那样气冲冲地跑了。我不知道，他究竟是和我们有什么仇。

梁　王　留着明天吃吧，明天带到东寺去用也是一样的。在这样秋高气爽的时候，正好到郊外去游玩游玩。穆哥，明天我们要到东寺去啦，你高兴些吧。回头同你姐姐说，要羌奴和宝宝也一道去。

穆　哥　不，我不想去，我去也没有什么意思。

梁　王　好，好孩子，不要生气了。忽的斤，你再拿一片乳饼给他吧，我看他吃得很有味。上了年纪的人看见小人吃东西有味，比自己吃还要满意。

王　妃　（如言，复与一片）这是你姐姐送来的东西，吃了总可以心满意足的啦。

穆　哥　（复接到手）吃了就叫我死，我也心满意足。（又胡乱咽下。）

王　妃　哼，你死吧，我就看你死给我看！

阿盖由左前方折返。

梁　王　阿盖，阿盖，你快来！你快来！你弟弟正在望你。

阿　盖　我把他们送走了。（走至穆哥前，爱抚之）弟弟你怎的？你不高兴吗？

穆　哥　我心里有点难过，阿姐。

阿　盖　你是看见宝宝走了，你难过吗？不要紧，明天我们一道到东寺去啦。

穆　哥　我也不去，我心里很难过。（渐渐呈苦闷之色，投入其姐怀中。）

阿　盖　（急拥抱之）啊，小弟弟你怎么的？

穆　哥　（苦闷）姐姐，我我，我错了，我没有听你的话……

阿　盖　怎么的？怎么的？

梁王开始着急，王妃故作张皇失措之态。

穆　哥　（愈苦闷）我，我，我，吃了妈妈给我的乳饼……

阿　盖　（惊呼）啊？阿弟！（紧抱穆哥。）

王　妃　（故作十分悲忿）把我的儿子给我！（自阿盖怀中将穆哥夺去。）

穆哥倒地。

王　妃　（随穆哥跪下，拥置于膝上）你们赶快去找太医来呀！赶快去找车力特穆尔来呀！这一定是中了毒！啊，我的儿呀！我的心肝儿呀！（痛哭。）

梁　王　（惊惶万分，欲夺取穆哥，见王妃不予）这怎么办？这怎么办？（开始焦躁地盘旋。）

阿　盖　（向宫女）你们赶快分头去请丞相和铁知院来，他们大概还在外边喝酒。

宫女甲、乙急急分道由右前方及左前方奔下。

王　妃　（号咷哭诉）我的儿呀，我的心肝儿呀！你才十二三岁，就这样死于非命了吗！你真忍心呀！你把娘的心肝都挖去了呀！（以下一直翻来覆去，连哭带诉。）

梁王在左侧盘旋，阿盖立侍妃侧。

宫女甲引侍医铁知院由左前方上，宫女乙引车力特穆尔由右前方上。二人均有醉意，同奔至王妃侧近。

铁知院　是怎么的？

王　妃　（止哭，哽咽）是段平章送来的路南乳饼呵，我把了两片给他吃。吃了没有一会子就成了这个样子了呵。（哭出。）

铁知院　该不是中了毒吧？

车力特穆尔　平章送来的东西怎么会有毒呢？你先摸摸王子的脉，看是怎样？

铁知院　（摩脉）已经很细微，差不多快要摸不到了。

王　妃　（号咷）嗳呀，我的心肝儿呀！（痛哭一声，伏于穆哥身上，宛如气厥，不复作声。）

铁知院　赶快，赶快，王妃气厥了，扶到睡椅上去。

宫女甲、乙急扶王妃至靠床上睡就，为之按摩其手足。

阿　盖　你们把穆哥小弟抬到那长桌上去吧。（自行前进将博山炉取下，置于高案上，倚案而立。）

铁知院等将穆哥扛置于桌上。穆哥抽搐，最后气绝。

车力特穆尔　你看，是不是中了毒呢？

铁知院　这个，的确是中了毒无疑，不过不知道中的是什么毒。

车力特穆尔　你可以把那些剩下的乳饼、乳扇和寿桃、寿饼通同拿来看一看啦。平章送来的礼物怎么会有毒呢？

铁知院　好吧，检验检验看吧，是放在什么地方的呢？

宫女甲　（回头指示）在那个橱子里面。

车力特穆尔和铁知院行至橱前，开橱检视。

铁知院　有了，有了，通在这儿。（先取出乳饼一盘，仔细视之）唔，有很多的砒霜啦！

梁　王　（在苦闷徘徊中突然止步）什么？砒霜？

铁知院　是砒霜啦。这很简单地就可以判定。你们看吧，这一些白粉假使是糖，糖没有这么白，假使是面粉，面粉没有这么干。而且面粉一烧便要烧焦，糖也是要焦的，还有一股糖味。我们可以烧烧看啦。假使这些是砒霜，一烧就不见了，什么气味和痕迹都没有。

梁　王　你赶快抖些下来，烧烧看！

铁知院　好的，好的，好在这儿火也方便。就把这些白粉抖在炉子里面看吧。

梁　王　你们把炉子移到这边来！

车力特穆尔至炉畔，去其水壶，移炉至舞台正中处。铁知院即挟一二片乳饼轻轻向火上弹动。

铁知院　请看，请看，一点黑点子都没有，也没有什么怪味。我断定这是砒霜无疑！再不然，可以拿一条狗来！

梁　王　（厉声地）好了，不准再试了！我现在算从梦中醒来了！车力特穆尔，我失悔没有早听信你的话！你去传出我的命令，把段功给我捉来！我要他把这些乳饼通同给我吃掉！

铁知院将炉移去，放还原位。

车力特穆尔　（镇静地）大王，可否让我表示一点意见？

梁　王　你有什么意见？

车力特穆尔　我看，这事恐怕还不可造次。

梁　王　甚么？

车力特穆尔　这毒怕不会是段平章下的。

梁　王　胡说！是他送来的东西，放在我王府里，都是王妃一手经理，谁个还敢下？难道王妃还肯下来毒死他自己亲生的儿子？并且刚才段功在这儿的时候，我叫王妃把点心给他的儿女吃，他匆匆忙忙地便把他们带走了，这不更显得是作贼心虚！（向阿盖）喂，阿盖，你来！

阿盖倚立案旁，悲恨交集。

梁　王　（趋至阿盖前）这事情你一定是知情的！你说！

阿　盖　（悲忿而坚定）爸爸，详细的情形我都知道。……

梁　王　（大怒）好！你还是我的女儿！你给我把这些乳饼通同吃掉！

阿　盖　爸爸，我心里有无限苦痛说不出来，我愿意听从爸爸的严命，陪小弟一道死。（说毕即将取乳饼。）

车力特穆尔　啊，那可要不得。（忙将乳饼和盘抢至后栏向池中抛去，池中起了一阵水声。）

梁　王　哼，你真忍心！你简直是禽兽！你就要毒死你的后母，你就要毒死你不同娘的兄弟，都还有话可说；我是你亲生的父亲啦，连我这条六十岁的老命你都忍耐不过了吗？

阿　盖　爸爸，我有苦说不出，但这并不是段平章的罪。

梁　王　好，你还在替那魔鬼说话！不是他的罪，是你的罪？好，我可以叫他来对质。车力特穆尔，你去！你快去！

车力特穆尔　（镇静地）不，大王，我想这件事情非得慎重不可。

梁　王　还要什么慎重？

车力特穆尔　（十分镇静地）照道理说来，阿盖公主是不会知情的，段功把公主一个人留在这儿，就可以明白了。（间）段平章野心勃勃，我们早就知道，不过万没有料到他会有这一着的。有人说他和明玉珍、朱元璋[1]都在暗通消息，看来倒是千真万确的了。不过他的心计分明是想毒死大王，好并吞云南，颠覆我们元朝的统治，和明玉珍、朱元璋合流。但现在大王没有中毒，而只是王子牺牲了。他早就在笼络人心，云南的老百姓都认他为重生父母，而且又有大兵在手，四门大营的统帅都是他的私人。现在去叫他，那简直是打草惊蛇，不但把他叫不来，还会激成他的叛变的。因此我觉得，似乎非得考虑一下不可。

王　妃　（俨若突然转过气来一般地）嗳哟，我的痛心儿哟。（无力地啜泣。）

梁王忿然无语，复开始焦躁地盘旋。

车力特穆尔　（十分镇静地）我想，今天的事情，最好暂时不要声张。王子死了的消息，也不准传播出去。凡是今天在这儿的人，一概不准向外边泄漏。因此我觉得王妃也要尽力镇静，装出一个若无其事的样子。假使这样装假未免有点困难的话，那就装病也好。总之不要使外边的人有丝毫

---

① 朱元璋（1328—1398），又名兴宗，字国瑞，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人。明代开国皇帝，尊为太祖。

的觉察。做到了这一步的时候，第二步就要望阿盖公主来主持了。

梁　王　什么？你要她主持什么？

车力特穆尔　(语调放重)很简单。只要阿盖公主没有忘记她是蒙古人，没有忘记她是梁国的公主，没有忘记她应该替梁国锄奸，没有忘记她应该替穆哥王子报仇，那么，事情就很容易办。

梁　王　你直截了当地说吧！她不能办，我也要叫她办！

车力特穆尔　(语调放重)很简单，只要公主在今天晚上用同样的方法把段功毒死！

梁　王　唔？

车力特穆尔　(放平静)只要段功一死，他的部下就可以瓦解，梁国的大患因此消除，穆哥王子的仇恨也就报复了。这就是我的一点愚见。

梁　王　(略作考虑)唔！这容易办。好，就照这样做，一切的情形都不准向外边声张。有谁声张的，我要处以极刑。忽的斤，你也不必再哭了。你拿出你平时的气概来，要替儿子报仇。

王　妃　(自靠床上抬起半身来，带哭地)只要有谁替我儿子报仇呵，我的心就暂时变成石头也可以，反正我现在是已经变成石头一样了。

梁　王　阿盖，你怎样？你是听见的！

阿　盖　(意外地坚毅)我，我一定要替兄弟报仇！

梁　王　好，谅你应该还有得这样一点良心。一切就这样决

定了。（向铁知院）铁知院，现在你下去，赶快替我配两瓶孔雀胆的酒来！

铁知院　那很简单，外边就有酒，药品我是随身带着的。（由右前方下。）

梁　王　（向车力特穆尔）车力特穆尔，你下去作其他军事上的万一的准备！段功死后，他的部下就由你接管。假使有什么骚动，一切都以军法从事！

车力特穆尔　是。不过，我还得补充一句，段功是不大喜欢喝酒的人，用毒酒去，恐怕不会有什么效果吧？

梁　王　我也想到，但要用酒去毒他，他才不疑是毒。（向阿盖）阿盖，我告诉你，你回头把酒拿回去，就说是我送给他的蛇胆酒，是广东送来的，和大理、金齿一带的鳄鱼胆酒①不同，吃了可以清心明目。你可以尽量地劝他，也不必就在今天晚上一定做到，太急了反而使他生疑，限你三天，在三天之后你假如还没有办到，你也休想来见我！

车力特穆尔　这样倒很周到。那么，我就下去了。（将下。）

王　妃　车力特穆尔呀，我现在连站都站不牢了，你来把我扶下去吧。

梁　王　那很好。车力特穆尔，你的忠心一片，我将来一定要很好地报酬你。

车力特穆尔　这是做臣子的本份。（将王妃搀扶起，徐徐向左前

① 据《新纂云南通志·物产》载："滇产鳄鱼，以佛海之短吻种为著，谓之短吻鳄鱼，亦名水哈蚧，栖息河边湿热地，盖当地之特产耳。"大理、金齿（今云南保山）一带，有以鳄鱼胆浸酒者。

方走去。）

王　妃　（将下，时复回顾阿盖）阿盖，我千万恳求你，希望你不要忘记，一定要替弟弟报仇呵。（下。）

阿　盖　我一定要报仇，仇报不了，我也不想活。

铁知院匆忙地携酒二瓶，由右前方上。王妃与车力特穆尔为之住脚。

铁知院　这酒我在这儿对好吧。（在长桌上解囊，取出一小磁瓶）这是孔雀胆，是铜绿的粉末。再配一点别的药料做引子。（又一一放毒）这是砒霜……这是鹤顶松……这是河豚蛋的粉……这是蝮蛇口水制成的精。……有了这些东西，任你是铜打铁造的金刚喝了也都要叫你阿弥陀佛。（配毕，授瓶于梁王。）

梁　王　（向铁知院）你现在可以下去了，一切的情形都不准泄漏。

铁知院　是。（收拾药囊毕，将下。）

车力特穆尔　你等一下。

铁知院　（转身）是。丞相还有什么吩咐？

车力特穆尔　（向王妃）娘娘，你请在这儿倚靠一下。（离王妃，复招铁知院）你来，请你到这边来。我有点事情要同你商量。（招铁知院至后栏，出其不意地推之入池。）

一阵水声。

梁　王　唔，这倒做得很干净。

车力特穆尔　（转身至王妃处，复将王妃扶定）那家伙不一定可靠，等到明天清早，就说他喝醉了，自行失足落水了事。

梁　王　好，我也不想在这儿睡午觉了。我们可以进去了。（将酒授阿盖）阿盖，我要再告诉你一遍：这酒假使取不得段功的命，我就要你的命！（回头即行。）

车力特穆尔扶王妃随之。

阿盖两手持酒瓶立于场中，悲忿不可名状。

——幕急下

第三幕　段平章之居室

正面左半一带花格门，当中二扇可开，为出入通道。其外有望台一段，有栏杆可凭倚。月光皎洁。

右半向内凹入，成一小阁，背面有圆窗一道。窗之左右悬有弓箭铜镜之类。

小阁右隅衣帽架一，左隅为盥洗台，盥具多铜制。其右前隅有门一道，通平章夫妇之寝室。正中有一段间壁，壁上挂成吉思汗画像一帧。其下于一搁架上放菊花一盆。

左右侧壁上均有古代犍陀罗壁画①之模仿。右壁有狮头、虎头之类为饰，其下有长条搁案一，上置古装书多种。前方有侧门一，通羌奴与段宝之寝室。

左壁前方相对称处亦有侧门一道，通施继宗、施继秀之寝室。

左前置圆桌一，上敷毡毯，其上有茶壶、茶杯一具，周围有圆凳数张。

右半正中处斜置一长案，上置文具案牍诸事。有坐椅二：一在案后，一在案前靠后。

① 犍陀罗(Gāndhāra)，古印度地名，亦国名。其雕刻绘画吸收古希腊末期艺术手法，风行于公元一至六世纪，形成一种艺术流派，对东方艺术的发展有较大影响。

第　一　场

前幕之直后。幕开，场上寂无一人。

有顷，阿黎由外将花格门推开，入室，闪立一旁。

段功已改换戎装，身着披风，头戴蒙古盔，与杨渊海并肩而行，交谈入室。杨渊海着便服，脸上有创伤。

杨渊海　真是使人愤慨的事，好在我身上丝毫也没有受伤，可惜我那匹马却被他们射死了。

段　功　你是几天前离开大理的？

杨渊海　我是在十天前就离开了大理，但是一走进了中庆府的境界，就遇着了一大批的刺客，他们埋伏着向我狙击，把我所带的人差不多都射死了，马也射死了。礼物也被他们抢光了。所以我只好空着手回来，把限期也耽误了。

段　功　你说他们是刺客？（走向案旁就座。）

杨渊海　（对坐）是啦，那并不是普通的绿林豪客，而且那里面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有番兵，有蒙古兵，也还有色目人。我还捉着了一位色目人，把他带回来了。

阿黎在二人入室后，即退出准备进茶，此时捧茶二盏进。

段　功　你问过他什么没有？

杨渊海　我还没有问过，因为我不懂他的话，他也不懂我的话。

段　功　我看阿黎是懂各种各样的番话的，可以去带他来，我

亲自审问他一下。

杨渊海　那是再好也没有。我感觉着这背后一定有很大的阴谋，或许我们在这位色目人的身上，就可以找得出它的线索。

段　功　这件事情，我看还不好过分的追究。

杨渊海　总管，你是太宽大了。我想在这件事情的背后一定还有更大的阴谋，我们正好趁这个机会，把它弄个水落石出。

段　功　正是因为可能有更大的阴谋，所以我不想过分的追究。

杨渊海　你这是什么意思呢？

段　功　我的意思很简单，我也不只一次地告诉过你，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①。（转向阿黎）阿黎你去看看他们響的马究竟怎么样了。

阿　黎　是。（下。）

杨渊海　总管，你的意思我是理解的。我一个人受伤，甚至就算是丢命吧，都是无足轻重的事情，不过我看他们的诡计，并不仅在暗算我一个人，而是在图谋暗算你的。

段　功　有我在这儿一天，他们总不敢明目张胆地为非作歹。

杨渊海　可是，在暗地里为非作歹，那是更可怕的。你的过分宽大实在不是办法，认真说，我们根本就不应该在这儿同流合污的！

段　功　你要打算怎么样呢？还是你那一套，要我和明玉珍、

① 语见《论语·卫灵公》。

朱元璋合流？从云南的内部干起来，是不是？

杨渊海 这正是我们最应该走的路！你应该没有忘记元朝和我们大理本来是敌国，你应该没有忘记我们大理人所受着的将近一百年的亡国惨痛！现在大江南北的义军风起云涌，正是我们将要翻身的时候，雌伏在这儿，究竟为的什么呢？我这一次回大理去，我们大理人果然不出我所料，已经对于你有很深刻的误会了。

段 功 他们对于我怎样误会？

杨渊海 有好些人都说你是贪图富贵荣华，忘记了祖宗百年的大仇。更有好些人说，你是迷恋着公主的美色，失掉了你一向的英雄气概。

段 功 （苦笑）杨渊海，你是不是也在这样看待我呢？

杨渊海 （叹息）我是比较能够了解你的。梁王对于你的信赖，公主的贤德，我这半年来看得很清楚。但是梁王左右的廷臣都是一群坏蛋，偏见极深，无法挽救。我看你所企图的和亲的目的，终竟要失败的！

段 功 失败还是成功，只好等待将来再来判断吧。在目前别人要怎样误会我，我也只好由他，不过我所企图的事情不是进行得很顺利吗？

杨渊海 很顺利吗？

段 功 是的，在我看来，实在是收到了意外的成功。你想，国王招我为他的驸马，给予了我一位贤德的内助——杨渊海，我的阿盖，你很知道，在一般人里面恐怕很难再找得出这样贤德的人吧。国王还让我和你都参预政事，把四

门大营的兵权都交在我手里。他这样开诚布公，我们怎能够不为他鞠躬尽瘁呢？

杨渊海　(叹息)唉……

段　功　(见杨渊海将发言，急制止之)你不忙说吧。你让我把我所想说的话说完。我回头就要到南门大营去，和你一个人这样谈话的机会是很少的。据我看来，云南的局面是比从前好得多了。为非作歹的人近来都很有顾忌，这不能不说是我们这一年来的收获。慢慢地来吧，“欲速则不达”啦，和平地可以达到的目的，为什么一定要用流血的办法呢？

杨渊海　(叹息)唉，我们的根子是陷得太深，就如象池子里的荷花一样，表面上虽然开着繁茂的花，但是脚下是很深很深的软泥。衰败的时候是快要到来的。

段　功　(微笑)你又要开始做诗了吗？哈，哈。……

阿黎出场。

阿　黎　报告总管，马已经辔好了。

段　功　好，我现在就动身出去，公主回来的时候你告诉她，说我今天晚上要回来得迟些。

阿　黎　是。

段　功　(回顾杨渊海)杨渊海，你休息一下吧。

杨渊海　不，刚才我已经休息了好一会啦。我愿意同你一道去。

段　功　今天你可以不必去。我这儿还有好些文件没有处理，你假如不怕麻烦，请你替我代拆代行。

杨渊海　我就留在这儿处理好了。

段功偕阿黎由花格门下场。杨渊海送至门次之后折转身来就座案旁，展开文牍，埋头处理。

有顷，有唱歌之声，由远而近：

去时野火遍山赤，凯歌回奏梁王怿。
自冬抵此又阳春，时物变迁今又昔。
归来草色绿茸茸，萌芽甲折何生意！
杜鹃声里日如年，好归去！

杨渊海倾听有间，段宝、羌奴、施继宗、施继秀、阿黎，由花格门作行军步伐鱼贯而入。入场之后仍继续歌唱，在屋中巡绕一遍，复向花格门外走出。阿黎将出门时，被杨渊海呼止。余人仍唱歌而去。

歌声渐渐消失。

杨渊海　阿黎，我有点事情要和你商量。（向阿黎走去。）

阿　黎　（停足后，又向杨渊海走去）杨渊海参政，你有什么要紧的事？

二人步至左侧壁次。

杨渊海　我要问你，在我回大理之后，那车力特穆尔是不是还时常到总管这儿来？

阿　黎　你问他吗？他就跟老鼠一样，没有一天不偷偷摸摸地到这儿来一两遍。

杨渊海　（微笑）唬唬，你比他为老鼠？

阿　黎　是啦，不象吗？简直活象老鼠！

杨渊海　我可觉得他象一条蛇，而且是很有毒的一条蛇！

阿　黎　不错，说蛇倒更要象些，只是不会冬眠。

杨渊海　你看，我们有没有方法，使他冬眠一下？

阿　黎　那很简单，只要总管许可，我随时都可以打断他的五寸子！只是（把声音忽然放低，有些感伤之意）我们的总管是太厚道了。

杨渊海　我们的公主怎样？

阿　黎　我们的公主？你说是怎样？

杨渊海　我是说她对于车力特穆尔的态度。

阿　黎　我看她是和我一样，把他恨入骨髓！

杨渊海　唔，刚才你们在唱军歌，你唱起了那首歌来，会不会想到七里关的事？

阿　黎　怎么不？我正因为回想到，所以我特别地恨那只老鼠，恨那条蛇！

杨渊海　可是那样的蛇还不仅一条呢！我现在真是有点失悔，我们从前为什么要把明二赶走！

阿　黎　你真是在失悔吗？

杨渊海　怎么不真？我这半年来为这件事情，时常在心里难过。

阿　黎　是什么理由呢？

杨渊海　什么理由？这理由你应该早就知道了。明二打进了云南，正是使我们翻身的时候，我们却把他赶走了。

阿　黎　赶走明二，倒没有什么。认真说，是明二自己站不住足，所以你们才能赶掉他。只是你们没有回头来把这批蛇赶走，我是不大明白的。

杨渊海　你是说我们应该和明玉珍、朱元璋他们一样地干吗？

阿　黎　怎么不应该呢？我们的段总管难道比陈友谅①、方国珍还要弱些？

杨渊海　（突然变脸，以手握着阿黎的领襟）好家伙！你这个图谋不轨的小倮罗！我把你抓住献给车力特穆尔丞相！

阿　黎　（一时不知是真是伪，颇为惶惑）啊，参政，你……

杨渊海　好家伙！你给我走！没有多的话说！（拉着阿黎向花格门走去。）

阿　黎　（开始抗拒）你，你，你这险恶的东西！你这奸细！

杨渊海　（释手，忽然大笑）呵，哈哈哈哈，我是和你开玩笑，呵，哈哈哈哈。

阿　黎　我才不和你开玩笑，你要不是奸细就应该向我叩头。（反扭杨渊海手。）

杨渊海　呵哈哈哈哈，好得很，好得很，我甘愿向你叩头。……

二人正纠缠之际，阿盖一人手持二瓶酒，悄然由花格门上。

阿　盖　阿黎，你怎的……

阿黎闻声将手释放，一时不知所措。

杨渊海　公主，没有什么，我在这儿和他顽皮。

阿　盖　（勉露微笑）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呢，杨渊海参政？

杨渊海　我到了有两个时辰光景了。

阿　盖　你脸上怎么有伤？

---

① 陈友谅(1320—1363)，元末沔阳（今湖北沔阳）人。曾参加徐寿辉的红巾军，任元帅、平章等职。至正二十年（一三六〇年）夏，杀徐寿辉称帝，在位四年。至正二十三年与朱元璋大战鄱阳湖，中箭死于九江口。

杨渊海　因为我在路上遇着土匪，受了点儿微伤。同时我要向公主告罪，我把公主所托付的祝寿的礼物，通同丢掉了。

阿　盖　那不要紧，反正现在也用不着了。你见到了摩呵罗嵯吗？

杨渊海　刚才还同总管在这儿谈了一会，他到南门大营里去了。

阿　盖　走了好一会？

阿　黎　没有好一会，总管走的时候，还叫我报告公主，说他今晚上说不定回来得很迟。

阿　盖　是他一个人去的？

阿　黎　不，他带了好几名卫士一道去。

阿　盖　（踌躇了一忽）那可不大妥当，阿黎，我看你应该赶快追上去。总管什么时候回来，你得和他一道回来。

阿　黎　是，我就去。（准备下场。）

杨渊海　让我也一道去吧。

阿　盖　那样更好。不过太麻烦了你。

杨渊海　不，我丝毫也不感觉疲倦。刚才总管要我替他看公事，其中有一两件我还得向他请示才行。

阿　盖　好，那就麻烦你们了。

杨渊海将文牍卷宗抱着，与阿黎同下。

阿盖将孔雀胆二瓶置于搁架上，悲不自胜，突然倒坐于凳上，掩面而泣。

舞台转暗。

第 二 场

舞台转明。背景不变，房中已燃灯烛。

羌奴在右，施继秀在左，同在圆桌上缝制军服。

有间，段宝与施继宗由花格门上，同入室内。

段　宝　爸爸还没有回来，妈呢？

羌　奴　妈说不大舒服，进房间里去了。

施继宗　（至圆桌前对施继秀）你们怕缝了很多吧，我要赶工才行了。（走入左侧门内。）

段　宝　（向小阁走去）妈！爸爸还没有回来呢。

阿盖自小阁右侧门走出，眼眶尚发红。羌奴与施继秀起立，为整饬案前坐椅。

阿　盖　爸爸还没有回来吗？

段　宝　还没有呢。妈，你不舒服吗？

阿　盖　没有什么，刚才东西吃多了一点。

段　宝　妈，你怎么在哭？

阿　盖　有点灰尘掉在我眼睛里。（步至案左就座。）

羌　奴　我帮你吹吹看好不？妈？

阿　盖　不必了，已经跟眼泪一道流出来了。

羌奴、施继秀退还原位，施继宗自左侧门抱针黹出，就座于圆桌正面。三人开始缝纫。

段　宝　（在案前徙倚，颇觉无聊，自语地）穆哥舅舅，今晚上为什

么不来呢？

阿盖急用手巾掩眼。

段　宝　妈，我看我还是读《正气歌》① 吧。

阿　盖　（仍用毛巾揉眼）好的，你快去拿来。

段宝走入右侧门内，旋复走出，手中执书一卷。就长案后靠椅上展读。

段　宝　妈，请你教我。

阿　盖　（已忍住眼泪）好的，刚才是读到“一一垂丹青”的，我们接着读下去，我读一句，你跟着读一句。（读，段宝亦随声和之）“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好，就只读这四句。你自己读一遍看，你读得顺口的时候，我便把意思讲给你听。这几句都是故事啦。

段　宝　都是故事吗？那才有趣啦。（兴致冲冲地朗读）“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

阿　盖　很好，很好。你听我给你讲故事吧。

羌奴及施继秀、施继宗时时停止手中女红，倾听。

阿　盖　古时候有一个齐国，就在现今的山东。有一次出了一个奸臣，叫着崔杼，把齐国的国君杀了。齐国的太史，就是纪载国家大事的史官啦，他照着事实纪录了下来，崔杼不高兴，便把他杀了。

段　宝　那样就要杀人吗？

阿　盖　哼，他还要杀呢。那史官的兄弟看见他哥哥死了，又跑去照着他哥哥的办法，照实纪录了下来，崔杼又把他

① 南宋大臣文天祥在大都（今北京）狱中所作。

杀了。

段　宝　又杀了！

阿　盖　他还要杀呢。又有一位兄弟又跑去照实纪录，崔杼又把他杀了。

段　宝　又把他杀了。这家伙好凶呀！

阿　盖　是呵，一连就杀了他们弟兄三个人。可是还有一位兄弟，还是不怕死，又去照实纪录了。

段　宝　那又要把他杀掉喽。

阿　盖　不，这一次可却没有杀了。崔杼看见他们不怕死，拿着没有办法，也就尽他照实纪录下去了。这就是"在齐太史简"。

段　宝　简是什么呢？

阿　盖　简就是竹片子啦。古时候还没有纸，就用竹片子来著书写字，就象现在庙里求签的签那样。这齐国的太史们都不怕死，在他们所写的东西里面是包含得有正气的，那种不屈不挠的正气是凝结在他们所写的东西里面的。

段　宝　为什么那崔杼那样不讲道理呀？他做都做得，人家就写不得？

阿　盖　这是很平常的，凡是做了坏事的人总不喜欢人家说他坏，他总还要装起一个很正经的样子。就是小孩子们做错了事，也都有这样的毛病，一受了大人们的申斥，总是要做出一个不好看的脸色的。

羌　奴　对啦，对啦。我们都有这个毛病。

阿　盖　所以一个人要说真话是很不容易的事，就是要照着

别人所做的事情真实地说出来，也是很不容易的事。象齐太史兄弟分明晓得崔杼是一个坏人，写了会丢命，然而他们也要写。而且死了一个也不怕，死了两个也不怕，死了三个还是不怕，终于让恶人也没有办法。这才算是值得佩服的。

羌　奴　妈，经你这样解说，读书实在是有趣，以后要请你多多给我们讲书啦。

阿　盖　不过，我的智识有限得很，不能够有多的东西教你们的。

羌　奴　我能够学到妈这样，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阿　盖　好吧，你是很聪明的，只要你肯用功，一定可以盖过我。不过我今天晚上心里有点不舒服，我就只讲到这里为止。以下明天再讲吧。宝宝，你假使不睡的话，我看你最好把前面的温习一下。

段　宝　好的，我要把它读得来倒背如流。（起身步至案后靠椅，坐于其上，准备诵读。）

余人复埋头专心缝纫，阿盖默坐，颇为惆怅，而勉强振作精神。

段　宝　（朗诵）"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建昌阿黎出现于门次。

阿　黎　大总管回府来了。（俟段功出现后，即下。）

室中人均起立。

段功出现于门次。羌奴与段宝同时向前跑去，各执其左右手，一同走动。

羌　奴
段　宝　爸爸回来了。

段　功　啊，回来了，回来了。你们都在用功吗？好得很。我老远就听见宝宝在读《正气歌》，读得很明朗。

羌　奴　妈妈今晚上给我们讲了齐太史的故事，真是有趣得很呢。

段　功　听讲故事你们是顶喜欢的喽。（走近小阁处。）

阿　盖　（助段功卸去披风、头盔，挂于衣架上。其下露出戎装）你今晚上怎么回来得这样迟呢？

段　功　我在南门大营检阅了之后，还和营里的弟兄们讲了些话来。

阿　盖　晚饭还没有用吧？

段　功　已经在营里用过了。（抚摩羌奴与段宝之头）我看，你们在晚上不必多用功了，不要把眼睛弄坏了。继宗，继秀，也太辛苦了你们啦。你们可以早点休息。

施继宗
施继秀　我们没有做到什么。——时间还早得很呢。

阿　盖　你们可以走一个人去把总管的便衣拿来。

段　功　不，回头我到房里去换。

阿　盖　去打一盆水端进房间里去，另外冲一壶茶。

施继宗、施继秀将针黹收拾入左侧居室之后，再走出。施继宗取铜盆，施继秀提桌上茶壶，同由花格门下。

段　功　（坐于阿盖适才所坐之椅上，段宝倚于膝间）明天清早一早要到东寺去，羌奴们恐怕要早点休息才好啦。

阿　盖　（亦坐于案后，羌奴倚立于其侧）明天我打算不让他们

去。这两天外边的秋瘟流行，刚才你们回来之后穆哥——便病倒了。

段　功　哦？什么病？很厉害吗？

阿　盖　（不很自然地）据铁知院说：怕是伤寒。

段　功　啊，那可要当心啦。伤寒是很能够传染人，外边近来伤寒也很流行，南门大营里便病倒了好几位弟兄。

阿　盖　所以我明天想不要羌奴和宝宝们到东寺去，并且要叫他们切记不用乱吃东西。

段　功　那是很好的，就那样决定好了，反正穆哥小弟不能去，他们去也没有兴趣。不过，你是怎么的？你的脸色很不好，是什么地方不舒服吗？

阿　盖　没有什么，只是心里有些难过。

段　功　你可要当心才行啦。没有你的时候，我倒没有感觉得什么，一有了你，万一你是病倒了，我会要失掉一根擎天柱。

阿　盖　（略呈喜色）你把我看得这样贵重！其实我太年青，什么都不懂。我倒很替你担心呢。

段　功　怎么的呢？

阿盖欲言复忍。

段　功　你有什么话不好向我说的吗？

阿　盖　（略顿）我停一会慢慢同你谈吧。（起立）等我去照拂羌奴和宝宝睡好了来。

段　功　（亦起立）那很好。好，两个小乖乖，你们同妈一道去睡觉。（抚摩段宝之头。）

羌　奴　爸爸，我们就先去睡了。

段　功　好，希望你们睡得来就给两栋木头一样。

段宝先将桌上书籍掩好，执之，与羌奴向右侧门走入，阿盖随其后，同下。

段功一人在室中徘徊一阵，见搁架上酒瓶就而取视，复放还原处。

施继宗捧铜盆，施继秀提茶壶上，施继宗入段功室，施继秀就圆桌上取茶杯一枚，斟满，捧向段功。

施继秀　总管，请喝茶。

段　功　（接受）好，你可去休息，不要再照拂我们了。

施继秀　是。（向左侧门走入。）

段功将茶喝了之后，把杯放还原处。施继宗自段功室走出。

施继宗　总管，请洗脸。

段　功　好的，今晚上没有什么事情了，明天要起早　你可以去休息。

施继宗　我还要等一下公主呢，我去把公主掉换出来。（向右侧门走入。）

阿盖自右侧门出。

阿　盖　阿奴，你还没有换洗吗？

段　功　唉，现在我成了一个大孩子，没有你相帮一下，我连穿衣吃饭都要成问题啦。

阿　盖　（微笑）你真会说笑话。好，我陪你去换洗去。

段　功　（指架上酒瓶）那两瓶是酒吧？

阿　盖　是的，是药酒呢。我还没有告诉你：因为我回来的时

候，你已经出去了。那是爸爸送给你的。他说是广东送来的药酒，对于跌打损伤很有奇效，但是一滴也不能进口，有很猛的毒。

段　功　哦，岳父老是那样关心我，我很感激。不过这样有毒的东西总得藏在僻静的地方才好，再不便写两个“有毒”的字贴在上面，不然让别人误服了是很危险的。

阿　盖　应该是这样，我因为还没有给你看，要等你回来看了之后再检点。

段功、阿盖正向小阁走入之际，建昌阿黎匆忙入室。

阿　黎　总管，丞相车力特穆尔来看你来了。

段　功　（转身）他现在来看我？怕有什么紧急的事情吧。你就请他进这儿来。

阿　黎　是。（下。）

段　功　我就等谈话完毕之后再去换洗了，反正这样穿着也并不不舒服。

二人复折回。

阿盖将室中椅凳之类略加整饬，各自坐于靠左壁之一凳上，十分沉抑。

段功走出门外望台上迎候。

车力特穆尔上，建昌阿黎手捧木匣一个随上。

车力特穆尔　啊，平章，我在这夜间又来打搅你来了。

段　功　冠冕得很，得到丞相这样的光顾。（肃车力特穆尔入室。）

车力特穆尔　哦，阿盖公主，这迟还没有休息？

阿　盖　现在还不算迟呢，你不是还在出门拜客吗？

车力特穆尔　（笑）哦吓吓吓吓，对不住，对不住，我因为有点事体要来报告平章，所以夜深闯府。对不住，对不住，实在对不住。

段　功　丞相，你那样客气。认真说，我们实在是很冠冕的。请坐吧。（肃车力特穆尔就座于案前。己则退至案后就座。）

阿黎入室，将匣置于圆桌上。

阿　黎　（向阿盖）这是丞相送来的礼物。

阿盖不加理会。

段　功　啊，多谢得很啦。

车力特穆尔　细微得很。是今天下午苏成送来的蜜枣。

段　功　苏成回来了吗？

车力特穆尔　回来了。他从燕京回来了。大概你们明天可以见面。我因为不大喜欢吃糖点，我想到你府上的孩子多，你也是喜欢吃糖点的人，所以我便把这蜜枣给你送来了。

段　功　多谢得很，那么远来的名贵的珍品。

阿黎倒茶一杯奉于车力特穆尔。退侍于门次。

车力特穆尔　名贵倒并不怎么名贵，不过远来呢倒实在是远来。尤其在目前朝廷和我们的通路断绝了的时候，来得也不很容易。还是从海道转送来的啦。

段　功　那是更加难得了。朝廷方面近来可有什么消息吗？

车力特穆尔　苏成是五月离开燕京的，海路和旱路一共走了四个多月。他所得的消息实在也要算旧闻了。不过在我们这偏僻的云南，却还是新得很。我单把几项重要一点

的向你报告一下。

段　功　那可感激得很。

车力特穆尔　（呷茶数口，置杯于案上）唉，据说在去年十一月，扩廓帖木儿已经把山东一带的匪贼平定了①。

段　功　哦，好消息啦。

车力特穆尔　他把益都②城破了。把城里的匪贼杀得一干二净，还把田丰王士诚③活捉着，把他们的心脏挖出来祭了他的父亲咧。

段　功　这倒痛快，可惜不是根本的办法。

车力特穆尔　怎样不是根本的办法？

段　功　丞相，你是明白的。老百姓们是因为不能聊生，所以才铤而走险。根本的困难没有替他们解决，只是一味地杀人，并不是办法。

车力特穆尔　我的看法不是这样。我是赞成扩廓帖木儿的，那些造反的家伙不诛除干净，天下就不能够太平。斩草除根，杀一警百，这正是根本的办法。

---

① 扩廓帖木儿（？—1375），即王保保，元末沈丘（今河南沈丘县东南）人。察罕帖木儿的义子。至正十二年（一三五二年）随义父组织地主武装镇压红巾军；至正二十二年察罕为红巾军所杀，扩廓帖木儿在山东血腥镇压红巾军，以为报复。

② 古地名，治所在今山东寿光县。

③ 田丰（？—1362），元末人。初为乡兵万户，镇守黄河。龙凤三年（一三五七年）归红巾军，转战山东、河北。龙凤八年与王士诚刺杀元将察罕帖木儿，入守益都，益都城陷后被杀。　王士诚（？—1362），初为红巾军刘福通部将，后与田丰合攻元。至元二十二年，为扩廓帖木儿所杀。

段　功　好的，好的，这些可以不必议论吧。请问还有什么重要消息？

车力特穆尔　还有是去年十二月，朝廷把高丽王伯颜帖木儿废了。①

段　功　伯颜帖木儿在高丽很得民心，为什么要废他呢？

车力特穆尔　一国的藩王专门为自己收揽民心，我看就是要不得的事。又加以他杀了皇后奇氏②的宗族啦。而且他抗拒朝廷的命令，朝廷派了一万人送塔思铁木耳去代替他，他却在鸭绿江边来一个袭击，把一万人几乎杀得精光，只剩下十七个人逃回京城了。

段　功　据这样看来，高丽王似乎也做过了火，为什么一来总是那样斩尽杀绝？我实在是不能够了解。此外还有什么重要的新闻没有呢？

车力特穆尔　有的，有的。是今年五月，苏成从燕京动身的时候亲眼看见的。据说爪哇国的国王派遣使臣淡蒙加加殿——这名字很有趣吧，淡蒙加加殿——派他来朝廷进贡，很受朝廷的礼遇。③这足见得是朝廷的恩威远播，故

---

① 高丽，古国名，即今朝鲜。元封伯颜帖木儿为高丽王。据《元史·本纪·顺帝》载，至正二十二年十二月，"（顺帝）以谗废高丽王伯颜帖木儿，立塔思帖木儿为王"。

② 即完者忽都皇后奇氏，高丽人。伯颜忽都皇后崩，顺帝即册封奇氏为后，生皇太子爱猷识理达。

③ 爪哇国，古国名，旧称阇婆或诃陵，元时始称爪哇国，即今印度尼西亚。《元史·本纪·顺帝》载，至正二十三年五月，"爪哇遣使淡蒙加加殿进金表，贡方物。九月，丁卯朔，遣爪哇使淡蒙加加殿还国，诏赐其国王三珠金虎符及织金纹"。

尔四夷来王了。(忽然想起)啊,对啦,对啦,还有最近的一个好消息,是苏成在路上听得的,据说长江一带的妖民火并了。朱元璋和陈友谅大战鄱阳湖,陈友谅杀得大败亏输,一命呜呼了。

段　功　这消息可靠得住吗?

车力特穆尔　怎么靠不住?千真万确,千真万确。(举茶欲饮。)

阿黎进提茶壶为之斟满,车力特穆尔含笑上下视之。

车力特穆尔　这位假"明二"半年功夫,便长得这样脱俗了。

段　功　这孩子很聪明,我很喜欢他。

车力特穆尔　你该不是很想招他为驸马吧?

段　功　(含笑)差不多,只要我的女儿羌奴喜欢,那倒是不成问题的。不过羌奴还小呢,才十二岁啦。

车力特穆尔　十二岁不算小了。印度的女孩子,十二岁要生娃娃了,老兄。(又一转念)啊,对了。这阿黎现在已经确实证明不是明二了。据苏成说,明二并不是明玉珍的亲兄弟,他本姓万,现在已经复了原姓,改名为万胜了。这家伙可恶得很,姓也姓得可恶,名字也取得可恶,可是到了我们梁国就打下败仗。而且从我们梁国败退回去之后,他在今年五月还到北边去侵犯过兴元① 一带,还不是打了败仗!

段　功　不是明二,那更好了,免得有人说我养着一名奸细在家里啦。

---

① 古地名。唐置梁州府,元改为兴元路,辖境相当今陕西城固以西的汉江流域。

车力特穆尔　那你倒很可以放心了，吓吓吓吓吓。对了。我在这儿哇啦了一大半天，可是还没有说到我的来意来，我此刻来的意思是要告诉你，也是国王要我来告诉你的。……

段　功　有什么紧急的事情吗？

车力特穆尔　倒没有什么，就是明天往东寺敬香的事改在下半天去了。因为王子穆哥有点不舒服，王妃忽的斤也有点不舒服，所以国王没有多大兴致，叫改在下午去。

段　功　那样更好，我明天上半天本来打算到西门大营去检阅队伍的，改在下午去敬香，对我也更加方便。

车力特穆尔　说到队伍上来，唉，也得把国王的意旨向你传达传达。国王根据苏成回来的报告，山东已经荡平，朱元璋和陈友谅火并，爪哇国遣使来朝，觉得天下太平的景象，渐渐浓厚了。现在云南财政吃紧，国王的意思是，你可不可以把你扩充起来的队伍缩小缩小一下？

段　功　这个倒是一件大事体。可是恕我不能够马上回答，我们改天在国王面前，从长商议吧。

车力特穆尔　那是应该的。反正你是国王的驸马，驸马公的意思国王也一定会尊重的。

段　功　不，我并不希望国王以翁婿的关系决定一件事体的可否，主要的还是要看于梁国有没有利害，于天下大局有没有利害。

车力特穆尔　是的，是的，你的见解高超，我始终是心悦诚服的啦。国王也很佩服你，不然的话，那里会把我们万人羡

慕的押不卢花许配给你呢？（向阿盖）喏，是不是啦，公主？哦，我似乎搅扰得太久了，我是不想再使我们公主不高兴了。（准备起立。）

阿盖始终无言，只凝视之。

段　功　没有的事，阿盖今晚上有点不舒服。请再坐一会啦。

车力特穆尔　（又坐下）哦，公主也不大舒服吗？是不是该请铁知院来看看呢？

段　功　（向阿盖）你不要紧吧？好不好去请请铁知院来？

阿　盖　不，我没有什么。

车力特穆尔　（回望室中，看到酒瓶）摩呵罗嵯，你近来也好起这个来了吗？（以手比成酒杯，作饮酒之状。）

段　功　你是说那两瓶酒吗？

车力特穆尔　唉，是酒吧？

段　功　那是国王送给我的两瓶药酒啦，对于跌打损伤很有效验，可是毒性很大，一滴也不能进口。

车力特穆尔　（诧异）唔？是国王亲自对你那样说的吗？

段　功　不，是刚才阿盖告诉我的。

车力特穆尔　（回顾阿盖）哦，原来是这样。（又回向段功）好不，你送我一瓶！

段　功　那很简单。（向阿黎）阿黎，你取一瓶下来，回头等车丞相回府的时候，你一道送出去。

阿　黎　是。（取下一瓶，复退后侍立。）

车力特穆尔　多谢得很，多谢得很。应该告辞了吧？（欲起立。）

段　功　多坐一会啦，反正夜间彼此都没有事。

车力特穆尔　(又复坐下)那就再打扰你一下吧。哦，你那位大将，很有本领的杨渊海参政，怎么今天却没有赶回来向国王贺寿呢？

段　功　他在今天下半天赶回来了，可惜没有来得及。

车力特穆尔　哦，他已经回来了，怎么这样迟呢？

段　功　他在路上——生了一次小病。

车力特穆尔　哦，是那样的。我还怕他在路上遇着抢劫的啦。

段　功　幸好还没有什么。

车力特穆尔　那样就很好。近来的人心实在险恶得很，世道也很不安定。不过我们这云南，倒还是一个世外桃源。我们在这儿还有得燕京蜜枣吃，实在是太平盛世啦。我带来的蜜枣，味道好得很，你好不好就尝它一两个看看。

段　功　很好，很好，我是最喜欢糖食的。阿黎，你把那匣子给我拿过来。

阿　盖　(急阻止之)不，阿奴，我们约好了的，晚上不能乱吃东西。你假如不遵守约法，那我对于羌奴和宝宝也就不好照管了。

段　功　好的，好的，我明天吃吧，明天清早再来领略领略。

车力特穆尔　(含有恶意的笑)唔唬唬，我们阿盖公主，谁也没有想出，才是一位贤妻良母啦。好，我不能再讨得公主的不喜欢了，告辞，告辞。(起身向段功打拱。又回向公主敬礼)公主，今天实在冒犯得很，祝你今晚上睡得很安稳，很安稳。

阿盖不加理会。

车力特穆尔走出，段功送之，阿黎随后。

车力特穆尔 （在望台上）别再送了，别再送了。

段 功 好的，好的，我们再多走两步。

段功、车力特穆尔并肩下，阿黎亦下。

施继宗自右侧门窥视一回，再走出。

施继宗 这位不速之客真是唠叨了好一半天。总管的洗脸水怕都冷了。

阿 盖 你再去打一盆来吧。

施继宗 好的。（进段功室将面盆取出。由花格门下。）

阿盖起立，将蜜枣匣打开，检视一会，就灯上将蜜枣上之白粉弹下，屡屡点头作理会状。

段功与阿黎同上。阿黎收拾案上茶杯。

段 功 （走近圆桌）阿盖，你在做什么？

阿 盖 我在检查一点东西。

段 功 你今天晚上未免使车丞相太难堪了。

阿 盖 （苦笑）哼。

段 功 刚才在宫里你也使得外婆们太难堪。

阿 盖 （仍苦笑）哼，你还说我使得他们太难堪，你看，这些白粉是什么？

段 功 糖霜吧？蜜枣上大概都是有糖霜的，舐一舐就可以知道。

阿 盖 舐？你可要我的命了！这是砒霜呀！

段 功 什么！你怎么会知道？

阿 盖 铁知院告诉过我。凡是糖或面粉，撒在火上便要焦，

还有臭味。砒霜就不是这样，一撒在火上便散成烟子，什么气息也没有。（又将蜜枣向灯上弹拨）你看，这不是砒霜是什么？

段　功　（迟疑）不会吧？他把有砒霜的东西拿来做什么？

阿　盖　你再不相信，我看这样的好。阿黎，你把这蜜枣拿去喂喂兔子看，看兔子死不死。

阿　黎　是。（将木匣整个拿下。）

施继宗与阿黎擦身，捧水盆上。

阿　盖　继宗，你就放在小阁子里。

施继宗置水盆于架上。

阿　盖　阿奴，你请先洗洗脸，我回头也要洗洗手。

段　功　好的，好的。（就盆洗脸。）

施继宗绕至左侧室内，取出扫帚一只，在室中打扫。

阿　盖　（自语地）这车力特穆尔也未免太狠毒了。这样狼心狗肺的人我实在没有看见过。

段　功　（泰然地）我看你今晚上实在有点反常，你是不是感觉头痛啊？（洗毕走出小阁。）

阿　盖　不，我并不头痛，我也什么病都没有，就是车力特穆尔的奸恶把我骇坏了。他的奸恶实在是足以使我失掉本性。（走入阁内，将手返复净洗。）

段　功　你还是疑心太重了。车力特穆尔固然不是什么驯良的人，不过他要来毒死我做什么呢？而且还会毒死我一家人的。他和我有什么仇恨呢？

阿　盖　（走出小阁）你还不知道呢。今天在后宫内院，我的爸

爸在出来喝茶之前，他就亲自拿了一瓶砒霜给我晚母，要她把来淹在乳饼上。就是我们送去祝寿的乳饼啦。妈妈也就照样做了。

段 功 那是什么意思呢？是你亲眼看见的吗？

阿 盖 不，是继宗亲眼看见的。

段 功 （向施继宗）你亲眼看见的？

施继宗 是啦。我跟着公主和王子们一道到后院里去钓鱼，公主怕国王已经出来了，要我回头来看看。我一走上了台阶，便看见王妃和丞相两个人在那柏树下谈话。车丞相把砒霜交给了王妃，王妃还起身到后面的栏杆来望了两次，但我都在竹林子里躲着，没有被她看见。

段 功 （沉吟了一会）其实这样偷听别人的私话倒是不应该，你又没有过细检查过，怎么晓得就是砒霜？你能保定你不是听错？要是砒霜，他到底想毒死谁呢？国王吗？我吗？国王和我的一家人吗？他又希图的什么呢？想做国王？但要有朝廷的命诰才行啦。而且有王妃通谋，这更是不近情理。方法也太笨啦。把我和国王的一家人毒死了，在那深宫后院里的事情，不是谁也会立地知道是谁下的毒手？我看，你们这些想法都是疑心生暗鬼。

施继宗受了抢白，羞媿之极，至于欲泪。

阿 盖 阿奴，请你不要责备，你回头便可以知道的啦，我有许多话现在还不好对你说。回头等阿黎转来，是真是假，一概就可以明白了。

段 功 好，我不多说话了。你们在这儿坐一下，我去把衣服

换了来。（向居室走去。）

阿盖随之而下。

施继宗退坐于左壁下，掩伏于圆桌上，蒙头而哭，微微出声。

施继秀自左侧门先探头窥视，继而走出，取出扫帚代施继宗打扫，扫毕，携入室内，再出。

施继秀　姐姐你哭什么呢？说了你两句就老是哭，总管会不高兴的。

施继宗　（将头抬起）我不是不高兴总管，我是哭我不会说话，使总管不相信我，连公主也受了连累。

施继秀　这有什么呢？总管肯责备，我看是很幸福的事。总管就和公主一样，是把我们当成自己的儿女一样在看待的。我倒很希望时常受些责备，使得我们能够时常朝着好处走。

建昌阿黎手提二死白兔，仓皇跑入。

阿　黎　（喘息呼叫）啊，危险，危险，真是危险！公主呢？公主呢？不得了，不得了！……

施继宗、施继秀突然受惊，均呆视之。

羌奴与段宝着睡衣自右侧门走出。

羌　奴　什么事？什么事？

段　宝　（急急走至阿黎身旁，欲取其兔）把这兔子拿给我，死了的吗？

阿　黎　（急回避）哦，摩不得！摩不得！危险，危险，真是危险！（走至段功室附近）公主，公主，兔子通同闹死了！通同闹死了！

阿盖自室中走出，段功随之。

阿　盖　你怎么那样张皇？

阿　黎　我把蜜枣拿去给兔子们吃，大家都吃得上好，但不一会一个二个都抽起筋来，四脚四爪几撑撑，便通同闹死了。你们看啦。我拿了两只来。连颈子都还是暖的啦。

阿　盖　你拿给我看看。（抚摩兔腹，回向段功）你看，果然还是暖的。

段　功　（亦抚摩之）不错，是暖的。

段　宝　拿我摩摩看，（急争抚摩）真是暖的。

羌　奴　（亦前进抚摩）真是暖的。

阿　盖　你们看，我给你们说过么，不要乱吃东西？这些兔子们就是吃蜜枣吃死了。

段　功　（向阿黎）好，好，你把它们提下去，不要大惊小怪的，也不要声张。趁着夜间没有人看见，把那些死兔子通同埋掉。免得再闹出什么乱子。

阿　盖　继宗，继秀，你们两个也下去，帮着阿黎埋。

段　宝　妈，我同姐姐也一道去。

阿　盖　不，你们不要去，看着了凉。

段　功　让他们去也好。并不怎么冷。

阿　盖　那你们要当心些啦，阿黎！

阿　黎　是，我知道。（由花格门下。）

余四人前前后后随之而下。

段功就座于案后，阿盖坐于其前。

阿　盖　（在沉默一会之后）摩呵罗嵯，你现在可相信了吧？

段　功　（微笑）我早就相信了，不过我怕建昌阿黎和继宗、继秀们到外边去传播，所以我故意装作不知道罢了。哈哈哈。……

阿　盖　要那样就好，我还怕你是太忠厚了啦。你还不知道，刚才有羌奴和宝宝们在面前，我也一直不便告诉你。你还不知道，在我把你送出宫的时候，我的穆哥小弟便被他们毒死了。（掩泣。）

段　功　（大惊）什么？被他们毒死了！（惨伤地把头埋下，有间）怎么外边一个人也没有说起呢？

阿　盖　他们没有发丧啦。你听我慢慢对你说吧。他们的目的原是要使爸爸不要信赖你，所以才想出了这样的一条苦肉计。继宗是听得很清楚的，车丞相教我母亲把那砒霜淹在我们送去的乳饼上，并且叫她专一拿给小弟弟吃。那样把小弟弟毒死了，就可以嫁罪于我们，使爸爸相信，的确是你起了野心，便再来除掉你。把你除掉之后，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段　功　（忿然）哼，我现在可完全明白了。天地间没有想出竟会有这样狠毒的人！我很失悔没有把小弟弟带走！

阿　盖　我是再三叮嘱了他，要他不要吃乳饼的，我又不好明说。我也恨我太不聪明，早晓得把那乳饼拿来，故意失手，丢在池子里，不是便没有事吗？真是，只差一刻工夫啦。我也没有想到，小弟怎么就会把乳饼吃掉啊。

段　功　国王是相信了他们吗？

阿　盖　怎么没有呢？小弟一死，妈妈便叫人去请车力特穆

尔和铁知院，他们一来，便由铁知院证明了的确是放了砒霜。我刚才检验给你看的，就是在那儿看见，学来的。爸爸开始也不大相信，后来一经验出，便大发雷霆，立地叫车力特穆尔来传你，要把你杀掉。还是车力特穆尔劝着了他，他说，那样怕会把你激变，因为你有队伍在手里，很可怕，因此才又施下放毒的诡计。他们以为我完全不知道他们的阴谋，叫我要替小弟弟报仇，要我来毒死你。（回指案上酒瓶）那两瓶酒，便是爸爸亲手交给我，要我劝你喝的。他限我三天，三天之后，如没有拿到你的命，就要要我的命。（略停，又继续着哽咽地说）酒是铁知院对的，里面有孔雀胆，有砒霜，还有其他好多种的毒。爸爸教我说是蛇胆酒，吃了清心明目。一定要你喝。而且那车力特穆尔最后还下了毒手，把铁知院叫到了后栏杆边上去，出其不意地把他推下池子里面去淹死了。

段　功　（含怒）哼，哼，这简直是比豺狼虎豹还要恶毒！（紧执阿盖之手）阿盖，我真感激你！

阿　盖　（含泪向之）阿奴，你不要这样说吧。我们的危险也还没有过去。你想，你刚才把我对你说的话，对车力特穆尔说了，你说那酒是有毒的，他不是就知道我把他的阴谋泄漏了吗？他今天晚上来，我看，主要的就是要看我对你的态度。他害怕毒酒没有效，他又用毒枣来害你，但这也被我破坏了。他肯就这样甘休吗？

段　功　（释去阿盖之手）当然是不会的。不过我看他也做不出一个所以然。最要紧的我们还是要在国王面前去疏通

疏通。

阿　盖　不行的，没有用的。爸爸已经是不可以理喻了。他刚才几乎都要把我立地处死的。

段　功　你把详细的情形向他说过吗？

阿　盖　没有。

段　功　是那样国王当然不理会，假使把详细情形告诉了他，我相信他可以回转念头。你怎么不当场向他说呢？

阿　盖　我为这事情苦闷了半天，究竟是说还是不说？不说吧，你是受了不白之冤，而且还有危险。说吧，爸爸不一定肯相信。我们是受了嫌疑的人，说了，他会以为我是任意的栽诬。

段　功　（在室中盘旋）哼，我真没有想出会有这样昧良心的人，连自己亲生的儿子都要毒死！

阿　盖　是呀，他们是做得太毒辣了。假使没有继宗亲眼看见告诉了我，就连我都是会起疑心的。你想，我怎么能够使爸爸相信我呢？

段　功　（踌躇）不过，我们总会有什么办法吧！

阿　盖　要是爸爸相信了我，那吗妈妈便不得不牺牲。

段　功　对那样的人，不应该有什么姑息。

阿　盖　不，我觉得妈妈并不怎么坏，顶坏的是那车力特穆尔。他是时常用着蛇一样的眼睛盯着我的人。而且我可怜爸爸，我可怜那还在吃奶的小弟。妈妈要是牺牲了，小弟弟不是就成了无母的孤儿？……

段　功　（复至阿盖前执其两手）啊，阿盖，你这心境，我能够

了解。

阿　盖　多谢你呵，阿奴。我自己是从小就失掉了母亲的人，没有母亲的苦处，我自己很知道。不过我总得替穆哥小弟报仇。

段　功　（复释去阿盖之手）你要向谁报仇呢？

阿　盖　（自语般地）我要把那车力特穆尔除掉！

段　功　（在室中盘旋）那倒是很容易的事情。……

阿　盖　（起立，至段功前，执其手）咧，阿奴，你一定把那车力特穆尔除掉吧！替穆哥小弟报仇呵！

段　功　除掉一个车力特穆尔倒是很容易的事情，不过把他杀了，事情也还是不能了结。而且，还有值得考虑的地方。

阿　盖　什么呢？

段　功　你想，国王是相信了他，又还有王妃在通谋，假使我把他杀掉了，岂不显得我真有野心？

阿　盖　你不杀他，他可要杀你呵。（撒手，退坐于椅上。）

段　功　那是一定的。不过我想，总还有机会，竭尽我们的至诚，使得国王感悟。

阿　盖　没有用处的。我已经为这事情苦了半天。就是你我都死了，我想我们的罪名都不能够昭雪。要吗，就还只有一种办法。

段　功　什么办法？

阿　盖　我们赶着回到大理去，就在今晚上，或者在明天清早一早。

段　功　（考虑）那样也不高妙。我们走了，岂不证明我们真是作贼心虚？而且我一走了，云南的老百姓又谁来保障呢？再说车力特穆尔的阴谋更继续下去，第二步必然就是谋害国王。（感叹地）为了自己的安全，丢下他老人家在一些夜叉罗刹① 的手里，我们做儿女的人，似乎在良心上也过意不去。……

阿　盖　（掩面而泣）阿奴啊，你把我的心都说乱了，你叫我怎么办呢？

段　功　（走近其身旁，爱抚之）阿盖，你不要伤心。我看，我们也只好尽人事，听天命。

阿　盖　要尽人事，就得把那车力特穆尔除掉！

段　功　好的，我早迟要除掉他，姑且等到明天吧，明天我们还得和国王见面，让我们在国王面前把那阴谋揭穿，使国王知道了一切，我们再来除掉他。那样可以免掉一些无谓的牺牲。

阿　盖　不过我是明白的，爸爸是不可以理喻的了。而且说不定，明天你就会有生命的危险。

段　功　不，不要紧，只要人事尽了，我不怕遭到牺牲。

阿　盖　明天你保得定他们不会暗算你吗？

段　功　在光天化日之下，我想，他们也不敢过分的明目

---

① 夜叉，梵文 Yaksa 的音译，原有“能啖鬼”、“捷急鬼”之意。佛经中以夜叉为护法神，乃天龙八部之一。　罗刹，梵文Raksasa的音译，最早见于印度古文献《梨俱吠陀》。慧琳《一切经音义》第二十五：“罗刹此云恶鬼也，食人血肉，或飞空或地行，捷急可畏也。”自密教传入南诏后，大理白族民间颇多罗刹传说。

张胆。

阿　盖　（含泪执其双手而起立）阿奴，就照你的意思办吧。不过我恐怕我们的将来总是悲惨的。

段　功　（拥阿盖于怀）不，不是悲惨。只要我们的心是为着善，为着正义，这样紧紧地紧紧地永远永远地结合着，即使骨化成灰，肉化成泥，都绝对不是悲惨。

阿　盖　（感激之极，紧抱段功之颈而吻之）呵，阿奴，阿奴，我真正爱你。……

——幕　下

第四幕　通济桥前行刺

第　一　场

景与第一幕同，惟东寺内已无桃李花。树木凝碧，深带秋意。前幕次日之午后。

幕开，王妃忽的斤抱幼子在怀，与车力特穆尔自寺内走出。二人在门前伫立，眺望桥方。

王　妃　他们今天恐怕是不会来的。

车力特穆尔　我估计他们一定会来。因为，假如阿盖是把我们的秘密全部泄漏了的话，段功在昨天晚上和今天上半天一定会有什么举动，我昨天晚上在他那儿便走不脱身。但我严密地在监视着他，他是丝毫异动也没有，一切都照常平静。上半天他的确是在西门大营里检阅，矢拉亲自去看了来，报告我的。

王　妃　那么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来呢？

车力特穆尔　段功在西门大营吃了中饭是的确的，吃了中饭后的确是回家去了。我想他回去总还得换换衣服，再要同阿盖来的话，那就更要费些时间了。我刚才又派矢拉去

看去了。大约他也是快回来的时候了。

王　妃　你们那样信任矢拉，他又靠得住吗？

车力特穆尔　那家伙只要有大官做，什么都可以干，国王已经许他做平章政事了。

王　妃　假使段功不来，你究竟怎么办？

车力特穆尔　来也好，不来也好，我都准备得很周到。不来的时候，自然有不来的办法。

王　妃　哼！我实在替你们担心，你们的计划都很迂阔。你们要叫阿盖去毒死他，简直是没有懂得女人的心。女人嫁了人，是宁肯杀自己的父亲，不肯杀自己的丈夫的。

车力特穆尔　但有的也不尽然啊。

王　妃　唵，你在指谁？（忽一转念）哦，你所埋伏的人是在这儿附近吧？

车力特穆尔点头。

王　妃　那吗，我们现在所说的话，他们不是都听见了？

车力特穆尔　（笑）不要紧的，你不要担心。他们都是西番，不懂我们的话。

王　妃　（向桥方指出）哦，那边有人来了！

车力特穆尔　（张望）那是矢拉啦，他在放跑步，一定是有什么好消息。

矢拉自桥方跑出，直跑至二人之前。

车力特穆尔　怎么样了？

矢　拉　（喘息）我跑到段功的门前，看见建昌阿黎带着羌奴和段宝在那门外玩，我在马上顺便问了羌奴一声："你们为

什么还不到东寺去?”她很不高兴地回答我:“我们不去了。”我便再没有说话,勒马跑过,便赶着跑回来了。看情形段功今天恐怕是不会来的。

王　妃　(向车力特穆尔)怎么样啦?好聪明的丞相!

车力特穆尔　哼,不来也好。我们的第二步也该着手的时候了。矢拉,你赶快进庙里去把驴儿达德、苏成、观音保给我请来,就说我和王妃两人在这儿等他们,有要紧的事情商议。

矢　拉　是。(急急向庙内跑进。)

车力特穆尔与王妃由门阶步下。

王　妃　我说你们迂阔,你总要自负。我看这事情总要搞坏的。

车力特穆尔　现在还不敢说,弄得不好,就只好同他硬拚了。

王　妃　你拚得过他?

车力特穆尔　拚不过也只好拚。但我对于自己的估计还没有失望。我相信段功会来,只是他的儿女们不来罢了。矢拉那家伙浮躁得很。

王　妃　好啦,好啦,不要太自负了,被你七弯八拐的几下子,连我都拿不出主意来了。

车力特穆尔　请你静静地看好了,不要那么着急。

矢拉领驴儿达德、苏成、观音保由寺内走出,下阶向车力特穆尔走来。

矢　拉　三位都请来了。

三　人　(敬礼)请问王妃和丞相有什么指示。

车力特穆尔　刚才根据矢拉的报告,段功似乎不肯来。假使

是那样，他今天下午一定会有什么举动。我们应该先发制人，免得等他动起了手来，我们措手不及。所以我现在把你们请来，我要传达国王的意旨。国王已经把全权交给了我，要我在必要的时候采取军事行动。现在这样的必要是迫近了。我同诸位商量过，要在晚间动手，但假如段功不来，那就等不到晚间了。诸位觉得怎样？

驴儿达德　我是唯命是听的，丞相说怎样我就怎样。

观音保　事不宜迟，即使要在半夜举事，许多事情等到晚间都来不及。

车力特穆尔　好在我们的队伍早准备好了，完全是在待命行事，只消你们去传达命令，立刻就可以动手。苏成你怎么样？你对于段功该不会还有什么顾虑吧？

苏　成　哦，丞相，你怎么这样问我？你以为我是汉人，我便有点顾虑吗？丞相，冒昧得很，你实在还没有了解到我。我和段功是羞与为伍。他那样一名半倮罗，半蛮子，因为侥幸打了一次胜仗，便高升禄位，超超乎在我们之上，我昨天回来才听到，气得我连饭都没有吃。我一直也没有去看他。谁个能够在他面前低头呢？象我这样出使大都，十生九死，来去奔波了一年，却丝毫也没有被人看上眼。

车力特穆尔　好了，不要发牢骚了。这回只要你们把段功除掉，你们一个个都得升官，所有行中书省内的段功所保举或和他接近的人都得除掉，你们还愁没有高官厚禄吗？

苏　成　那要靠丞相和王妃栽培。

车力特穆尔　好，只要你们同意立刻就干，那你们就得马上出发。你们的准备怎么样？

矢　拉　都准备好了，只消等你的命令。

车力特穆尔　那吗好。我们现在就开始布置，驴儿达德，你担任围攻东门大营。

驴儿达德　是。

车力特穆尔　观音保，你担任围攻西门大营！

观音保　是。

车力特穆尔　苏成，你担任围攻北门大营！

苏　成　是，我一定要杀得他片甲不留！

车力特穆尔　矢拉，你担任围攻南门大营和围攻段平章府的两路！

矢　拉　是。

车力特穆尔　南门大营和段平章的住宅很近，也和这儿很近，这两路的围攻特别要紧。

矢　拉　是，我要竭尽我的心力。

车力特穆尔　这五路的兵马统由矢拉指挥，你们三位都得听从他的命令。

三　人　是，我们知道。

车力特穆尔　你们现在就得出发。段功假如要来的话，你们在路上一定可以碰得着他。那样便不可轻举妄动。还是按着既定的计划，以三鼓为号，夜半举事。因为那样可以减少许多障碍和牺牲。假使你们在走到南门去的这一段路上碰不着段功，那他就是准定不来，你们便得急于动

手。这戎机，毫发都不容许纵逸。你们要顾到你们的前程，一切都应该谨慎从事。好，你们现在就出发。

四　人　是，遵命。（将下。）

车力特穆尔　喂，矢拉！

矢　拉　（转身）有。

车力特穆尔　在路上假使是遇着了段功，那你一个人就陪着他一道来，因为在这儿还有事情需要你。

矢　拉　是。

矢拉、驴儿达德、苏成、观音保同下。

王　妃　弯来拐去还不是硬干的一途，我看你们实在是坐失机宜，让敌人多准备了一天一夜。

车力特穆尔　忽的斤，你的责备现在还早得一点。硬干是我们最不幸的一着，这是所谓"孤注一掷"。成功与否，全无把握。不过逼得没有办法的时候，也就只好冒险。照你的意思开始就硬干，那你我现在还有没有活命，都不得而知。段功那家伙不是好惹的。你应该知道，他不仅力大如象，还有他的子弟兵啦！云南的老百姓们都喜欢他，那家伙惯会收揽人心。我们所以要这样干他，也就是因为他可怕。要不然，传出一道国王令旨，把他枭首示众了事，我何必要费这样多的心机，弄得我连夜连晚都不能睡觉呢？

王　妃　好，总之拜见你的手腕好了。我们现在是在刀口上走索桥，要走得过才算事。

车力特穆尔　是啦，所以凡事都还须得你留心，我们总要同心

协力度过这一道难关。

桥上有敲金钟之声。

车力特穆尔　有人来了，你请折回寺里去吧。

王妃匆忙折入寺内。

桥上走出一位以黑纱蒙面的僧人，身着缁衣，手敲金钟，口念“南无阿弥陀佛”。三步一合掌，九步一膜拜，向东寺走去，走入寺门。

车力特穆尔未加理会，各自操手在胸前徐徐而却不安地走来走去。舞台沉默有顷，右侧忽有马蹄声，俄而止息，车力特穆尔发生警觉，伫立向桥方凝视。

矢拉自桥头跑出。

矢　拉　（喘息地）启禀丞相，段功来了，我们在前面碰着了他。

车力特穆尔　（微微兴奋地）带了很多的人来吗？

矢　拉　不，是单人独马，就只带着阿盖公主和公主的两位丫头。

车力特穆尔　（狞笑）哼，好家伙！真是自投罗网！你埋伏的人是在那山神祠和这柏树的后边吗？

矢　拉　是。

车力特穆尔　你给他们约好了，只等我大喊一声“有刺客”，他们就动手的吗？

矢　拉　是的，丞相。

车力特穆尔　该不会错吧？

矢　拉　不，我在这儿和他们练习过多少次。不过，丞相，你切不要忘记，你一定要躲在那碑后边去喊。不然的话，他

们的箭会把你射中，那是毒箭啦。

车力特穆尔　好，那吗我要到桥那边去应付段功。我要等公主她们先来，你留在这儿照拂着。假使公主先来了，你把她妥帖地接进寺内，切不可伤害了她！假如公主是受了伤，国王一定要大发雷霆，不仅你我要受处分，连你我的九族都难逃法网。你应该知道！

矢　拉　我知道了，请你放心。

车力特穆尔　好，那我就去了。（向桥头走去，下。）

有顷阿盖携施继宗、施继秀二人出现于桥头。三人均着蒙古装束，阿盖头饰亦甚烦重，施继秀肩头斜挂一背囊。

矢　拉　（趋前迎接）呵，公主，国王和王妃已经在庙里面等了你们好一会了。

阿　盖　我们来迟了，因为平章在西门大营检阅，回来得太迟。

车力特穆尔　国王说过，总得要等公主来了才敬香，就请公主先进去打个照会。

阿　盖　我知道。（已登上寺门前，回顾，见段功与车力特穆尔已出现于桥头，乃跨入寺内。）

施继宗、施继秀与矢拉随入。

段功与车力特穆尔并肩而行。

车力特穆尔　国王在睡午觉啦。

段　功　（在桥头伫立）敬香完毕之后，回到城里，我想请国王召开一次御前会议。把你昨天晚上提出的缩小队伍的问题讨论一下。

车力特穆尔　你赞成缩小吗？

段　功　不，我觉得缩小是有问题的。不过我很希望国王解除我的兵权，我很愿意把我的队伍通同交出。

车力特穆尔　你是多了我的心吗？

段　功　不是那样。因为我想专心做些民政上的事情，借此我也可以休息一下。

车力特穆尔　我们慢慢商量吧，不要着急啦。我想国王也未必就肯让你休息。我们梁国除了你之外还有谁能够带兵呢？

段　功　（开始走动）那里，我看观音保和驴儿达德两位都是军事上的人才。刚才我在路上已经和他们说起，就让他们两位分理全国军务，一定可以胜任愉快的。

车力特穆尔　（亦随之走动）慢慢商量吧，慢慢商量吧。

段　功　事不宜迟，希望你今天一定赞成我这个意见。我们要召开一次御前会议。

段功、车力特穆尔已步下桥阶。

车力特穆尔　（忽止步）请停一下，我看见那碑后边好象有个人影在闪动，你等我去看看。（向桥碑后跑去。）

段　功　（伫立回顾）真的有什么人吗？

车力特穆尔　（在碑后大呼）有刺客！

与车力特穆尔之呼声相应，大柏树及山神祠背后有乱箭射出，向段功集中。

段　功　哦，我连什么兵器都没有带。（中箭倒地。）

番将数人持刀涌出，围杀段功，段功死。

群　番　（鼓噪）乌曰达宽卓！乌曰达宽卓！……

矢拉自寺内跑出。

矢　拉　刺客在那里？刺客在那里？

车力特穆尔　（自碑后闪出）就是这些蛮子！他们把段平章暗杀了！他们在喊些什么？那蛮话我丝毫也不懂！

矢　拉　那不是蛮话，是说“我要大官做”。

车力特穆尔　（苦笑）你把他们哄过桥去，把我昨晚上给你的那瓶孔雀胆酒犒赏他们。

矢　拉　是。

番将们作各种手势。

矢　拉　达宽卓！达宽卓！（先上桥头。）

群番随矢拉过桥，同下。

阿盖仓皇自寺中跑出。

阿　盖　什么刺客？刺了谁？

车力特穆尔　几员番将刺杀了段平章。……

阿　盖　（已见段功之尸横陈地上，飞奔下阶，拥之于怀）啊！天啦！（顿时气厥倒地。）

施继宗、施继秀奔出，急驰至阿盖旁，扶起之。

车力特穆尔　（走近阿盖）没有死吧？没有死吧？让我摩摩她的脉看。（抚摩阿盖之右腕）啊！还好，还好，脉还在跳。让我去拿点药酒来。（回身奔入寺内。）

施继宗
施继秀　（皆含眼泪）公主，公主，公主呀！你，你，你应该还要报仇啦！你应该！公主，公主！……

阿　盖　（渐渐回过气来，仰头哭诉）啊，我的天！在这光天化日之下，果然大祸临头了。（拥抱段功）阿奴，阿奴，你的万夫不当之勇，就这样被一两个阴险的奸贼葬送了！葬送了！我早就劝你不要来，但你以为在白天不会有意外。啊！啊！我，我，（忽然举头四顾，精神生出异状）哦！我是在什么地方？这儿是什么地方？

施继宗　这儿是通济桥。

施继秀　这儿是东寺啦，公主。

阿　盖　（望着柏树）哦，我的弟弟在树上唱歌，你们听，你们听，他在唱，他在唱。（撇下段功之尸，向树下走去。）

施继宗、施继秀左右扶持之。

阿　盖　（自行唱出）

好个摩呵罗嵯段总管，
　　哟噫，哟噫，哟！
光辉普照锦浪十八川，
　　哟噫，哟噫，哟！

哦，弟弟，你，你不要跳下来。你会跌着啦！啊，怎么？阿奴怎么还不来把他抱下来呢？阿奴，阿奴呀，你到哪儿去了？你的阿盖在这儿叫你，你可怜的阿盖，在这儿叫你，你没有听见吗？

梁王、王妃及车力特穆尔与宫女、卫士等出现于寺门，此时幼王子在宫女一人之手中，车力特穆尔捧酒一杯在手。

阿　盖　啊，出来了一群魔鬼，你们不要拉着我，我害怕，我要走，我要走。……

王　妃　象是失了本性啦？

车力特穆尔　刚才我看见她气厥了，我还把杯药酒拿了来。

梁　王　把酒给我。

阿　盖　（又唱出）

好个摩呵罗嵯段总管，

哟噫，哟噫，哟！

光辉普照锦浪十八川，

哟噫，哟噫，哟！

哦，他还在唱，小弟，你不要跳下来吧，你会把脚跌断的。我要去把阿奴叫来，让他来抱你啦！啊，阿奴，阿奴，你到哪儿去了？你的阿盖在叫你，你可怜的阿盖在这儿叫你，你怎么不回答我一声呀？你忘记了吗？这儿有大柏树，这儿有押不卢花，你怎么不把你那铁杆一样的两只手膊张开出来呀！你为什么把我丢掉了？……

梁　王　（沉痛地）啊，实在可怜得很。（急行至阿盖前）阿盖，阿盖！

阿　盖　（凝听）哦，是什么人在叫我？不象他的声音。

梁　王　（沉痛地）是你爸爸在叫你啦，阿盖，我可怜的女儿！我是你爸爸啦！

阿　盖　爸爸？哦！我想起来了，你是要拿孔雀胆给我喝吗？

梁　王　（带出哭声）不要说那样的话啦，阿盖呀，这是药酒。

阿　盖　不，我不喝，那不是人喝的，是人就要喝孔雀胆。

梁　王　（带出哭声）你不要说那样的话！

阿　盖　你要叫我说什么样的话？叫我说好人是奸贼，恶鬼

是天神，豺狼是菩萨，天堂是地狱？这些我都是会说的。

梁　王　谁要你说这些疯话！

阿　盖　哦，你们都是天神啦。菩萨，你救救我吧！（屈膝欲跪）救救我的阿奴，救救我的小弟穆哥！……

梁　王　你们把她扶进庙里去，让她休息一会吧。她的精神是太错乱了。

施继宗、施继秀勉强扶阿盖向寺门走去。

阿　盖　哦，我晓得了。你们要拉我进地狱的门，要打我进一十八层的阿鼻地狱①。我可怜的小弟弟呀！他还在那树上唱。（又自行唱出）

好个摩呵罗嵯段总管，

哟噫，哟噫，哟！

光辉普照锦浪十八川，

哟噫，哟噫，哟！

歌声在寺内渐渐消去。

矢拉由桥头跑出。

矢　拉　启禀丞相，那几位刺客，通同醉死了！

梁　王　醉死了？

车力特穆尔　我叫他们喝了孔雀胆。

梁　王　（反省地）你们叫他们来杀了人，你们又把他们杀了吗？（略顿）很好，很好，倒也做得干净。不过这段功的尸首，你们应该把他抬去好好地掩埋。他究竟是曾经有功

① 阿鼻地狱，梵文Naraka的意译，意即"苦的世界"。古印度传说，人生前作恶，死后当入地狱受苦；地狱有十八层，阿鼻地狱居最底层，苦刑最重。

于我们梁国的人。

卫士数人下阶，将段功尸首扛起。

梁　王　段功哟，我就把这杯酒作为祭奠吧。（将酒奠地）你也要算是不幸呀，成功招来了你的野心，野心招来了你的不幸。但我比你还要不幸呀，我失掉了一个儿子，又失掉了半个女儿，我也快要失掉我的本性了。你应该是没有什么埋怨的。你假如还有不昧的英灵，就象这只酒杯一样，消散了吧！（投杯于地，成为粉碎。）

卫士们扛段功尸首过桥而下，王俯首默送，余人亦如之。

梁　王　（悲抑）好，我还得去看我的女儿。我不希望她也作了段功的牺牲。（沮丧地向寺门走去。）

矢拉随之而行，将入寺内。

王　妃　（向宫女甲、乙）你们去把国王扶着！

宫女甲、乙如命而行。

车力特穆尔　矢拉！还有点善后的事情要同你商量，请你等一下。

矢拉停步，梁王入寺。宫女随之入。场上仅余王妃及车力特穆尔、矢拉三人。

车力特穆尔　你去传布国王的意旨：今天的事情禁止任何人向外声张。我同王妃今天晚上就在这里陪侍国王，外围的防卫要加倍紧严。（略顿，有所筹思）但是到了半夜，有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撤去。

矢　拉　是，我就遵照你的意旨去执行。（将行。）

车力特穆尔　不忙，还有，半夜的事情务须严厉执行，一定要

斩草除根，不留丝毫的后患！

矢　拉　是，丞相，你请相信我，我是不会使你失望的。

车力特穆尔　那就很好，你的平章政事的禄位高升，就保管在我车力特穆尔的身上了。（自拍其胸部。）

矢　拉　谢谢丞相。谢谢王妃。（鞠躬，向桥头走去，下。）

王妃与车力特穆尔立门阶上，一时含笑相视。

王　妃　你简直就象是一位国王啦。

车力特穆尔　怎么样？你不心服吗？（开张其两臂。）

王　妃　（以手捏车力特穆尔鼻）哼，你可飞得起来了！

车力特穆尔拥之入怀。

舞台黑暗。

第　二　场

舞台转明，幕景不变。

天空出现明月一轮，皎洁如昼。右后隅有火光，须逐渐增强。地上狼藉之物已一概扫除。

寺门紧闭，万籁无声，一时台上空无一人。继而寺门半启，施继秀探头于外窥视，头复隐去。

有间，施继宗、施继秀扶阿盖由寺门出。阿盖着白色寝衣，头发结成二辫，垂于两肩之前。施继宗、施继秀仍着昼间服装，因服侍阿盖，衣不解带。施继秀肩头仍斜挂背囊。

三人在阶上展望一时之后，下阶，阿盖指右手骆驼石像，施继宗、施继秀扶之，坐于其上。

阿　盖　（以哀婉之声吟出）

吾家住在雁门深，
一片闲云到滇海。
心悬明月照青天，
青天不语今三载。
欲随明月到苍山，
误我一生踏里彩。
吐噜吐噜段阿奴，
施宗施秀同奴歹。
云片波粼不见人，
押不卢花颜色改。
肉屏独坐细思量，
西山铁立风潇洒。

施继秀　我们仿佛就在一场梦里呀！

阿　盖　是啦，真是象一场梦。我们在这儿看见段阿奴凯旋是三月的时候，仅仅半年工夫，又看见段阿奴在这儿升天了。

施继宗　我们替公主担了很大的心，国王也很心疼你的。

施继秀　那位蒙头和尚的药真灵验，他把了一点药给公主吃，公主就一直安睡到三更。他到底是什么人呢？

施继宗　谁也不知道。国王也吃了他的药，听说那和尚和国王一道在后边的僧院里休息。

施继秀　还有王妃和车力特穆尔也住在这儿。但不知道他们是睡在什么地方。

阿　盖　那两名卫士，你们是用什么毒死了的？

施继宗　就是那孔雀胆啦，继秀来的时候她顺便把它带来了。

（指施继秀背肩上之背囊。）

阿　盖　他们又未免太可怜了。

施继秀　那样的人留在世上，只是替魔鬼们做爪牙，死了倒反而落得干净。

施继宗　我们存心替他偿命。

阿　盖　酒还有吗？

施继秀　还有呢，公主。（将背囊摇了几摇）你听，还有很多呢。

阿　盖　现在只有一件事情使我担心，我不知道羌奴和宝宝是怎样了。

施继宗　真的，丝毫也不知道。

在三人谈话中，右后隅火光已渐渐强烈。

阿　盖　请你们再把我扶着，我想走动一下。

施继宗、施继秀扶阿盖行至段功死处，默立有间，又行至大柏树下，向树上张望。

阿　盖　在三月的时候，小弟是在这树上唱过歌的。可是现在他的歌声是听不见了。王城是在那一个方向？

施继宗　（回向背幕右侧指示，发现火光）哦，那儿在起火！那边就是王城了。

阿　盖　唔，又在起火。我很清楚，烧的一定就是我们的家。

施继秀　真的吗？小姐和公子不是很危险？

阿　盖　那是一定的，免得有人留着替段阿奴报仇啦。哎，我真恨我太懦弱了呀！我为什么不能够除去一位车力特穆尔，终竟牺牲了这许许多多的好人呢？

施继宗　摩呵罗嵯不肯杀他，实在是不能了解。

阿　盖　摩呵罗嵯他是好人，他并不是不肯杀他，只是因为他自己受了嫌疑，杀了怕惹起更大的牺牲。所以他宁肯把自己来牺牲了。我很感觉疲倦，请你们再把我扶到那骆驼背上去吧。

施继宗、施继秀复扶阿盖坐于左侧之驼背，面向外。

施继秀　公主，矢拉刚才送了很多吃的东西来，你是不是吃一点儿？

阿　盖　不，我现在什么也不想吃。即使想吃，我也是不能吃的。你想段阿奴是那样的爱我，他现在死了，死得那样的悲惨，我还能够有心肠吃什么东西吗？（间）我和段阿奴结婚，算起来也整整半年了，不过也好象只有半天。他凯旋时候的情形不是还在我们的眼面前吗？他那毫无邪念的一切的一切呵！唉，现在是只好想象了。我说过他象我们的皇祖成吉思汗，他那炯炯的眼光，他那朗朗的腔调，他那青青的胡须，他那赳赳的步武，但是被人毁坏了，一座庄严的大理石的宫殿被人毁坏了。（间）我可惜没有到过点苍山，没有看见过那锦浪十八川的风景，段阿奴还没有带我去，他就永远被人毁坏了。（间）唉，实在是可惜！你们也一样的可惜。你们从小便没有母亲，你们的父亲施宗、施秀也是被车力特穆尔毒死了的。你们还是两朵花苞，就要和我共同着这悲惨的命运，在这暴风雨里面摧残了。（间）我自己亲生的母亲是怎样的面貌，我也是不记得的。我虽然也有父亲，似乎比没有父亲的还要

悲惨。……（将头埋下。）

施继宗、施继秀闻之泣不可抑，但均无言。

舞台一时沉默，突然于桥方有马蹄杂沓声，三人惊愕，施继宗、施继秀起立，急扶阿盖隐于大柏树后。

杨渊海负羌奴，建昌阿黎负段宝，出现于桥头，均着寝衣，甚为狼狈。

三人树后瞥见，急闪出。

杨渊海　啊，公主在这里！（将羌奴放下。）

阿黎亦将段宝放下。

羌奴与段宝急趋而前，阿盖亦急趋而前，母子三人紧紧在场中拥抱。

羌　奴
段　宝　妈，爸爸还在吧？

阿　盖　今天下午已经在这儿被人杀死了。

段　宝　爸爸死了吗？我就没有爸爸了吗？（哭。）

众人均掩泣。

杨渊海　（前进数步）事不宜迟，后面一定有人追来。我想公主一定也是很危险的，现在只有两匹马，请公主和小姐公子们赶快上马逃走！

阿　盖　不，我是决心死在这儿。我所关心的就是你们，现在你们还在，我就可以安心了。羌奴，宝宝，我要告诉你们，杀你爸爸的是车力特穆尔，也是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我是你爸爸的伴侣，但又是你爸爸的仇人的女儿，我没有方法替你爸爸报仇，这责任就交给你们了。但你们这样的装束是逃不出去的，你们赶快换成蒙古装。继宗，继秀，

赶快把你们的装束掉换一下。阿黎和渊海也应该改换装束，庙里面有两位死了的卫兵，你们赶快去，把那卫兵身上的衣服取来换上。

施继宗　好的，我们赶快去。

羌　奴　不，我们要同妈妈死在一道！

阿　盖　这可没有意思。都死了，谁来替爸爸报仇呢？杨渊海参政，你赶快带着他们一道进去换。

杨渊海　我看，这是建昌阿黎的责任，我们分开来担任吧。阿黎，你保护公主小姐们回大理，我要留在这儿替摩呵罗嵯报仇。

阿　黎　这责任我甘愿和你对调。

阿　盖　你们在这样的时候还争执些什么？都听我的话，就照着杨渊海参政的说法去做。

阿黎将段宝背上，与施继宗、施继秀及羌奴同奔入寺中，阿盖倚右手骆驼而立。

阿　盖　杨渊海，你们怎么这时候才赶来呀？

杨渊海　公主，请你容恕。我们听说国王和王妃都留在这儿过夜，便以为总管和公主也都是留在这儿过夜的，大家都没有介意。不料一到夜半便四面火起，住宅被大兵包围了，我们才知道大祸临头了。我同阿黎两人把公子和小姐带在马上，杀出了重围，一直赶到了这儿。

阿　盖　哎，这车力特穆尔的罪恶，可惜我现在已经没有时间来向你详细地说。建昌阿黎知道得一些，只要羌奴和宝宝长大了之后能够报仇，我想他们的爸爸在九泉之下是

会瞑目的。

杨渊海　公主，车力特穆尔是不是就住在这庙里？

阿　盖　是的，他就住在这庙里，我想他停一会一定会出来。

杨渊海　那吗，我就在公主面前，把这位比禽兽还要禽兽的奸恶小人除掉。

阿　盖　你是应该做的。即使你失败了，也使人知道段阿奴有你这样一位忠肝义胆的友人。（警惕）哦，你听，好象有人马的声音！

杨渊海　（谛听一会）那是松林中的风声啦，不过形势已经急迫，换服装的，我要去看看。

杨渊海行至寺首，建昌阿黎与羌奴、段宝适由寺中走出，三人已换成蒙古装。羌奴与段宝均满眼含泪向阿盖跑去。

羌　奴　（跪于阿盖前）妈，继宗、继秀两位姐姐，她们都死了。（哭出。）

阿　盖　哦，她们……

羌　奴　（哭诉）她们服了毒，这剩下的酒，她们叫我给你送来。（起立，解背囊授阿盖。）

段　宝　妈，我一定要报仇。

阿　盖　（将背囊套上肩头）希望你能够那样。阿黎呀！你来！你一定要好好地保护段宝，让他长大起来替他父亲报仇。

阿　黎　公主，请你放心。我的生命是段总管给我的，我被车力特穆尔擒着的时候，已经就是没有活命的人，是段总管保护了我，使我活到了今天，爱我就和自己的子侄一样。我感受了段总管的天高地厚之恩，我现在勉强成了一个

人。我现在要对天发誓。(拔出佩刀,向天朗诉)我一定要尽我的心血保护公子和小姐平安地回到大理。(间)我一定要收拾东兵,飞檄西洱,联络金齿八蛮,大小车里,乌撒乌蒙,白夷白僰,保卫大理点苍,拥立宝宝为第十代总管。①(间)我一定要替九代总管报仇,让这百鬼夜行的梁国完全消灭。(誓毕,凝目有顷,纳刀鞘中。)

阿　盖　好,你们赶快走。

段　宝　妈,你以后就不能再给我讲《正气歌》了吗?

阿　盖　我希望你自己就成为一首《正气歌》。你们快走!

羌　奴　(含泪)妈,那么,我们就走了!

阿黎背负段宝先行,羌奴随之,一步一回首,行至桥际,羌奴忽猛然折返,抱阿盖之膝而哭。

羌　奴　妈,我怎么舍得你呀!

阿　盖　(含泪抚之)我也是一样。好,不要踌躕了。(忽然记起)是的,我还有一样东西给你。(自靴中抽出短刀一把)这,你拿回去作为纪念。(授之)对于你会有用处的。

羌　奴　(接受,插入靴中)妈,我遵从你的意旨,我现在就走了。(复折行至桥头,再表示一番依恋之情,与阿黎同下。)

---

① 西洱,大理洱海古称西洱河,简称西洱。　金齿八蛮,《元史·地理志》:"金齿等处,宣抚司:其地大理西南,澜沧江界其东,与缅甸地接其西。土蛮凡八种,曰金齿,曰白夷,曰僰,曰峨昌,曰骠,曰繲,曰渠罗,曰比苏。"　车里,土司名。元置军民总管府,明改为军民宣慰使司,治所在今云南景洪,大部分辖境相当今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乌撒,土司名,至元十三年置路,二十四年升为乌撒乌蒙宣慰司,后分为乌撒、乌蒙两路。乌撒治所在今贵州威宁,乌蒙治所在今云南昭通。

俄而有马蹄声，渐渐消逝。

阿盖先仅木立场中，继乃趋向桥头瞻望。杨渊海将嘴唇紧闭，木立桥下，凝视右方。有间，阿盖转身将下，忽觉寺后有行动之声，急挥杨渊海，令其躲于桥碑之后。杨渊海照所指示，急行闪避。

车力特穆尔着黑色寝衣，仗剑由寺垣与溪岸交接处冲出。

车力特穆尔　（急行至阿盖前）啊，公主，你一个人在这儿！

阿盖不理会，行至右侧骆驼像前，倚其首而立。

车力特穆尔　（亦跟踪前进）我刚才到公主睡的地方去看来，看见你的两名侍女，衣服被人剥去了，好好的死在床上。两名卫兵也死了，有一位的衣服也被人剥去了。公主却不见人，我着急得什么似的。所以我才赶紧地跑了出来。（纳剑入鞘。）

自此寺门内国王时隐时现。王妃着寝衣，抱幼子亦由寺垣与溪岸接界处掩上，急隐于山神祠后。阿盖因昂头眺望，早已瞥见，唯车力特穆尔未觉。

车力特穆尔　我想，怕一定是遭了强盗，不过我现在看见公主安全无恙，那我就放心了。

阿盖仍不理会，只昂头张望月色。

车力特穆尔　公主，你现在的精神比刚才好得多了，我看你的心境似乎很平静，这是使我很高兴的事。我，我，我是很关心公主的。我为了太关心公主，常常弄得来不能睡觉。我这一年来，认真说没有一天，没有一夜，没有一时，没有一刻，不是在关心着公主的。——你可怜我吧，公主，就因为关心你，我瘦得来就象一条狐狸一样了。

阿　盖　你是那样的关心我吗？

车力特穆尔　真的啦，公主，我恨不得把我的心肝都挖出来给你看呀！

阿　盖　（苦笑）那吗，你为什么老是陷害我呢？

车力特穆尔　公主，你这可把我冤枉了。我可以对天发誓，我是丝毫也不曾起过那样的坏心肠。

阿　盖　可是凡是我心爱的人，你都把他们害死了。

车力特穆尔　公主，没有的事，没有的事，你不要冤枉我！

阿　盖　冤枉你？哼，我问你：穆哥小弟是什么人害死了的？

车力特穆尔　不是吃了段功的乳饼，中了毒的吗？

阿　盖　哼，亏你昧得过良心！你在昨天下午亲手送一小瓶砒霜给我母亲，要她毒死小弟，你怕我不知道！

车力特穆尔　是谁这样告诉你的！

阿　盖　谁告诉我的？在场的人啦；你害死了穆哥小弟，又来谋害段功，你昨天晚上送来的蜜枣里面，为什么又有很多的砒霜？

车力特穆尔　（佯惊）唉，有很多的砒霜？我完全不知道，那吗一定是苏成想毒死我啦。

阿　盖　哼，你还在嫁祸于人！你假如真正是个男子汉大丈夫，自己所做的事，自己就应该担当。今天在这儿，几员番将把段功杀了，不又是你使用的诡计吗？

车力特穆尔　这个，真是活天冤枉呀，我是丝毫也不知道的呀！

阿　盖　哼，你不要胡赖吧，矢拉早就把你的阴谋告诉给我了！

车力特穆尔　（吃惊）唔，矢拉告诉了你？告诉了你什么？什么时候？

阿　盖　就是半夜过后啦，他来调你的卫兵进城去打仗的时候。你说你很关心我，看来你连矢拉的一片真诚都没有的。

车力特穆尔　（踌躇了一下）矢拉那个家伙是惯会撒谎的，公主，你不要听信他的话！

阿　盖　唬，你这人真是鬼祟！我拿点东西给你看，看你还怎样胡赖？（自怀中取出一通蒙古文信件）这是你昨天晚上写给矢拉的信，就是你叫他在这儿埋伏番将的信啦。这完全是你的笔迹，看你怎样胡赖！

车力特穆尔　（开始徘徊，频频搔首，自语地）哼，矢拉这家伙，我没有想出，他竟会有这样的野心！

阿　盖　还有啦，前几天你还派遣了好些刺客，在路上去截杀杨渊海参政，矢拉也告诉了我。看来，你真是诡计多端啦！（故意亲密地）怎么样呢？你不能胡赖了吧？

车力特穆尔　（毅然走至阿盖前）公主，既然一切的秘密你都知道了，那我也用不着再要隐瞒。可你要知道，我这一切的举动，都是为的关心你呀！

阿　盖　哦，你谋害了我心爱的人，还是为的关心我！

车力特穆尔　可不是吗！我真是很想把我的心肝五脏都挖出来给你看呀。

阿　盖　你不必挖出心肝五脏吧，你就说说你的理由看，你为什么要杀死段功？

车力特穆尔　一句话归总，就是因为我爱你。我相信你是爱段功，但我也相信段功却没有我这样爱你。他把我心爱的人夺去了，所以我要杀他。他是一名半倮罗，和我们根本不能融洽，所以我要杀他。他惯会笼络人心，想吞并我们梁国，所以我要杀他。但是认真说，还是只为的关心你。梁国假使被他吞并了，你还有地位吗？你同一名半倮罗结婚，实在是我最不能忍耐的事，就好象一只天鹅陷进了一个烂泥窖里。所以我总得把你救出，总得把你夺过手来。

阿　盖　你这话是真的？

车力特穆尔　我真是想把我的心脏剖给你看啦。

阿　盖　那么，我又问你吧：你为什么要把穆哥小弟害死？

车力特穆尔　(踌躇)还不是为的关心你。

阿　盖　怎么说？

车力特穆尔　因为不使穆哥王子中毒，便不能够使国王生疑；国王不生疑，便不能够除掉段功；段功不除掉，便不能够把你夺过手来。

阿　盖　就只这一点吗？

车力特穆尔　唉，我就只想把你夺过手来，你可怜我吧。我为了你实在费了不少的心血啦。

阿　盖　可你自己对我母亲说的话，又不是这样啦。

车力特穆尔　我同她没有说过什么呀，你不要再冤枉我了。

阿　盖　唬，你还在说我冤枉你。那我就给你揭穿吧。你不是说：小王子是你的血脉，你同我母亲的关系，穆哥很清

楚，穆哥不死，小王子便不能够做梁王。你对母亲不是亲口说过这样的话？

车力特穆尔　（忿恨）这话你也知道了吗？哼，我相信，一定又是那忽的斤出卖了我！那个狐狸精，我恨不得把她剁成肉酱！我经不起她的追求，和她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但我对于她丝毫也没有好感。她那样连自己亲生的儿子都能够毒死的人，谁个能够和她认真呢？她在一年前就常常强迫我，要我毒死你和你的父亲，这我却踌躇了。

阿　盖　这话我倒很相信，可惜你说得太迟。

车力特穆尔　（高兴）现在还不算迟啦，公主！段功已经死了。公主要真是可怜我，那我真是造化。

阿　盖　（故意愚弄之）不过，我觉得矢拉，比你要诚实些。

车力特穆尔　公主，你不要相信他，那家伙是一个坏蛋啊！

阿　盖　可是，是他先把你的秘密泄露了，你才把真话说出来的。

车力特穆尔　（反诘）那么，你的意思是喜欢矢拉，不喜欢我，是不是？

阿　盖　总之他比你要老实一些。

车力特穆尔　（粗躁地）哼，我告诉你！你已经是老虎口中的兔子，连段功我都把他除掉了，不要说什么矢拉！

阿　盖　你这样粗暴地说，打算怎样？

车力特穆尔　我要你干脆地答应——嫁给我！

阿　盖　我不干脆地答应呢？

车力特穆尔　不啊，唬，我就要用腕力来强迫！（向前逼近。）

阿　盖　（回避之）我不服从你呢？

车力特穆尔　我偏要使你服从！你看吧，唬！（直前，欲将阿盖拥抱。）

阿　盖　（急急闪开，毅然叫出）杨渊海！你来！把这恶魔除掉！

杨渊海　（自碑后闪出，执剑在手）车力特穆尔，你的恶贯满盈了！（一剑向其腰部刺去。）

车力特穆尔　（出于不意，未及提防，拔剑略斗，终因伤重不敌）嗳哟！我，我受暗算了！（倒地。）

杨渊海再于车力特穆尔之胸部加刺数剑，车力特穆尔即痉挛死去。

杨渊海　（挥剑指天，一膝跪地而祝）摩呵罗嵯啊，是你的阴灵不昧，把这魔鬼掇弄了来，替一切惨死了的善良的灵魂们作为了献祭的猪羊。（倒剑杖地，埋头默祷。）

阿　盖　（发出凄冽的笑声）啊哈哈哈哈，阿奴呀，你现在可以瞑目了吧。（自背囊中将酒瓶取出，拔塞鲸饮，将瓶投入溪中。）

梁王率卫士自寺中飞奔而出。

梁　王　（见车力特穆尔已死，势为之软）哦，那万恶的奴才已经死了？

阿　盖　死了，杨渊海参政把他除掉了。

梁　王　很好。我正想除掉他！哦，杨渊海，我感谢你。

杨渊海　你这昏庸老朽，我和你不能两立。（挺剑欲刺，被卫士们抗拒，呈紧急状。）

阿　盖　（急制止）杨渊海，你不要怪我父亲。（向梁王）你现在可明白了吧？父亲！

杨渊海收回剑。

梁　王　唉，一切都是我的愚昧！元朝的江山就和我们梁国一样，也就快完蛋了。（问）阿盖呀，你刚才喝的是什么？

阿　盖　是你给我的孔雀胆！

梁　王　啊，你怎的！你怎的！

阿　盖　一切都过去了。我知道，妈妈也在这儿。你听，那山神祠后面小弟弟在哭。

祠后果有婴儿哭声，王妃羞愧无地自祠后闪出。

阿盖已开始苦痛，向地下倒去，梁王踉跄跪地抱之于怀。

梁　王　（怆痛）阿盖，阿盖，你不要离开我呀！

阿　盖　不，我要到那更幸福的世界里去。……（苦闷加剧。）

梁　王　啊，阿盖，阿盖，阿盖呀！你不要离开我。

王妃侍侧亦垂头而泣。

矢拉带卫士出现于桥头，见状，瞠然而立。

覆面僧自寺中走出。

覆面僧　（行至梁王前）大王，不用哭了，你请抬起头来。

梁王将头抬起。

覆面僧　你可知道我是什么人？（将面罩揭开。）

梁　王　啊，铁知院！

王　妃　啊，鬼！鬼！

覆面僧　我是铁知院啦，昨天是鬼，今天可是人了。我昨天被车力特穆尔推下水去，但我并没有死。我是帮凶的一个人。毒死穆哥王子的砒霜是车力特穆尔要我配给他的。请大王赐我死罪。

杨渊海　（挺剑欲刺僧）我要把你这些魔鬼除尽！

阿　盖　（极端苦闷中）杨渊海，你也容恕了他。……（向矢拉指出）且听矢拉要说些什么！

矢　拉　我们奉了车力特穆尔丞相之命在四门放火。东西南北四大营已杀成了一片尸山血海。城内城外四处起火，段平章府已经化为了灰烬。火势愈来愈猛，整个王城看看也将要化为灰烬了。

寺内有晨钟之声。

阿　盖　（作最大的努力，勉强撑持起来）一切都过去了，让明天清早呈现出一片干净的世界。（倒下，气绝。）

余人均俯首沉默。

——在钟声中幕下

1956年7月19日在北戴河海岸把这个剧本又作了一次改订

附　录

《孔雀胆》的故事

秋凉了，费了五天半的工夫，写成了一部四幕六场的悲剧《孔雀胆》。

这故事是出在元朝末年的云南。

当时的云南已经立为行省，但除行中书省的官制之外，还立有一位梁王来管辖。

梁王名巴匝拉瓦尔密，《明史》和《新元史》里面都有他的传——《新元史》的传文是根据《明史》略略加了些添改的。这位梁王是元世祖忽必烈的第五子忽哥赤的后裔，据说他对于云南"抚治有威惠"。

在元顺帝至正二十二年（一三六二年）三月，当时把四川全境克复了的明玉珍，派遣了三路大兵去经略云南：邹兴由建昌，明二由叙州，芝麻李由八番（在今贵州境内）分道进取。明二率兵不满万人，长驱直入，陷云南省治中庆府（今昆明），屯兵金马山。梁王和行省官吏都一一望风逃遁。但因其他两路未能会师，明二粮乏，颇事剽掠，于是便失掉了云南的民心。逾年，大理第九代总管段功出兵攻明二，累战累捷，直追至七里关，全师而还。

关于明二出师的年代各书多不一致，《元史·顺帝纪》作至正二十二年，《明史》及《新元史·明玉珍传》则作二十三年。（《明史·巴匝拉瓦尔密传》更误为二十九年。）大率以二十二年出师，二十三年还师，故有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八日重庆《新华日报》。一九五七年收入《沫若文集》第四卷《孔雀胆》附录。

此出入，我现在是根据《元史》。不过《元史》载陕西行省参政车力特穆尔擒明二（《续资治通鉴》①亦根据未改），则与事实不符。明二即万胜，于二十三年曾进攻兴元（今陕西南郑），二十五年为明玉珍之右丞相，再攻兴元而下之，并无被“生擒”之事。

段功既战胜明二，梁王甚感其功德，奏拜为云南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并以女阿盖公主妻之。（“盖”字本有示旁，今从省。）阿盖公主在《新元史·列女传》中亦有传。

元时行中书省的官制和中央中书省的官制相同，有左右丞相，其下为左右平章政事，丞相、平章皆为从一品。又其下为左右参知政事。有时左右有省置其一的。段功为平章，不知是左是右，或许也怕是无左无右的专职。要之，足见他在当时的位阶是相当隆崇的。

段功既做了平章政事，便留驻云南，不回大理。有人向梁王进谗言，说段功有吞并云南的野心。梁王听信了这种谗言，便想杀害段功，起初是授意于他的女儿阿盖，把孔雀胆给她要她把段功毒死。

但阿盖不仅没有毒死她的丈夫，并把这秘密泄露了，劝段功回大理，她愿意和他一同回去，段功却没有听从。第二天梁王又邀段功到东寺去做佛事，一说是做寿，便令番将在通济桥头把他暗杀了。

阿盖听说她的丈夫被害，便很哀痛，想要自杀，梁王防备得很严，不让她自杀。但她作了一首辞世诗，终竟自杀了，一说是绝食而死。

那首诗很哀惋，《新元史》传中有著录，但颇有误字，今根据《国粹学报》②六十四期雪生抄辑《脉望斋残稿》③案语，录之如次，并将其中蒙

---

① 清毕沅撰，系编年体的宋、辽、金、元史，上与宋司马光所撰的《资治通鉴》相衔接，凡二百二十卷，嘉庆六年（一八〇一年）刊行。

② 系学术月刊，一九〇五年二月创刊于上海，一九一一年停刊。邓实主编。

③ 明末刘毅庵著有《脉望斋诗草》三卷，清时被禁毁；后滇人雪生抄辑残稿十余首，题为《脉望斋残稿》。

古语及疑难之字加以解释。

吾家住在雁门深，一片闲云到滇海。
心悬明月照青天，青天不语今三载。
欲随明月到苍山，误我一生踏里彩。
吐噜吐噜段阿奴，施宗施秀同奴歹。
云片波粼不见人，押不卢花颜色改。
肉屏独坐细思量，西山铁立风潇洒。

据雪生所注，"踏里彩"是锦被名，"吐噜吐噜"是可惜之意，"奴歹"是我，"押不卢花"是起死回生草名，"铁立"是松林，又"肉屏"是驼峰。此外如段阿奴即是段功，阿奴或许是爱称吧。苍山是大理的点苍山，亦名雪山。山有十九峰，二峰之间各有一溪，名为锦浪十八川。

阿盖劝段功回这样有名山胜水的大理，而他不肯回去，既已知道梁王的阴谋，偏不伤害梁王而反为所害，在这儿各种史料都没有说到段功的心境究竟是怎样。但我揣想，他这人大概是一位豁达大度，公而忘私的人。故尔也才引得阿盖那样的爱他。

阿盖是可爱的一位女性。她处在父与夫的冲突之间，她的心境一定很苦，而她终于把自己的生命来殉了她的丈夫，实在是值得同情。

这个故事在一般虽然不十分普遍，但在云南或许知道的人要多一些。明末云南的遗老刘毅庵①，有咏《阿盖妃》诗一首（见上所举《脉望斋残稿》），把来和阿盖的辞世诗一道读，很能够相互发明：

嘹嘹孤雁绕宫帏，梁国奇传阿盖妃。
雀胆阳收全父命，兰釭暗剔劝夫归。
西山松老秋风冷，东寺钟残夜雨微。
云片波粼成往事，苍山遥望泪沾衣。

---

① 刘毅庵，名联声，云南楚雄人。南明永历十一年（一六五七年）举解元；明亡，隐居深山。

根据这诗可以知道段功和阿盖之死是在秋天，这正是一项重要的资料。又在这首诗的后边，抄辑者雪生有一段很长的案语，开始叙述阿盖妃的故事，与《新元史》文约略相同，另外叙述到杨渊海的殉死和他的题壁诗，便为《新元史》所未著录。

杨渊海是段功的部下，他听到段功遭了暗杀也很伤心，因而题诗一首，自杀身殉了。据那诗语看来，杨渊海也是大理人，不仅能诗，而且善战，是同时死在云南的。他和段功出仕云南的期间只有半年，在这诗里面也可以得到根据，诗云：

半载功名百战身，不堪今日总红尘。
死生自古皆由命，祸福于今岂怨人？
蝴蝶梦残滇海月，杜鹃啼破点苍春。
哀怜永诀云南土，绵酒休教洒泪频。

段功还有一对很可爱的儿女，女名羌奴（《新元史·阿盖传》作僧奴），男名段宝，这两人不是阿盖所生，是出于段功的前妻高氏。《南诏野史》载嫡妻高氏尚在，且与功诗词往来。又载段功之死在三年以后，余以为均类小说，不足据。盖正妻如在，梁王竟许其女为妾，不甚近情理。

段功死时，羌奴只有十二岁，曾经手制一旗，上绣"誓报父仇"四字。后来成了人，嫁给建昌阿黎氏。她把绣旗留给她的弟弟，作为纪念，告诉他说，自己不是男子，不能替父亲报仇，十分抱恨。但她出嫁之后，她要"收拾东兵，飞檄西洱"，完成报仇的志愿，并叫她的兄弟急急出兵，会于善阐（即昆明），还作了两首诗留别。

其一云：

珊瑚勾我出香闺，满目潸然泪湿衣。
冰鉴银台前长大，金枝玉叶失芳菲。
乌飞兔走频来往，桂馥兰馨岂暂移？
惆怅同胞未忍别，应知含恨点苍低。

其二云：

何彼秾秾花自红，归车独别洱河东。

鸿台燕苑难经目，风刺霜刀易塞胸。

云旧山高连水远，月新春叠与秋重。

泪珠恰似通霄雨，千里关河几处逢？

这些诗《新元史》也未著录。据雪生案语，言“后与其弟宝终遂其复仇之志”。文字过于简略，不知究竟是怎样复的仇。不过据《梁王传》及别的资料的参证，这“复仇”似乎只是消极的，便是与梁王断绝关系，而促成了云南在洪武十四年（一三八一）的平定与梁王的惨死。

段宝是大理第十代总管，在其父死不数年之后，闻明太祖定鼎江南，便派遣他的叔父段真，由会川①奉表归款。一直到洪武十四年，明遣征南将军傅友德②、左将军蓝玉③、右将军沐英④，进兵云南，十二月大败云南平章达里麻之师于靖江，生擒达里麻，歼其精甲十余万。《明史·梁王传》在这儿插叙了一笔：“先是王以女妻大理酋段功（原文作段得功），尝倚其兵力，后以疑杀之，遂失大理援。”以“失大理援”作为梁王败绩及走死的原因之一，足见得段宝的复仇只是袖手旁观，坐视不救而已。不过段宝虽然已与明室通款，但在明军攻云南的时候，他自己是已经死了的。

---

① 古地名。南诏置会川都督府，治所在今四川会理西。元代改为路，辖境相当今会理、会东两县。

② 傅友德（？—1394），宿州（今安徽宿县北）人。明初将领。洪武初随大将军徐达北上灭元，又率左将军蓝玉、右将军沐英取云南，封颖国公。后为朱元璋所杀。

③ 蓝玉（？—1393），定远（今安徽定远县东）人。洪武二十年（一三八七年）任大将军，封凉国公。后为朱元璋所杀，株连一万五千人，史称“蓝狱”。

④ 沐英（1345—1392），定远人。朱元璋义子。洪武十四年（一三八一年）随傅友德征云南，后留镇云南，死后追封黔宁王。

梁王的末路也很悲惨。据《新元史》所载，他在损兵折将之余，见大势已去，便逃往晋宁州①的忽纳砦，“焚其龙衣，驱妻子赴滇池死，再和左丞达的，右丞驴儿，夜入草舍自缢”。（案达的驴儿实系驴儿达德一人之分化，其时另有一左丞相为观音保，开城迎降者也。）这位梁王的年龄，算起来一定是相当大的。在至正二十三年他已经有了公主可以嫁人，由那时到他的死又是二十年，他的年龄可能有七八十岁。整个元朝，从元世祖至元十七年起算，仅仅八十八年，梁王对于云南的统治恐怕要算是相当长远的。

明军把云南平定了之后，更进而经略大理。那时候的大理总管是段世，是段宝的儿子，可见得段宝死得很早。段功死时羌奴才十二岁，段宝是她的弟弟，顶多也不过十一岁，段宝之死当在三十岁以前。段世和他一位弟弟段明，在明军经略大理时，也不过是十来岁的孩子。

段世对于明室很想成为半独立性的属国，“比年一小贡，三年一大贡”，不想彻底归顺。因此明军在洪武十五年便开始行动，一下便把大理击破了。段世段明都被生擒，被解送到南京。明太祖以为他们的父亲段宝，曾经通款，不忍废绝他的后代，便赐世名“归仁”，授永昌卫②镇抚，赐明名“归义”，授雁门③镇抚。大理就这样完全归入了中国的版图。

还有值得注意的是在征南将军傅友德等在对大理采取军事行动之前，曾经致书劝降，那劝降书里面有这样一句：“我师已歼梁王，报汝世仇，不降何待？”据此，也足以证明段氏对于梁王的报复，除消极的不合作之外，不曾有过什么积极的行动。

---

① 位于昆明滇池南。

② 古地名。辖境相当今云南保山、永平、施甸、龙陵、镇康等地区。

③ 古郡名，赵武灵王置。秦汉以来其辖地广狭不一，相当今山西河曲、宁武等县以北，恒山以西，内蒙古黄旗海、岱海以南地区。

段功有一位很贞烈的妻阿盖，有一位很义侠的部下杨渊海，又有那么一对有气概的儿女，可见得并不是一位寻常的人。《新元史》既为梁王和阿盖立传，似乎更应该为段功立传，可惜关于段功的事却没有详细的叙述。在《大理府志》、《昆明府志》或《云南省志》之类的地方志书里面，或许更还可以找出一些资料吧，但这些志书，目前是无法到手的。

就是关于阿盖与梁王等的资料也只是一个轮廓。例如向梁王谗害段功的那个人究竟是谁，各项资料里面均无可考。因此在这些地方我便发动了我的推想，根据《元史·顺帝纪》车力特穆尔生擒明二的那个记载，我想到这车力特穆尔分明有诳报军情及冒功求赏的嫌疑，因此我便定他为谗害段功的主角，而且把他写得很坏。这点我是应该声明的。关于车力特穆尔，没有别的资料可以根据，假如他这人并不是那么坏的人，我自然要负责，我不过借用了一下他的名字而已。

梁王有妃有子，史有明文，但这妃是什么名字，一时尚未能考出，子是几位或多大，也没有记载。看到"驱妻子赴滇池死"的那一句话，可见他的妻子之死都是受着强迫的。妻不见得是一位好妻，子也恐怕是没有多大年纪的稚子。因此我也就把梁王妃写得很坏，而让她在穆哥王子之外还有一个幼儿。

王子穆哥是我假造的，并无丝毫根据。假造了他来是为了要显得阿盖的贤淑与王妃的嚚顽。

驴儿达德、苏成等人在《梁王传》中有名，因而遭了我的利用。铁知院一名也见《梁王传》，我因为他的名字有点象和尚，便让他做了和尚，而且还让他懂得医理，作为了梁王的侍医。

建昌阿黎氏是后来羌奴所嫁的夫家，我把他利用了来作为"明二"的代身，而使他和段功发生了联系，也就成为后来与羌奴结合的机缘。这些不用说都是我假造的。就是明二的金蝉脱壳计也是我假造的，或者也可以说是我对于历史疑案的一种解释。

我所根据的主要资料是《明史》、《元史》、《新元史》尤其是这些书里面的《明玉珍传》、《巴匝拉瓦尔密传》、《阿盖公主传》、《顺帝纪》、《云南土司》等篇，还有就是上面举出的雪生所辑《脉望斋残稿》及法国学者多桑所著的《蒙古史》①、《马可波罗游记》②等。

资料的搜集和调查是相当费了些时间的。本来我是打算在这暑间把宋末抗元史中的钓鱼城③的故事戏剧化的，因此读了好些关于元朝的文献，但在中途我的兴趣却被阿盖吸引去了。

我知道有阿盖的存在应该是三十多年前的事。大前年我回到长别二十六年的我的大渡河畔的老家的时候，在我年青时所读过的书籍中，（那些多被蠹蛀焚毁，仅留极小一部分，）找到那册有第六十四期的《国粹学报》的合订本，这在目前应该算得珍本了。《阿盖妃》的诗又重新温暖了我的旧梦，因而那册书我便随身带到了重庆来。我时时喜欢翻出来吟哦。有时候也起过这样的念头，想把阿盖的悲剧写成小说。但要写小说时，最大的困难是我没有到过昆明和大理，地望和土宜对于我是一片空白，因此没有胆量敢写。我终于偷巧，采取了戏剧的形式，是因为我把布景的责任推卸给舞台工作人员去了。

1942年9月10日

---

① 多桑(C. d' Ohsson，1780—1855)，瑞典人，东方学家，瑞典外交官。所撰《蒙古史》，共四卷，第一卷于一八二四年问世，全书于一八五二年出齐，系用法文撰写。

② 马可·波罗 (Marco polo, 1254—1324)，意大利旅行家。公元一二七五——一二九二年旅居中国，为元朝官员，遍游中国，所撰《马可·波罗行纪》，中译《马可波罗游记》。

③ 位于四川合川县东，三面临江，形势险要。南宋淳祐三年（一二四三年）四川安抚处置使余玠，为抵御蒙古军东下，于此筑城防守。

《孔雀胆》故事补遗

一

《新元史列传》第一百二十九里面有这样的一则：

驴儿达德，蒙古人，为云南行省右丞。镇帅达里麻兵败，梁王闻之，即同其母嘉僖，可敦忽的斤等百余人，乘舟趋昆明池，谓驴儿曰："我宗室子，无降理。"命取药，仰之，死。妻子皆从之。驴儿达德既进毒于王，号恸自杀。一时死者凡二百人。

这所记载的情形和同一书中《梁王传》所记载的不大相同。驴儿达德在这儿是一个人，在《梁王传》里面是分成为"左丞达的，右丞驴儿"。又据杨升庵①的《南诏野史》载明军入云南时，"云南左丞观音保以城降"。（原作"右丞"，今改。）左右丞相各一人，断不会跑出三个人来的，《梁王传》分明是弄错了。

梁王妃名忽的斤，在这篇传文里面也表示着的。起初我对于"其母嘉僖可敦忽的斤"一语，不知道该怎样点断。本来北方民族，王称可汗，后称可敦，史有明文。起初我疑"嘉僖"是尊号，"嘉僖可敦"如称"慈禧太后"之类，则忽的斤便是梁王母后的名称。兹据昆明杨亚宁②先生的抄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日重庆《新华日报》。一九五七年收入《沫若文集》第四卷《孔雀胆》附录。

① 杨升庵（1488—1559），名慎，字用修，四川新都人。明文学家。著有《南诏野史》、《滇载记》、《杂事秘辛》等。

② 杨亚宁（1914—1981），笔名晓阳，白族，云南剑川人。曾任《云南日报》编辑。

示："张毓碧《云南府志》中亦略纪此事，惟作'与其母嘉僖，妻忽的斤'云云。"是则忽的斤乃梁王妃的名字。

又施宗施秀确系人名，又作子宗子秀。《南诏野史》载段功攻明二时，言"又得子宗子秀兵至，功遂从梁王进兵吕合，败红巾于关滩江"。又段功为梁王所害后，"阿盖闻之，恸哭曰：'昨灯下，吾犹言云南施宗施秀二人以胭花殒命，奈何不信。今果遇害矣。'……"看来，这施宗施秀似乎是云南的民兵将领，于攻打明二时有功，而被梁王用胭花把他们毒死了。（胭花不知道是不是罂粟？）我得到了这个知识，在剧本里面便把阿盖的两位侍女改为了施宗施秀的女儿。

关于谗害段功的人在各种地方史志上均无可考，因此我所假拟的车力特穆尔还不至于发生问题。

我把剧本写好之后，有朋友告诉我：施蛰存有一篇小说也是写这故事的，收在《将军的头》里。① 我便很想看看这篇小说，看里面有没有什么新的材料。在重庆找这书不到，成都的朋友洪钟先生最近为我购寄了一部来，果然在里面发现了一篇小说叫《阿褴公主》。

读了这篇小说，在积极方面对于我毫无帮助，不过在消极方面它算使我知道了我所不能找到的东西，别人也没有方法找到。

《阿褴公主》的主题和人物的构造，和我的完全不同，甚至于可以说是立在极相反的地位。作者也没有找到那位进献谗言的人，他是把这反派的脚色使驴儿与达的（彼依据《梁王传》亦分为二人）来扮演了的。把驴儿的面貌写得很丑，说他就象驴子，其实"驴儿"只是译音，我们是不好望文生训的。

---

① 施蛰存，一九〇五年生，杭州人。作家。其短篇小说集《将军的头》，一九三二年一月由上海新中国书局出版，收《鸠摩罗什》、《将军的头》、《石秀》和《阿褴公主》四篇。

作者似乎读过杨升庵的《滇载记》或《南诏野史》，把段功的死是定在至正二十六年七月，在打败明二后的第三年，又写着段功的嫡妻高氏还在，段功曾往来于昆明与大理之间，终为迷恋女色而忘记了民族的仇恨以致殒命。

我们的老乡杨升庵先生，其实是惯会造假的人，谁都知道《杂事秘辛》就是他造的假。他还有一套假《石鼓文》，也是很有名的。《南诏野史》，据杨亚宁所示，本有两种。一为阮元声本。一为杨慎本。杨本盖据阮本加以润色者。《滇载记》则又其润色者也。此观阿盖所歌《金指环》及高氏《风卷残云》词，自明。案《野史》实系一种小说，其中事实多出虚构。如明玉珍攻云南，其母寄书一节即属子虚。盖攻入云南者为明二，并非明玉珍，则其母安有致书玉珍之理？至如叙段功之死在至正二十六年七月，距其战胜明二已三年，亦与杨渊海诗"半载功名百战身"不合。因之嫡妻高氏尚在，段功曾往来于云南与大理之间，其事亦不足信。盖高氏如尚在，梁王何至以其郡主为段功之妾？旧时文人均有段功好色自取灭亡之观念，故不免多所附丽以自圆其说。

二

又案世祖第五子忽哥赤以至元四年（一二六七）封云南王，八年被人毒害。其子也先帖木儿以至元十七年始袭封，武宗即位（至大元年），进封营王，而以镇西王铁木儿不花之子老的为云南王。也先帖木儿卒于至顺三年（一三三二），有二子曰脱欢不花，曰脱鲁，未言嗣立。《元史·顺帝纪》载元统二年（一三三四）五月"诏云南王（《新元史》作西靖王）阿鲁镇云南，给银子团牌。"西靖王阿鲁者，世祖太子真金子答剌麻八剌之子，以至顺元年封西靖王出镇陕西，见《新元史列传》第十，唯该传并无晋封云南王事。今据亚宁所示：段功之兄段光时代于元统二年已与梁王巴匝拉瓦尔密分域构隙，如两说均无误，则阿鲁始于元统二年五

月晋封云南王后，不久即去职，而梁王巴匝拉瓦尔密继之。唯此等重要事史书不见，殊为不合，且梁王一名孛罗（盖即巴匝拉之促音），疑《元史》云南王阿鲁乃伯鲁之误（阿与伯草书颇相近），盖非西靖王阿鲁，则孛罗伯鲁殆系一人。是则梁王巴匝拉瓦尔密当为忽哥赤之曾孙。《新元史·世祖诸子世表》于云南王忽哥赤之下有如次之系列：

一世——云南王忽哥赤；

二世——营王也先帖木儿；

三世——脱欢不花，脱鲁，云南王阿鲁；

四世——云南王孛罗（原注：未详世次）；

五世——梁王巴匝拉瓦尔密（原注：世次未详）。

将孛罗与巴匝拉瓦尔密分为两人，而以阿鲁属于忽哥赤系之“三世”，与本传自相矛盾，殊觉不甚妥当。

又云南王或梁王之继承本非一系，其传统甚为复杂，有时且中断，兹据《新元史·世祖诸子传》（《列传第十与十一》）追索其传统如下：

云南王忽哥赤（世祖第五子）——至元四年至八年。在职五年。

南平王秃鲁（太宗子禾忽子）——至元九年至十四（？）年。

此王因其父禾忽附海都，于十四年举兵反于甘肃六盘山，后被擒。《新元史列传》第九中有传，唯未言镇云南事。

云南王也先帖木儿（忽哥赤之子）——至元十七年至二十七年冬。在职十年。

梁王甘麻剌（世祖长子真金之子）——至元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在职二年。

梁王松山（甘麻剌子）——至元二十年至至大二年。在职十七年。

云南王老的（世祖第七子奥鲁赤之孙）——至大二年至延佑二

年。在职六年。

诸王脱脱(？)——延佑二年至四年。在职二年。

诸王按灰(？)——延佑四年至至治元年。在职四年。

梁王王禅（前梁王松山子）——至治元年至泰定元年。在职三年。

云南王帖木儿不花(王禅子)——泰定元年至至顺元年(？)在职六(？)年。

此王在职中前云南王老的之长子豫王阿忒思纳失里于天历二年曾奉命镇云南。

诸王秃坚(？)——至顺元年自立，二年讨平。

荆王也速也不干
诸王镇南——至顺二年至元统二(？)年。

秃坚平定后此二王同时奉命留镇云南，未授封号，云南王位，至此似中辍者凡三年。

云南王阿鲁(皇太子真金之孙？)——元统二年。

梁王巴匝拉瓦尔密(忽哥赤之曾孙)——元统二年至明洪武十四年。在职五十年。

梁王年龄，余在剧本中定为六十岁，本系出于揣想与配脚之方便。初未发现其母嘉僖之存在，剧中未及插入，故需一年老之王以助剧情。唯梁王在位甚久，自元统二年至至正二十三年已整整三十年，且其王位非由父子继承，则其即位之年亦当得有二三十岁方足以资坐镇。作为三十即位，则其死时年已八十，其母嘉僖亦将届期颐矣。此固罕有事，然亦足增其末路之可悲。

阿盖年龄余作为二十岁，似亦颇有问题。读阿盖辞世诗“吾家住在雁门深，一片闲云到滇海”句，足见其生于蒙古。然其父如于元统二年已就梁王位，则阿盖在三十岁以上矣。三十未嫁，不近情理，如作为再

醮亦无根据，且觉大煞风趣，因此我仍照原拟未改。作为梁王就职以后，其妻曾归漠北，梁王亦曾往来于漠北与滇南之间，似亦情理中事。

段功年龄余作为四十岁，可无问题。

1942年11月28日①

① 本篇写作时间为一九四二年十月十四日，收入《孔雀胆》单行本之前，作者于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作了修订，这里系修订时间。

昆明景物

一　云南多茶花，红白各色均有，其花甚大，在冬腊月即有开放者。闻前有人曾有以茶花为云南“省花”之拟议。《昆明县志》云：“茶花大可甲天下，明谢肇淛谓其种七十有二，菊有九十余种。茶花以城东之云安寺为最，赵璧曾作茶花谱”云。

二　昆明境内柏树最多，庙宇间亦然。紫薇花亦多植寺观中。而三月则以牡丹为特征，九月则以菊花为最。

三　《昆明县志》云：“今考龙王庙祀元平章段功，阿姑狱庙祀梁王女阿盖。”二庙今尚存，“阿姑狱”盖即阿盖之缓音也，庙中兼祀段功。

四　东寺俗称东大寺，本名“觉照”或“慧光”，原寺已毁，今存者为清末所建，寺内已改祀关公。

五　通济桥在今大南门外鱼课司街，水已涸而桥已圮。今有石桥铺，在臭水河之西，东寺之前，直通东寺街。当日取街名时，殆不无怀古之意。

六　梁王宫，《志书》或云在城内东北角九龙池旁。九龙池今称翠湖。或云在城东长春观，即今之文庙。或云即清末布政司署谯楼，今财政厅。未知孰是。又有梁王避暑宫，在昆明西山华亭寺，距城二十余公里。面临滇池，遥望昆城，风景颇佳。

七　邓川乳扇与路南乳饼，均云南名产，为羊奶所制，素食妙品也。甜食咸食均可。杨林肥酒亦云南名产之一。

此据杨亚宁函示

本篇最初收入一九四三年重庆群益出版社出版的《孔雀胆》。一九五七年收入《沫若文集》第四卷《孔雀胆》附录。

《孔雀胆》后记

《孔雀胆》虽然写只写了五天半，但改却差不多改了二十天。我送给好些朋友们看过，也念给朋友们听过几次。我采纳了好些宝贵的意见。主要的添改是对于段功的加强，对于阿盖的内心苦闷的补充，对于车力特穆尔的罪恶暴露的处理。

加强段功是表示他站在老百姓的立场，在第一幕里面插入了战败明二的原因是由于得到老百姓的帮助，而明二之失败也是由于失掉民心的那几句。这是实际的情形。因为明二因粮乏而颇重剽劫，致失民心，史书上是有明文，而且明太祖朱元璋（当时还是吴王）还为这件事情，写信给明玉珍，告诫过他的。

其次是在第二幕饮茶的时候加入了段功对于蒙古人色目人的批评及对于种族偏见的慨叹。蒙古人和色目人专横的情形是很普遍的，并不限于云南。但在云南方面的情形可以参看《元史·忽辛传》。蒙古人就是因为这样终于失败了。就单就云南来讲，我们看到明洪武十四年平定云南的时候歼灭了梁王的精兵十余万，足见得梁王并不是没有大兵。然而在明二经略云南的时候，兵不满万人，便长驱直入，一直占据了昆明，足见得云南的老百姓是怎样反抗元人的统治，而在初一定是欢迎了明二的。

这样加强了段功，便使段功和车力特穆尔的斗争更加突出了。而在另一方面也可以释去一部分朋友的忧虑。他们以为段功是和农民革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三年三月桂林《野草》月刊第五卷第三期。一九五七年收入《沫若文集》第四卷《孔雀胆》附录。

命军的明二作对的，加以赞美，似乎是有问题。本来农民革命军是应该代表农民的利益。但假如以剽劫为事，那就不是农民革命军了。段功本来是在第二年才出来打明二的，很有可能是看见明二失掉了民心，所以才敢出来。我这样去加强他，并不纯粹是出于我的阿好。

关于阿盖的内心的苦闷，在初稿中写得相当简略。有的朋友问我：以阿盖那样关心段功的人，为什么知道车力特穆尔与王妃的阴谋，而不当面向国王揭发？这一问是很有道理的。这一部分本来要靠演员的技巧，但我的表现终嫌不够。假如是在莎士比亚时代，一阵的旁白独白便可以解决，这样原始的手法，目前是碍难采用了。我因而在第三幕阿盖与段功对话中加入了将近一千字的"说还是不说"的心理过程的表白。这补充在舞台效果上恐怕有些问题，因为两人对白的时间加长，会使舞台加冷，但这是靠演员的伎俩可以挽救的。

对于车力特穆尔的罪恶暴露，在处理手法上来了一次大改造。原先我是让车力特穆尔一个人独白到底，而阿盖始终不加以理会，各自做她的那首辞世的诗。为使车力特穆尔的独白减掉单调起见，把那诗也化整为零，改成了四首，把独白分成了几段，一直到阿盖喊杨渊海为止。我这样处理，在初是感觉到相当满意的。阿盖一直不理，各自做她的诗，是因为她不屑于理，也无须乎理。车力特穆尔的秘密她是全知道的，车力特穆尔的求爱独白把自己所有的罪恶都吐露出来，好象是还有一片人性，但其实也是一种阴谋。因为他以为没有第三个人在场，就只有阿盖，他为夺取阿盖的爱怜起见，所以故意显得自己在忏悔，显得自己非常真率。这是我原先的作意。

在我念给朋友听的时候，我得到一个很可宝贵的意见，说这样表现虽然颇有诗意，但在舞台上很难收到效果。因为阿盖的念诗，如要配上音乐，车力特穆尔的表白会被搅乱，不配上音乐吧，白念是难得讨好的。不如改成对白，把车力特穆尔逼得不能不承认，让杨渊海最后把他杀

掉，是更有效果的。

我采纳了这项意见便大加改造，把阿盖的诗改在出场时整个念出。继后在车力特穆尔独白时，让阿盖知道了梁王与王妃均在窃听。故意地挑动车力特穆尔，并把矢拉的献爱加入，另外构成一个三角关系，使车力特穆尔无法推诿，而最后出以腕力的强迫。这样使车力特穆尔的奸恶表示得更为明显，在阿盖的性格上也增加了一些波动。这波动在阿盖既经忧患且存心复仇的心境中也应该有。一个人象玉制观音一样的纯粹，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有这一波动似乎愈显得阿盖是有血肉的人。

不过在我改好之后，我再念给一部分朋友们听时，有几位朋友叫我仍然不要改，觉得原来的更有诗意。我踌躇了，但要叫我再改回去，觉得也有困难，我不妨把那原来的几页抄录在这儿，以表示在创作过程上的浪痕吧。

车力特穆尔　……你可怜我吧，就因为关心你，我瘦得来就象一条狐狸一样了。

阿　盖　（仍不理，步至树下，张望。漫步徘徊，以哀婉之声吟出）

吾家住在雁门深，
一片闲云到滇海。
心悬明月照青天，
青天不语今三载。
吐噜吐噜段阿奴，
施宗施秀同奴歹。

车力特穆尔　（复向前走近其身畔，随之徘徊）公主，我知道。你是深切地在思念着段功。段功的死，我要坦白地承认，的确是出于我的阴谋，是我叫人把他暗杀了。我是犯了很大的罪过。但我为的什么？都是为的关心你呀。我为了关心你，把我自己的良心消灭到一丝

一毫都没有了。自从你嫁给了段功，我感觉得就象是一只白鸟落在一个烂泥塘里，所以我就毁灭我的一切，要把你搭救起来。我也知道象我这样的人是和你不配的。我所有的罪恶，在你的眼中一定都看得很清楚。但我尽管怎样成为了十恶不善的人，我可依然在渴慕着你的天使一样的光辉。就象埋在那很深很深的地层里面的毒草的根，依然渴慕着太阳，要迸出土来的一样呀！

阿　盖　（仍不理会，步至柏树下，坐于其坛上，复以哀婉之声吟出）

心悬明月照青天，

青天不语今三载。

欲随明月到苍山，

误我一生踏里彩。

吐噜吐噜段阿奴，

施宗施秀同奴歹。

车力特穆尔　（复执扭地行近阿盖前）你说"误你一生踏里彩"吗？公主，你这是太忠厚了。"踏里彩"这锦绣的被条有什么罪？你不是被锦衣玉食所误，误了你的实在是你那晚母，王妃忽的斤呀！我和王妃的关系，我也不想隐瞒你，也隐瞒不了你。我隐瞒得了的是你那昏庸老朽的父亲，但和一切黑暗的角落逃不了太阳光的照射一样，我怎么能够隐瞒得了你呢？

阿　盖　（仍不理，仍以哀婉之声吟出）

欲随明月到苍山，

误我一生踏里彩。

云片波粼不见人，

押不卢花颜色改。

吐噜吐噜段阿奴，

施宗施秀同奴歹。

车力特穆尔　（行近阿盖前，含热情地）那忽的斤，不仅是误了你，其实也误了我呵。她那样连自己亲生的儿子都要毒死的狐狸精，我即使是个狐狸，也感觉着害怕。我迫不过她的追求，和她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但我对于她丝毫也没有好感。她还强迫过我呢。要我设法毒死你和你的父亲，这个我可踌躕了。我要承认，我是和她通谋把穆哥王子毒死了的，但归根起来也还是为的关心你。因为不那样便不能够使你的父亲对于段功怀疑，不那样便不能够除掉段功，也就不能够把你夺过手来。公主，你可怜我吧，我一切都是为了你呀！（愈益走近其身旁。）

阿　盖　（仍不理，复移步至右侧骆驼前倚立，以哀婉之声吟出）

云片波粼不见人，
押不卢花颜色改。
肉屏独坐细思量，
西山铁立风潇洒。
吐噜吐噜……

车力特穆尔　（徙倚而前，不待其歌毕，情不自禁地伸出两臂，欲拥抱阿盖）啊，押不卢花呀，我实在是熬不过了！……

以上是三项极重要的添改。此外还删削了一些。在第三幕讲赵盾①故事里面删削了叙述提弥明救赵盾的一节将近一千字。又在车力特穆尔陈述时事的一段，把文字尽量节约了。在第四幕第二场把阿盖追念段功的表白也删掉了不少。

还有些宝贵的意见，如象嫌故事没有十分展开，段功与车力特穆尔

① 即赵宣子，赵衰之子，春秋时晋国执政。晋灵公十四年（前六〇七年）为避晋灵公害而出走。灵公被杀后，返晋拥立成公，继续执政。提弥明救赵盾事，见《左传·宣公二年》。

的正面斗争不够，似乎应该在第一幕与第二幕之间更加上一幕。这层，我想由于段功性格的加强，似乎已经得到补救。又如象写阿盖公主过于汉化，蒙古的女孩子是更要带点原始的性格的。这层由于阿盖性格上加了一些波折，或许也可以弥补。本来照阿盖故事看来，阿盖这位女性是充分汉化了的。她能有那样贞烈，并且能够做诗，便是绝好的证明。

在这里我想把大理的情况补叙一下。

大理本是唐时的南诏国。南诏是由蒙雟、越析、浪穹、邆赕、施浪、蒙舍等六诏合并而成，“诏”是王的意思。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西纪七三八)，蒙舍诏皮罗阁合并五诏，因蒙舍诏在最南，故称为南诏。唐廷曾封皮罗阁为云南王，赐名“归义”。到他的儿子阁罗凤，曾因事被激变，天宝十年鲜于仲通①讨之，失败。阁罗凤便投降吐番，改号为大蒙国。十二年杨国忠②又遣李泌③将兵十余万讨之，几至全军覆没。未几安禄山④反，阁罗凤便攻陷雟州⑤，在这时他把雟州西泸县令郑回俘虏了来。这位郑回在大理的汉化上是很有功劳的一个人。

郑回是相州人，相州即今河南安阳县。他曾中天宝中的明经。被俘后，却为阁罗凤所赏识，名之为“蛮利”，要他教他的儿子凤迦异和孙子

---

① 鲜于仲通(693—755)，名向，渔阳(今河北蓟县)人，寄籍四川。天宝十年(七五一年)率兵攻南诏，在泸南(今云南姚安)大败，丧师六万。

② 杨国忠(?—756)，本名钊，唐玄宗赐名国忠，蒲州永乐(今山西永济)人。官至右丞相。曾对南诏发动两次战争，丧师二十万。

③ 李泌(722—789)，字长源，京兆(今陕西西安)人，原籍襄平(今辽宁辽阳北)。唐大臣，历仕肃宗、代宗、德宗三朝，官至宰相，封邺侯。

④ 安禄山(? —757)，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南)胡人。任平卢、范阳、河东三节度使；天宝十四年(七五五年)冬于范阳起兵叛乱，攻陷洛阳，次年自称雄武皇帝，国号燕。后为其子庆绪所杀。

⑤ 古地名。辖境相当今四川越西、美姑以南，金沙江北，锦屏山、盐井河以东地区。

异牟寻读中国书。郑回的教育很严，凤迦异和异牟寻，都要受他的箠楚。

凤迦异早死，异牟寻承继其祖，改号为大礼国。以郑回为清平官，犹唐之宰相。清平官有六人，但其余五人均不敢与郑回抗衡，郑回对于他们可以鞭挞。郑回常劝异牟寻归附中国，异牟寻终竟听了他的话，在唐德宗贞元九年（西纪七九三）大破吐番于神州，受了唐代册封。唐末郑买赐、赵善政、杨干贞①等相继篡夺，至五代晋时（西纪九四〇年前后），始为段思平②所得。

段思平时代始改国号为大理。由五代而两宋，三百五十年间独立自主。其事迹在正史中不详。至元初大理王段智兴降附，被封为总管，等于半独立性的属国。终元之世，至明初而纯归中国。

据上史实，段氏虽然汉化颇深，但不是汉族是没有问题的。

有的朋友问我："段功被刺死，阿盖倒地立即疯癫，心理过程这样快就能发疯么？——在后场，隔时不久她又十分清醒了，这又是心理过程，有这样变得快么？"但在我认为这些都是可能，而且我是有根据的。四年前张曙③同志在桂林被炸死，他的夫人周琦女士一见顿时气厥，转过气之后便呈出精神异状，目光凝固，尽唱张曙所制之歌曲；对于每一个人都认为张曙。后服安眠药，得到长久安睡之后，精神便平服了。阿盖的悲哀应不亚于周琦，且抑郁过之。因为前一日有穆哥之死，已使精神大受冲击，更苦闷了一天一夜而又遇到段功之死，这样是很有可能发

---

① 郑买赐（一作嗣），郑回裔孙。唐昭宗天复二年（九〇二年）灭南诏，建大长和国。 赵善政，白族，云南大理人。曾任郑氏大长和国靖平官。九二八年为杨干贞拥立，建大天兴国，次年又为杨干贞所废。 杨干贞，白族，云南宾川人。郑氏大长和国时为东川节度使，九三七年被段思平废为僧。

② 段思平（893—944），白族，南诏贵族。官至通海节度使。九三七年灭大义宁国后建大理国。

③ 张曙（1909—1938），原名恩袭，安徽歙县人。作曲家。

生精神异状的。我所写的阿盖并不是怎么粗线条的人，似乎可能性更大。至于夜半的清醒是因为服了安眠药已经睡了将近十个钟头，而她又已经存下了必死的决心。这样的客观的和主观的条件似乎也都足够使她清醒了。

更有人问我："全剧的主旨何在？仅为车力特穆尔这黄鼠狼吃不到天鹅肉，因妒而弄成这悲剧吗？"这一问倒使我感觉着失望。因为我写出的东西让朋友们看了听了，竟不明主旨所在，我真不知道在写些什么了！这原因：或许由于恋爱斗争的副题过于扩大，掩盖了主题：善与恶——公与私——合与分的斗争的吧？但是段功的加强，对于这一层或许有了些弥补。

还在一些小地方也受到质问："孔雀胆为什么要送两瓶？"因为旧时中国的习惯，好事成双，没有送一瓶东西给人的。"送了两瓶，为什么又要让车力特穆尔拿一瓶去？"因为车力特穆尔拿去，好在国王面前证明，此计不成，便筹画到第二天暗杀的办法。写剧本不象写小说，这些地方不好一一注明出来。所有各场各幕中的伏线如要一一注明出来，那也实在是写不胜写的。

剧中所谈到的元时的事情多是事实，只有谈到忽必烈做六十大庆时的豪奢是把元宪宗蒙哥即可汗位时的情形借用了的。这一点应该特别声明。

1942年9月30日

《孔雀胆》的润色

我自己对于戏剧是抱着一种学习的态度。我认为舞台是戏剧的实验场，一个剧本总要经过好几次的演出，才能够得到它的完成。现存的莎士比亚的剧本是经过好些次的演出、改版、增删，然后才成为定本的。其中有好几种，或一种中的好些部分，差不多完全是集体创作。这是戏剧文学史中周知的事实。

但在中国，因为出版一本书的不容易，又因为书出之后改版的困难，剧本尽管叠次演出，演出时尽管有大量的增删润色，但就我所知道的范围内，一位剧作家把既成的剧本改修的事，似乎是很少见的。

我自己，多年前就开始了写剧的尝试，虽然一直到现在也还是一个初年级生，但我却有了好几次改修旧作的幸运。

最值得提起的是《棠棣之花》，我改了又改，中间绵亘了二十五年，一直到去前年之交在重庆的最后一次演出，才使我改定成了现行的印本。其中有一些部分也的确是可以称为集体创作的了。

其次是《屈原》。这也是二十五年前的试作《湘累》的发展。虽然写成只费了十天，但从受胎计算，至少也经历了二十一年。前年在重庆演出之后，又蒙承印它的文林出版社给予了我一个改版的机会，使我得以加上了一番琢磨和润色。

最近又轮到《孔雀胆》来了。这个戏，写虽然只费了五天，但是改却费了二十天以上。在成为油印本之前，我征求了好些人的意见，并也采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三年二月十一日重庆《新华日报》。一九五七年收入《沫若文集》第四卷《孔雀胆》附录。

纳了好些人的意见。蒙中华剧艺社①以最快的速度闪击演出了。靠着导演、演员，以及前后台工作人员的苦心努力，使它在演出上赢得了很多观众的眼泪，我是应该向大家感谢的。

但我尤其感谢的是在专家们的多数沉默之中，得以读到徐飞先生的《孔雀胆演出之后》②。这样恳切的批评使我又提起了精神来，对于我的剧本再加以修补。最重要的是徐飞先生替我点醒了主题。他说：

> 造成这个历史悲剧之最主要的内容，还是妥协主义终敌不过异族统治的压迫，妥协主义者的善良愿望终无法医治异族统治者的残暴手段和猜忌心理。

这就好象画龙点睛一样，把当时的历史点活了。

本来，我在当初写这个剧本的时候，我的主眼是放在阿盖身上的。完全是由于对她同情，才使我有这个剧本的产生。我的注重点是在民族团结，这凝结成为阿盖的爱，和这对立的是车力特穆尔的破坏。段功呢？我是把他放在副次的地位的。加以我有意在回避一种可能性，即是怕惊动微妙的民族感情，我把段功更写得特别含混。但在演出上段功却成了主人，因而主题也就更加隐晦了。

其次，大理在唐为南诏国，到五代晋天福二年由于思平的篡夺才成为段家的天下。在五代与两宋的时代，三百年间，一直都是个独立国。到被元世祖征服以后，也还是半独立性的属国。大理的纯全成为中国领土是自明洪武十四年以来。现在的大理人有好些都还是民家人。段功可能是民家人。但我因为他有汉式的姓名，又因为大理已成国土，所以他的进攻明二不能得到谅解。大理在当时也是受蒙古的压迫的，所以他毕竟是一个妥协主义者。这无论从汉人的立场上来说，他是妥协，

① 一九四一年成立于重庆。参加者有金山、白杨、舒绣文、张瑞芳、应云卫、陈鲤庭、陈白尘、石凌鹤等人，上演过《屈原》、《孔雀胆》、《天国春秋》等剧。

② 发表于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八日重庆《新华日报》。

就从那时的大理人立场上来说，也应该是妥协。

现在，我趁着我的剧本还未铅印，在中华剧艺社打算复演之前，又加上了一次的修改。我在第三幕加了一场，让杨渊海从大理晚回来了半天。主要的是在一方面加强杨渊海和建昌阿黎，让他们两位反对同流合污，主张和长江南北的义军合流，而在另一方面减弱了段功的愚直，使他明白地表示要以和亲的手段，避免流血的痛苦，以求得到人民的福利，结果是失败了。

妥协主义者必然是有所企图的，而且必然是相当聪明的人，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原因是梁王的恩和阿盖的爱。他被这两道彩绳束缚而牵引着，结果是陷入了泥沼。这可能使段功成为悲剧的人物。

非妥协主义者的杨渊海，则以对于段功的忠诚和友谊，不能自行拯拔，终竟同陷于悲剧的境遇。建昌阿黎的带着羌奴、段宝脱出危险，则是代表第二期的新生代了。

其他在小的节目上，也有不少的修改。阿盖临死时，我让她少说了几句逗引的话。梁王窃听车力特穆尔表白时的踌躇萎靡，是因为慑于车力特穆尔的武器和险恶。武器在剧本中没有写上，演到第三场时，曾经关照了导演加入。梁王最后出场时带有卫士同出，也是在第三场时加入了。这些因为是新的加添，不免表演得稍微文雅了一点。我在这一次的修补上，把梁王出场时所说的话也改变了一些，那个小漏洞似乎是得到了补救的。

就这样我这部"悲剧"的悲剧是不是多少挽回了一些，我依然不敢保证。好在不久有重演的机会，再实验它一次，如果依然不行，再想方法修改吧。

我自己是最没有舞台经验的人，记得《棠棣之花》就因为缺乏舞台效果，曾经有十年没有登上舞台。然而我现在却成为被人说是最爱用舞台效果的人，真是有点瞠然自失。

但我对于戏剧始终还是一个初年级生，我自己愿意尽量的学习，学习，学到老，学到死，学到我不能执笔为止。创作固想学习，理论也想学习。

譬如悲剧与闹剧的明确界线究竟是怎样，我现在还摸不准确。除人物的典型创造、心理描写的深化之外，“情节曲折”而近情近理，“刺激猛烈”而有根有源，是不是也可以成为悲剧的要素呢？我很诚恳地愿意向这方面专门研究的朋友们请教。

又譬如避免“强烈刺激”的这种作风，是不是多少带有阶级性的，也是我愿意请教之一。我感觉着怕“强烈刺激”的人似乎并不是怕刺激了自己的神经而受不住，而是怕刺激了别人的神经而受不住。因此那种雅人深致的高蹈趣味和温柔敦厚的人道主义，是不是可以作为戏剧定性的最高准绳，似乎也是值得讨论的事。

我自己的希望是，就和《孔雀胆》的那个半光明的尾巴一样：

“让明天清早呈出一片干净的世界。”

1943年1月23日

《孔雀胆》二三事

我不曾到过昆明和大理，在《孔雀胆》的酝酿期中调查史地情形，颇为费力。关于这些的调查，我写满了一个抄本，比《孔雀胆》本身的字数要多过五倍。但等到我动手写作时，从前年九月三日起到八日止，仅仅写了五六天便完成了。这是我写得最快的一个剧本。初稿写成之后，还费了很多琢磨的工夫，不过都是小枝小节的推敲，大体上是没有什么更动的。

初稿写成后，昆明杨亚宁先生给我的帮助很大，他画了一幅昆明的地图给我。把本地的山川风物，尤其关于段功与阿盖的遗迹，调查得非常周到。我是深深地感谢他的。亚宁先生还是我未知的朋友，能够这样诚心地帮助人，实在是近年罕有的事。因此，我的收获，倒不仅只是关于《孔雀胆》的材料了。

在剧中我把梁王巴匝拉瓦尔密的年龄定得很大，有六十岁；其他一些人的年龄都是出于想象，并没有什么根据。我只是为配角的方便起见，那样订出而已。梁王是到洪武十四年，明朝大军规复云南的时候，才逃往晋宁州自缢了的。洪武十四年上距本剧时代凡二十年。那么照我的规定梁王便活到了八十岁。这倒也并不是不可能的事。不过梁王死时，还有他的母亲嘉僖也是在昆明湖死了的。梁王如果八十岁，那他的母亲会有一百岁左右了。因此便觉得有点不大合理。不过写剧本不是在考古或研究历史，我只是借一段史影来表示一个时代或主题而已，

本篇最初收入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上海大孚出版公司出版的《沸羹集》。一九五七年收入《沫若文集》第四卷《孔雀胆》附录。

和史事是尽可以出入的。这种办法，在我们元代以来的剧曲家固早已采用，在外国如莎士比亚，如席勒，如歌德，也都在采用着的。中国的史学家们往往以其史学的立场来指斥史剧的本事，那是不免把科学和艺术混同了。

关于嘉僖的发现比较迟，我是在把剧本写好了之后才发现了她的。假如她是早被我发现，那我的剧本会另外换一个面目；我可以利用这位老太婆来作剧中的线索人物，在角色的配置上也无需乎要有一位年老的国王了。甚至有一些女的配角都可以省掉。不过假使为了她而要整个改变我的剧本，那是犯不着的。我是在写剧本，不是在写历史论文，抹杀了她的存在也没有什么。有了她，虽然也可以有些便宜，但也不免要多生许多不必要的纠葛。我也考虑过，想把她写成梁王的庶母，那样便和梁王同年或更小些，都不要紧。她如果要出现在剧本里面，她当然要被派定站在阿盖的一边的。她和阿盖与王妃的一个三角形，和梁王与王妃的一个三角形，和车力特穆尔与阿盖的一个三角形等等，在关系上相当复杂，反会使剧本的线条含混，因而我决然把她抛弃了。

王妃忽的斤被定为后母，是我假想的。连车力特穆尔那个人物也是我大胆借用的。车力特穆尔事实上是陕西省的参政，只是在生擒明二时史书中有他的名字，因此我把他借用了。谗害段功的总得有这样一个人，而这个人却无着落。有一位小说家曾经把这个故事写成小说，他借用了驴儿达德，足见他也找不出那位真正的谗人来。我想，怕是谁也找不出的吧，除非昆明有什么新的史料发现。

驴儿达德是一个人的名字，但有好些书是误成驴儿与达的两个人去了。上述的那位小说家的小说也是误成两个人，是假托为左右二丞相的。当然，这里也有别人的创作自由，我并没有意思纠正别人，显示我的博学。不过在我的剧本里面是作为一个人在处理，我怕有些史学家看惯了两个人说的史料，会以我为错误，故设此一条备而不用的防线。

我写剧本的动机，是因为同情阿盖与段功。在写作时当然也加上了一层作意，现代人所说的主题，我是企图写民族团结。阿盖站在团结的一面，车力特穆尔站在破坏的一面，结果成为悲剧，来了一个大破落。这层作意似乎很少被人看透，有一位剧评专家写过一些不相干的话，以为不成名器的一个剧本，算导演好，所以演出成功了。倒也不错。一个剧本假使得到好导演，就是不成名器的东西，都是可以保定成功的，这倒是一个教训。那么，我敢于保险，这一次在昆明的演出又准定要成功了。何以呢？因为导演章泯①兄的手腕并不亚于应云卫②兄（在四川各地演出的导演），我又可以坐享其成，而名利双收了。利者何？上演税也。近来的比例是多少不得而知，在前一般是百分之三。外行的观众不懂这个妙窍，在陪都几次演出我的戏都收到成功，因而有好些人都说我发了财，那倒是很有趣的事。故尔在这儿也来加一道防线，我希望云南的朋友们不要也以为我在发财。事实上演出时我每每贴本，因为要送客票便要扣除上演税，这次我遗憾不能送客票，利是免不了要收获的了。

但是，假使万一在昆明的演出不十分成功，那我要告罪，那当然是我的剧本不成名器的原故。一个不成名器的剧本，纵使得到好导演和好演员，也每每是吃力不讨好的。

在剧本里面，除掉加强团结一层作意，或者类似蛇足的一样，我倒可以坦白陈述，是毫无任何“含沙射影”的用意。陪都有好些神经过敏的人，尖着眼睛在里面找，有一位公然也就找着了。他说：我写的首长和政治当局都是昏庸坏蛋，这是别有用心。嗳呀，不得了！连古代的

---

① 章泯（1906—1975），原名谢兴、谢韵心，四川峨眉县人。戏剧、电影导演。先后导演过话剧《钦差大臣》、《大雷雨》、《孔雀胆》等。

② 应云卫（1904—1967），浙江慈溪人。戏剧、电影导演。抗日战争后，导演过《孔雀胆》等剧。

"黑暗"都不好轻易"暴露"了。一套二十五史，至少应该烧掉一半。把一大半过往的当局都写成了昏庸坏蛋，不烧如何可以？

但也不足为怪，在这儿确实是外国也有臭虫的。英国的莎士比亚在生当时，也就因为写了些历史上或外族的昏庸首长，而被女王伊丽沙白禁止了他好些剧本的演出和刊行。然而莎士比亚无恙也，女王之雌风安在哉？中国成为"民国"已经三十三年了，"皇帝陛下"这些名称似乎已经是博物馆里面的东西，然而秦始皇还是伤犯不得（我的一部《高渐离》便因有此嫌疑至今不得出版）。谁知蒙古人的边疆王爷，死了六百年，也还有同样的威力呀！神哉！圣哉！

哼，根本是帝王思想在作祟。一个人如果不自命为帝王，而且不自命为帝王中的坏蛋，则别的人写了古代的乃至外族的坏蛋帝王，真是"干卿何事"？

写作的人固然苦了，自命为帝王的人似乎也苦了——"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呜呼！

1944年8月9日在重庆

《孔雀胆》资料汇辑

——昆明杨亚宁先生所提供之函件——

亚宁先生我还没有和他见过面。当我把《孔雀胆》写完的时候，大概是在九月十号左右，我突然接到这位未知的友人从昆明来信，对于《屈原》剧本的错字有所指正。我当时正想拜托一位昆明的朋友为我调查段功梁王等的遗事，苦于找不着适当的人。我接读亚宁的来函，感觉着他对于新旧文学都有根底，便不揣冒昧，立即用航快寄信去，把调查的事情拜托了他。令我喜出望外的，是我去信之后不久便接连接到他四封航快信，把我所想要知道的事情，应有尽有地提供了。他在百忙之中不仅买书借书广为搜讨，进而自行或托人代为抄录，而且还亲自去踏访遗迹，叩问熟于掌故的友人，真真是不遗余力。来件美不胜收，不仅为我把梁王妃的名字，把通济桥的废址，通同考查了出来，而且还提供了许多地方风物，使我的剧本得到分外的充实。可惜我的剧本业已写成，且付油印，只能酌量采纳，实是一件憾事。但我对于亚宁是十分感谢的。他很客气地说未能"丰收"，其实就让我亲自到昆明去，也不见得能够得到这样丰富的收获，而且我在这资料的丰收之外，还得到一位实心实意的神交的朋友，尤其是一种极可宝贵的精神财产。因此我把亚宁给我的函件整理了出来，附录在这儿，一以表示我对于亚宁的感激，一以供读本剧者的参考。

本篇最初收入一九四八年二月上海群益出版社出版的《孔雀胆》。一九五七年收入《沫若文集》第四卷《孔雀胆》附录。

我昨天把亚宁来件订成了一个小册子，信笔在卷头题了一首诗，我也把它录在这儿吧。

亚宁盛意至可感，

助我完成《孔雀胆》。

来件珍藏在玉函，

传之百世足观览。

1942年10月22日郭沫若记

（一） 来信之一

××先生：

嘱办之事极愿效劳，且颇引以为荣焉。惟晚以谋求一饱，故不得不兼差三处，是以日无暇晷。势非申请假以时日不可也。昨午曾乞假四出搜求典籍，已获《滇系》、《备征志》、《大理府志》等三种；杨慎之《南诏野史》则早经购置；因之资料方面圆满固不可期，然丰收则敢预约也。刻已分托亲友代为抄录，东寺及东寺塔昨亦曾一履其地，且有所抄记。拟于下礼拜日再往采访有关梁王之古迹，俾便汇呈先生。至昆城东郊，现仅存金殿一座，传系吴三桂所筑者，铜阁铁旗，今犹巍然。先生所闻或其讹传欤？窃维初传阿盖者乃升庵先生，数百载后又幸获先生加以表扬，使伊复活于舞台，彼烈妇者可谓与西蜀文豪结缘矣。……预计国庆以前，定将所获资料寄呈采用。知关锦注，特先航禀。再者晚顷向五十年代社预订《战争与和平》（白报纸本）一部，甚盼能获先生亲笔签名于卷首（已函知该社矣），则感德难忘也！敬颂著祺！

愚晚杨亚宁谨呈

古历中秋前夜于昆明

（二）来信之二

××先生：

九月二十三日上书谅达？饬查梁王及若婿若女事，兹谨将所获资料汇呈，所惜并未“丰收”耳。

《云南通志》先后曾出三四种，唯颇难借阅，仅觅得明人李中溪所纂者（民国二十三年龙主席重印本），周惺甫氏曾谓此书乃滇志中之“最为详审”者，然关于梁王事迹则颇简略。王文韶督修之《续云南通志稿》尤甚（《李志》中且将大破段光兵者误为梁王老的，实则系梁王巴匝拉瓦尔密事。《王志》偏重于《清代史事》。其他略而不详）。柯著《新元史》纪梁王事亦仅寥寥四八六字耳。《大理府志》亦经查阅（黄元治、张泰交合修），只见其中充满段氏窃据字样，并无《段功传》可抄。所异者，该志又将段功近臣杨渊海列入《忠义》栏内，其矛盾竟尔若是。《云南府志》、《昆明县志》中亦无梁王、段功、阿盖之详细记载。王崧纂之《云南备征志》（系搜集有关云南之文献而成者），内容虽云丰富，惟关于梁王事却独付阙如。其中清人冯甦《滇考》内有云“至正中梁王巴匝拉瓦尔密一称孛罗，以宗室镇云南，世系莫考。……”冯乃乾隆年间人，犹作此语，则其难考可知也。师荔扉之《滇系》其于梁王之纪载亦未有胜于上述诸书也。

嗣以各志均称梁王墓在昆明城西三十里之进耳山，以为或有墓志可考，遂于月之四日，就礼拜之便搭滇缅火车前往车家壁（该村位于进耳山麓），先询乡人，则俱瞠目不能对。旋即登山查视。初见一大冢，以为是矣，趋视之，则系前滇都督唐之族人坟墓。继见远处有一小峰，状若覆钟，峰顶隐约可见石砌及墓碑。窃以为是矣，乃鼓勇而前。伴我者

仅淙淙之溪流声与夫唧唧之虫歌耳。迨绕至峰侧，则一小庙存焉。细读碑文，有"进耳寺住持……"字样，始知是即村人所谓进耳寺也。更循山径之蹊间而上，直登峰顶而视墓碑，则又是"陆军中将唐××之墓"。其后尚有石基累累，盖旧进耳寺废址也。下山复叩之村人，仍无知者。欲询诸当地学校教师，而皆以星期离校，是以只好废然而返。遥想当年傅沐二公平云南后，九州已成朱家之天下，乡人肯替梁王收尸藁墓，已属最大情份。至若立碑表墓之事，则纵有心人亦不敢付诸行动也。（杨慎《南诏野史》云："土人为之立庙，至嘉靖间被拆。"）故其墓今果尚存，谅亦无助于先生之编剧也。幸创作并非编史，作者自有凭其想象之自由。

彼梁王之人格，在附呈资料中已可概见。升庵《南诏野史》段功之子项下有云"……洪武壬子五年正月，帝遣翰林待制王祎，行参政吴云，持诏谕云南梁王，令奉版图来归。梁王初不从，后有降意。至洪武六年十二月，会元太子爱猷识里达剌立于翰北，使侍郎脱脱征饷于云南。脱脱觇知梁王有二心，因以危言逼王，杀使臣以绝其念，王遂杀祎。……"《云南府志》纪梁王死事云："鼓乐出西门，舟至晋宁溺。"则此公之面目又可想见也。

又《昆明县志》云："今考龙王庙祀元平章段功，阿姑狱庙祀梁王女阿盖。"今二庙俱存，唯已成为巫婆之牟利区域矣。

关于段功拒阿盖谏一事，颇与南诏时之慈善谏夫事相类，故亦将慈善事抄呈。又窃以为段功之所以拒谏，与夫梁王之所以假"东寺演梵"害之者，何莫非因功之佞佛所致？考段氏自思平于五代天福二年称大理国王，迄见灭于元，共传二十二主三百一十五年，而其间"禅为僧"者竟有六主之多。即段思平亦甚信佛，"岁岁建寺铸佛"，可谓猗欤盛哉矣。"禅为僧"者之姓名年号如左：

秉义帝段素隆，

孝德帝段思廉，

保定帝段正明，

（以上为大理国皇帝，嗣被高氏僭位数年，中兴后称“后理国”。）

文安帝段正淳，

宣仁帝段正严，

正康帝段义长。

此外并以滇中典故、物产及其他足为编剧资料者录呈数则，先生阅之，得毋厌其冗淩乎？肃复，敬颂撰安！

附呈资料计四份。

后学杨亚宁谨呈

三十一年十月六日夜于古拓东城

再者：昆明境内柏树最多，庙宇间亦然。紫薇花亦多植寺观中。而三月则以牡丹为特征。九月则以菊花为最。杜鹃亦于三月盛开。大理亦然。惟欲表现昆明特色，则茶花盖最好者也。《昆明县志》中云：“茶花大可甲天下，明谢肇淛谓其品七十有二，菊花九十余种。茶花以城东之云安寺为最，赵璧曾作茶花谱。……”《徐霞客游记》中亦曾盛誉之。升庵《滇南月节词》（调寄渔家傲）中亦有云：“正月滇南春色早，山茶树树齐开了。艳李夭桃都压倒。妆点好，园林处处红云岛。……”（案：口头称呼则山茶与茶花有别，可玩赏者乃茶花，其大者竟有如牡丹者，雪白，大红，粉红俱有。）茶花在冬腊月即有开放者，无香味。闻昔有人拟以茶花为云南“省花”云。附录升庵词两阕于左：

三月滇南游赏竞，牡丹芍药晨妆竟，太华（西山有太华寺）华亭芳草径。花饾饤，罗天锦地歌声应，陌上柳昏花未暝，青楼十里灯相映，絮舞尘香风已定。沉醉醒，提壶又唤明朝兴。

九月滇南篱菊秀，银针玉露香盈手，百种千株殊未有。摇落后，橙黄橘绿为三友。摘得金英来泛酒，西山爽气当窗牖，鬓插茱萸歌献寿。君醉否？水晶宫里过重九。

至明玉珍，据《新元史》云："身长八尺，随州沔阳人，重瞳子。……废释老，止奉弥勒佛教。……躬履节俭，好贤礼士，蜀人称之。……"此公如有朱元璋之幸运，则亦不失其为"太祖"也——"红巾贼"云乎哉？又明二即万胜，盖玉珍以弟媳妻胜也。

关于此剧之政治气氛，管见似以主张汉蒙合作为宜？想曾著《屈原》与《棠棣之花》之先生，夙志望合厌分，不待愚者献此刍言也，明矣。

晚杨亚宁又及

七日晨于盘龙江滨

附件一 杨慎《南诏野史》下卷摘录

段功(段隆之孙，段光之弟)元顺帝至正乙酉五年袭朝命，止授为承务郎，蒙化州知州。至正六年，梯夷思可叛，元命河南参政贾敦熙督师会云南路兵讨之，以功为前锋，屡战克捷。叙功，升功为大理总管。(杨慎《滇载记》作"至正十二年继立为总管。")寻升参政。至正癸巳十三年，红巾贼流入建昌旁掠云南边地，阿次失里讨平之。

(中略。)

至正癸卯二十三年三月，红巾贼明玉珍率其党李芝麻，同弟明二等，将兵三万攻云南，入金马山。梁王巴匝拉瓦尔密奔楚雄。(《滇载记》作"梁王及宪司官皆奔威楚，诸郡悉乱"。)四月，梁王发中庆，至石碑村。红巾入城。梁王闻报，感而自咏云："野无青草有黄尘，道侧仍多战死人。触目伤心无限事，鸡山还似旧时春。"随命陕西参政车力帖木儿拒之，擒明二。

亚宁案：邵远平《继宏简录》云："至正二十四年伪夏明玉珍

自蜀攻云南。其将万胜由叙州界首入，邹兴由越隽建昌入。胜兵抵云南，梁王孛罗走楚威，诸郡悉乱。……先是梁王避兵时甚欲遁归上都。将卒执不可。继闻大理战胜，王深德功，妻以女阿盖连奏授功平章。已而忌功威望，用群小言害之。”

又《元史本纪》则载此事出于“二十二年三月甲寅”。明阮元声《南诏野史》作“二十三年”，又云“四月十日梁王发中庆”。

于是四方乘机窃发，群盗满山。功谋于员外杨智字渊海者，问稽于卜，卜告吉。又得子宗子秀（阮本作“子禾”）兵至，功遂从梁王进兵吕合（今属楚雄），破红巾于关滩江。红巾收合余衄再战，杀段氏骁将铁万户。又有江心庄人杨胜，力战死。梁王为文祭之曰：“生于江心，为我门户。我归不识，用备其数。能卫社稷，春秋与之。惟忠惟烈，尔则处之。噫，义重于生，生必有死。丈夫之事，识者有几？愿气作山河，魂归蒙洱。英杰复生，以保我之昆裔。”祭毕而哭，一军感泣，是夜红巾屯古田寺（《续宏简录》作古山寺）。功令人焚寺，红巾乱，以铁骑捣之，死者大半。追至回蹬关（在楚雄广通县），又大破之，副将谢得攻安宁，功力战，杀千人。谢得奔中庆，子夜，功谍者拾得一书，乃明玉珍母寄珍书，云：“自尔去后，老母平安，征云南务要得之。兵粮不足，随后发来，不可轻回。”功阅书，令杨智易其辞曰：“自尔去后，老母不安，臣下乱法。又闻中国人马入界，非止一处，尔须急回，迟者难保，大夏天统元年，太后平安书。”遂募亡命者赍书往。有打金箔人陈崽愿行，惟虑老母在，功许养其母，崽遂往。玉珍得书，挥之去，令回报。追夜，玉珍旋军，功追蹑至七里关（阮本作七星关），大破其众。梁王回中庆，奏升功为云南行省平章，以公主阿盖妻之。

一日王与盖宴酣，盖歌金指环云：“将星挺生扶宝阙，宝阙金枝接玉叶。灵辉彻南北东西，皓皎中天光映月。玉文金印大如斗，犹唐贵主结配偶。父王永寿同碧鸡，豪杰长作擎天手。”（阮本作“将星挺金房宝阙，

金枝结玉叶。灵辉彻东西南北，中天惟有月，玉文金印大如斗，唐贵妃配结。父王永寿偕碧鸡，愿作擎天杰”。）

功久居梁王府，嫡妻高夫人在大理作词寄功云：“风卷残云，九霄冉冉逐。龙池无偶，水云一片（阮本作‘片片’）绿。寂寞倚屏帏（阮本作帏屏），春雨纷纷促。蜀锦半间（阮本作‘半床间’），鸳鸯独自宿，珊瑚枕冷，泪滴针穿目（阮本作‘泪湿戎针目’），好难禁（阮本作‘熬’），将军一去无度。身与影立，影与身独。盼将军，只恐乐极生悲冤鬼哭。”

亚宁案：《滇载记》作“风卷残云，九霄冉冉相争逐。龙池无偶，水云一片绿。寂寞倚屏帏，春雨纷纷促，蜀锦半床间，鸳鸯独自宿。好语我将军，只恐乐极生悲冤鬼哭。”

至正二十四年春，功还大理，至洱海金鸡庙。夫人遣人适来报生，子，功喜，作歌曰：“去时野火通山赤（阮作‘遍山赤’）。凯歌回奏梁王怿。自冬抵此又阳春，时物变迁今又昔。归来草色绿无数，桃花正浓柳包絮。（阮作‘归来草色绿茸茸，萌芽甲折何生意’。）杜鹃啼处日如年，声声只促人归去。（阮作‘杜鹃声里日如年，好归去’。）”

至正二十五年（阮作二十四年），功思新婚，欲往梁王所。员外杨智于壁间题诗留功。（阮作家臣杨智上诗留行云：“功深切莫逞英雄，使尽英雄智力穷。窃恐梁王生逆计，龙泉血染惨西风。”）张希娇亦上书（阮作“上诗”）留行。功曰：“宝剑岂埋荒土物耶？”娇苦留不已，功怒，流娇于顺州。（顺州前明属鹤庆府，今裁。在永北厅城西一百二十里。唐时地名牛睒。）遂与夫人别，倍道至中庆。梁王疑之。私议曰：“平章此来，得无有吞金马，咽碧鸡之心？”其下有妒功者，复谗赞之。王与阿盖谋，欲以孔雀胆毒功。盖私泄之，愿与西归，令功周防，功不信。

亚宁案：《滇载记》云：“既至善阐（即中庆，今昆明），梁人私语梁王曰：‘段平章复来，有吞金马，咽碧鸡之心矣。盍早图之！’梁王始启疑于平章，密召阿盖主，命之曰：‘亲莫若父母，宝莫若社稷。功

今志不灭我不已。脱无彼，犹有他平章，不失富贵也，今付汝孔雀胆一具，乘便可毒殪之。' 主潸然不敢受命。夜寂人定私语平章曰：'我父忌阿奴，愿与阿奴西归。' 因出毒具示之。平章曰：'我有功尔家，我趾自蹶，尔父尚尝为我裹之，尔何造言至此？' 再谏之，终不听。明日邀功东寺演梵云云。"

(中略。)

至正二十六年春，中原盗蜂起。(中略) 七月 (阮作七月七日) 梁王偕功东寺讲经，至通济桥，功马逸。王乘机令番将掖杀之。阿盖闻之，恸哭曰："昨灯下 (或作 '昨暝')，吾犹言云南施宗、施秀二人以胭花殒命，奈何不信！今果遇害矣。" 命侍女锦被包之，以王礼敛，送归大理。作诗輓之云："吾家住在雁门深，一片闲云到滇海。心悬明月照青天，青天不语今三载。黄蒿历乱苍山秋，误我一生踏里彩 (华语锦被也)。吐噜吐噜段阿奴，施宗、施秀同奴歹。云片波粼不见人，押不卢花 (华语起死灵草也) 颜色改。肉屏 (华语骆驼也) 独坐细思量，西山铁立 (华语松林也) 风潇洒。" 功丧既行，阿盖遂不食，死以殉焉。

亚宁案：倪蜕《滇云历年传》云："至正二十三年春，功还大理。未几复至善阐。……" 又标一题云："梁王帖木儿不花杀云南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大理路总管军民宣慰使世袭都元帅段功及其妻阿盖，并其从官员外杨渊海。" 又云："梁王知盖不用命，乃另划计。至七月中元，邀功东寺云云。"

又《滇载记》于阿盖语 "今果遇害矣" 下，尚云："'阿奴虽死，奴不负信黄泉也。' 欲自尽，梁王防卫者乃万方。主愁愤作诗云云。"

其家臣杨智渊海闻而亦死之 (阮作 "是日仰药死")。智临死诗曰："半载功名百战身，不堪今日总红尘。死生自古皆由命，祸福于今岂怨人？蝴蝶梦残滇海月，杜鹃啼破点苍春。哀怜永诀云南土，絮酒还教洒泪频。" (明洪武间都督冯诚经功墓，亦步原韵题诗吊之曰："田横五百剑

孤身，转眼关山半娄尘。北阙玉楼召客记，南滇粉壁说诗人。苍山夜黑云遮月，金马天寒鸟怨春。共惜平章迷绣幕，至今愁听水声频。”）

功死，长子宝自称平章，立于大理。功任职二十二年。

亚宁案：段功子宝袭父职后，梁王虑为后患，令平章矢拉七攻大理，皆不克。土官杨宝，极意和解，王从之，奏升宝云南右丞。未几，红巾又侵中庆，梁王力不支。遣人诣大理奉金印玉书，求发兵退敌。宝念父仇而不应，并报书讽之。至段功以前之蒙段关系，谨略述如次：

段兴智：得元世祖赦，饬与宣抚使刘时中共辑大理。

一代总管信苴日（段实）：信苴，官名。本名实，后讹为日，兴智之弟。曾为元朝立大功，且曾率僧左黎医痊元成宗手疽，后奉命征缅甸，军次永昌，卒。由其弟（或谓子）忠立。

二代总管段忠：曾立功缅甸等处。阮本《南诏野史》谓忠曾于中统十六年春（沫若案：中统无十六年，且亦过早，此殆误。）遣张希娇报仇于梁王。杨慎本《野史》则将僧左黎事付与忠。

三代总管段庆：忠子或云实子。大德中因功封宣武将军，省参政，并有尚公主之荣。邵远平《续宏简录》云“宿卫东宫，尚公主”，惟《元史》公主中则不见载，庆卒，其弟段正袭位。

四代总管段正：传位于其子隆。

五代总管段隆：至治三年梁王曾至洱海。隆老，遂禅位于其子段俊。

六代总管段俊：明宗天历元年授云南省平章。

七代总管段义：隆族弟，时阿容木（沫若案：盖即秃坚）叛中庆，义出兵助梁王平之，升参政。

八代总管段光：隆子。元统二年因与梁王巴匝拉瓦尔密孛罗分域构隙，乃遣张希娇、杨生、张连等发兵攻梁王，狼狈而回。至元

元年，梁王复发兵攻大理。光自督师战于昆弥山（今弥渡与凤仪间之大山，名定西岭，滇缅公路越之），梁王大败。光凯旋。侍翰杨天甫作《长寿仙曲》上光，光喜而锡宴焉。至正元年，梁王贿段光之将高蓬之庖人，刺死高蓬。后并戮庖人以灭口。卒，传位于其弟功。

九代总管段功：……

十代总管段宝：……

十一代总管段明：宝之子。

十二代总管段世：宝之弟，亡于明（沫若案：十一、二两代与《明史》异，《明史》谓世与明均宝之子，而明为世之弟，无就总管事）。

附件二 《大理府志》摘录

《大理府志》为黄元治、张泰交所共修，今摘其忠义及烈女二栏文如左：

杨渊海：段氏臣。时段功有宠于梁王，渊海逆知其不终，屡谏功，劝之归，不听。出语人曰："吾主与我无生还日矣。"人曰："主自怙宠，于君何预？"曰："岂有食人之食而不同其难者？"未几，功果为梁王所害，渊海死之。

阿盖：梁王郡主。段功妻也。梁王忌功，令盖酖之。盖以告功，令功归，功不信。明日，遂遇害。盖执丧矢死，以诗见志。诗曰："吾家住在雁门深，一片闲云到滇海。心悬明月照青天，青天不语今三载。苹花离乱苍山秋，悟我一生踏里彩。（沫若案：原录此处短二句。）云片波粼不见人，押不卢花颜色改。肉屏独坐细思量，西山铁立霜潇洒。"（沫若案：《新元史·阿盖传》亦作霜。）诗固不雅驯，然其苦志如山如霜，不敢怨其父，亦庶几《柏舟》"母也天只，不谅人只"之遗意，故录之。踏里彩，锦被也。押不卢花，朔名起死灵草也。肉屏，骆驼也。

羌娜（它本作羌奴，亦有作小名僧奴，又名宝姑者）：大理人也。段

功女，段宝姊也。元至正间功为梁王所害，娜志在复仇，将嫁阿黎氏，出绣旗示弟宝曰："父仇未复，专待汝长成，绣此旗今七年矣。我归夫家，借兵复仇，汝亦提父兵来会，此旗为符，慎莫我违。"咏诗而别，诗曰："何彼秾秾花自红，归车独别洱河东。鸿行燕婉难为意，风刺霜刀易塞胸。闺里绣旗冤父魄，天边捍剑属儿雄。须知恨重苍山小，回首寒云千万重。"(沫若案：此诗较雪生所录者劣甚，不知孰为原作。)

慈善：邓赕诏妻。唐开元间南诏欲灭五诏，遂因星回节召五诏宴会，慈善坚止夫勿行，弗听，乃以铁钏约夫臂而别。至是以火灭五诏，各诏妻寻夫骸不能识，独慈善认钏，得夫骸以归。南诏异其慧，币聘之。慈善曰："夫亡未葬，岂忍遽嫁？"乃归治丧。事竣，即坚闭其城。南诏发五诏兵围之。三月，食尽，盛服端坐而卒。南诏悔之，乃旌其城曰德源。相传为七月二十三日，故每岁于是日龙舟以吊之云。

又《永昌府文征》内有清人赵文哲《娵隅集》(诗集)，内有《阿盖曲》一首，七古有序，因无参考价值故不录呈。唯其五古《火把节》一诗之序，则与上录《慈善》条有印证价值，特录呈于左：

"火把节亦名星回节。汉元封间叶榆（即今大理）有曼阿娜为汉裨将郭世宗所害，欲并得其妻阿南。南约以三事：一设幕祭夫，一焚故夫衣易新衣，一令国人遍知郭以礼聘。郭皆如其言。于六月二十五日，聚国人，张松幕，置火其下。阿南祭夫毕，候火炽，焚故衣，遂跃入死焉。国人哀之，岁于是日燃炬火，谓之'吊阿南'。其后唐开元间，有邓赕(即今邓川县)者，六诏之一也。南诏欲并五诏，因星回节召五诏会饮于松明楼。邓赕诏（丰于孙皮逻遣)妻慈善惧难，止夫勿行，不听，乃以铁钏约夫臂而别。比至南诏火其楼。诸诏妻寻夫骸不可识，独慈善以铁钏故得其骸以归。南诏异其慧(杨慎《南诏野史》有'而美'二字)，以币聘之。善以夫未葬为辞。既葬乃撄城自守。南诏以兵围之。三月食尽。善盛服端坐，饿以死，南诏寻悔，旌其城曰德源。（或谓并封慈善为宁北妃，滇

中某甲曾编为平剧《松明楼》或称《宁北妃》，抗战后厉家班亦曾在昆屡演。）今滇俗六月二十四五日（昆明及迤西今犹盛行，滇东滇西此风不甚流行），比户斫松为燎，高丈余，入夜争先燃之。（少年则持小火把——或以麦秸代之，挂松香粉袋，黠者则杂以火药，铁末，鸽矢，群驰街心，追人撒之，即对家长及亲友亦有撒松香之俗，六畜所在及床下亦撒焉。不佞生长迤西剑川县，故深知其详。又剑俗：未除服之祖先坟前亦须竖一火把——于昼间前往，各街各巷亦有公立者，高约三四丈，以劈柴为之，粗逾合抱，尖端并扎有'连升三级'——莲花，大升，三枝戟代之，并以彩绳系林檎之属小水果于火把周围，使其随风荡漾。柴块缝隙间亦插有瓜花及小三角纸旗之类，诚盛事也。）用以照田祈年。以炬光明暗卜岁之丰歉。戚友会聚，剁牛饮酒，夷汉同之，亦间有知两烈妇故事者。"（《南诏野史》大体同此。）

附件三 关于梁王及其他

柯劭忞著《新元史》列传第十一世祖诸子下："其（指世祖第五子忽哥赤）裔孙有梁王巴匝拉瓦尔密，至正以后，中原盗起。云南僻在西南，巴匝拉瓦尔密抚驭有威惠，一方宁谧。二十三年明玉珍僭号于蜀，分兵三道来攻。其将万胜一军，由叙州先入，抵中庆。巴匝拉瓦尔密走金马山，转入威楚，大理总管段功，以兵援之，玉珍兵败退。已而大都不守，中国无元尺寸地，云南固守自若，岁遣使自塞外达思宗行在。及明兵平四川，天下大定，明太祖以云南僻远，不欲劳师，时北平守将得云南遣往漠北使者苏成以献，乃命待制王祎赍诏偕成至云南招谕。会昭宗遣使脱脱来征饷，闻有明使，疑其贰，胁以危词。巴匝拉瓦尔密遂杀祎而以礼葬之。逾三年，明太祖复遣湖广参知政事吴云偕所获云南使者铁知院等往。知院以奉使被执，诱云改制书，云不从，杀之。明太祖乃命傅友德为征南将军，蓝玉沐英为副，率师伐之，洪武十四年十二月，下普定

路。平章达理麻以兵十余万拒于曲靖，英乘雾趋白石江，雾霁，两军相望，达里麻大惊。英严阵若将渡江者，别遣奇兵从下流潜渡，出其阵后，张疑帜山谷中，人吹一铜角，我军惊扰。英麾军径渡，以善泅者先之。鏖战良久，军大溃，生擒达里麻。先是段功退明玉珍兵，巴匝拉瓦尔密妻以女阿盖公主，倚其兵力，后以疑忌，酖杀之，遂失大理援。至是达里麻败，知事不可为，走晋宁州之忽纳砦，焚其龙衣，驱妻子赴滇池死。自与左丞达的，右丞驴儿，夜入草舍自经。明人迁其家属于耽罗。"

同上列传第一百四十二有《阿盖公主传》(沫若案：此传杨君原函本未录入，今为读者参考起见补之。)："梁王女阿盖公主，大理段功妻也。功初袭为蒙化知府。明玉珍自蜀分兵攻云南，梁王及行省官皆走。功独进兵败之。梁王深德功，以公主妻之，授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功自是不肯归。或谮之梁王曰：'段平章心叵测，盍早图之。'梁王密召公主谓曰：'功志不灭我不已，今付汝孔雀胆，乘便可毒之。'主潸然，私与功曰：'我父忌阿奴，愿与阿奴西归，'因出毒示之。功不听。明日邀功东寺，演梵，阴令番将格杀之。公主闻变，大哭欲自尽。王防卫甚密。因悲愤作诗曰：'吾家住在雁门深，一片闲云到滇海。心悬明月照青天，青天不语今三载。欲随明月到苍山，误我一生踏里彩。吐噜吐噜段阿奴，施宗、施秀同奴歹。云片波粼不见人，押不卢花颜色改。肉屏独坐细思量，西山铁立霜潇洒。'竟死。功女僧奴，将适建昌阿黎氏，手出刺绣文旗属功子宝曰：'我自束发，闻母称父冤，恨非男子，不能报。此旗所以识也。'人皆敬其志节。"

同传又有一则云："脱脱怀氏，枢密副使燕帖木儿妻。明兵入云南，燕帖木儿败驰归。氏闭门不纳，曰：'尔受梁王厚恩，兵败不死，何以见为？'乃鸩其二子一女。命侍者曰：'我死，尔举火焚屋，毋令辱我。'遂饮鸩卒。"视此则燕帖木儿亦可以反派角色出现于剧中也。(沫若案：此人未及采用。)

同上列传第一百二十九中有一则记驴儿达德事。（沫若案：此则已见《故事补遗》。从略。）

矢刺：升庵《南诏野史》谓梁王“令平章矢剌七攻大理，皆不克”，则此公亦颇堪作谗害段功之反派人物也。（沫若案：此人余已采用，余原所用者系平章达里麻，然其人较后二十年，自不若用此人之为愈。又余为易于读音起见，改书作矢拉。剌与刺有别，剌读拉或列，今已不用。故梁王巴匝剌瓦尔密，余亦改书为巴匝拉瓦尔密。）

观音保：同上书云：“云南右丞观音保以城降，”故此公亦可与矢剌有同样之作用也。（沫若案：此人亦已采用。余原依梁王传分驴儿与达的为二人，后知实即驴儿达德之误分为二者，故采用此人以替达的。唯驴儿达德既为右丞，则此人当为左丞，不知是否抄录之误。）

梁王时名僧，有盘龙寺僧莲峰，段氏族人，别名觉照。此外尚有佛严寺住持无照（寺为僧铉鉴所建），华亭寺住持铉峰，及昆阳州名僧大元等。（沫若案：亚宁之周密实至无以复加，惟惜此等僧人均未及采用。）

附件四 关于古迹寺院及其他（附略图）

金马碧鸡——传周时天竺摩竭国阿育王生三子，王有神马，色如金，三子争欲之。王乃纵马，令三子缚之，私授辔与其第三子至德。至德追至昆明东山，得马，故名东山曰金马。其兄等追至昆明西山，始悉上情，乃屯于山。时有碧凤栖于山，土人不识，呼为碧鸡。后诸子俱不得归，乃于殁后封镇金马、碧鸡、岩头三山。今昆明城东五里许有金马山，山麓有金马寺。寺中塑有神驹。碧鸡山则称碧鸡关。南城外有金马（东）碧鸡（西）二坊，东西矗立，相距仅数丈耳。相传每逢中秋节乃秋分之日（六十年一度，今年适逢），日将落时，月已升，故两坊同时能获日月之照，谓之“金碧交辉”。距东寺数十步耳。

梁王避暑宫——在今昆明西山（罗汉山）华亭寺（今存），距城约二

十余公里。面临滇池，遥望昆城，历历在目，选为避暑宫，诚妙极也。（其旁有佛严寺，为元时所建，今已不存。）

梁王宫——《志书》或云在城西北角九龙池（今称翠湖）旁。或云即城东长春观。（今东大街即绥靖路西口，旧称长春坊，观或即在其附近。）或谓即清末之布政司署谯楼（今财政厅旧址）。

东西寺及塔——均在城南，距城半里弱，唐贞观初年所建。东寺（俗加“大”字）名觉照寺（或称慧光）。西寺名长乐寺（或作常乐）。东西寺盖均俗称也，原供何佛，未详。东大寺今祀关公。寺外各有塔高十三丈。现存之寺及塔俱系清末重建者，现塔计十三级。《昆明县志》云：“东寺殿内布座下有海眼井，传系滇池水眼。每岁四月八日，僧汲水浴佛。”（现有东寺街、西寺巷。）

万庆寺——元时建。寺前通衢中有白塔，距东寺约两华里，今该地仅存白塔巷之名耳。

通济桥——《志书》云：盘龙江支流与濠水流入于市而不可渡，乃建是桥。今水涸桥存。此桥定系今之金碧路与同仁街成丁字形处之地，今已成为车如流水马如龙之繁华街市。若无濠水（俗呼臭水河）由其下排出，则“桥”形已难查考矣。《志书》谓通济桥在云津桥西。云津桥正跨于盘龙江上，清末改称为得胜桥，盖志平回之役也。通济桥亦改称为奏功桥。正对金碧二坊，距金马坊约八九十步，距东寺不上三百步耳，今昆明尚有云津桥、石桥铺二街巷名称。

亚宁案：意料当年段功或为虔心礼佛计，先期赴万庆寺斋戒，故其赴东寺须经云津桥与通济桥。若自梁王宫出发（渠为驸马，似有资格住梁王宫），则理当出南门，再西转而过碧鸡坊，或再东转而过金马坊也。（沫若案：通济桥址非奏功桥，与东寺更近，见下来信四。）

吴井——吴井昔在城东南之菊花村，距城六七里，今称吴井桥。井

水煮茗，味颇醇。

东寺附近之古刹——就现状言，三皇宫在寺正前面，玉皇阁在东寺南里许，财神宫在东寺、玉皇阁之间，各距数百步，香海庵在财神宫西侧，今称猪神庙。城内五华寺今省府所在地，元至元间建有五华山，由东寺望之可见。又城西北有筇竹寺，距城三十里许，传在贞观年间有人常在该地见成群犀牛及异僧，忽变成竹，因建寺而命名如上。其中所塑五百阿罗汉，气象万千，颇为名贵。

螺峰山——今称圆通山，在城东西隅，元时在城外，明初拓城始包括城内。山麓有潮音洞，传昔曾有蛟龙为变，今城口石壁上尚有“咒蛟台”三字。

气候及其它——昆明有“四季无寒暑，一雨便成冬”之谣，洵不诬也。大理则相当冷，苍山积雪炎夏不消。该地地势颇为壮观。有谚云：“上有上关(即龙首关)，下有下关(即龙尾关)，东有洱海，西有苍山。”又有“大理有三宝：风吹不进门，一宝；石头打墙墙不倒，二宝；菜叶贴眼眼会好，三宝”之传说。(案大理屋墙均以鹅卵石及其它天然石砌成。)又有“下关的风，上关的花，苍山的雪，洱海的月”。城北二里许有塔寺，中塔甚高，其旁两塔次之，状颇巍峨。因面海风大，故又谓苍山第七峰(名三阳峰)，上有一“风孔”，“郡之多风以此”云。每年三月，大理有“三月街”盛会，市场在城西门外旷地，可谓为迤西之博览会。抗战以来规模已日趋缩小，鸡足山在大理与宾川接壤区域，盖滇省之佛子圣地。段家皇帝禅为僧之去处或即此山。大理去昆明十六站，今乘汽车两日即达，小汽车则朝发夕至。又段功大破明玉珍部之回蹬关（属今广通县），离昆明约四日行程。

风俗与币制——元至元十九年八月，钦定云南税赋以金为则，准以贝子折算。每金一钱折贝子二十索，足见当时滇省系以贝子为通货本位，犹之乎抗战初起时之以旧滇币为本位。又用贝子为通货事，后学幼

时曾聆先君子言及，舍间并见贝子与“洪武通宝”之类，同为古董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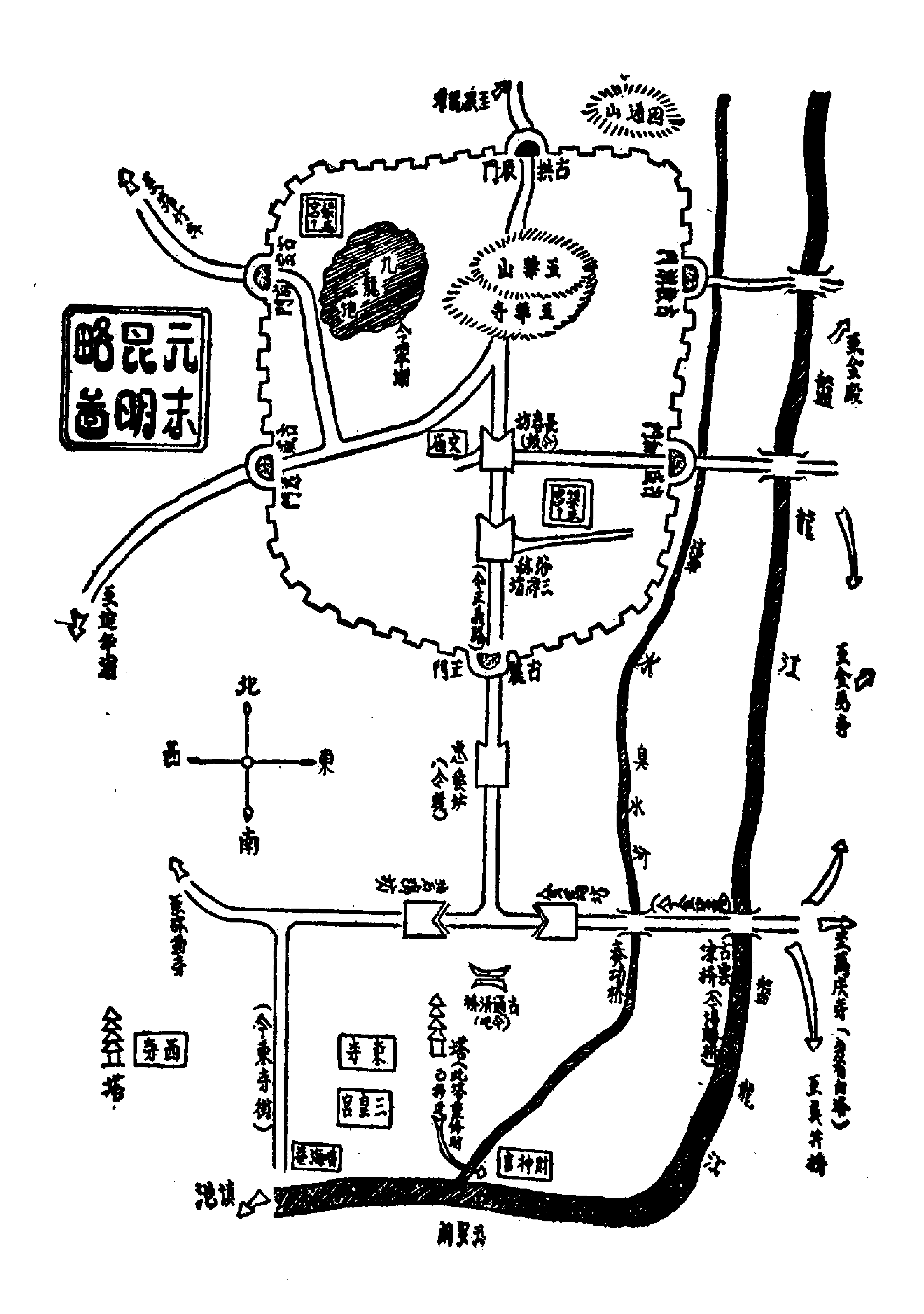
《昆明县志》载：三月三日俗例谒真武庙（在城西北五六里长虫山之铁峰庵内），西则于罗汉山，东则于鸣凤山为庙会。或有先期即赴嵩明（在昆明东北）中和山者。二十八日则谒东岳庙（白塔附近），九月九日则登城北螺峰山饮菊酒，并以面簇诸果为花糕，亲友相酬馈。

滇中特产——昆明竹酒，宝珠梨，大理弓鱼及雪梨，杨林肥酒，丽江酥油（犛牛奶油）、虫草（以上二物其实产自滇康藏边区雪线地带，丽江仅销售市场耳），邓川乳扇（羊奶制成），路南乳饼（同上）（以上二物素食妙品也），呈贡水果，镇南虎掌菌，晋宁金线鱼，蒙化槐果蜜饯，石平（今称石屏）豆腐干，元江紫米（可作粢盛用），开化（今称文山）三七（燉鸡补品），顺宁鸡葼（菌类），澜沧江上游沿岸之檀香。

以上所列虽属琐琐，然能点缀于剧中，亦足以增加其地方色彩。友邦苏联作家论写作亦颇重视地方色彩，故或不至成为蛇足。

又昆明城北三十里许有黑龙潭，该地寺院中迄今尚有唐梅宋柏，茶花亦大如牡丹，树干可合抱。又安宁温泉亦素负盛名，离昆明约六十里，在昆明西，安宁城之北。

多桑《蒙古史》中有注云：“云南分为数国，古南诏之地也，乌蛮白蛮所居，南诏之都城曰大理。蒙古人名乌蛮人曰合剌章（Caradjang），犹言黑民，忽必烈在位时代，云南之大部分或其全部，曾置合剌章行省，都押赤（冯承钧云即今昆明）。马可波罗旅行记曾著录有合剌章（Caraiam），境内有亡国，皆属忽必烈。剌失德（Raschid）记述蒙哥在位时忽必烈南征事，亦谓忽必烈进攻南家思（Nanguiass 中国南部）以前，欲先取合剌章之地，据云‘中国人名其地曰大理，印度人名曰犍陀罗（Cander），波斯人名曰罕答哈儿（Candahar），与土番、唐兀、中国、印度、金齿等国为邻。忽必烈在此国大肆焚杀，虏其王摩诃罗嵯（Maharadja，此言大王）而还。其后未久，忽必烈离军而去。’——其后剌失德胪举忽必烈帝国之



元末昆明略图
拱辰门
圆通山
五華山
五華寺
九龍池
文廟
北
南
東
西
東寺
西寺
三皇宫

十二行省亦著录有合刺章行省，都押赤。——同一史家在蒙古兀良合部条下云：‘兀良合台，蒙哥可汗时代之一大将，即此部人也。蒙哥命其弟经营合剌章时，发兵十万，命兀良合台总军事，欲使忽必烈受其节制。合剌章之地相距蒙哥驻所有一年程之远，气候恶劣，军中多病。盖以合剌章战士众多，防守甚力，逐日搏斗。因此两种原因，蒙古军不久仅存二万人。’”（据冯承钧译本。）

（三） 来信之三

××先生：

关于昨日所呈资料，今有四点补充。（一）记梁王杀婿事，各书不同，或云“邀功”，或谓“借功”，如依升庵所记，则当日梁王婿俩似是同路。梁王宫，升庵云在城东长春观，注云：“今昆城东有真庆观（已改为火柴厂，在白塔附近，距通济桥约一里弱），但并无长春观。”说者谓长春、真庆乃道教派别，故亦有人将真庆观认为即长春观者。（二）澜沧江上游所产檀香盖土檀香耳，滇人所焚之檀香实来自粤东云。（三）云南宣威之火腿，较诸金华所产，说者谓有过之无不及。吕合（今属楚雄，段功战明玉珍部曾经此）梅子酒亦颇可口，鹤庆大麦酒亦然（青麦干麦均可煮），滇西谚云：“丽江粑粑鹤庆酒，”盖丽江人每日均以麦饼（俗称千层饼，杆面成饼时，以香油润之使然，并略放葱椒盐）偕酥油茶（特制木或粗竹之筒，高约二尺，盛沸水及酥油于筒中，凝成饼或块，再以杵捣之，务达水油交融，而油且由牛油色变为米汤色，兼无油花泛水面，再加盐或糖及其它香料，即可饮之）为早餐故也。（四）窃以为梁王乃蒙人，而酥油、乳饼、乳扇之属系有羶味之食品，想正合其口胃。又藏人所食之糌粑（乃燕麦或大麦，粹米之粉，再以酒、沸水，或酥油茶调之，捏成饼

形而食之）鹤丽亦有人喜嗜，此物谅亦获宠于梁王？

尚有恳者：后学前托友人自渝购得鲁迅翁石膏浮雕像一具，亟须制联以映衬之。兹特趁此良机，附呈素纸二帖，敬乞先生于便中法书类似鲁迅像赞之词句。倘无暇思索，则即用畴昔在倭京出版之《质文》上所载先生手书之“平生功业尤拉化，旷代文章数阿Q”一联，亦甚佳也。毋任感祷！肃此再渎，敬祝著祺！

附呈素纸一联。

后学杨亚宁谨呈

十月八日于昆明

沫若案：　亚宁所嘱联语已立即写寄，联云：

返国空余挂墓剑①，

斲泥难觅运风斤②。

余与鲁迅素未蒙面而时受其斥责，虽当时受之，每有难忍之处，但今则求之而不可得矣。

（四）　来信之四

××先生：

七八两日先后奉上两札，谅已寄达左右？兹以间接获聆两事，特再渎呈如左：

---

① 挂墓剑，据刘向《新序·节士》载，春秋时吴人季札（延陵季子）出使于晋，路过徐国。徐君欲得其佩剑，季子心拟于返国时献之。归时徐君已死，于是脱剑挂死者墓树上而去。徐人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脱千金之剑兮带丘墓。”

② 《庄子·徐无鬼》：“郢人垩漫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斲之。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斲之，尽垩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

一　通济桥：云系在现今之鱼课司街，水已涸而桥已圮。——此说视晚所推测之以奏功桥为通济桥者较为合理。盖（一）由城内出大南门，右转经碧鸡坊或左转经金马坊（元时或系直向南行，无需经坊），而达东寺，势须经通济桥也；（二）志乘内亦云：通济桥在清代即呈“水涸桥存”之状，而奏功桥下之臭水河则今日亦尚流污。而今日之石桥铺亦系在臭水河之西，东寺之前，直通东寺街。当日取街名时或不无怀古之意也。

二　长春观：云即今之文庙（民众教育馆）——此说与晚所度微有差别。盖鄙意疑长春观或即今之教育会（在古之长春坊东面），而文庙则在坊西也。元初孔庙原在东寺背后，即上述通济桥所在之鱼课司街，嗣经移入城中。《昆明县志》似曾记述其事，惜阅时未及抄录耳。

右二说系晚于奉示后托熟习昆明掌故之某先生向各方采询所得者。因昨夜方重遇，故今始奉闻。如此小事而未克一次详确呈复，愧甚愧甚！附上昆明略图一幅，虽简略之至，然较上次绘呈者则可谓“略胜一筹”也。敬颂撰祺！

愚晚杨亚宁谨呈

十月十三日于昆明盘龙江滨

孔雀胆归宁

我写成《孔雀胆》是前年秋天的事，在陪都连演两次，获得意外的成功，使同情于剧中人物的观众，慷慨地流出了很多的眼泪。去年和今年，在成都、内江、自流井、泸县、乐山、流华溪、五通桥等地演出，听说都收到了同样的成功。这在作者的我，当然是很大的安慰。

这次在昆明的演出，《孔雀胆》要算是回到了娘家了。参预演出的列位兄姐都是我的亲爱的朋友，承他们关爱，使我这个女儿竟有衣锦还乡的机会，我想昆明娘家的人看见了她，恐怕又有更深的感触，会为她流出更多的眼泪的吧。她太可怜了，在风尘之中虽然博得了很多的同情，然而她的身世却是愈显得可怜。

女主人公的阿盖公主，虽然是蒙古的种裔，元朝的王姬，但无宁称她为“昆明的女儿”是更要适当一些的吧。她那滢澈的性情，是昆明的秀丽的山川风物的化身。她那哀婉的歌声不就是昆明的呼息么？多艳丽呀，然而一瞬便飘零了。惨红满地，使苍柏倍加凄清。这不是山茶花吗？这不是阿盖精神么？阿盖，我将给你一个摩登的美名——“昆明的茶花女”。

段功，该是大理石的化身，至少在我自己是存心把他塑成大理石像的。他那端严、公正、无私、勇敢而又娴雅的精神，应该就是云南的精神。他是云南的阿坡罗（太阳神），事实上云南人是把他崇祀着的。我倒

本篇最初收入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上海大孚出版公司出版的《沸羹集》。一九五七年《沫若文集》第四卷未收，现据一九四七年上海大孚版补入。

希望他成为“中国的阿坡罗”。在陪都，有人说他“太愚忠”了，或许是吧。但他并不是忠于梁王，而是忠于云南的老百姓。对于老百姓尽忠，是愈愚愈值得称赞的。对于老百姓尽忠，哪里还容得有丝毫的打算呢？澈心澈底是一个大理石，打成粉碎还是大理石。象大理石成为了普天下的神像，普天下的庄严华屋，普天下的屏风美饰一样，段功精神，你也成为中国人的精神吧。我这样祷告着。

眼泪是准定要流的，连我写到这儿，都不免眼睛有点作怪了。这次的演出，听说费了很大的琢磨工夫，背境是现地风光，服装有精到的考究。导演章泯兄是诗人，演员诸兄姐都是海内知名的群星，那还有不更加感动人的么？山茶花配上了昆明湖，大理石安置在点苍山，那还有不更加哀艳的么？我倒恨我不能够飞来，和亲爱的观众诸兄姐，一同再洒雪一次眼泪呀！

但是，我们请把眼泪挥干。我们应该把阿盖精神，段功精神恢复起来，忠于人民，忠于乡国，把横暴的侵略者驱逐出去！现在昆明和大理的后门不是又有虎狼在那里盘踞着的吗？是时候了！警醒我们的不是东寺的钟声，而是响彻全世界的军号。是不是还有车力特穆尔呢？有的。汪精卫和一些准汪精卫的细菌们便是。我们要象杨渊海一样，除掉了它！中国人应该是真正抬起头来的时候了。

一九四四年九月九日在重庆

〔本剧注释者：赵　橹〕

南 冠 草

本剧最初于一九四四年三月由重庆群益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此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

人　物

夏完淳——明中书舍人，年十七岁。

夏母盛氏——其嫡母，年五十以往。

夏母陆氏——其亲母，年四十左右。

夏淑吉——完淳异母姐，年三十二。

夏惠吉——完淳同母妹，年十四。

侯武功——淑吉之子，年十一。

姚再生——淑吉之妯娌，年三十左右。

盛蕴贞——淑吉之表妹，年二十。

钱秦篆——完淳之妻，年十八。

钱彦林——秦篆之父，年五十以往。

刘公旦——明进士，年七十左右。

顾咸正——明举人，年五十左右。

王聚星——秀才，年二十。

杜九皋——完淳之友，年二十。

憨憨老——隐逸者流，年七十以往。

多尔衮——清摄政睿亲王，年三十四。

洪承畴——清之贰臣，年五十左右。

土国宝——清江南巡抚，年五十左右。

巴　山——清江宁总管，年四十以往。

增　荣——多尔衮之侍妾，后赐洪承畴，年二十许。

王差官——年五十左右。

皂隶及兵勇若干人。

第　一　幕

顺治四年五月尾上之南京，明故宫内廷之一部分。时清摄政王多尔衮微服南巡，驻跸于此。高台上厅事之一部分，偏左处有阶段。右手部分临阶有栏杆，靠右壁有炕床，壁上有字画，中轴乃赵子昂①所画之马，左右为董其昌②所书之联："由来苛政猛于虎，毕竟真人逸似龙"。炕床后侧有铜鼎一。

左手部分靠后于一二段坛坫上有公案一，后陈太师椅一，其后为屏风。后壁偏左有门通内室。左壁垂幔。建构陈设均宜堂皇富丽，须有王宫气象。唯供应一切无须铺张，宜若保持常态者然，因多尔衮乃微行，须保持秘密。

幕开，多尔衮着便服坐炕床上，捧水烟袋在手，展阅文件。此人权倾天子，颇有飞扬跋扈之态。

旗装侍女一人，名增荣，侍侧。江宁③总管巴山颇为惶恐地立于侧近。

---

① 赵子昂（1254—1322），名孟頫，号松雪道人、水精宫道人，湖州（今浙江吴兴）人。元代书画家，擅画马。有《洛神赋》、《秋郊饮马》等书画及诗文《松雪斋集》存世。

②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县）人。明代书画家。天启初年官至南京礼部尚书。著有《容台集》、《容台别集》、《画禅室随笔》等。

③ 清时辖地相当今江苏南京市及江宁、六合、江浦、溧水、高淳、句容等县。

多尔衮　（阅件告一段落，抬头向巴山）巴山！

巴　山　（鞠躬）在。

多尔衮　你做这江宁总管，很能称职，值得嘉奖。现在还是兵荒马乱的时候，南方的汉蛮子总想死灰复燃，一定有不少的奸细在暗中活跃，这是最要留心提防的。你们所捉着的那名主犯——唔，他叫什么名字？

巴　山　启禀王爷，他叫谢尧文。

多尔衮　唔，谢尧文，这的确是一名重要的奸细。不过你们从他身上所搜查出来的这些文件，倒是有真有假。

巴　山　是，奴才赋性愚蠢，不十分辨别得出它的真伪。

多尔衮　（下炕，步至案前）我可明白地告诉你：象这里面江左遗臣四十余人联名和鲁王①以海通款的表，还有，这夏完淳谢封中书舍人的奏疏，这些倒是真的。

巴　山　喔，我倒把它们看得比较轻微了。

多尔衮　不，这是重要的一部分。在你以为重要的却都是假的。象这关于洪承畴和土国宝的这几件都是假的。

巴　山　（愈显惶恐）奴才真是死罪。

多尔衮　这个不能怪你。而且象洪承畴、土国宝这些贰臣是须得加紧提防的。他们根本是反复无耻的小人，只要有隙可乘，谁能保证他们不立刻叛变？主要的不要让他们打成一条心，对于这样的人要恩威并用，也要恩威分用，

---

① 鲁王（1618—1662），名以海，明神宗之子，崇祯十七年（一六四四年）嗣王位。翌年，清兵破南京后，被张国维、钱肃乐等拥为监国，建都绍兴。一六四六年清兵攻取浙东后流亡海上。一六五三年自行取消监国名义。

你懂得吗？

巴　山　是，奴才平常对于他们的防范并没有放松，待遇也是有分寸的，我使得他们都害怕我，也都得讨我的欢心。奴才是会养狗的，我没有放下皮鞭，也没有忘记馒头。

多尔衮　（含笑）那就好，不过象你这一次把他们两个都弄成嫌疑犯，就是不高明的办法。

巴　山　是，奴才实在该死。

多尔衮　你想，那谢尧文是派去和浙江的小朝廷通消息的，怎么从他身上会搜得出鲁王以海封洪承畴为国公的诏书？怎么又会有舟山的伪总兵黄斌卿①给洪承畴和土国宝的信，要他们里应外合？这岂不是矛盾百出，分明是南方的汉蛮子在施用反间计？我看，关于这几项文件就分明是假的。

巴　山　是，奴才实在是惶恐。

多尔衮　好在我来得恰好，你也只是把他们看管了起来。假使照着你往常的脾气，一下便把他们干掉，那就糟了。

巴　山　奴才起初看见那黄斌卿的信上，要洪承畴和土国宝把我杀掉，我本来就想立刻干掉他们的。因为知道王爷要来，所以只是把他们看管了起来。现在还要请示，应该怎样发落他们？

多尔衮　你去把他们叫来，我可以当面安慰他们一下，给他

---

① 黄斌卿，字明辅，福建莆田人。明将。曾任江北总兵。南京陷落后退守舟山，被唐王封为威卤侯。在唐王、鲁王两政权间自行其事，遂屡失战机。一六四九年鲁王至舟山后，不愿从鲁王，城破时赴水死。

们一点面子。回头我还要把这增荣(指示增荣)安在洪承畴的身边，这用意不用说你是知道的啦。

巴　山　是，有劳王爷的清虑。(由正阶向右手退场。)

多尔衮　(在室中盘旋，时吸水烟，向增荣)增荣，我是决定把你赏赐给洪承畴。

增　荣　(行礼)是。

多尔衮　从今以后就把监视他的责任交给你了。不仅他的一切言语行动都要留心，就是同他往来的人都要留心观察。你要同巴总管取得很好的联系，一有什么形迹可疑的事就立刻报告。

增　荣　(唯唯应命)是。

有顷，巴山领洪承畴、土国宝二人由原路入场。洪承畴、土国宝升阶即向多尔衮叩头。

巴　山　启禀王爷，洪总督①与土巡抚②二位大人谒见。

多尔衮　(急趋前抚洪承畴、土国宝)这一回是巴山造次，委屈了你们二位，快请起身。

洪承畴　(跪诉)蒙王爷天高地厚之恩，小臣等死罪死罪，万望处分。

多尔衮　不，你们是丝毫也没有罪的，赶快起来。你们都是本朝的得力大臣，故尔南方小丑，要施行反间，图谋阴陷。但

---

① 总督，官职名。明代始设。成化五年专设两广总督，后各地渐增置成为定制。清代正式以为地方最高长官，综理军民要政，为正二品官。

② 巡抚，官职名。明洪武年间始设，后与总督同为地方最高长官。清代正式以巡抚为省级地方政府长官，总掌一省军事、吏治、刑狱等大权，位仅次于总督。

他们的诡计，如同儿戏，我岂能受他们的欺骗？当今圣上冲幼，我多尔衮摄行大政，圣上的意旨就是我的意旨，我的意旨就是圣上的意旨。你们二位可以放心办事，赶快起来，赶快起来。（亲手挽洪承畴反向巴山）巴山，你把士抚台扶起来。

巴　山　是。（以手挽土国宝。）

洪承畴　（叩头，起立）感戴王爷的恩德。

土国宝　（叩头，起立）我要以万死来报答王爷。

多尔衮　很好，很好，这件事情就这样让它了结，你们都不要介意。巴山能够严查奸细，防止乱萌，值得嘉奖。虽然对于二位不免造次了一点……

洪承畴　（拱手鞠躬）不，丝毫也没有什么造次。

土国宝　巴总管巴大人精明干练，奴才们是心悦诚服的。

多尔衮　（行至炕前，由文件中将鲁王诏书及黄斌卿函取出）这两样东西真是儿戏得可笑，从逃往南方的奸细身上，搜出南方的人给你们的信件，这岂不是笑话？增荣，（将函件与纸媒交予之）你就在那个铜鼎里面，把这些东西烧掉。

增　荣　（接受函件）是。（退就鼎侧，烧却文件，奉还纸媒。）

多尔衮　不过，这另外的几件：夏完淳谢恩疏，江左四十七人上鲁王以海的奏表，倒是很重要的。你们非得严加办理不可。

巴　山
洪承畴　是。
土国宝

多尔衮　江南的士大夫们野心不死，这是一个很大的后患。而且他们近来也改变了态度。他们在前和李自成张献忠①那批流寇是势不两立的，现在却想串通起张李余党，一致的向我大清为难。这是最恶的想法。这种想法在这上鲁王表里面也就叙述得有。

洪承畴　是，臣下是早就见到，正想拟具一个奏札来陈述自己的管见。

多尔衮　你的意见是怎么样？你现在不妨面奏。

洪承畴　感谢王爷的天恩。据臣下的愚见看来，总觉得读书人和流寇始终是不能够合伙的。只因功名利禄得不到保障，所以他们便想到要和流寇苟合，铤而走险。

多尔衮　(点头)唔，你说得很有道理。在你的意思该怎么办？

洪承畴　在臣下看来，朝廷对于士大夫之家今后似乎应该设法羁縻笼络，从宽待遇，保障生命财产的安全，广开功名富贵的途径，要使得他们有出头的一天。而对于流寇余党，便须得一律剿灭，免留余祸。这便是臣下的一点管见，臣下十分惶恐，不敢自以为是。

多尔衮　你这确实是一个见解，不过还须得再用一番权衡。读书人可以从宽，但是冥顽不灵的读书人却须得严办。老百

---

① 李自成(1606—1645)，本名鸿基，陕西米脂人。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崇祯十七年(一六四四年)建立大顺政权，不久攻克北京，推翻明朝。后因吴三桂勾结清军入关，遂退出北京，在湖北为地主武装所害。　张献忠(1606—1646)，字秉吾，号敬轩，延安柳树涧(今陕西定边东)人。崇祯三年参加农民起义军，崇祯十六年攻取武昌，称大西王。翌年建立大西政权，即帝位，年号大顺。一六四六年清兵南下，战死于西充凤凰山。

姓可以从严，但是悔过自新的老百姓却须得笼络。你可以根据我这个意思，拟具一些具体的办法出来，只要经过我多尔衮的认可，就可马上施行。

洪承畴　是，臣下一定要尽心竭力。

多尔衮　巴山，这一次你所捕获的人都是关在这故宫里面的吗？

巴　山　是。

多尔衮　我看你们不妨就在这儿立刻审讯他们一下。应该早有一个着落，不要让其他的要犯漏网！

巴　山　是，王爷要亲自审问他们吗？

多尔衮　不，我没有工夫。我还有些军事上的事在手里，就由洪大学士[1]主审，土巡抚和你陪审好了。不过我还有点意旨要关照你们，近来有些奸细隐藏在和尚、道士里面，到处妖言惑众，妄想灭清复明。你们今后对于这种方外人要特别注意。

巴　山
洪承畴　是，我们一定要留心查办。
土国宝

多尔衮　同时你们也可以使用这种办法，就是把一些投降过来的或者自己的人，也装扮成方外人四处去作暗探。做这种人的秘诀，须得特别的悲歌慷慨、义愤激昂，这是很要紧的。

---

① 大学士，官职名。唐天宝初年始设。明太祖废宰相，以大学士充顾问。至明中叶遂以大学士为内阁长官，官品虽低，实操宰相大权。清代提高大学士品级，职任反不重要。

巴　山
洪承畴　是，是，我们一定要照着王爷的意旨去办。
土国宝

多尔衮　好的。（向洪承畴）亨九先生，我现在还准备了一点礼物，打算送给你。

洪承畴呈惶恐而受宠若惊之态。

多尔衮　（指示增荣）就是这名宫女啦。我是从燕京带来的，我就打算把她送给你了。

洪承畴　（拱手）感谢王爷的恩德。

多尔衮　（指增荣）增荣，你以后就侍奉洪总督洪大人。

增　荣　（行礼）谢恩。（转向洪承畴行礼，立侍其侧。）

洪承畴　（再向多尔衮行礼）感戴王爷的恩德。

多尔衮　只是一点小意思，你以后也好生教育她吧。（回向巴山）唉，巴山，我看你，就可以去提人，我的事情你可不用照管。

巴　山　是。（鞠躬由正阶下。）

多尔衮　增荣，你快去把我所用的茶砖削点来，给两位大人泡茶。

增荣应命，由左后隅门道下。

洪承畴、土国宝二人不胜其受宠若惊之态。

多尔衮　这件案子我看是很重要。江南的士大夫是中国读书人的领袖，天下的读书人都唯他们的马首是瞻。他们假如都归顺本朝，那天下的读书人便都会跟着来。他们假如都反抗本朝，那天下的读书人也都会跟着去。（露出严烈口吻）所以在这一次的案件上，你们务必要一网打尽。不是

叫他们全部归顺，就是要他们全部灭亡！（放和缓）这就是我的意旨。

洪承畴　（唯唯听命）是，是，我们一定要照着王爷的意旨办理。

多尔衮　你们请到这边炕上坐吧。

洪承畴　（惶恐万分）死罪，死罪，万万不敢。

土国宝　（惶恐万分）万万不敢。

多尔衮　你们不必客气。蒙你们以对待皇上的礼貌待我，这虽是朝廷的家法，但我看君臣之际应该处在师友之间。亨九先生，（扬起右手拇指）你实在是朝廷的诸葛孔明，我们的大军师啦。

洪承畴　担当不起，实在担当不起。

多尔衮　从前刘玄德对诸葛孔明说过："朕之得先生，如鱼得水。"① 朝廷自从得到你之后，亨九先生，简直是如龙得云了。

洪承畴　多承王爷的奖励，实在是惶恐得很。

多尔衮　你就请坐在这边。

增荣捧茶出。多尔衮接茶一盏奉献于洪承畴，置于炕几之右侧。

洪承畴　（惶恐万分，不敢就座）臣下实在担当不起，实在担当不起。

多尔衮　（再捧茶一盏置于炕几之左侧）土抚台，你就请坐在这边

---

① 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载，刘玄德与亮情好日密，关羽、张飞不悦。"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羽、飞乃止。"

吧。你是我们的——关云长，我们的赤心赤胆的大将。

土国宝　（惶恐万分，突然匍匐于地）奴才只好叩头啦，王爷。

多尔衮　好的，好的，你起来，你起来。

土国宝应命而起。

多尔衮　我看你们也不必太拘泥了。（忽一转念）好，这样吧，我在你们面前总使你们感觉不方便，现在时间也不待，我就先进去吧。回头有机会我再召见你们。（说罢将行。）

增荣欲从。

多尔衮　（急制止之）不，你就留着侍奉二位大人。

洪承畴、土国宝复纳头下跪，增荣亦下跪。

洪承畴
增　荣　（同呼）谢恩。
土国宝

多尔衮略颔首，向左手步去，将入门时，复回顾一番，表露得意之微笑，略略点首而下。

有间，增荣起立，洪承畴与土国宝仍伏地未起。

增　荣　（扶洪承畴）洪大人，王爷已经进去了。土大人，你也可以起来了。

二人勉强被扶上指定的炕位；增荣一变庄重之态度而加以蛊惑。

增　荣　洪大人，这是蒙古砖茶，你喝喝啦，你觉得这味道怎么样？（举茶近洪承畴之唇。）

洪承畴　（略呷）很好，王爷饮的茶真真是如同甘露。

增　荣　这里面是放得有盐的咧，土大人，你也请尝尝看。（亦奉茶近土国宝唇。）

土国宝　啊，真是甘露。盐的味道也就和白糖一样了。

增　荣　喔？我倒第一次听见人这样说。

土国宝　哪里，凡百的甜，离不得一点儿盐啦。

增　荣　哦，不错，不错，土大人说得一点儿也不错，我也是来做一点儿盐的啦。洪大人，你府上有太太，是不是？

洪承畴　（含糊其辞）唔，唉，哎……

增　荣　是，有吧，唔？可我不管，你就有，我也不管。摄政王叫我来服侍你，我就要和你的影子一样，白日黑晚都不会离开你的。

洪承畴　那很好，很好。

增　荣　我们听说洪大人是大学士，诗做的满好；土大人呢，你是在做巡抚，想来你也会做诗的吧？

土国宝　诗？我会做诗？哼，我倒会做萝卜丝啦！我是一名老粗，倒吊起来也滴不出半珠墨水。

增　荣　那我更加喜欢啦。你的心一点也不黑，是不是？你是关云长赤心赤胆，你就象一条红萝卜一样，是不是？我真喜欢你啦，我要把你吃进肚子里去！（故意啮其肩背。）

土国宝欲作声，但忽生警觉。

阶右有人步武声，增荣急离身侍侧，恢复其庄重之常态。

巴山偕王差官上，差官手执皮鞭一条。洪承畴、土国宝急起身迎接。

巴　山　（上阶）哎，事情太不凑巧：据王差官的报告，谢尧文那家伙在牢里死掉了，还有一位又发了疯。

洪承畴　发了疯？是哪一位？

王差官　（在阶下）是昆山的顾咸正。

洪承畴　是那有两个儿子窝藏陈子龙的吗？

王差官　就是他了。

巴　山　就是那位老头儿了。前天我把他们父子三人提出来审问过，我要他们投降，投降了便可以免死，或者儿子投降了便不杀父亲，父亲投降了便不杀儿子，结果他们都不肯投降。那老头儿还破口大骂，惹得我生了气，便先把那两个儿子杀了。谁料到那样倔强的老头儿竟至发了疯了。

洪承畴　（向王差官）他疯的情形是怎么样？

王差官　整天价只是喊，可是只喊简单的两句。

洪承畴　两句什么？

王差官　（踌躇）唉，小人不便说得。

巴　山　（接过去）他在喊着："杀！杀！杀尽东方的夷狄！杀！杀！杀尽卖国的汉奸！"此刻在外边也老是那样地喊着。

洪承畴　那疯子也提到了吗？

王差官　提到了。另外还有一位刘进士和王秀才。

洪承畴　好，那就准备站堂。疯子可以不必审问，先提刘进士上堂。

王差官　是。（鞠躬下。）

巴　山　现在就请洪大人升座。

洪承畴　我觉得还是请军门①主审可方便一点。

巴　山　不，那可不妥当，摄政王已经指示过，是要大人主审，

---

① 明代尊称总督、巡抚为军门，清代则用以称呼提督或加提督衔的总兵。

土抚台和本职陪审。

洪承畴　那就只好忝居首位了。(回顾增荣欲有所言。)

增　荣　(见机)巴大人,我想站在这儿看,不妨事的吗?

巴　山　那可不大方便。

增　荣　好,我就下去了。(由左后门下。)

阶右有吆喝声,皂役二人着红帽皂衣,手持竹板杖,由右手出场,向三大人请安后,上阶分立案前两旁。

洪承畴前进升座,土国宝立案前右隅,巴山立案后左隅。王差官入,屈一膝半跪。

王差官　报! 逆犯刘进士提到!

洪承畴　把他提上来!

王差官退,拥一老年人入,两手上铐,无冠,露髻,仍着明代服装。人虽憔悴,但态度安详。被拥上阶,至案前,立而不跪。

洪承畴　你不是刘公旦先生吗?

刘公旦　是,我是刘曙,刘公旦。

洪承畴　我们从前在燕京有过一段时期过从甚密,我们一同反对过宦官和流寇,你该还记得?

刘公旦　记得,我没有忘记。

洪承畴　刘先生,你觉得怎样?明朝的江山是亡于宦官和流寇,也就是说是亡于朝廷的政治腐败,你觉得这是公平的判断吗?

刘公旦　差不多。

洪承畴　那么是明朝有负于天下人,并不是天下人有负于明朝了,是不是?

刘公旦　也差不多。

洪承畴　大清入关，替明朝扫除了宦官，剪灭了流寇，政治焕然一新，一切都宽仁厚道，与民更始，你觉得我这话不会是阿谀吧？

刘公旦　是，在你并不算阿谀。我也感觉着满清是宽仁厚道。

洪承畴　那你为什么还要反抗本朝？

刘公旦　就因他过于宽仁厚道了。你看，扬州十日①，嘉定三屠②，江阴松江，到处屠城剖赤，③然而还是没有把老百姓杀光，这岂不真是宽仁厚道吗？

洪承畴　唉，刘先生，你不能够只看见皮面上的临时发生的不幸。在干戈扰攘的时候是难免有些反常的事态的。

刘公旦　是的，是的，而且满清还留下了黄道周、金正希④这几位老先生没有杀，而让给你这一位中国人来把他们杀了，实在也是宽仁厚道呀！

洪承畴　刘先生，你可要明白，黄道周、金正希那几位老先生，

---

① 顺治二年（一六四五年）四月，清兵南下攻打扬州，史可法率全城军民抵抗，城破后，清兵大肆屠杀十天，死者达八十万以上。

② 一六四五年，清兵下江南，于七月初四日、七月二十六日、七月二十七日，在嘉定进行三次大屠杀，数万人惨死。

③ 清兵于"嘉定三屠"后，又袭松江。八月初城破，明兵部侍郎沈游龙殉难。清兵屠城，连幼婴亦未能幸免。同月，清兵又攻打江阴，明典史阎应元率兵坚守八十一日。城破后阎被杀，全城十七万人死亡，幸存者仅五十余人。

④ 黄道周（1585—1646），字幼平，号石斋，福建漳浦人。明天启进士，南明弘光帝时任礼部尚书。南京失陷后为清兵虏杀。　金正希（1598—1645），名声，安徽休宁人。崇祯进士，官庶吉士。南京失陷后发动义军抗清，后被清兵虏杀。

我杀他们其实是成全他们。他们要做先朝的忠臣，当然也不惜一死。

刘公旦　是，这也正是你的宽仁厚道吧。请你也成全我，我没有什么可以再说的了。

洪承畴　不过，我还须得问你几件事体。

刘公旦　也好，凡是我能够答复的，大概总不会不答复你。

洪承畴　你和谢尧文是同党，你不会否认吧？

刘公旦　我丝毫也不想否认。他虽然已经被你们拷打死了，在我是死无对证，我也丝毫不想否认。

洪承畴　那吗，这谢尧文身上搜出来的上鲁王的表文是什么人执的笔，是什么人承的头，你可以告诉我吗？

刘公旦　我不是早就对你们那一位说过了吗？是我刘曙执的笔，是我刘曙承的头。

洪承畴　刘先生，不会的吧？这是四六体的骈文，是一位年青人的笔调，不象你这样已经脱了火气的人的口气。

刘公旦　不，你不要以为我年纪不轻，我的火气不大。自从满清入主中原，我是完全睁开了眼睛，从新成了一个人。

洪承畴　刘老先生，我希望你多多考虑。朝廷是宽仁厚道的，你是愿做文天祥还是张弘范①，并不加以丝毫的勉强。

---

① 文天祥(1236—1283)，字履善，号文山，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南宋大臣、文学家。恭帝德佑元年组织义军保卫临安(今杭州)。临安失陷后，与张世杰、陆秀夫等至闽坚持抗元，被俘后作《过零丁洋》、《正气歌》以明志，英勇就义。遗著有《文山先生全集》。　张弘范(1238—1280)，字仲畴，涿州定兴(今河北定兴县)人。元时任蒙古汉军都元帅，攻闽广时，派其弟为前锋，虏文天祥。次年于厓山(今广东新会)击败张世杰水军，遂灭南宋。

刘公旦　我考虑得很纯熟。我是早把生死置诸度外的。

洪承畴　好，你们把刘进士带下去，照常地优待。

王差官　是。（将拥刘公旦下。）

洪承畴　接着提审王秀才。

王差官　是。（拥刘公旦下。）

洪承畴　（向巴山）这位刘进士，态度虽然相当倔强，不过似乎很有商量的余地。因此我主张照常地优待他。军门，你的意思怎样？

巴　山　本职的愚见也正和大人一样。

洪承畴　中国的读书人是“可杀而不可辱”的……

王差官复入。

王差官　（屈一膝半跪）报，王秀才到案。

洪承畴　提上来。

王差官退，拥一少年入，年仅二十之谱。两手亦上铐，全身道装打扮。入场后即异常觳觫，被拥上阶，至案前，初亦不跪。

洪承畴　（态度严峻，用戒方拍案）你这个蠢才，跪下去！

少年两脚一软，立即跪地，面无人色。

洪承畴　你叫王聚星吗？

王聚星　不，小道是王赫。

洪承畴　（又一声惊堂）胡说，本部堂调查得很清楚，王聚星就是王赫，王赫就是王聚星，你不要以为改了一个名字就可以混过。

王聚星　请大人饶恕。

洪承畴　你多大年纪？

王聚星　二十岁。

洪承畴　你是秀才吗？

王聚星　是，小道是十六岁进的学。

洪承畴　你什么时候成了道士？

王聚星　去年在神山细林仙馆入的道。

洪承畴　（又一声惊堂）胡说！本部堂早就派人到神山去查明，根本没有渡引过你这样的一名道士！

王聚星　请大人饶恕。

洪承畴　你是秀才，你能够写字吗？

王聚星　能够的。

洪承畴　（向土国宝）那么把手铐给他解掉，拿纸笔给他，让他写出“汉王入关，五星聚于东井”① 这几个字来看看。

土国宝　是。（将案上纸笔取出，交于王差官。）

由王差官解去王聚星手铐之后，再交与王聚星。

王聚星　（一面写一面念）“汉王入关，五星聚于东井。”（写毕交与王差官。）

由王差官呈递土国宝，再呈于洪承畴。

洪承畴　（将所写字迹与案上文件比照一会）你为什么要假装道士？你说！

王聚星　（吃格）大人，生员，生员因为——舍不得我的头发。

洪承畴　舍不得你的头发？

王聚星　大人，生员是读过圣贤书的人，“身体发肤，受之父

---

① 语出《汉书·天文志》：“东（井）秦地，汉王入秦，五星从岁星聚，当以义取天下。”

母，不敢毁伤”。所以生员实在是舍不得我的头发呵。

洪承畴　但你却有胆量，舍得你的脑袋子！

王聚星　大人，我实在没有那样的胆量。

洪承畴　哼，你没有那样的胆量，那你怎么胆敢和浙江的伪朝廷暗通消息。

王聚星　大人，没有的事，没有的事。

洪承畴　没有的事。这江左遗民四十七人联名上鲁王表上怎么会有你的名字？

王聚星　大人那是冤枉呵，我是丝毫也不知道呵。

洪承畴　有你自己的名字，你都还不知道？

王聚星　不知道呵，大人，那一定是别人假托来陷害我的。

洪承畴　（一声惊堂）胡说！这“王聚星”三个字，分明是你的笔迹，你怎得胡赖！

王聚星　怕是偶然相同呵，大人，摹仿笔迹也是很容易的呵。

洪承畴　打！动大刑！

王差官及皂役二人将王聚星拖起，向外拖动。

王聚星　（喊叫不停）大人，大人，你饶恕我的活命吧！我从实招认好了，请你饶我的活命吧。

洪承畴　好，把他拉转来！

王差官等复将王聚星拉还原位跪地。

王聚星　（连连叩头）大人，请你饶我活命罢，一切的详情我都知道，请你让我悔过自新吧。

洪承畴　好，只要你真能够悔过自新，本部堂可以饶你的活

命。你现在可舍得你的头发了吗？

王聚星　舍得了，舍得了，就剃成和尚我都舍得了。

洪承畴　那么本部堂就要把你剃度成和尚。（向王差官）把他拉下去，剃成和尚！

王聚星　剃成和尚？哎呀，大人，我是读书人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剃成半个和尚吧，就给大人一样，剃成半个和尚吧。

洪承畴　胡说！掌嘴！

皂役一人披其左颊。

王聚星　大人，开恩呀！

洪承畴　把他拉下去，火速剃掉！剃成和尚！

王差官　是。（与皂役二人同拥王聚星下阶。）

王聚星　哎呀，真正侮辱斯文呀，侮辱斯文呀，……

王差官与二皂役拥王聚星下。

洪承畴　（向巴山）巴大人，我们休息一会儿好吧？

巴　山　很好很好。

三人均离位，向右手走去。

洪承畴　（自鸣得意地）刚才那个王秀才，我看是可以利用的。多尔衮王爷刚才吩咐过：“要把人装扮成出家人模样去做暗探。”

巴　山　对，洪大人真是精明。

土国宝　不过不剃头，就让他扮道士，不是一样吗？

巴　山　土大人的想法也很简便，不过剃成和尚要来得更干脆一点。

土国宝　是是是。

巴　山　好在谢尧文这件案子外边还没有传出风声，同案的人都不知道他已经落了马。把这王聚星拿去做个引鸟，真是万无一失。

洪承畴　这场公案，恐怕还要仰仗巴大人亲自出马了。

巴　山　不，我这一向还忙不过来。我看就请土抚台土大人出马吧，虽然对于土大人不免是大才小用。

土国宝　小官的才具有限得很，恐怕担任不下。

洪承畴　据我看来，土抚台的才具并不算小，这一场的案子却也不能不说是大。摄政王刚才已经指示得明白："江南的士大夫是中国读书人的领袖，如不全部归顺，便叫他们全部灭亡。"我们总得郑重其事。

巴　山　对。那么让土抚台土大人出马，正是大才大用了，啊哈哈哈哈……

洪承畴、土国宝二人亦同声发笑。

王差官及皂役拥已成秃头之王聚星入场，王聚星哭丧其面。

王差官　（在堂下）报，王聚星已经剃成了和尚，带上来了。

洪承畴　你们就让他站在那儿，听候我的发落。

王差官　是。

洪承畴　（向王聚星，态度缓和）你现在可知道本部堂的用意了吗？

王聚星　（哭声）大人的用意，生员实在是莫测高深啊。

洪承畴　你还在自称"生员"，那就是本部堂的用意了。你要知道，你虽然剃成了和尚，本部堂还是要让你做秀才的。

王聚星　(带喜意)大人，那怎么成呢？

洪承畴　怎么不成？和尚了和尚，秀才了秀才，头发剃了随时都可以长起来，五六年就是一条长辫子。

王聚星　大人，你是那样地开恩吗？

洪承畴　朝廷是宽仁厚道的，将来的功名富贵不会少你。不过你还须得做些事体来将功赎罪。

王聚星　只要大人有用生员的地方，生员一定要出我的死力。

洪承畴　那么，我且问你，你们这通上鲁王表是什么人主谋，是什么人主笔？

王聚星　主谋的是青浦进士陈子龙，主笔的是他的学生松江夏完淳。

洪承畴　陈子龙是已经死了的。夏完淳可就是那位做《大哀赋》的云间①才子夏存古吗？

王聚星　就是他了。他是夏允彝的儿子，论起来我们还有些瓜葛，我们还是表兄表弟啦。

洪承畴　那么关于他的动静你是很知道的了？

王聚星　是，我很知道。

洪承畴　他在前做过些什么事情？

王聚星　他是屡犯中原的人。前年松江沈犹龙叛变②，就是夏允彝、陈子龙、夏完淳他们父子师弟三人的主谋。叛变失败，夏允彝跳水死了。去年吴日生在太湖造反，又是陈子

---

① 云间，旧松江府别称。

② 一六四五年五月，清兵南下，南明政权遂亡。是年，兵部侍郎沈犹（游）龙与中书舍人李待问于松江起兵抗清。八月松江城破，沈身亡。

龙和夏完淳他们师弟两人出的主意。吴日生在嘉兴落了马。他们今年又去运动松江总兵吴胜兆叛变，吴胜兆也失败了。① 陈子龙被捕，跳水死了之后，现在就只剩下夏完淳一个人了。

洪承畴　他不是说仅仅十七岁吗？

王聚星　是，只有十七岁。可是人小心不小，他手能写，口能说，年纪又轻，江南的士大夫就是钱谦益② 先生对于他都是五体投地的。钱谦益先生的诗集里面有一首诗称赞他，叫做《赠夏童子端哥》……

洪承畴　端哥？

王聚星　是，那就是夏完淳的乳名。就因为他年纪小，所以他屡犯中原，官家都不大注意，他都得以优游法外。也就因为他年纪小，人人都感受着胁迫，觉得他都能够那样，也就只好跟着那样。现在夏完淳夏端哥事实上是江南叛徒的领袖。

洪承畴　唔，你这番话很有用处。我以前也看过他的《大哀赋》，我还疑心是假托，十六七岁的孩子怎么做得出那样的东西？现在据你说来，倒的确是一个怪物了。他家里

---

① 一六四七年四月，清松江总兵吴胜兆起兵反正，事先和舟山黄斌卿相约，由沈廷扬率水师来松江相援，后因台风失期，吴部下又有内奸，事败。吴被执送南京遇害。

② 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江苏常熟人。明万历进士，崇祯初任礼部侍郎，因争权失败被革职。南明弘光帝时事马士英任礼部尚书。清兵南下时，率江南士大夫迎降，清廷授以礼部侍郎，掌管秘书院事。诗文有《初学集》等。

的情形怎样？

王聚星　他已经没有家，为了造反，把家财都荡尽了。

洪承畴　除他而外就没有什么人了吗？

王聚星　还有一些女眷。夏完淳是庶出的，他是一个孤儿。他的嫡母便是我的远房的姨母，只生了一个女儿，名叫夏淑吉，嫁给嘉定的侯家，十年前守了寡。侯氏父子因为主持嘉定的叛变，满门破灭，现在夏淑吉是回到了松江华亭，和她母亲同住，母女都削发为尼了。夏完淳的亲生的母亲陆氏，带着一个小女儿回了嘉兴的娘家。夏完淳在三年前结了婚，已经有一个女儿，他的夫人钱秦篆，带着那个女儿也回了嘉善的娘家。

洪承畴　夏完淳自己经常住在什么地方？

王聚星　他的行踪不定，他最近跑到湖南去了，想去联络流寇，不知道已经回来了没有。要是回来了，不是在他姐姐家里，便是在嘉善他老丈人钱彦林家里。

洪承畴　钱彦林？是这上鲁王表上有名的钱栴吗？

王聚星　就是他了，他是……

洪承畴　好了，你可不用再往下说。我决定重用你。详细的情形回头会由这位（指土国宝）土抚台土大人面授机宜。总之，你须得假装做一个和尚，所有一切和尚的章法你要完全学到。

王聚星　是，生员一定要努力学习。

洪承畴　今后就由土大人把你带到各处去密查暗访，务必要把在案的人通同拿到，不准漏网一个。

王聚星　是，生员一定要尽心竭力。

洪承畴　你须要知道，朝廷是宽仁厚道的，就跟待你的一样，也并不就要他们的性命。只要他们识破迷津，那便回头是岸。朝廷对于他们的功名富贵是不会缺少的。

王聚星　是，生员知道。

洪承畴　总之，你尽心竭力地做去，只要你把这件案子办穿，你的功名富贵，本部堂也绝对担保。

王聚星　是，感戴大人的恩德。

洪承畴　（向王差官）好，带他下去！

王差官　是。（将拥王聚星下。）

王聚星　（不觉向堂上合掌）阿弥陀佛！

堂上人大笑。

——幕急下

第二幕

第一场

经堂之一部分。(仅用舞台前部。)

右半壁上有一大圆窗,窗上有幔。窗下有坐椅数事。

左半垂幕帷,帷后有木鱼及女子二人诵《法华经》之声。

六月中旬之夜,室内有灯烛之光。

幕开,王聚星一人,僧服,在窗下徘徊,颇有筹思之态。时而揭开窗帷向外观望,窗外有花园,一片月光如昼。俄闻右手有人行动及谈话之声,忽生警惕,急向左手匿去。

夏完淳　(内声)经堂那边要僻静些,九皋。

杜九皋　(内声)好的,我也该得去向师母候候安。

夏完淳与杜九皋二人由左手登场。夏完淳时年十七,着道家装束,面貌风度均甚老成,盖以家仇国难有以迫之使然。杜九皋年二十以往,已剃发蓄辫,作商人模样。

二人行至窗下就座。

夏完淳　你来得真好,我正有事情想拜托你。

杜九皋　你是什么时候从湖南回来的,端哥?

夏完淳　前天才到。

杜九皋　怎么这样快呢？

夏完淳　我只跑到九江就转来了。

杜九皋　怎么的？

夏完淳　我跑到九江，听说李自成已经在九宫山被人暗杀了。

杜九皋　哦，什么人干的？

夏完淳　有人说是老百姓，但据我看来一定是汉奸。本来我也打算进四川去，但又听说张献忠有撤退回陕西的消息。

杜九皋　这真应到你《大哀赋》里面的两句话啦。

夏完淳　唔？

杜九皋　“招魂而湘江有泪，从军而蜀国无弦”。

夏完淳　你比我还记得清楚。

杜九皋　你现在打算怎么样？

夏完淳　我决心到南澳去投鲁王以海，同时也想去游说台湾的郑成功① 和舟山的黄斌卿。

杜九皋　那你可要赶快。现在让我告诉你吧，据我所得到的消息，苏州的刘公旦和昆山的顾咸正，他们两位老先生都失踪了。

夏完淳　（吃惊）什么时候的事？

杜九皋　才不久。我还听说土国宝那个宝贝现在正带着人在

---

① 郑成功(1624—1662)，原名森，字大木，福建南安人。明末清初民族英雄。永历十五年（一六六一年）自金门率师，经澎湖，于台湾禾寮登陆，收复赤嵌城（今台南安平），迫使台湾殖民者于一六六二年二月一日签字投降，从而收复台湾。

四处密查，说不定他们对于你已经在开始注意了。

夏完淳　（筹思一忽）那么这样吧，我求你到各处去通知我们的朋友，希望他们早作准备。有愿意到南方去的，在十五天之内通赶到这儿来，我们陆续出发。

杜九皋　叫他们各自动身走，不是更好吗？

夏完淳　不过他们很多都没有出过远门，而且到南方的关系也只有先到我这儿来才弄得清楚。

杜九皋　那也好。总之，你要十分谨慎才行，你回来了的消息千万不能让外边知道！

夏完淳　我是很谨慎的，我姐姐这里什么男女工都没有用。

杜九皋　你刚才不是说王聚星在你这儿吗？

夏完淳　是，他近来似乎更有决心，完全剃成和尚了。

杜九皋　（颇出意外）哦，那倒没有料到。

此时王聚星若无其事的由右手走出。二人小小诧异，起立。

王聚星　（故作惊态）哦，杜九皋，你什么时候到的？

杜九皋　我才到。

王聚星　你到松江来有什么贵干？

杜九皋　我是来买布的，已经都买好了，装上了船，还想趁着好月色，赶着开船呢。我顺便来看看端哥，没想出他公然在家。

王聚星　我的运气也很好，我昨天来，他前天到。

杜九皋　你近来打算怎样啦，聚星？

王聚星　我打算到南边去，决心把头都剃了，但我现在又有点后悔了。

杜九皋　怎么的?

王聚星　我听说南京方面近来对于出家人盘查得很严。我真失悔我冒失，早知道的话我剃成你那样半个和尚就好了。

杜九皋　你老兄也谨慎一点好吧，要到南边，就得趁早。

王聚星　总之我是追随端哥的，我是端哥的尾巴，端哥走哪儿我就走哪儿。

杜九皋　好得很。可是我现在要走了。端哥，你好不好送我一节路?好在是晚上。

夏完淳　可以的，我一定送你。我们在月下也可以谈谈。

杜九皋　那很好，聚星，怎么样?

王聚星　对不住，我却是有点小事情，不好奉陪。

杜九皋　那么我们再见。

王聚星　再见，再见。

夏完淳引杜九皋入经堂幔内。经堂中诵经之声一时中止，幔内闻对语声。

夏盛氏　(内声)九皋，你怎么就要走?

杜九皋　师母，我要赶夜路，伙计们在等着开船的。

夏盛氏　(内声)我还打算把经念完了，来同你谈谈的啦。

杜九皋　下一次我再来看师母。

夏盛氏　(内声)那你就请保重保重。

杜九皋　多谢师母，再见。

夏盛氏　(内声)再见。

二人绕行至窗外，隔窗与王聚星作招呼。

杜九皋　聚星，对不住，到南边去的事，希望趁早。

王聚星　多谢你，我一定得趁早！

杜九皋　好，我们再见。

王聚星　再见。

二人下。

经堂中诵经之声复起。

王聚星仍在窗下徘徊，恢复其筹思之态。盛蕴贞持画一卷，由左手匆匆入场。盛年二十，乃嘉定侯峒曾之少子侯智含之未婚妻。智含亡命，死于灵隐，盛为之守节，故亦来依夏淑吉。此人爽性活泼，尚充分保存其少女性。

盛蕴贞　（见王聚星略凝一忽）端哥不在这儿吗？

王聚星　不在，你找他有什么事啦，蕴贞？

盛蕴贞　我们画了一张画，要请他题。

王聚星　画得怎么样？先拿给我看看。

盛蕴贞　（将画展开）这是再生姐画的杨柳，我替她添上了杜鹃。

王聚星　真是清丽得很。好不好让我也来题几个字？

盛蕴贞　你？我看你回头向再生姐说吧，我不知道。（卷画，仍匆匆走向左侧，将下。）

王聚星　蕴贞，你不好坐坐，让我们谈一会吗？

盛蕴贞　对不住，再生姐还有几幅画，我还须得替她添笔。（走下。）

王聚星不胜惆怅，复时表恨恨之意。移时幕内诵经之声停止。

王聚星　（行至幕前向内呼唤）姨妈，你的经诵完了罢？

夏盛氏　（在幕内）诵完了。

王聚星　我有点事情，请你老人家出来商量一下。

夏盛氏　（在幕内）你等一下，我收拾停当就来。

有间，盛太夫人，夏完淳之嫡母，年五十余，因饱经忧患，甚显衰老，已削发为尼，手执念珠，被姚再生扶持，由幕内走出。姚再生乃侯峒曾之媳，侯玄演之妻，与夏完淳之姐夏淑吉为叔伯妯娌，年近三十。侯氏父子于嘉定死难后，与夏淑吉相依为命，并削发为尼，拜淑吉为师。此人工诗善画，信佛甚笃，故与盛太夫人相处甚得。

夏盛氏　你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吗，聚星？

王聚星　（颇踌躕）没有什么，只是一点小事情，不过我很想和姨母一个人谈谈。

夏盛氏　连侯三嫂你再生表姐都要回避吗？

王聚星　唉！吓吓……

姚再生扶母坐窗下一靠椅上。

姚再生　亲妈，这样吧，我先去收拾床铺，回头再来接你。

夏盛氏　那也好。不过，再生，你去看看你端哥表弟，看他们是在什么地方。你不妨去找他们谈谈天。回头我自己会过去的。

姚再生　好的，那我就先去了。

夏盛氏　好的。

姚再生　聚星老表，明天再见啦。

王聚星　明天再见。

姚再生向左侧下。

夏盛氏　你到底有什么事？

王聚星　唉，就是关于我自己的婚姻的事啦。

夏盛氏　(吃惊)你已经做了和尚，怎么又提到婚姻的事上来了？

王聚星　姨妈，你怎么把事情看得那么认真？方今的志士仁人差不多都做了和尚啦。这不过假借来掩盖掩盖，以免鞑子们注意罢了。

夏盛氏　哦，你是那样有志气的？

王聚星　我怎么不是呢，姨妈？你忘记了吗？从前姨爹在的时候，不是很得意我，说我是王猛①第二，我的才干在端哥表弟之上吗？

夏盛氏　是，你有才干，不过人家都说你胆小如鼠，因为害怕，所以才做了和尚的。

王聚星　我胆小？我害怕？我害怕什么？我要是害怕，我倒要学杜九皋去做半个和尚了。

夏盛氏　好，这些话你不要在这儿讲！你不要嫌你的命长！

王聚星　那么，我就不讲。不过我说到婚姻的事情上来总可以的吧？

夏盛氏　你何不回去同你的母亲讲呢？

王聚星　不，我想同她结婚的人就在姨妈这儿。

夏盛氏　在我这儿？

---

①　王猛(325—375)，字景略，北海剧(今山东寿光东南)人。十六国时前秦大臣。受苻坚重用，由谋士累迁司徒，至丞相。

王聚星　是呀，是在姨妈这儿。

夏盛氏　你说的是谁？

王聚星　姨妈，你应该早知道的。

夏盛氏　你这些事情我怎么会知道？

王聚星　姨妈，我是喜欢盛蕴贞表妹。

夏盛氏　你喜欢又怎么样呢？

王聚星　我就是想同她结婚。

夏盛氏　那怎么行？人家是侯六公子的聘妻，六公子智含在灵隐病死了，她是决心替他守节的。

王聚星　门都没有过，就要守节，这是不合乎圣经贤传的。

夏盛氏　不管你什么圣经贤传，人家要守节，干你什么事？

王聚星　就是干我的事呀，姨妈，盛蕴贞如果不嫁给我，我怕会当一辈子的和尚！

夏盛氏　你这人真是古怪，人家要守节，你有什么办法？

王聚星　姨妈，她到底要替谁守节？你知道吗？

夏盛氏　我已经跟你说过，人家是侯六公子智含的聘妻，智含死了，她要替他守节，你没有听见吗？

王聚星　哼，她哪里是替智含守节呀！

夏盛氏　怎么不是？智含死了，她很伤心，前一向还做过一篇《怀湘赋》来追悼他，你又不是不知道的。

王聚星　哼，可就是她那篇《怀湘赋》便把她的心事透露了。

夏盛氏　怎么说？

王聚星　她是在怀潇湘，不是在怀灵隐，她是在怀夏完淳，不是在怀侯智含！

夏盛氏　你简直胡说八道！

王聚星　我并不是胡说八道啊，蕴贞写《怀湘赋》的时候，端哥跑到洞庭湖一带去了，蕴贞是关心着他的。

夏盛氏　你真是愈说愈胡涂！我不爱听你的！（将起身欲行。）

王聚星　（按抑之）姨妈，你忍耐一下吧，你听我说啦。你想，蕴贞和侯智含都已经二十岁了，智含在生的时候，屡次提到结婚的事上来，她都不肯，以致失掉婚期。弄得智含也亡命死了，这是什么意思？

夏盛氏　智含的父亲过世还不上一年，他们怎么结婚？你真胡涂！

王聚星　但是智含死了也还不上一年，蕴贞又并不见得怎么悲哀。这两天我到姨妈这儿来，看见她和端哥处得多么亲热，整天价欢天喜地的作画吟诗，这又是什么意思？

夏盛氏　这有什么？年青人总是应该高兴一下的。端哥连年在外边漂泊，好容易才回来了，但他不两天又要到南方去了，他们要暂时高兴一下，你怎么能够怪他们？何况端哥是有妻室的人。

王聚星　对了，姨妈，就是因为端哥已经有钱秦篆表妹做他的夫人，所以我才说盛蕴贞要为他守贞啦。

夏盛氏　你真是胡说八道，我不爱听你的。（又起身欲行。）

王聚星　（仍牵止之）姨妈，请你不要着急啦。

夏盛氏　你到底要叫我做什么？

王聚星　我要请姨妈帮我的忙！

夏盛氏　帮你什么忙？

王聚星　帮我劝劝蕴贞，要她嫁给我。

夏盛氏　唬，真是异想天开！这怎么办得到？

王聚星　（着急地）这样对于我有好处，对于端哥也有好处。

夏盛氏　就好到尽头也没有办法！

王聚星　（颇焦急）我还有好多话在肚子里说不出来，我有说不出来的苦。我并不想害端哥——

夏盛氏　（诧异）唔？你这是什么话？

王聚星　我并不想害他。不过假使蕴贞表妹不肯嫁给我，那是会弄得一塌胡涂的。

夏盛氏　哼，你简直是胡涂！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一些什么话。你那样想人家嫁给你，你就亲自去向她说好了。我管不了这样的闲事。（将手拂开，各自向左侧走去。）

王聚星　好，姨妈，是你允许了我，亲自向她说的啦？

夏盛氏　（回顾）你要说，随你的便，哪要我允许不允许？

此时夏淑吉由左侧入场。淑吉时年三十有二，已削发为尼，但人颇精干，全家事务均由其操持，虽信佛并不泥佛。

夏淑吉　妈，话讲完了吗？（前进扶其母。）

夏盛氏　淑吉，你说，聚星这个人真是胡涂，他在这儿说了一大片的疯话。

夏淑吉　我听再生说，聚星老表在这儿和妈讲话，是讲的佛典吗？

夏盛氏　哼，佛典！他真是异想天开，他做了和尚还想娶亲呢！

夏淑吉　哦，那才是风流佛啦。已经找着了观音大士？

王聚星　淑吉表姐，请你不要取笑。

夏盛氏　哼，他想要蕴贞嫁给他，又说蕴贞不是在替智含守节，是在替端哥守节。真是胡说八道。我不爱同他胡缠了。（由左侧下。）

夏淑吉　哈哈，聚星表弟，这单相思真够害呀！（将随母下。）

王聚星　（留止之）淑吉表姐，我希望你停一下。

夏淑吉　（止步）好的，你还有什么话要讲吗？

王聚星　淑吉表姐，我相信你是能够了解我的。

夏淑吉　我能够了解，而且我也相信你很有希望。

王聚星　怎么呢？我很有希望？

夏淑吉　智含是死了，端哥小弟是结了婚的人，象你这样一表堂堂的大和尚，谁个不高兴你呢？

王聚星　表姐，你老是爱开玩笑。你不知道我很着急，我的处境现在很危险……

夏淑吉　怎么呢？你该不会失恋自杀吧？

王聚星　我实在有话不好对人言。但我的心还没有死，我还是想做一个好人。我想，假如蕴贞肯嫁给我，她就算救了我，也救了端哥。

夏淑吉　救了你大概是实在的，怎么又救到端哥小弟名下去了呢？

王聚星　淑吉姐，你不知道呀，我实在是有苦说不出。（作欲泣神情）我所处的境遇实在万分险恶，但我并没有死心，我还是想做一个好人。只要蕴贞肯嫁给我，我决心带着她，和端哥一道到南方去投鲁王以海。

夏淑吉　何必一定要她嫁给你，你才到南方去呢？

王聚星　你不知道呀，我离开了她，恐怕就活不下去，而且我还怕她早晚会当尼姑。

夏淑吉　你都当了和尚，那不就更好？

王聚星　（着急）表姐，你怎么的呀？你肯不肯帮我的忙？

夏淑吉　怎么帮法呢？

王聚星　帮我劝劝蕴贞吧，要她嫁给我。这样是搭救了她，也搭救了端哥。

夏淑吉　你这话里面的意思，好象你对于端哥很不大了解啦。端哥是有家室的人，他连年奔走国事，连自己的妻室都无法照顾，那有闲工夫来闹这些儿女私情。蕴贞呢，她喜欢端哥是实在的，但你不好随便诬枉人家有什么别的意思。

王聚星　我没有诬枉她呵！表姐，你救救我啦！

夏盛氏　（复折返）淑吉，你不要和他胡缠了！他简直闹得不成话！

夏淑吉　是。（向王聚星）聚星老表，对你不住。我看你还是把心放平静些，出家人最好不要胡思乱想。

夏淑吉扶母同下。

王聚星一人独留，甚为苦闷，此人虽曾一度将自身出卖，但尚未死心，仍想乘机脱逃，免除危险。因而对于出卖夏完淳一事，亦尚在踌蹰。又因爱欲盘郁于胸中，正作最后之交战。

有间，窗外有吟诗之声：

自拜南州使，清光几度看。

沧洲天际远，芳草月中寒。

属国思归汉，嫖姚拟筑坛。

不知江上雁，何日到长安？

在吟诗声中，王聚星突生警觉，骤步至窗下，揭帷，向外眺望。

窗外月光洒地，有花木凉亭显露。

暗场。

第　二　场

前景于暗中揭去，换成一片园景，园中须表示出曾经烽燧之态，折木颓垣，触目皆是，但于摧残之中亦须有整饰之意。

左手有月台，有曲折栏杆围绕，通住宅。较园地高出数段。

右手草亭一座，亭口正向，额题“岁寒亭”三字。柱上有联：“天下几人能隐遯，汉家九鼎半渔樵”。①下款为“九峰遗黎题”。——九峰遗黎为吴骐别号，亦松江华亭人，乃夏允彝与陈子龙之弟子。明亡，绝意进取，困顿不一，隆冬恒御单衣，志不少衰。联语取自其《寄怀金石》②一诗之颈联。

亭中有石制桌椅诸事。

明月一轮悬于空际。

夏完淳一人立亭中背手望月，手执抄本一卷，口中仍不断吟哦。此时正怀念谢尧文之行踪，因而南明的命运，己身的出处，都不免在心中往来。但以新诗初成，心境转觉恬淡。由亭中徘徊而下。

侯武功，夏完淳之甥，年仅十一岁。人极聪明，有神童之誉，不亚于夏完淳。此时自左手月台跑下。

---

① 原作“天下几人能隐遁，汉家九鼎赖渔樵”。

② 原题《寄怀金天石》，收入《颇颔集》。

侯武功　舅舅，杜九皋世伯已经走了吗？

夏完淳　已经走了。

侯武功　舅舅，你是不是又做了什么送行的诗？

夏完淳　不，诗是做了一首，可不是送行的。

侯武功　请你拿给我看吧。

夏完淳　（将手中抄本与之）你看啦。

侯武功　（展视）《对月忆南行者》。

此时姚再生与盛蕴贞出现于月台。盛蕴贞手中仍执画卷。

侯武功　（望见二人）啊，再生三婶，蕴贞六婶，你们也来了。（向月台跑去）六婶，你们看舅舅又做了一首诗。

盛蕴贞　（先将抄本接过去）《对月忆南行者》——

姚再生　（就视，并与盛蕴贞同声念出）"自拜南州使，清光几度看"——是说的由鲁王那里派来的人吧。

盛蕴贞　（继续念）"沧洲天际远，芳草月中寒"——啊，好诗好诗！这上句一定指的是南澳，是说鲁王以海现刻所在的海岛远在天边。

姚再生　下句是自己比自己了。

盛蕴贞　对的，美人芳草啦。芳草是比贤臣的。（又念下去）"属国思归汉，嫖姚拟筑坛"——

侯武功　属国一定是典属国苏武①，舅舅是要到南方去的啦。

---

① 苏武（？一前60），字子卿，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天汉元年（前一〇〇年）作为西汉使者赴匈奴被扣后，迁往北海（今贝加尔湖）边牧羊达十九年，始终坚贞不屈。始元六年（前八一年）因匈奴与汉和好，归汉，官典属国。

盛蕴贞　可不是!

侯武功　嫖姚一定是霍去病①，舅舅又想到北方去打鞑子了。

盛蕴贞　“不知江上雁，何日到长安”——这所指的一定是谢尧文先生，这“江上雁”一定指的是他。

姚再生　“长安”又是指的南澳了。

盛蕴贞　这诗的情调很好。

姚再生　真是缠绵悱恻，一往情深。

侯武功　（接稿本过手）我拿去给妈看。（持稿本下。）

夏完淳　你们不要老是那样的夸奖吧。

月台上二人向园地走下。

盛蕴贞　我还嫌我夸奖得不够呢。

夏完淳　你们老是那样说，就好象完全把我待成外人了。其实我自己是不够得很，一来我没有屈原、杜甫那样磅礴岳岳的气概，二来我又没有曹植、庾信②那样清新俊逸的才思。我自己实在是很惭愧的。

姚再生　比不上屈原、杜甫，或许是真；比不上曹子建和庾子山那却未免太客气了。

盛蕴贞　庾子山的东西我就不喜欢，他的《哀江南赋》就赶不

---

① 霍去病（前140—前117），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官至骠骑将军，封冠军侯。曾先后六次出击匈奴，解除西汉初年以来匈奴的威胁。

② 曹植（192—232），字子建，谯郡（今安徽亳县）人。三国魏诗人。著有《曹子建集》。　庾信（513—581），字子山，南阳新野（今属河南）人。北周文学家。著有《庾子山集》。

上你的《大哀赋》。

夏完淳　哪里，我的《大哀赋》完全摹仿《哀江南》的。

盛蕴贞　你却是脱骨换胎。

姚再生　实在《大哀赋》要好些：我每读一遍，总不知道要流多少眼泪；《哀江南》丝毫也不哀，作者俨如在隔岸观火。

盛蕴贞　他原是在隔岸观火呀。庾子山本是南朝的人，而且还带过重兵，跑到北朝去做了官，回头来就痛骂南朝的腐败，以显得自己清高。真真是"堪笑士衡归洛后，何颜更作《辩亡文》"① 啦。

夏完淳　不过你们也听见过这样的诗吧："不引单于来入塞，李陵犹是汉忠臣"？庾子山虽然被留在北朝，但他并没有怎么为害于南朝。象方今的洪承畴那一群卖国的奸贼，那才真真是罪该万死呢。

盛蕴贞　你说他！他怎么能和李陵② 相比！

夏完淳　是啦，最可恨的是他深受国恩，还是所谓熟读圣贤书的人！在洪承畴投降了鞑子的消息还没有传播出来的时候，大家都以为他一定是战死了。崇祯皇帝还御祭过他，还在京城给他建立祠堂。③ 谁知道他才成了敌人的向导，引了敌人来屠杀自己的同胞。

---

① 诗见《夏完淳集·咏史杂成口号十首》。

② 李陵(？一前74)，字少卿，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人。汉武帝时任骑都尉，率兵出击匈奴，兵败投降。

③ 《清史稿·洪承畴列传》："庄烈帝初闻承畴死，予祭十六坛，建祠都城外，……庄烈帝将亲临奠，俄闻承畴降，乃止。"

盛蕴贞　这种人真是太无耻了。你们托谢尧文带到南方去的条陈，要是被鲁王采纳了，那就好啦。

夏完淳　我正担心着他。谢尧文已经去了三个月，到现在都还没有消息回来。

盛蕴贞　该不会遇着风浪吧？

夏完淳　那也难说，不过，海上的危险倒比较少些。我所担心的倒是陆上的危险。

各自徘徊起来。

姚再生　（向盛蕴贞）王聚星表兄前天才来，他不是说外边是风平浪静的吗？

盛蕴贞　他的话恐怕也不过说来安安我们的心吧，要是风平浪静的话，他为什么要剃成和尚？

姚再生　怕他真的看破了红尘啦。

盛蕴贞　（笑谑）哼，真的看破了红尘！我保证他一定要上翠屏山。①

余人均笑出。

夏完淳　你们在背地里讲别人的坏话。

盛蕴贞　我就当他的面也要讲的，象他那样的人，我才不相信他会看破红尘。

姚再生　不过他总是好人。

盛蕴贞　也难说。我看他是胆小如鼠，只图虚名，这种人非常危险。

---

① 这里指《水浒》第四十五回提及的翠屏山。山上有报恩寺，海和尚与杨雄妻潘巧云在寺内私通。

姚再生　不要过分吧。这两年来我们侯、夏两家的长辈相继死难之后，以前的那些朋友谁还来接近我们？

盛蕴贞　象杜九皋不是时常来的？

姚再生　除他而外，来的频繁的不就要数聚星老表吗？

盛蕴贞　我才不希罕他呢！谁知道他来为的是什么？翻手作云覆手雨的朋友，多一个不如少一个。

姚再生　我看，他是很佩服你的。昨天他还对我说过，你的画也好，诗也好。

盛蕴贞　哼，你还不知道，他真是自命不凡，他刚才还想替我们题这幅画呢。

夏完淳　（止步）你们又画了什么画？

盛蕴贞　（将画展示）喏，端哥，你看，这是再生姐画的杨柳，我刚才替她添上了杜鹃，正想求你题首诗在上边啦。

夏完淳　回头题吧。昨天夜里我做了一首《寻芳草》，和你们这画意倒很合式。

盛蕴贞　请你念出来让我们听。

夏完淳　不是你们这画提醒我，差不多都忘了。（想了一忽）好的，我还记得。

盛蕴贞　你念啦，请你快些念。

夏完淳　"几阵杜鹃啼，却在那杏花深处。小禽儿，唤得人归去，唤不得愁归去。离别又春深，最恨也多情飞絮。恨柳丝，系得离愁住，系不得离人住。"

盛蕴贞　真是好，就用这首词来题这幅画吧，真是恰当得很。我想，怕是你眼前立地做出来的。

夏完淳　我倒还没有那样敏捷。

盛蕴贞　你向来不是下笔很快？

夏完淳　不过确实是在昨天夜里做的，没有你们这幅画，我倒真正忘记了。

夏淑吉由月台走出。

夏淑吉　哦，你们真高兴。

盛蕴贞　淑吉姐，请你快来，我们要请端哥给我们题画啦。

夏淑吉　端哥小弟，你一回到我们家里来，家里就好象活了的一样。题什么画？

夏完淳　再生姐和蕴贞姐画的杨柳杜鹃。

夏淑吉　（接画审视）你们这样的画也要找人题，我佩服你们大胆。

姚再生　那是蕴贞妹弄出来的。

盛蕴贞　找师傅题是请教的意思啦。

夏淑吉　蕴贞，你几时拜了端哥小弟为师？

盛蕴贞　我在心里拜了他。

夏淑吉　那怎么行？要拜师傅，要焚香点烛，行三跪九叩的大礼。端哥小弟，她没有这样拜你，你不要给她题。

盛蕴贞　我愿意这样拜，我愿意的。此刻天空有一轮明月，园里有花气袭人是再好也没有的香烛，不要说三跪九叩，就是三百跪九百叩我也愿意。

夏淑吉　你真的要拜？

盛蕴贞　怎么不真？

夏完淳　蕴贞姐，我的年纪还要比你小呢。

盛蕴贞　七岁的项托不是做了孔夫子的先生[1]？老师，你请坐，我要认真地向你拜跪。

夏淑吉　真的啦，小弟，你就受她的拜跪吧。

夏淑吉与姚再生挟持夏完淳，不令推脱。

盛蕴贞　（开始跪拜）师尊在上，弟子盛蕴贞叩头。

夏淑吉　（为赞礼）跪，一叩首，二叩首，三叩首，起。跪……

盛蕴贞照样叩头，余人均忍俊不禁。

突然有王聚星之声由左手发出，夏淑吉赞礼中止。

王聚星　（在内）盛蕴贞！盛蕴贞！

盛蕴贞　（跪地反顾）什么事？

王聚星　姨妈在唤你，要你到经堂里去，有要紧的事情商量。

盛蕴贞　我知道了。

夏淑吉　四叩首，五叩首……

盛蕴贞仍照样叩头，场上转暗，暗中犹闻赞礼及笑声。

第 三 场

场景换回第一场。

王聚星仍倚立窗下，手持铜锁二枚玩弄不辍。

盛蕴贞由左畔经堂幕中走出。

盛蕴贞　（一惊）哦，你一个人在这儿！姑妈呢？她在什么地方

---

① 《战国策·秦策五》："甘罗曰'夫项橐七岁而为孔子师……。'"

叫我？

王聚星　(殷勤地迎接上去)你等一下吧，我去给你请来。(入幕，闻关门上锁声，复出)还是到那边去叫吧，(向左走入复转出)我看还是不必去请吧。她是叫你来和我谈判的。

盛蕴贞　(已猜出其用意，但不示弱)和你谈判？我在外边骂你的话你是听见的？

王聚星　听见了，可我很高兴！

盛蕴贞　骂得你还不够味，是不是？

王聚星　唉，相当够味了。不过你可知道吗，打是殷勤骂是爱？

盛蕴贞　哼，瞎说！(欲退下，但又回思，壮着胆子，若无其事地坐于窗下。)

王聚星　我才不瞎说呢。至少你要知道，我王聚星是在爱你的。

盛蕴贞　阿弥陀佛，翠屏山的和尚，普爱众生。

王聚星　不要胡扯，我是一本正经的啦。

盛蕴贞　我也是一本正经的。

王聚星　蕴贞，我现在和你单刀直入吧。

盛蕴贞　怎么样？

王聚星　我知道你是在爱夏完淳……

盛蕴贞　我是在爱呀，我已经拜他为师了，他是我的老师，我自然是爱的。

王聚星　可因为他已经有了太太……

盛蕴贞　是呀，他的太太并不弱呀，钱秦篆表妹我也是爱

的呀。

王聚星　因此你便替人家守寡。……

盛蕴贞　我替侯家守不得寡吗，唔？

王聚星　你不要假装痴呆，你那点心计是瞒不过我的。不过你要晓得我是在爱你。

盛蕴贞　谢谢你啦，你要怎么样？

王聚星　这几年来我为你废寝忘餐，你可不见得知道。

盛蕴贞　那真对不住得很。

王聚星　从前侯智含在世的时候，我只好死心死意地做一辈子的鳏夫子……

盛蕴贞　你现在已经做了和尚不就更好了？

王聚星　我这样的和尚是不算数的，你不要打岔吧。现在侯智含已经过世，我要求你对我表点同情。

盛蕴贞　对你表点同情？你是要叫我当尼姑吗？

王聚星　哼，我不和你胡扯。我现在很着急，我现在处在紧急的关头，请你搭救搭救我。（突然跪地，欲挽盛蕴贞之两手。）

盛蕴贞　（急起回避）这是什么意思？

王聚星　（跪地仰头作欲泣之状）只要你答应了我，不仅是搭救了我，而且还搭救了你的师傅。

盛蕴贞　这是什么意思？

王聚星　（已露出不能忍耐之状）你真不明白吗？

盛蕴贞　不明白。

王聚星　（起立）好，那我明白的向你说吧：我要你嫁给我！

盛蕴贞　唔？

王聚星　假使你答应嫁给我，我决心同你和夏完淳一道逃到海里去。

盛蕴贞　你自己不好去吗？这样没志气的话，象我就不肯说。

王聚星　我不能离开你呀。

盛蕴贞　离开了会怎么样？

王聚星　那就很危险！

盛蕴贞　很危险？你是说你要想去死吗？

王聚星　比死还要危险！

盛蕴贞　什么意思？

王聚星　什么意思？唬！我要叫你所爱的人和我一道陷在永劫不返的地步。

盛蕴贞　（愤然）唬！你说这样的话来威胁我！你要杀他？你要害他？是不是？我才不怕你的威胁！（愤然欲行。）

王聚星　（制止之）你不能走！

盛蕴贞　我怎么不能走？

王聚星　（哀恳地）你就形式上和我做夫妇都是可以的。

盛蕴贞　（愤然地）办不到！

王聚星　（恶狠地）我要强迫你办到！（欲拥抱之。）

盛蕴贞闪入经堂幕内，王聚星追入幕内，盛蕴贞复闪出，逃向左侧，王聚星亦闪出，追向左侧。盛蕴贞复折回，王聚星亦追返。

盛蕴贞　啊，你这卑鄙的！你把四处的门道都上了锁！（被王聚星追及，将上身一闪。）

王聚星　你逃，看你逃上哪里去！（失势扑空，被盛蕴贞脚绊倒。）

盛蕴贞　（在窘迫之中逃至窗畔，乘机推窗大呼）先生，先生！你快来！你快来！

夏完淳突现于窗外，夏淑吉与姚再生亦接踵而至。

夏完淳　怎么的？怎么的？

王聚星　（勉强挚起身来，恼羞成怒）你们！唬！你们总要知道我的厉害！

盛蕴贞　阿弥陀佛！（忽然大笑起来）啊哈哈哈……

——幕急下

第三幕

十日后之午后。

左畔垂幕揭起，露出经堂全景。正壁挂佛画三帧，金碧耀眼，其下有佛坛，坛前有一高座。

经堂右壁一带腰窗，有日光射入。左壁有门通外园。

幕启，夏母盛太夫人坐佛坛前高座上，再生坐坛右侧，同击木鱼，念《法华经》。

夏完淳与侯武功二人坐圆窗下。

侯武功　舅舅，南澳那个小岛子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呀？

夏完淳　是在广东潮州附近，从前戚继光打倭寇的时候，在那儿把倭寇歼灭过。①

侯武功　要好多天数才可以到？

夏完淳　要看风向怎样。假使遇到顺风，那就很快，要不到十天工夫就可以到。假使风不顺，那就很难说。

侯武功　舅舅，我真想和你一道去啦。

夏完淳　那可办不到。你家里只剩下你一个人了，我夏家也

① 戚继光（1528—1587），字元敬，号南塘，山东蓬莱人。曾任明参将、总兵官。练新军，屡破倭寇，解除东南倭患。这里指嘉靖四十四年（一五六五年）与俞大猷剿平广东倭寇一事。

只剩下我。我反正是在家里待不住的，我不能不走。假如你也要走，那你外婆怎么能够舍得？

侯武功　我留在家里有什么用呢？国都亡了，我们还要留在家里吗？

夏完淳　武功，你还年青，你才十一岁啦。

侯武功　舅舅，你出去打仗的时候，不是才十五岁吗？

夏完淳　究竟要比你大些。

侯武功　留在家里有什么用哇？

夏完淳　留在家里好生读书吧，读书总是有用处的。不过我还要告诉你，读书总得读活书，不要读死书。你的外公和我的老师陈子龙先生，他们从前叫我们读书就要读活书。要注意天下的大事，要注意大自然的运行，要活用自己的五官心思，要与天下的人民同休戚，不要只是寻章摘句，做个烂纸堆中的蠹鱼。

侯武功　这样的活书，也只有到外边去，才有方法读到哇。

夏完淳　能够到外边去自然更好，不过在目前你办不到。还有，你留在家里也还应该锻炼锻炼你自己的身体，这是很要紧的。将来国家需要你，总要有好的身体才能够报效国家。

侯武功　我是时常在打拳的。舅舅，你不知道吗，蕴贞六婶在教我打拳？

夏完淳　你学得怎么样了呢？

侯武功　（起立，略将身手伸动作势）你看，我打两套给你看。我们打的是少林拳。

侯扎衣袖，开始打拳。

夏淑吉引杜九皋匆匆由左手入场。杜九皋扮一布商模样，一手扛布数匹，一手执摇鼓。

夏淑吉　（促迫地）端哥小弟，杜九皋世兄有紧急的事情来找你。

夏完淳起身迎接，侯武功停止打拳，均表示警惕。

夏完淳　（沉着地）哦，九皋，请坐。

杜九皋　我没有工夫坐，事情弄得很糟！

夏完淳　（诧异）怎么的？

杜九皋　我们的朋友一个两个都失踪了。徐似谷、董刚、管定、董佑申、袁国楠、朱用枚、张谢石，① 都失踪了！

夏完淳　我不是关照过你，要你去通知他们？

杜九皋　我是去通知了的，可是我到一处便得到一处失踪的消息。而且我听说谢尧文早已被捕，关在南京的监牢里了！

夏完淳　（愈惊）这真是糟糕！

杜九皋　起初我不赞成你们联名上表，结果还是在这儿出了岔子。

夏完淳　过去了的事可不用再提，我现在要拜托你，请你帮我弄一只船，趁着今晚月黑，我要离开这儿。

杜九皋　船是不成问题的，我自己的船就在河下。

---

① 徐似谷等七人曾与夏完淳联名上表鲁王。因谢尧文被捕，清廷搜出此表，联名上表者均被害。徐似谷，应为徐似之，名尔谷，徐石麒子，浙江嘉兴人。余六人皆松江人。朱用枚，一作宋用枚。

侯武功　舅舅，钱姻伯不是说这一两天要来吗？

夏完淳　我不想再等他了。他这人总有点拖泥带水，我把他没有办法。

夏盛氏与姚再生均停止诵经，自经堂走来。

夏淑吉　真的，端哥小弟，你用不着再等了。无论怎么样，你今晚一定动身！

夏盛氏　九皋，你来了？

杜九皋　啊，师母，我还没有来向你请安。端哥的事情紧迫得很，我是特来报信的。

夏淑吉　九皋世兄，请你务必帮忙，趁着今晚月黑，把小弟一定送走。

杜九皋　那是不成问题的。

盛蕴贞　（在内连呼）稀客到了！稀客到了！你们赶快出来吧。

盛蕴贞匆匆由经堂左门出现，作厨下装束，头上蒙巾。

盛蕴贞　陆阿娘，秦篆姐，惠吉小妹，钱姻伯，他们都到了！（说罢即反身入内。）

侯武功　哦，真是凑巧啦！正说曹操，曹操就到。

杜九皋　那可再好也没有。钱彦林先生也来了，端哥在路上算有了伴。我就下河去替你们准备。（追盛蕴贞后而下。）

夏盛氏　稍等一会见了钱姻伯再走吧，九皋。

杜九皋　不，师母，事不宜迟！迟了会误大事！好，端哥，我先走了。

杜九皋与夏完淳向左前方走去，下。

夏淑吉　我也要先出去一下才行。（由左后门下。）

姚再生　我们也出去迎接一下吧，亲妈？

夏盛氏　是啦，我们是应该出去的。

姚再生扶母将由左后门下场，夏惠吉与盛蕴贞迎头而上，夏惠吉乃夏完淳同母妹，年十四，见母即趋前跪见。

夏惠吉　妈，我们来了。（一阵心酸，忍不住流下泪来，但复破涕为笑。）

夏盛氏　（扶起之）啊，惠吉，你长得这么高了。阿娘还在外边吗？

夏惠吉　她就来了，阿娘和嫂嫂们立刻就来。（向姚再生见礼）三姐，你好！

姚再生　（答礼）小妹，你好！

夏盛氏　我们还是到外边去吧。

盛蕴贞　那样要好些，淑吉姐一个人是忙不过来的。

诸人下，有间，左侧幕后先闻哄笑之声。夏完淳、钱彦林上场。钱为夏之岳父，年五十以往。性情颇浪漫，虽在国难之中，而衣履飘逸，颇觉风流自喜。

钱彦林　啊哈哈哈哈，实在是凑巧！这儿就是盛姻母念经的地方吗？

夏完淳　是的，再生姐和妈两个人时常在这儿念经。

钱彦林　这个年头儿，念念经也是一种消遣喽，啊哈哈哈……

夏完淳　不过妈是很虔诚的。

钱彦林　上了年纪的人大概都是那样。自己的力气一衰了，便只想靠神靠佛了。再生也是很虔诚的吗？

夏完淳　她也很虔诚。

钱彦林　那要算是性格啦，象你淑吉大姐，我想，她就绝对不同。

夏完淳　是，大姐的性格强。

钱彦林　凡是有本领的人，认真说，不是迫于不得已，男的谁个愿当和尚，女的谁个愿当尼姑呢？（忽然想起）哦，王聚星不是在你这儿吗？怎么不见人呢？

夏完淳　他在前几天的一个晚上生了气，跑出去之后一直没有回来。

钱彦林　听说他也当了和尚了，是不是？

夏完淳　是的，不过丝毫也不念经，也不拜佛。

钱彦林　那是一定的，他同谁生了气？

夏完淳　同蕴贞表姐闹了一点小别扭。

钱彦林　同蕴贞？就是侯智含的聘妻盛蕴贞吗？

夏完淳　就是她。刚才在外边不是见过你？

钱彦林　啊哈，难怪得！那样一位多才多艺的美貌仙子，难怪和尚见了要闹别扭啦。啊哈哈……

夏完淳　丈人，你请坐坐。

钱彦林　好的好的。不过，我想，还是先到外边去见见姻母吧。她们总怕还有一会才会进来的。

夏完淳　也好。（领路向经堂左门走去。）

钱彦林　这几张佛画倒画得很不错。

夏完淳　这就是再生姐亲手画的了。

钱彦林　哦，真是才女啦。唉，自古红颜多薄命，年纪青青的

便守寡，实在是可惜得很。

夏完淳、钱彦林下。

钱秦篆扶陆氏夫人，姚再生扶盛氏夫人，先后由左前方上。

陆乃夏完淳之亲母，年仅四十，因患肺疾，脸色苍白，十分羸弱。

秦篆为夏完淳夫人，钱彦林之女，乃一家庭妇女型，与其父成一对照。腹中有孕，已五六月之谱，隐隐可辨。

夏陆氏　（被扶至坛前礼佛毕，回向盛母）啊，我真是高兴，家里人象这样团圆的事情，已经好几年没有了。

夏盛氏　可不是吗！刚才我还在说：端哥就是我们家里的命，只要他一回来，便一切都活了。

夏陆氏　唉，可惜只团圆不了好一会。

夏盛氏　那样的光景，我横心不去想它，想起来就要令人难受。

夏陆氏　（被扶就圆窗下坐椅之一）真的，能够高兴的时候还是高兴的好。

夏盛氏　（择其邻椅而坐）阿妹，你近来的气色象好些了？

夏陆氏　不行，丝毫也不见得好。我也不敢去想，想起来怕是不久人世了。

夏盛氏　你要把心放宽些。吉人天佑，一定会慢慢好的。

夏陆氏　多谢你啦，阿姐。

夏盛氏　（存心避开话头，回向秦篆）秦篆，好媳妇儿，恭喜你啦。看看又要吃红蛋了。

秦篆羞涩，以袖掩其腹，只作微笑。

夏盛氏　全要靠菩萨保佑啦，你要是替我们添得一个孙子，那我们大家的胆量也就会壮得一些。

夏陆氏　真的。这一次怕是男孩子啦，你看她的气色很壮。

夏盛氏　不错，男胎的母相要来得凶些。（回向秦篆）孙女儿呢？

钱秦篆　留在家里，奶妈在带。

夏盛氏　还在吃奶吧？

钱秦篆　是的，那孩子才十个月啦。

夏陆氏　长得倒很好，象她爸爸。很会笑，已经在翻话了。

夏盛氏　哦，女孩子真好快。阿妹，你们是什么时候从嘉兴动身的？

夏陆氏　五天前就动身了，在嘉善住了两天。

夏盛氏　端哥等得发慌，嘉善也没有人来，嘉兴也没有人来，这两天大家都还在诧异。

夏陆氏　我们接信接得很迟，信是由秦篆那边转过来的。

钱秦篆　就要怪爸爸啦，他总是迟疑不决的。一会儿想走，一会儿又不想走，一直等阿娘来，才把话说定了。

夏盛氏　他决定和端哥一道去南澳吗？

钱秦篆　还在踌躇呢。

经堂左门外又闻笑声，钱彦林与夏完淳复走入。室中人均起立。

钱彦林　哈哈哈……你们已经在背地里说我的坏话啦。

夏盛氏　（前进数步）亲翁，你来了，刚才出去接你啦。

钱彦林　我刚才也赶来看你老嫂子，没想出你出去，我进来；

你进来，我又出去了，哈哈哈。……

夏盛氏　亲翁，你好？

钱彦林　承问承问，你老嫂子好？

姚再生　（上前敬礼）钱姻伯，你好？

钱彦林　啊，再生，你好你好。近来怎么样啦？还在做诗吧？

姚再生　做不好。

钱彦林　画呢？

姚再生　也没有长进。

钱彦林　听说每天在陪着亲母念经啦？

姚再生　是的，没有别的事情可做。

钱彦林　好的，念念经倒也是一种消遣。

姚再生　姻伯，你请坐。（肃之就座于左侧。）

钱彦林　大家请坐，大家请坐。

余人均就原位，或坐或立。

夏盛氏　亲翁，听说你已经决定到南澳去了？

钱彦林　唉，是陆二嫂子劝我的，不过……

夏盛氏　你还要考虑吗？

钱彦林　我这一次来，也正想同大家商量商量一下。首先我们值得考虑的是明朝究竟还有没有办法。还有办法呢，就还值得去。假使根本没有办法的话，那去也就是枉然的了。

夏盛氏　在亲翁的意思看来是怎样呢？

钱彦林　我在嘉善，同陆二嫂子也讲过一下，她不赞成我的意思，但我在这儿想同你们再提一提。我的看法是这样，我

看是——明朝的气数已尽，天命难回了。

夏完淳　丈人，你怎么这样说？

钱彦林　端哥，我知道你也一定会反对的。不过你们且等我把我的意见说完了之后再说吧。你看，究竟有什么办法呢？弘光帝在南京的时候，那局面多好，然而不上一年工夫，弄得来众叛亲离，土崩瓦解。

夏完淳　那是被马士英、阮大铖① 一批人弄坏了的。

钱彦林　隆武帝在福建，鲁王在绍兴，一时也很有起色，但也没有一年工夫又相继失败了。隆武帝被害，鲁王逃到台州，待不住，又朝海里逃。逃往台湾，郑成功不欢迎。逃往舟山，黄斌卿又挡驾。没有办法只好逃到南澳一个小岛子上暂时躲避躲避。这还能成什么气候呢？

夏完淳　丈人，你不能老是朝失败一方面讲。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前的错误固然值得借鉴，但本朝的疆土还有广西、广东、江西、湖南、四川、云南、贵州一大片土地，几百万大兵，你怎么便说毫无办法了？事在人为，在没有办法之中都还须得找出办法来，何况还很有办法？

钱彦林　端哥，你总是那样气胜。中国人假使通象你，那就毫无问题。但我的阅历究竟比你多些，明朝假使有办法，早

---

① 马士英(约1591—1646)，别字瑶草，贵州贵阳人。李自成推翻明王朝后，马利用江北四总兵实力，拥立福王于南京，任东阁大学士，进太保。因排挤史可法，起用阮大铖，消极御清，致南京迅速陷落。　阮大铖(约1587—约1646)，字集之，号圆海、石巢、百子山樵，怀宁(今安徽潜山)人。天启时依附奸臣魏忠贤。马士英执政后，任兵部尚书，打击"东林"、"复社"，后降清。

就不会闹到眼前这个样子了。大家都自私自利,“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家瓦上霜”,你想,这还有什么办法?

夏完淳　我们自己先不要自私自利就是办法。

钱彦林　那也有限得很。你我一二个人不自私自利又怎么样?独木难支大厦呀!近来也有些人觉得国内没有办法,便想学申包胥①,如象朱舜水、黄黎洲②他们听说都跑到海外去求救兵去了。但那又何尝是办法呢?远水不及近火!

夏完淳　这层意思我倒赞成,自己不努力,想靠别人来帮忙,那正是吴三桂③的想法。

钱彦林　是呀,现在什么路子都穷了,真真是气数已尽,天命难回。

夏陆氏　钱亲翁,你又未免太消沉了一点。不过就作兴是那样,你们也得往南澳去才行。现在敌人对于我们江南的读书人访查得很严,你们躲躲藏藏的,早迟总会被发觉。

---

① 申包胥,春秋时楚贵族。楚昭王十年(前五〇六年)吴国攻破楚国时,他至秦廷痛哭七昼夜,秦乃发兵救楚。

② 朱舜水(1600—1682),即朱之瑜,字鲁屿,浙江余姚人。明清之际学者。崇祯末年,屡奉朝廷征召皆不就。明亡后,亡命日本等地,常潜回继续反清活动。后定居日本讲学二十余年,卒于日本。　黄黎洲(1610—1695),名宗羲,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黎洲先生,浙江余姚人。明清之际学者。曾领导“复社”坚持反对宦官权贵的斗争。明亡后,拒清廷征召,隐居著述。著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等。

③ 吴三桂(1612—1678),字长白,高邮(今属江苏)人,原籍辽东(今辽宁辽阳)。明末任辽东总兵,驻防山海关。李自成破北京城后,他拒降,且引清兵入关,受封为平西王。

一旦被发觉了，不是又白白地送死吗？

钱彦林　对，就只这一点倒值得考虑。陆二嫂子，我倒还有点意思不曾对你说。这儿反正都是自己人，我索性就坦白地说出，让我们大家来商量商量吧。

夏陆氏　钱亲翁，你有意见，为什么还要隐藏呢？

钱彦林　（向夏完淳）端哥，我要先向你说明白，我这层意思只是想说出来大家商量商量，希望你千万不要以为我就打算怎样怎样。

夏完淳　丈人，我也并不是毫不通情理的人。

钱彦林　好的，那吗，就让我坦白地向你们说吧。我的意思是：象我们目前的这种态度，实在是不大高妙——“既不能令，又不受命”①。

夏完淳　啊哈，危险危险，你这个想法实在万分危险。

钱彦林　我原跟你说过，我只是说来商量商量的，不好也不要紧啦。不过总不失为是一条路罢了。

夏完淳　你那是什么路？是洪承畴、吴三桂的路，是万劫不复的民族罪人的路！

钱彦林　不要着急啦。象杜九皋他们不是在走这样的路吗？表面上和光同尘，骨子里灭满兴汉。

夏完淳　可是这不是我们所能走的。九皋向来没有露过水面，他可以潜藏得下去，我们就根本潜藏不下去。我自己很明白，在我们眼前也有好几条路。投降吗？绝对不

---

① 语见《孟子·离娄（上）》。

能够。醉生梦死吗？办不到。隐遁吗？心不甘。奔走江湖吗？事实上不允许。所以在我是只有“知其不可为而为”，除往南澳以外，别无办法。

钱彦林　也好也好，我做丈人的总之陪你好了。只要你是“知其不可为”，和我的意见也相差得并不远。这样的话我们就丢在一边吧，大家一场高兴，都弄得僵硬起来了。

夏盛氏　真的，这样的话最好不要提啦。端哥，钱亲翁是喜欢喝酒的，你到外边去叫你姐姐多备点酒。

钱彦林　别太费事啦。端哥，这样吧，我们到园子里面去走走，你觉得怎样？

夏完淳　很好，不过我还要请你再停一下。刚才所说的话，正是过筋过脉的地方，很要紧。我还有点意见还没有说完。丈人，你说我“知其不可为”和你相差得并不多远，但假如你为我不为，那便会相差得天远。我不相信气数，我却尊重气节。读书人，气节要紧。“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也就全靠这气节。这是个人的命脉所关，也是国家的命脉所关。

钱彦林　对的对的，我知道，我知道。

夏完淳　宋朝亡的时候，有文天祥、陆秀夫①、张世杰②、李庭

---

① 陆秀夫(1236—1279)，字君实，楚州盐城(今江苏盐城县西北)人。南宋将领。临安陷落时任礼部侍郎，先后拥赵昰、赵昺为帝，任左宰相，在厓山坚持抗元，后负赵昺投海死。后人辑有《陆忠烈集》。

② 张世杰(？—1279)，范阳(今河北涿县)人。南宋将领。临安失陷后，先后拥赵昰、赵昺为帝，在厓山坚持抗元，与张弘范决战失败后，遇台风溺死。

芝① 一批人以气节相尚，所以宋朝虽然亡了，中国并没有亡。

钱彦林　我知道，我知道。

夏完淳　到了本朝，现在又遭受了和宋朝同样的命运，但有史可法②、黄道周、徐九一③、金正希、祁彪佳④ 诸位先烈先后为国死难。他们的气节也足以彪炳百代。我敢于相信，明朝即使会亡，中国也决不会亡的。

钱彦林　是是是，我也相信的。

夏完淳　“挺立两间扶正气，长垂万古作完人”，丈人，这便是我所想走的路，也是我期待于你的路。

钱彦林　啊，了不起，了不起，你简直伟大得和神一样了。我有你这样一位坦腹东床的乘龙佳婿，我是光荣得很啦。啊哈哈哈哈……

忽有号角之声，众正惊异。

侯武功与盛蕴贞先后突然由经堂左门跑入。

---

① 李庭芝(1219—1276)，字祥甫，随州(今湖北随县)人。南宋大臣。元兵南下时坚守扬州，临安失陷后率部转战泰州，后为元军俘害。

② 史可法(1601—1645)，字宪之，号道邻，河南祥符（今开封）人。累迁右佥都御史、兵部尚书。曾于李自成灭明后，在南京拥立福王，加大学士，称史阁部。后因与马士英等不合，以督师为名，出守扬州，城破后就义。

③ 徐九一，名汧，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崇祯元年进士。李自成破北京后，曾被福王召为少詹事，但因被指为东林、复社巨魁，故称疾归家。南京陷落后投河死。

④ 祁彪佳(1602—1645)，字幼文，一字弘吉，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崇祯时为御史，后辞官居家，从学于刘宗周。南明弘光帝时任右佥都御史，巡抚江南，因受马士英排挤去职。清兵破南京后自尽。

侯武功　不得了，不得了，大祸临头了！

余　人　怎么的？怎么的？

盛蕴贞　就是聚星老表，他领带着一些兵丁，杀进屋子里来了！

钱彦林　（惊惶）就是王聚星？他是准备勤王救驾吗？

夏淑吉由左前方跑入。

夏淑吉　简直糟了，没想出王聚星出卖了我们！

钱彦林　（愈惊惶）唔，出卖了我们？这怎么办！这怎么办！

此时窗外已有兵丁涌上。

王聚星领土国宝、王差官及兵丁数人由经堂左门闯入。

王聚星　啊，都在这儿！（指夏完淳）这位就是夏完淳了！

土国宝　把他捉着！

王差官及兵丁涌上，上以镣铐。

王聚星　哈哈，彦林先生，你也在这儿。（指钱彦林）这位是钱彦林，也是表上有名的！

土国宝　把他捉着！

王差官及兵丁照办。

王聚星　（进前指侯武功）这位是侯武功，是嘉定叛变的主谋人侯岐曾的孙子！

侯武功毫不畏怯。

余人均愤极作态，欲争前掩护。

土国宝　（急制止）那样的小孩子，可以不用管！

王聚星　（失势之态）其他的便都是女眷了。

土国宝　此外便没有什么人了吗？

王聚星　我知道得很清楚，她们是连男工都没有用的。

土国宝　好，你们这些女眷们也用不着害怕。朝廷是宽仁厚道的，决不扰乱百姓，也决不伤害平民。我这一次来是奉了皇上的御旨捉拿通海的犯人，除掉与本案有关的人犯之外，决不牵连无辜。

夏陆氏　（猛然）你无故的捉我的儿子还说是宽仁厚道！你们难道就不是中国人了吗？（指土国宝）我要问你，你究竟是什么人？

王聚星　这是本省巡抚土抚台土大人！

夏盛氏　（指王聚星）聚星，你这个无耻的东西，我们亲戚间出了你这样一个奸贼，真把祖宗百代的德都丧尽了呀！

土国宝　你们不要着急，朝廷是宽仁厚道的，对于你们的儿子和亲眷，不一定就非杀不可。说不定将来还有重用他们的机会的，本抚台就是过来人啦。（复回向室内诸人）我坦白地告诉你们：这一次我来拿人，是因为谢尧文的案子破了。钱彦林，夏完淳，你们自然明白，你们江左名士四十七名和鲁王以海暗通消息，你们托谢尧文带到南澳去的表文，已经同谢尧文一道通同落在我们的手里。你们都是皇家要的人，朝廷是宽仁厚道的，将来的吉凶祸福就要看你们自己的态度。现在我要把你们带到别的地方去，你们在走之前，不妨向你们家里人告别告别，有什么话想说，尽可以说。好，钱彦林，就让你先开始吧。

钱彦林自被捕后一直垂头丧气，与前判然二人。

夏盛氏　（惨然）亲翁，你有什么话留给我们的？

钱彦林连连摇头，复向秦篆招手。

钱秦篆　（进前）爸爸，你有什么话？

钱彦林　（战颤地）我的女儿，你回嘉善的时候，告诉你的母亲，就说：请她放心。这位土抚台刚才说过，朝廷是宽仁厚道的。（说罢，将头垂下。）

夏完淳白眼视之，其余老幼均表示惊异。

钱秦篆　爸爸，别的还有什么吩咐？

钱彦林连连摇头挥手。

秦篆掩面而泣，但闻土国宝之声，忽复仰视。

土国宝　好，夏完淳！现在该你说了！

夏完淳　（慷慨地）你打算要听我说什么？

土国宝　不，不是我要听你说，我要听你说话的机会是在公堂上。现在你可对你家里人说。你是皇上要的人，说不定要把你解到燕京。你是一位少年豪杰，最好给你家里人留些后话。

夏完淳　那可多谢你。（先向盛母叩头）妈，请你不要伤心，就当如你儿子在两年前早就死了。国家到了这个地步，儿子没有能力把她挽救，现在也就只好把这个身子奉献了。

夏盛氏　儿哇，你的妈怎么舍得你呀！（拥之而哭。）

夏完淳　妈，你不要伤心。前年松江起义失败，父亲跳水死了。去年太湖起义失败，吴日生先生遭了牺牲。今年松江反正又失败，陈子龙先生也跳水死了。我早就该跟着他们去的。请恕你儿子的不孝，就当作你的儿子是已经不在人世的一样，你请安心吧。

夏盛氏　(勉强支持起来)好，儿哇。你也安心地去吧。妈要念五百部《法华经》来超度你。(掩面而泣。)

余人均泫然。

夏完淳　(步至陆母前叩头)阿娘，我知道你是会高兴的，你的儿子断不会辱没我的父亲，断不会辱没我的两位母亲。

夏陆氏　(连连点头，扶起之)做娘的，真，真是，高兴得很！

夏完淳　(向夏淑吉)姐姐！(欲下跪。)

夏淑吉　(急挽其手)小弟！你请安心！一切的后事有我做姐姐的担戴。

夏完淳　(拱手)多谢你。(回向秦篆)秦篆，累赘你了。

秦篆突然下跪，拥夏完淳之两手。

夏完淳　我没有什么话好说。希望你代替我孝顺我的两位母亲。还有妹子、女儿，也要请你好生看待。你现在有孕在身，请你不要过分的悲哀。将来万一能养出一个男孩子，那就算如天之福，继续了我们夏家的香烟。如其不然，千万不要再立后代。我们父子两代，为国为民，尽忠尽孝，此心此志，誓与天地日月长垂永远，决不愿见不肖的儿孙，败名缺德！香烟要断绝，就让它断绝吧！这是我恳切的遗言，望你不要违背！(挽秦篆起立。)

钱秦篆　(含泪)是，我是决不会违背你的！

夏完淳　好，我现在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向全体拱手。)

侯武功　(趋前跪夏完淳膝下)舅舅，我愿意同你一道去！

夏完淳　不，你要留着。我所留下的事就要望你担负起来了！你勇敢的活下去吧。(挽侯武功起，回顾钱彦林)好，丈人，

我们就走吧！大丈夫见义勇为，我希望你老人家不要退缩。你要想起你的好些死难的朋友，你要想起国变以来的一些忠臣烈士，他们在冥冥之中是在向我们招手的！

钱彦林　（在闻夏完淳告别之中已颇受感动，至此精神振作）端哥，多谢你，我做丈人的一定跟着你去。

土国宝　（回顾兵勇们）好，你们把他们先带下去。（俟室中兵勇将二人拥下后，再向王差官）你一个人可以留在这儿，同他们的眷属商量商量一下后事，看她们还有什么请求。只要是有例可援的事情，都可以答应。

王差官　是。

土国宝　我现在也就先出去一步。（回顾王聚星）王聚星，你也可出去了！

王聚星　（急向土国宝合掌）抚台大人，请你稍微停留一下，我还有一点小小的请求。

土国宝　你还有什么请求？

王聚星　我有一位亲眷，可不可以一道带走？

土国宝　是谁？

王聚星　（指盛蕴贞）就是这位盛蕴贞。

土国宝　她是你什么人？

王聚星　她是我的——未婚妻。

盛蕴贞　（愤然）胡说！

侯武功　真是胡说八道啦，蕴贞六婶是我的婶娘。

土国宝　（指夏惠吉）再让这位小娘子说说看。

夏惠吉　是呀，蕴贞表姐是侯六公子的聘妻，六公子死了，她

是在替他守贞的呀！

土国宝　（环顾室内人）你们都承认这话吗？

众　人　承认的。

土国宝　（发怒）好，你们来人呀！

二兵勇入。

土国宝　你们把这王和尚拉出去！打！出家人不守清规，胡思乱想，打打打！

兵勇不由分说将王聚星拥下，在外闻鞭扑声，聚星喊："冤枉呀，饶命呀菩萨！"之声。

土国宝　好了，打了就不用再拖进来了！你们都同我一道出去！（向王差官）王差官，我要再叮咛你一遍：她们这些眷属有什么请求的，你可以和她们商量商量。两位人犯在路上使用的东西，只要是轻便一点的，都可以替他们带去。

王差官　是，小人知道得顶清楚，我一定要体贴抚台的意旨行事。

土国宝　那就很好。（向盛蕴贞吟味一番）这位姑娘，你叫盛蕴贞吗？唉，真是贞烈可风，值得嘉奖，值得嘉奖。（连连点头，徐徐向门道走去。）

室外兵勇均随下。室中沉默有间。

王差官　（殷勤地）好啦，本差官是很好说话的。你们有什么话要说，可以舒舒展展地说，说得开心见肠一点。

夏淑吉　王差官，刚才你们土抚台土大人说：路上使用的东西，轻便一点的都可以带，那么想拜托你们给舍弟和舍亲

带点盘川去，是不是可以的？

王差官　对啦，这位师傅真是会见机。土抚台土大人他留我一个人在这儿就是为的这个啦。不仅令弟和令亲在路上要盘川，就是土抚台你们也得替他想想啦。你们想，这如今的世道，那一样是不要钱的？

夏淑吉　（先行将手上金镯取下）这儿有一只金手镯。

夏惠吉　我也有一只。（将金镯自手上取下。）

秦篆、姚再生、夏陆氏、夏盛氏均先后将金玉之物取下，但无言。

夏淑吉从诸人手中纳取诸物，捧献王差官。

夏淑吉　王差官，我们先把这点东西来孝敬你，回头我们再预备程仪。

王差官　哦，哦，很好很好。（一面接受，一面揣入怀内）一切都有我姓王的包管。我包管你们的人沿途平安，丝毫也不受委屈。

夏淑吉　请你老人家再等一下，我们还有点东西。

夏淑吉向左前方下，盛蕴贞亦随之而下。

王差官　很好很好。（间）唉，你们两位老太太，真的请你们放心啦。令郎沿途的事情都在小官身上。（拍拍胸口）你们将来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我也一定帮忙。我住在南京道门口，你们在总督衙门里一问，就可以知道了。

夏淑吉捧黄金二锭，盛蕴贞捧纹银二锭，相继出场。盛蕴贞此时已将头巾揭去，发已剪断。

夏淑吉　（将金锭献与王差官）这儿有黄金二十两，请你老人家

转给抚台大人。(自盛蕴贞手中取银锭转授)这儿有纹银二十两,作为舍弟的盘费。舍弟的事,多多托福。

王差官 (一一接受,揣入怀内)啊,这个,我一定要转达你们的意思,令弟的事用不着关心。(向盛蕴贞,见其断发)唉,这位姑娘你把头发剪了,可惜可惜。其实在这些地方你们不够机敏,你们没有看见土抚台土大人临走时的那个情形吗?他很称赞你,那是很有意思的呵。可惜得很,可惜得很。

兵勇一人出现于窗外。

兵 勇 报告差官,土抚台在外边催,要你赶快出去!

王差官 好,我们这边的话也谈好了,走吧!

王差官出门,兵勇亦随下。

侯武功欲行,夏盛氏急行制止。

夏盛氏 蕴贞,你把武功看着,不要让他出去!你们年青的都不要出去!秦篆,你也把惠吉拉住啦!

侯武功 我要出去,我要出去!我一定要出去送舅舅。

盛蕴贞 你要忍耐一下啦,武功,那些人说话是不当数的,你不要使外婆们担心。

姚再生扶盛母,夏淑吉扶陆母,随夏完淳之后追出左门,下场。余人张望者久之,俄闻号角之声,在悲愤无言中闭幕。

——幕 下

第四幕

左侧一座小酒家，前有瓜架，着瓜甚多。招帜上标出“憨憨泉”三字。

右侧有井水一眼，周围有回栏，其后有竹篱掩护。有桔槔盥具诸事。

远景为虎丘①，塔影可见。

七月十五日之夜，月光如昼。

老翁一人踞于屋外左角燃点香烛，陈列酒饭，正一张一张地在一土钵中焚烧纸钱。

差役甲、乙、丙三人在瓜架下饮酒，夏完淳由井中汲水盥漱，一面汲水，一面低吟。刑具被解，置于差役三人之酒桌上。

夏完淳　（低吟）

乐令竟如此，
王郎又若斯。
自羞秦狱鬼，
犹是羽林儿。②

---

① 位于江苏苏州市西北，有虎丘塔、云岩寺、剑池、千人石等名胜。“憨憨泉”亦在虎丘山上。

② 诗见《夏完淳集·柬半部先生》。

差役甲　(大声地)喂，老头儿！再打壶酒来呀！

老　翁　(回顾)嗯？

差役甲　(声更大)叫你再打壶酒！

老　翁　哦，来了。(将纸钱放下，入店打酒。与差役甲换上酒后，仍退还原处，继续烧纸钱。)

差役乙　(向夏完淳)皇犯老爷，你的手脚放快一点啦，不要那样悠悠闲闲的！

夏完淳　(不理会，仍低吟)

　　月白劳人唱，

　　霜空毅魄悲。……

差役乙　他妈的，服侍皇犯老爷真他妈的要命，比服侍自己的老婆还要费事。

差役甲　唉，说得不好他就寻个短见给你看，弄得你一直还要陪着送进阴曹地府。

差役乙　对喽。你这一说倒把我提醒了，那眼水井倒值得提防啦。(提刑具向井边走去。)

差役丙　(向差役甲)老兄，你们的酒喝得不少了，少喝一点儿好吧？

差役甲　你放心，不要你给钱。

差役丙　不是钱的事，我是怕你们喝醉了。

差役甲　有你不喝酒的人在啦。

差役丙　我一个人抵得了什么事？假使还要服侍两位醉鬼的话，那就更加吃不消。

差役甲　不会醉死的，不要说那样不吉利的话！

差役丙　（起立）对不住，我是打算先回去一步，多去叫几个人来。

差役甲　听你的尊便！

差役丙　皇犯要紧啦！出了什么岔子，那是不好开玩笑的。总之稳当第一。对不住。

差役丙向左手下场。

差役乙　（走近夏完淳侧）皇犯老爷，你不要老是向井里照镜子。今天已经七月十五，盂兰节①，没有你的份！

夏完淳　你们请放心，我不会连累你们的。

差役乙　说倒说得很豪气，不过谁个保得定啦？这些年辰，皇犯老是爱跳水。陈子龙不是你的师傅吗？他在船上跳水，还把我们的一位伙计也一道拖去见龙王去了。我家里是有老婆儿女的，不好和你开玩笑。

夏完淳　（低吟）

……英雄生死路，

恰似壮游时。……（盥漱已毕，走出井栏。）

差役乙　（持刑具将为之套上）还是请你戴上这对金手镯。

夏完淳无言以两手伸出，听其戴上刑具。

幕后右隅忽有朗吟之声：

草入语儿之馆，

月明响屧之廊。

美人则紫台黄土，

① 佛教节日。佛教徒于夏历七月十五为追荐祖先而设斋，并举行拜忏等仪式。

英雄则白草青霜。

吟声一时中断。

夏完淳 （谛听有间）哦？这是我的《大哀赋》，是什么人在念呢？

吟声复起，较前更近：

日月如驰，

亲朋不识。

独剑空囊，

三江浪迹。

人容鼓史之狂，

世笑愚公之癖。

混缁羽之高贤，

结屠箫之豪客。

杜九皋一人由篱后转出，行吟不辍。杜九皋与前幕迥然不同，身着绸衫，手摇折扇。看夏完淳即停止行吟，表示惊诧。

杜九皋 （前进数步）端哥，你怎么到了这儿？

夏完淳 （惊喜）他们怕我跳水啦……

差役乙 （急加干涉）你是什么人？啊，你？

差役甲亦匆匆上前。

杜九皋 我是杜九皋，是这位先生的朋友。请问两位尊姓大名啦。

差役乙 咱们没有姓，没有名，四眼狗，九根毛，高兴就随你叫。

差役甲 （故作和事佬）哦，不要动声色。这位杜老先生看来也

象是好说话的。有话我们到那边去谈吧。

杜九皋　很好很好，我来奉陪二位喝两杯淡酒。（先行向席面走去，招呼老翁）憨憨老！

老　翁　（正向右侧走来）哦，杜九皋先生，你来啦。（指夏完淳）这位就是夏彝仲先生的公子夏完淳先生？

杜九皋　是啦。请你再打两壶酒来！有下酒菜，什么都好，通请拿来。这两位差官的酒钱，都挂在我的账上。

老　翁　哦，晓得喽。（入店一一照办。）

二差役见杜九皋慷慨，先后偕夏完淳走来。

差役甲　杜老先生，对不住啦，等你来破钞。

杜九皋　小意思，不成敬意的。

四人就座。

杜九皋　让我先敬两位一杯酒。

差役甲乙　不敢当，不敢当，我们就回敬回敬。

三人同饮。

杜九皋　（向夏完淳）端哥，我敬你一杯。

夏完淳　多谢你。

杜九皋、夏完淳对饮。

杜九皋　（回向差役甲、乙）对不住，请问二位差官，你们要把我这位朋友送到什么地方去？

差役甲　他是皇封御犯，是皇帝老子要的人，我们要把他送到南京去。

杜九皋　你们要赶夜路吗？

差役甲　不，我们是坐船的，船上还有很多的人。闷热得很，我们到岸上来寻寻开心。

杜九皋　还有多少日子耽搁吗？

差役甲　明天一早就开船啦。

杜九皋　（略作考虑，自腰间搜出钱囊）是那样的话，我有一点菲薄的东西，要累赘你们两位。

差役甲　（会意）很好商量，很好商量。

杜九皋　（取出纹银二锭）这两锭银子，我想送给我的朋友，作为路上的盘川，请你们两位帮忙收下。

差役甲、乙各取一锭，揣入怀中。

差役甲乙　那没有问题——我们一定帮忙，一定帮忙。

夏完淳　九皋，真对你不住啦。

杜九皋　这算得什么，可惜我身上带得太少。假使两位差官不忙的话，我还可以回去多备些程仪来。

差役甲　老先生，你府上很远吗？

杜九皋　我是太仓人，在这儿前面的石佛寺读书，不很远的。

夏完淳　已经够多了，不必再费事了，九皋。

杜九皋　好的，慢慢商量吧，我们喝着酒慢慢商量吧。

差役甲　（向差役乙耳语之后）那么这样吧，你们两位在这儿细谈，我们到那边井边上去洗洗手。

杜九皋　那也很好，请你们方便。

差役甲、乙走往井边，时时耳语，作有所商量之态。

杜九皋　端哥，真没有想出会在这儿遇着你啦。

夏完淳　我也没有想到。我是另外关在一只小船上的，他们要上岸来寻开心，又怕我跳水，所以把我一道带上了岸来。没想出在这儿会遇着你。

杜九皋　顾咸正先生的两位世兄的事情你知道吗？

夏完淳　我知道，他们因为掩藏陈子龙先生被捕。

杜九皋　他们在五月里已经被江宁总管巴山杀掉了。

夏完淳　什么？大鸿与仲熊两位世兄早遇了难！

杜九皋　是啦，听说顾咸正先生就因为这样也成了狂人了。

夏完淳　（长叹）哎，这笔血债终得要偿还的！大鸿！仲熊！你们等着我吧！（沉默有间。）

老　翁　（走至桌边）夏完淳先生，好不好也让我来敬你一杯酒啦。

夏完淳　（起立）多谢你，你老人家贵姓？

老　翁　你不要问我的姓名吧，他们都叫我憨憨老，你也就叫我憨憨老吧。

杜九皋　真的，憨老的姓名连我也不知道。

老　翁　知道了有什么用呢？我本是从北方逃到南边来的人。我没有国，没有家，没有妻室儿女，没有文章事业，就只剩下这几根老骨头。我拿姓名来做什么用呢？

夏完淳　憨老，那么就请你让我也叫你憨老吧。可我知道你是一位有志气的人。

老　翁　莫谈这些，我敬你一杯酒。九皋先生，请你也喝一杯。

杜九皋　好的，倒是我们应该敬你老人家。

三人同饮。

差役甲、乙复走回，老翁退回原位，夏完淳离席在月下徘徊。

差役甲　杜老先生，我们要同你商量点正经的事情啦。

杜九皋　很好很好，我很愿意领教。

差役甲　刚才你老先生说：打算给你这位贵朋友多备些盘川，我们觉得这是很好的事。因为你的贵朋友在路上要使用可不用说，就到了南京之后，上上下下都得用钱。现今的世道，不说，你老先生也是很清楚的，有钱能使鬼推磨啦。

杜九皋　不错，不错，一点也不错。怎么样呢？还是你们等我一下，让我去拿来呢？还是我们一道去拿呢？

差役甲　我想我们这样啦，让我这位伙计陪你老先生到石佛寺去，我留在这儿陪着你的贵朋友。这样两来都方便。

杜九皋　那好极了，我们就这样办吧。反正石佛寺也并不很远，没有一会就可以转来。

夏完淳　（在三人谈话中各自低回沉吟）九皋兄，我请你不必多费事啦。你知道，我是死了心的，就到了南京也没有什么用钱的必要。

杜九皋　不，这事情须得尽我做朋友的心，请你不必管。（向差役乙）好，我们就走。

夏完淳　那么，请你把扇子留下，我要给你题首诗在上边。

杜九皋　啊，那好得很，就请你题好之后再走啦。（将扇授夏完淳，反向老翁）憨老，借你的笔砚来用一用啦。

老　翁　（点头）很好很好，我给你拿来。（入店捧笔砚出，步至夏完淳前）夏先生，你的手写字可方便？

夏完淳　不要紧，就这样也可以写。反正只要写得成字就算事的。你们等我再推敲一下。（在瓜架下略作徘徊）好了，就让我写吧。

杜九皋捧砚，夏完淳执笔与扇，在月下信笔挥写。老翁及差役甲、乙亦至前围观。夏完淳写一句，杜九皋与之同念一句。

夏完淳
杜九皋　（同念）

竹马交情十七年，飘流湖海竟谁怜？
知心独上要离墓，亡命难寻少伯船。
山鬼未回江上梦，楚囚一去草如烟。
姑苏明月愁人醉，残烛无言意惘然。①

杜九皋　多谢你，请你写一个年月在上边吧。"丁亥七月既望"。很好的。（将笔砚奉还老翁）憨老，多谢你啦。

老　翁　这算得什么？不过夏完淳先生的才情真是敏捷，古时候的才子曹子建七步成诗，我看夏先生是不亚于他的。

差役乙　真的，皇犯老爷真是了不起，拿起笔来就象我们拿扫帚扫地的一样。

差役甲　真是了不起，可惜我只认得一个扁担大的"一"字。吓吓吓吓吓吓。……

杜九皋　（向差役乙）老兄，我们走。

差役乙　走走，我陪你老人家走。

杜九皋　（向夏完淳）端哥，折扇就请你拿着，回头我就转来。

---

① 诗见《夏完淳集·虎丘遇九高》。

杜九皋、差役乙向篱后下。夏完淳在月下徘徊。

老翁执笔砚返店，收拾若干残盏，往井边洗涤。

老　翁　（自语）唉，这样的人偏偏要遭到这样的境遇！

差役甲　（还原位饮酒）皇犯老爷，你不再来喝点酒吗？李白斗酒诗百篇，你们会做诗的人和酒是分不开的。

夏完淳　（仍在月下徘徊）请你加杯吧，我不想喝酒。

差役甲　（自语般地）人生有酒须当醉，其实什么事都要看开一点才好啊。眼睛看得开，路子就走得宽。皇犯老爷，你不要老是向水井边上走啦！

夏完淳　（走向井边）你放心，我早就跟你们讲过，我死也要死的光明磊落的！

差役甲　其实你活也就活得冠冕堂皇一点，又有什么不应该呢？想开些吧，你看我们洪承畴洪大人，多么的威风呀！斗大的黄金印刻上十一个大字："招抚南方总督军务大学士"，多么的冠冕堂皇呀！

夏完淳　你以为是那样？

差役甲　难道还不够味吗？皇犯老爷！其实还是你们读书人好，头发一剃就是大官。譬如象你这样有才学的人，只要想得宽一些，"大学士"即使当不到，"小学士"总可以当到的。唉，口都说燥了，喝点凉水吧。（行至井边，汲水而饮。）

杜九皋仓皇由篱后跑出。

杜九皋　啊，糟了糟了，刚才那位差官滑进一个大水塘里去了！

差役甲　水不深吗？

杜九皋　不深？一个人也落不透！

差役甲　糟糕，那家伙是不会凫水的呀！

杜九皋　我们赶快去打捞吧！我一个人拿着没有办法。（走近差役甲身边。）

差役甲　好的，我们一道去，皇犯老爷也一道去。

杜九皋　那就要快才行，要快！（猛力一推，将差役甲推入井中。）

夏完淳　啊呀，九皋，你怎么的？

杜九皋　两个家伙我都把他们结果了，现在你可以自由了。

老　翁　（突然大笑）啊哈哈哈，妙哉！妙哉！

杜九皋　（心平气和地如已卸下一项重担）真是出乎意外的轻松，谁也没有想出他们竟这样走来送死。（向夏完淳）而且还把你亲自替我们送到了这里来。

老　翁　刚才我知道这位先生就是夏完淳的时候，我也动了一下心，想在酒里面下点蒙汗药，正在踌蹰，没想出你就这样做得干干净净的了。杜九皋先生，你这样的人真是够机敏啦！

杜九皋　现在不是互相标榜的时候，憨憨老，我看你的酒店怕也只好丢掉了。

老　翁　那成什么问题？只要把夏先生搭救得了，把我们大明的江山救得转来，我就丢掉这条老命，也是满不在乎的。

杜九皋　（向夏完淳）那吗好，端哥，我来把你的刑具解了吧。

夏完淳　（一直抑郁而沉默）多谢你们啦，我这是无须解的，你们倒赶快的逃走吧！

杜九皋　（出乎意外）端哥，你这是什么意思？

夏完淳　（有些着急）我劝你们赶快逃走，我是不能走的。……

杜九皋　（抢着说）你不能走？你怎么不能走？我就是为的是你呀，认真说，我还打算约起朋友们到南京去劫杀场呢！

夏完淳　那我真感激你啦，九皋，可是今天晚上的情形，你还没有弄清楚。他们刚才是三个人在这儿喝酒的，有一个人早回去搬救兵去了。

杜九皋　唔？是那样的？

老　翁　真的真的，有点不太妙，刚才还有一个家伙，去了好一会，怕快要转来的时候了。

杜九皋　这我可没有料到，我又未免做得太冒失了一点啦！

夏完淳　九皋，我劝你赶快走开！我反正是决心死的，我决心以身报国，可不要误了你的大事。（向老翁）憨老，你也赶快逃吧！

老　翁　这样吧，我可不要逃，让我出来担戴，就说那两个家伙是我把他们谋死了的。

杜九皋　你们这些想法都不对，让我们赶快一道走，我想走总还可以走得掉。

夏完淳　来不及了，九皋。即使来得及，也会害了你，害了憨老。

老　翁　害了我？有什么稀奇？我就替你死都可以的啦！

左侧有人步骤紧急声，其势不止一人。

杜九皋　（吃惊）他们这样快就来了！（回向老翁）憨老，请你快快拿条绳子来！

老　翁　是。（向店里走入。）

杜九皋顺手把桌椅推翻。急向井中作打捞状。

杜九皋　（放大声音）快呀，快点，快拿绳子来呀！（更张大声音向左侧呼唤）过路的人，你们赶快来呀，有人掉进井里了！

老翁持绳至井边。夏完淳渐悟杜九皋之用意，亦趋赴井边。

杜九皋　怕都淹死了！拿绳子打个活套子套他的腿！…… 还有人来帮忙的不？快些呀，有人掉下井里去了！

王差官与差役丙率兵勇数人由左侧涌上。

王差官　谁掉进井里去了？

杜九皋　刚才有两位差官在这儿喝酒，喝醉了便打架，一个人被打进井里，另一个人把人犯丢掉各自逃跑了。

王差官　唔？有这样的事？

众人均涌到井边，向井中探视。

杜九皋　你们看啦，那不是人吗？倒栽在里面的！

差役丙　糟糕，我早就耽心他们要闹出乱子的，没想出只有一忽儿工夫便闹成了这个样子。

兵勇一　真的，倒栽了一个人在里面！

兵勇二　这个井太深，要打捞起来，也很不容易啦！

王差官　糟糕，真是活见鬼！你们为什么要上岸哇？

差役丙　是他们两个要来的呀！

王差官　哼，死无对证，你当然可以推脱干净了。（向老翁）还有一个是打从哪个方向逃走的？

老　翁　（指篱栅）就从这篱栅后边跑过去的啦。

王差官　（指挥兵勇）你们追，赶快去追！……

差役丙与兵勇均欲下。

王差官　(制止差役丙)你可要留在这儿！井里的人回头打捞吧，反正已经是淹死了，好生把犯人看着。亏得皇犯还没有逃，这倒是不幸中之一幸。哼，你们真是糊涂！为什么要把皇犯带上岸？

差役丙　怕他在船上跳水啦！

王差官　哼，跳水？真是活见鬼！回船去同你算账好了。(向杜九皋)请问你贵姓？

杜九皋　我叫杜九皋，原籍青浦，现住太仓，我是在这儿虎丘的石佛寺读书的。

王差官　(走出井栏)你和这个皇犯是朋友吗？

杜九皋　(随之)是的，我们是世弟世兄。我刚才出来散步，无心之间走到这儿，便遇见你们的那两位伙计打架。打得真猛，酒可也喝得太多了。

王差官　(至瓜架下见狼藉情形)那两个家伙，见了酒就是命，酒品又不高，我不知道告诫了他们多少回，真是弄得狼藉不堪了！(自语地)这怎么回去报账呢？

杜九皋　差官，假使你有什么作难的话，我甘愿陪你去做见证啦。

王差官　那好得很，正想委屈你一下。

老　翁　差官老爷，我也甘愿陪你去做见证啦。

王差官　你家里还有人吗？

老　翁　通死光了。

王差官　那么也就用不着你去了。回头万一上峰还要来调查

的话，那时候再来麻烦你啦。好在皇犯还在，他也是个活的见证。

兵勇由原路跑回。

王差官　人找着了吗？

兵勇一　找着了，找着了。

王差官　在哪儿？

兵勇二　在前面的一个大水塘里！

王差官　什么？

兵勇二　那家伙大概是跳了水，半沉半浮的爬在水里，真是怪阴惨的！

兵勇一　在月亮下边看见死人，真他妈的不是好过的事。

王差官　糟糕！两个家伙死命的赶上了盂兰会。

差役丙　怎么办呢？

王差官　有什么办法？反正人都死了，回船去禀报明白之后再说罢。

老　翁　我在这儿也替你们想办法啦，能够找得到人打捞，便把他们打捞起来，没有办法的时候，也就只好等你们转来了。

王差官　对你不住啦，把你的铺子闹成这个样子。他们的酒钱是多少呢？

老　翁　嗳呀，差官老爷，还要什么酒钱呀，人命都闹出来了。

王差官　真真是对你不住。（向杜九皋）好，老先生，要委屈你一下。

杜九皋　这是我乐意做的事。我们就走。

王差官　多谢你，不过我想关照你一下，你到那边去，看见土抚台土大人的时候，最好不要说这位夏先生是你的朋友，省得麻烦！

杜九皋　多谢你的厚意。

杜九皋先行，余人随之，由左手下场。

老　翁　（默送有间，复行至香烛前，取纸钱一束，着火高擎）自辽阳战役① 以来，一切为国捐躯的忠臣烈士、寡妇孤儿，你们都请来享受我的菲薄的追荐！

——幕徐下

① 女真族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在建立后金政权后，于熹宗天启元年（一六二一年）发动辽阳战役，并占领该城。

第五幕

景同第一幕。

幕开，台上寂无一人。

九月十九日黎明时分，光景晦冥，风声不止。堂上尚有烛光。王差官引刘公旦、钱彦林、夏完淳三人由右手入场，三人手上均有镣铐。刘公旦泰然自若，钱彦林颇萎靡，已有醉意，夏完淳颇激昂。后跟皂役二人，其中有一人为杜九皋。三人被引上阶，步至炕床附近。皂役二人立于阶下。

王差官　你们在这儿等一会啊。洪承畴洪大人特别尊重你们，调你们到这儿来候审。你们可知道这儿是什么地方？

刘公旦　我是“前度刘郎今又来”①，在四个月以前我也在这儿候审过一次。

王差官　那是因为奉到摄政王多尔衮的面谕啦，老先生。但你怕不曾知道，这儿是曾经做过什么用处的地方。

刘公旦　不知道。

---

①　诗见刘禹锡《再游玄都观绝句》。

王差官　我告诉你们：这儿是三年前弘光皇帝候过审的地方。还有那位不知道究竟是真是假的崇祯皇帝的太子也是在这儿一道候过审的。

刘公旦　哦，那我们真是光荣了。

夏完淳　（向前面指出）那边朦胧着的可就是锺山？

王差官　是的。

夏完淳　那是太祖皇帝的孝陵所在的地方了，呵，树木也没有从前那样的葱茏了。

王差官　洪承畴洪大人已经叫人把孝陵的树木斫伐干净了。

夏完淳　哼，这万恶不赦的奸贼！（沉吟低徊，开始诗的酝酿。）

王差官　不过诸位先生我还须得再告诉你们一个消息，今天要算是你们的最后关头了。外边行刑的准备，一切都已经停当了，是土抚台土大人亲自监斩。生死只等你们自己选择。生也在今天，死也在今天，生呢有高官厚禄等待着你们，死呢也有刽子手和杀场等待着你们。

刘公旦　多谢你，我是早就考虑好了的。

王差官　那就很好，反正我对于诸位也算尽了孝心。你们活着得到高官厚禄的时候，还要希望你们栽培栽培；就是死了，我也相信总不会埋怨我。

钱彦林　王差官，好不好请你再给我弄点酒来？

王差官　那没有什么，要多少给多少，今天是特别优待。（顾皂役之一）你下去再弄点酒来！

皂　役　是。（将由左手下。）

王差官　你另外再换一个人来。（指杜九皋）这个新毛子，什么

规矩都不懂，我看是会出岔子的。

皂　役　是。（下。）

王差官　（急挥杜九皋上阶）你上来，你赶快上来。（回向夏完淳）这位你的朋友，他来看你来了。

杜九皋上阶，与夏完淳相见。

杜九皋　端哥，你诧异吧？

夏完淳　哦，九皋，原来是你！

钱彦林　怪不得，我说怎么那样相象？

刘公旦　（同时）啊，杜九皋，你真有本领！

王差官　请小声些，不要闹出乱子。有什么要紧的话，请赶快地说！

杜九皋　端哥，我告诉你，淑吉和秦篆都来了，她们在外边替你预备后事。

夏完淳　这是多余的事。一个人死了，为什么还要冒着危险来收尸？尸首收回去有什么用？上天下地不就是一座大坟墓吗？

杜九皋　不过我们也倒是出乎意外，本是想来探监，看看你，并没有想出昨天来，今天就遇着行刑。

王差官　外边传出一种风声很厉害，说有人要来劫监，所以昨天晚上洪承畴洪大人和巴山巴大人商量，在今天天不见亮就要行刑啦。

杜九皋　端哥，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夏完淳　我没有什么，不过我这儿有一部诗稿。（自怀中搜出诗稿一册，书名大写《南冠草》三字）这都是我被捕以后在沿途和

监狱里，做的一些诗词，也有两封信附在后面，一封是给我两位母亲的，一封是给秦篆的。这些东西我就拜托你老兄，希望你交给我的姐姐和秦篆。（授诗册。）

杜九皋　（受之）这我一定替你转达。（将诗册揣入怀去。）

夏完淳　不过，我刚才在这儿又做了一首，还没有工夫写上去，我要念给你听。

杜九皋　你念吧。我给补上去。（从怀中取出商人用的笔墨工具。）

夏完淳　（指出）你是听见的，那边不就是锺山？

杜九皋　是，那是太祖高皇帝的孝陵所在的地方。

夏完淳　可是孝陵的树木已被洪承畴砍伐干净了。锺山也没有从前那样的苍翠了。我的诗，题目就可定为《御用监被鞫拜瞻孝陵》。

杜九皋　好的，《御用监被鞫拜瞻孝陵》。（写入诗册。）

夏完淳开始念诗，每念两句，杜九皋即重念两句，写入诗册。

夏完淳
杜九皋　（念诗）

城上锺山色，松杉落翠微。
朝光群鸟散，暝色二龙飞。
璧月沉银海，金风剪玉衣。
孤臣瞻拜近，泉路奉恩辉。

夏完淳　好，这可算是我的绝命词了。

杜九皋　（转向钱彦林）彦林先生，你可有什么吩咐？

钱彦林　我吗？……我说不定……可以回家。

夏完淳　（愤然）丈人！你怎么还在说这样的话！你就忘记了

吗？去年我们同吴日生、陈子龙两位先生在太湖起义、歃血为盟，早就誓同生死。现在吴、陈二公已经先后死难，我们正好慷慨就义，以见二公于地下，你怎么还说到回家的话来了？

钱彦林　我说回家，是回到大宇宙中的老家。

王差官　好，不要再多说话吧，你所要的酒已经给你拿来了。

皂役提酒一瓶上，先献于王差官，再由王差官献于钱彦林。另有一人随其后。

钱彦林　很好很好，让我醉，让我醉！（捧壶而牛饮。）

王差官　（故意向杜九皋叱咤）好啦，你这个毛桃子，什么规矩都不懂，你滚下去！

杜九皋　是。（默默将由右手下场。）

王差官　走左手！

杜九皋　是。（折回由左手下。）

王差官　（向余人）你们好生肃静地等着，我要进去禀告洪大人击鼓升堂了。（走向左后隅之门，入内。）

刘公旦　（向夏完淳）哎，端哥小友，我眼前有了你，实在增加了我无限的勇气。你虽然这样年青，但你要长留青史，和屈大夫文相国，永垂不朽的。

夏完淳　刘老先生，你未免过于夸奖了。

刘公旦　不，我这也是将死之言，绝对诚实。我从前和你接触的机会很少，你对于我是一个惊异，甚至我还疑心过，你的文章是有人捉刀。现在我在狱中和你相处了两个月，我是丝毫也不惊奇了。

夏完淳　刘老先生，我原是值不得惊奇的。

刘公旦　不，你听我说：你无疑的是个奇才，古今来没有人能比得上你。你这样年轻，才仅仅十七岁，不仅文章出众，而且道义超群。这的确是难得。不过你能有这样的成就恐怕也并不是全靠你的天资，我看你还是得于教养方面的多。令尊彝仲先生道义文章，冠冕人伦，他对于你的爱，对于你的教育，是成就你的主要的根基。你有好的母亲、好的姊妹、好的亲戚、好的师友，你的周围都是有节概，有教养的人。“蓬生麻中不扶自直”①。何况你的资质又是英俊不凡呢！

夏完淳　多谢你啦，公旦先生，我不会忘记我的母亲、师、友所给予我的感化。在我生涯的这最后一两个月当中，公旦先生，你就是我最敬仰的一位师尊啦。

刘公旦　不，我是说不上的。但象杜九皋这样的朋友，唉，那倒是我们大家的希望啦。

突然有击鼓声。

皂役升阶分立于案前。台前两侧各有二兵勇入场，分立于左右，手中各执大刀，业已脱鞘。

王差官先开左后门，抱案卷走出，置案卷于公案上，立于案右侧前隅。洪承畴、巴山着官服由门中走出，王聚星随其后。洪承畴坐椅上，巴山侍立于左后隅。王聚星与皂役并列。

洪承畴　犯人都已经提到了吗？

---

① 语见《荀子·劝学》。

王差官　回禀大人，早已提到了。

洪承畴　（向刘公旦、夏完淳诸人睥睨一番）把他们带下堂去，候审！

王差官　是。（指兵勇）把他们带下堂去。

兵勇上阶，将三人推下。

洪承畴　候审的是哪几位？

王差官　是钱彦林、刘公旦、夏完淳。

洪承畴　还有一名顾咸正呢？

王差官　回禀大人，此人疯狂如故，吵闹不堪，我们是把他控留在外边的。

洪承畴　那吗先提刘公旦！

王差官　是。（向阶下传语）提刘公旦！

兵勇二人拥刘公旦至案前，刘公旦立而不跪。

洪承畴　（故作和婉）公旦先生，我们有两三个月不见了，你近来考虑得怎样？

刘公旦　考虑得还是和从前一样。

洪承畴　公旦先生，其实我看你们不免有点偏执。你们大概都以为本朝是外族入主中原，所以你们总不肯心悦诚服，可你们就忘记了孔圣人的话："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刘公旦　但孔夫子作《春秋》是"内诸夏而外夷狄"的。

洪承畴　那么，你是丝毫也没有悔过的意思了？

刘公旦　我刘曙生为大明之人，死为大明之鬼，不知道有何过可悔！

洪承畴　（朱笔一勾）好，押出去听候正法！

二兵勇引刘公旦下后，即折返。

洪承畴　提钱彦林！

王差官传语，钱彦林被拥至案前，但已沉醉，完全不省人事。

洪承畴　这个人是怎么的？

王差官　回禀大人，他是喝酒喝得太多。

洪承畴　为什么要让他喝得这样醉？

王差官　因为他甘心受大辟，对于这样的犯人，酒饭的施舍向来是不吝惜的。

洪承畴　醉成了这个样子怎么审问呢？

王差官　回禀大人，王聚星不就是对证？

洪承畴　好。(回向王聚星)王聚星，你看这人是不是钱彦林？

王聚星　回禀大人，他的确是钱彦林，他是夏完淳的岳父。

洪承畴　他平常的为人怎样？

王聚星　他是嘉善的豪绅，我们江南的四大金刚之一。嘉定叛变的时候，做县长的就是他的儿子。

洪承畴　你说江南的四大金刚？

王聚星　是，江南顽民的四大领袖，就是嘉定的侯峒曾，青浦的陈子龙，松江的夏彝仲，嘉善的钱彦林。他们都是反抗天朝的罪魁。侯峒曾、陈子龙、夏彝仲都已经死了，现在就算剩下钱彦林了。

洪承畴　那他是没有归顺本朝的意思了？

王聚星　我断定他没有，即使是有也是假的。

洪承畴　好，拉下去，一同正法。

二兵勇将钱彦林拉下。

洪承畴　提夏完淳！

王差官传语，夏完淳被拥至案前，立而不跪。

洪承畴　哦，你就是夏完淳？

夏完淳　是，我是夏完淳。

洪承畴　你是松江华亭的人吗？

夏完淳　是，我是松江华亭的人。

洪承畴　夏彝仲是你的父亲？

夏完淳　是，是我的父亲。

洪承畴　陈子龙是你的老师？

夏完淳　是，是我的老师。

洪承畴　你是被鲁王以海封赠了中书舍人的官职？

夏完淳　是，我是拜领了这样的官职。

洪承畴　你多大年纪？

夏完淳　十七岁。

洪承畴　哦，十七岁？看来却很老成啦。（从案上取出一通文案）这儿有一通夏完淳向鲁王以海谢封中书舍人的奏疏，这是你写的吗？

夏完淳　是，是我写的。

洪承畴　还有一通江左遗臣四十七人上鲁王以海的奏表，也有你的名字在内。有人说这表文也是你写的，究竟是不是？

夏完淳　是，是我写的。

洪承畴　本部堂也知道你会写文章，这表上的文字也象是少年人的笔调，说不定的确是出于你的手笔。不过你还年

青，你还是一个年未入冠的童子。据本部堂看来，这一定是有人主谋，利用你们这些年幼无知的孩子，写下这些不知死活的文字。你可以从实说吧，究竟是什么人指使你的？

夏完淳　指使我的人就是我自己，就是我夏完淳。我夏完淳更指使了别人。不仅是这一次，就是国难以来，江南地方好些处的起义，都是出于我的指使。

洪承畴　夏完淳，你不要徒快一时的意气。本部堂很爱护你，觉得你实在可惜。你究竟还年青啦。

夏完淳　我虽然年青，但我的志向却是不小，我向来是仰慕洪承畴洪亨九先生的。

洪承畴　（出乎意外地）你仰慕洪承畴？

夏完淳　是啊，亨九先生是本朝的人杰。当他做蓟辽总督的时候，和清兵血战于松山、杏山，①兵尽矢穷，至死不屈，先皇帝震悼褒恤，感动华夷，这样的忠臣烈士实在是古今罕有。我素来敬仰他，我虽然年青，早就立定志向，以身许国，我是不能不以他为模范的。

巴　山　（插入）哈哈，夏完淳，你这个孩子倒满有意思。你所说的洪承畴洪亨九先生就是座上的“招抚南方总督军务大学士”的洪大人啦！

夏完淳　什么？座上的就是洪承畴洪亨九先生？

---

①　崇祯十四年（一六四一年），洪承畴率十余万大兵，于松山（今辽宁锦州南）、杏山（今辽宁锦县西南）等地抗清，屡战皆败。次年洪在松山被围数月，城陷后降清。

洪承畴　是呵，我就是洪承畴。

夏完淳　（叱骂）那你一定冒充的。亨九先生早就在杏山阵亡，天下的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崇祯皇帝更曾经御祭十六坛，建祠都门，亲临祭奠，泪满龙颜，群臣呜咽。你是什么人，你怎么敢冒充我们的先烈？

洪承畴　夏完淳，你须得平心静气一点。我明白地告诉你，杏山之役我并没有阵亡。我虽然打了败仗，但也并不是我的罪过。大兵十余万刚从各地召集拢来，兵多将杂，指挥不能统一，而朝廷不问实际，只顾仓卒督战，结果一败涂地，损兵折将，而我自己便被生擒活捉。我大清太宗文皇帝① 不仅不肯杀我，而且还重用我，这使我万分感激。夏完淳，你想，与其在我死了之后御祭十六坛，何如在我生前使我能够指挥如意？夏完淳，你要知道：我是无负于先朝的。

夏完淳　那吗，你真的就是洪承畴？

洪承畴　怎么不是真的？

夏完淳　你真的是做过大明兵部尚书太子太保的洪承畴？

洪承畴　怎么不是？

夏完淳　到江南来把大学士黄道周，御史金正希，先后斩杀了的也是你了？

洪承畴　是我。

---

① 即爱新觉罗·皇太极（1592—1643），满族，努尔哈赤第八子。天聪十年（一六三六年），改后金为清，称帝，年号崇德。

夏完淳　先后把大江南北的义军消灭，擒杀无算的也就是你了？

洪承畴　是我。

夏完淳　把给事中陈子龙捉着，逼得他跳水死了的，也就是你了？

洪承畴　是我。

夏完淳　那么，你简直是出卖祖国的狼心狗肺的大汉奸！你比石敬塘、张邦昌①还要无耻，你比秦桧、汪伯彦②还要险恶，我恨不得剥你的皮，挖你的心，刳你的骨，熬你的油，拿来祭奠甲申以来一切一切死于国难的忠臣烈士呵！

洪承畴　（动怒）掌他的嘴！

皂役之一扭其颈，王差官将以手掌批之。

巴　山　（插入）我看可以不必，年青人气盛，心口不一定相符。

皂役与王差官遵命释手。

夏完淳　（仍继续叫骂）哼，你说你无负于本朝，但本朝又何负

---

① 石敬塘（892—942），即后晋高祖。后唐时曾任河东节度使，镇守太原，勾结契丹灭后唐，于九三六年受封为帝，国号晋，史称后晋。他称契丹主为“父皇帝”，自称“儿皇帝”。　张邦昌（1081—1127），字子能，永静军东光（今属河北）人。北宋进士，历任礼部侍郎、少宰、太宰等职。靖康元年（一一二六年）金兵围攻汴京时，力主投降；汴京失陷后，即建立傀儡政权。一一二七年，被南宋高宗赵构处死。

② 秦桧（1090—1155），字会之，江宁（今南京市）人。靖康二年（一一二七年）被俘降金，后被遣归而诈称逃回。任宰相期间，受高宗宠信，谋害南宋抗金名将岳飞，力主投降。　汪伯彦（1069—1141），字廷俊，祁门（今属安徽）人。高宗时任知枢密院事、右仆射。金兵南下时，力主南迁扬州，但又不作战守之计，致使扬州失陷。

于你？本朝的老百姓又何负于你？你身受国家的重恩，位极人臣，官居一品，你不知道舍身报国，反而为虎作伥，引狼入室。你投降了敌人之后，你留在福建南安的老母妻室，并未受丝毫的伤害，而你到了江南，便残害自己的同胞，惨杀读书的种子，斫伐孝陵的树木。在嘉定三屠，扬州十日之后，你还嫌不够，还要来火上加油，油上加火！你这狗彘不如的万恶败类，你在千秋的青史上是要永远受着万代的唾骂的呵！

洪承畴　（大怒）拉下去，先给我打，打！

皂役与王差官将动手。

巴　山　（急制止）你们缓一步！（回向洪承畴）洪大人，你觉得怎样？我看是打也无益。

洪承畴　不过也使这狂生可多受得一点痛苦。

巴　山　洪大人，我看还是宽恕了他吧。

洪承畴　宽恕他！外边的人还要为他劫监呢！

巴　山　我的意思不是说就不加以处分。朝廷是宽仁厚道的，就成全了他，让他成为先朝的忠臣吧。这种气魄，在本朝也是必要的。

洪承畴　是是，巴大人说得极有见地。（向皂役）就把他拉出去，听候正法。

兵勇引夏完淳下阶。

夏完淳　（气概轩昂地）哼，洪承畴，你这没心肝的奴才！大明的正统依然存在，忠臣烈士前仆后起，总有一天要光复大统，把你们这批卖国的奸贼扫除干净的哇！（被拥下。）

洪承畴　（怒不可遏地）哼，真该死！真该死！真该斫脑袋子三回！

巴　山　（颇为惋惜）洪大人，你平平气吧。我倒觉得夏完淳这个少年真是可惜得很啦。

洪承畴　（颇费力地变为谄笑）是是是，巴军门，唉，不过象这样的人恐怕也是不祥之物吧。“国家将亡，必有妖孽”①，明朝出了这样的妖孽，无怪乎也就亡了呵。

巴　山　你说的也有一番道理。

洪承畴　那么，（回向王差官）现在就提顾咸正吧。他在什么地方？

王差官　回禀大人，顾咸正疯狂如故，他是押在外边候审的。

洪承畴　把他拉上来！

王差官　是。（下。）

巴　山　洪大人，你觉得怎样？我看我们似乎可以随便一下啦。

洪承畴　哦，是。军门站了好一半天，实在是太辛苦了。我们就到那边炕上去休息休息，反正审问疯子也是用不着坐堂的。

二人前后下坛，向炕侧走动。

洪承畴　（注意到王聚星）对啦，现在是应该发落你的时候。王聚星！

王聚星　是，大人有什么吩咐？

---

① 语见《礼记·中庸》。

洪承畴　以后可以听你自由。你高兴仍旧做和尚也可以，高兴还俗也可以。

王聚星　大人不是允许过生员，在这次案子办完之后，不缺少生员的功名富贵吗？

洪承畴　是呀，是不缺少你的，现在已经饶了你的活命，还照旧让你称生员啦！

王聚星　大人，请你再高抬贵手。

洪承畴　胡说，朝廷的功名富贵乃名器所关，不是买卖！你不要看见本部堂官居一品，你便眼红，你要知道本部堂在先朝是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到本朝也是太子太保兵部尚书。你在先朝是生员，到本朝也还你的生员，这已经就是绝顶的宽仁厚道。没有多的话说，你滚出去！

王聚星　（仍欲有所言）大人……

洪承畴　滚，滚！你们把他拉出去！

皂隶二人以竹板架王聚星向右手走下。

巴　山　哈哈，洪大人，我看，你对于王聚星的处理，实在是恰到好处。

洪承畴　好说，我觉得这种人是连狗都不如的。

巴　山　实在是啦，这是一只耗子，一只耗子，实在比不上一条狗。

洪承畴　（知其话中有刺，但强为谄笑）吓吓，……巴军门，你比得真是恰当。

此时左手场外已闻喊叫之声："杀！杀！杀尽东方的夷狄！杀！杀！杀尽卖国的汉奸！"返复不绝。二人突生警惕。

巴　山　洪大人，你听，这就是顾咸正在叫啦！听起来都觉有点毛骨悚然！

兵勇二人拥一蓬头垢面之老人顾咸正入场，衣服破烂，双目凝视，如含怒火，十分兴奋地作欲奔脱之状。

顾咸正　（口中声声呼叫不绝）杀！杀！杀尽东方的夷狄，杀！杀！杀尽卖国的汉奸！

顾咸正被扶升阶，王差官随其后。

洪承畴　（颇觉畏葸，然贾勇挺身而立）这家伙一定是假疯，王差官，抽！你拿皮鞭抽！

王差官如命用皮鞭抽打，但顾咸正若无其事，仍声声呼杀。

洪承畴　（奋激难耐）你抽得太不起劲，你给我！

王差官以鞭授洪承畴，洪承畴执鞭乱抽。二兵勇亦连受侧击，猛不提防，将手同时一松，顾咸正向前一冲，将洪承畴冲倒在地。

巴　山　啊啊，可怕，可怕！（狼狈惊避，向左后门逃去。）

二兵勇一时张皇失措。

王差官　你们赶快上去把他押着！

二兵勇追逐一番，始复就押。

洪承畴　（由地下起立，执鞭切齿愤恨）哼，真是疯子！你们把他推出去，杀头！杀头！哼，你这该死的东西！（因过分激怒，无意间将鞭子在自己身上打了一下。）

舞台转暗。

黑暗中闻喊杀之声。

——幕　下

尾　声

黑暗中有风声、号角声、人马驰骤声，其中杂以一人之喊声：

杀！杀！杀尽东方的夷狄！

杀！杀！杀尽卖国的汉奸！

二语返复呼叫，移时突然断绝。

继有二人吟诗之声：

璧月沉银海，金风剪玉衣。

孤臣瞻拜近，泉路奉恩辉。

俄而有"高皇帝万岁，中国万岁"之声，但只喊叫二声，突然断绝。

号角声复起，人马驰骤声，由近而远，渐就消逝。

在晦冥中现出一片城垣内景，正中处有阶段，其下为通道。

空中呈明暗之斗争，太阳将破暗而出，但颇费力。

夏淑吉与钱秦篆由城头右侧匆匆出场。二人行至正中处，倚立墙垛，向左侧遥望，时时掩泣。

钱秦篆　来迟了一步啦。

夏淑吉　不过我坚决地相信，敌人能够断送的只是端哥的身体，不是端哥的精神。端哥的精神是永远长垂青史，万世不朽的！

老翁作农人模样，杜九皋作商人装束，匆匆由城头右侧跑出。

钱秦篆　（急呼止之）杜九皋先生！

杜九皋　哦，你们在这儿！端哥已经遇害了，你们看见吗？

钱秦篆　我们来迟了一步。

杜九皋　唉，悲壮到万分了。

钱秦篆　情形是怎么样的？

杜九皋　端哥和刘公旦先生两位，慷慨激昂地，一面吟诗，一面走进杀场。到了杀场，他们两人都不跪，只是面对着紫金山，大呼"高皇帝万岁！中国万岁！"急得刽子手们从前面来把他们的喉管割断了。

老　翁　看的人是鸦鹊无声，没有不流下眼泪来的。

诸人均将头垂下，默哀有间。

王差官匆匆由城下左手走出，瞥见城上人即行止步。

王差官　啊，你们在这儿，我四处找你们！

杜九皋　王差官，收尸的事情怎么样？现在是不是可以动手了？

王差官　我一切都准备停当了，随时都可以动手。不过我有一样东西要奉还你们。（从怀中搜出契约一张）这张细林山下五十亩粮田的契约，我不好受。（执约步上城阶。）

夏淑吉　王差官，你是嫌少吗？

王差官　不，乌龟忘八蛋才嫌少！我自己是天良发现，我不好再受你们的贿赂了。（还契与夏淑吉。）

夏淑吉　这怎么办呢？

王差官　你收回去好了，不要踌躕。我自己也是中国人，我要

对于这些死节的先生们表示一点孝敬。夏完淳先生才十七岁啦，看起来，我们还是人吗？

杜九皋　（向夏淑吉）哦，我想起来了！（从怀中搜出《南冠草》诗稿）这是端哥在狱中做的一部诗集，他刚才交给了我，要我交给你们。

钱秦篆　（接受诗稿，眼泪淋漓）哦，《南冠草》！……

——幕徐徐下

1956年7月19日改订于北戴河海岸

附　录

夏完淳

上

夏完淳无疑地是一位“神童”。五岁知“五经”，九岁善词赋古文，十五从军，十七殉国。不仅文辞出众，而且行事亦可惊人。在中国历史上实在是值得特别表彰的人物。

“神童”这个名称，近来不见使用了，间或在文字上称人为“天才”或“才子”，差不多等于是骂人的词令。但有这种幼慧早熟的人存在，却是无可否认的事实。王安石①有《伤仲永》一文，言金溪农民的儿子有名叫方仲永的，素未读书，五岁时即能写诗。在十二三岁时，王安石也见过他，也还能够作诗，虽然并不怎么好。再隔七年则“泯然众人矣”，安石便为之叹息。他说：

> 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人也，贤于材人远矣。卒之为众人，则其受于人者不至也。

这意思是说方仲永的早熟是因为天资高，假使再加以人力的培养，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三年九月重庆《中原》月刊第一卷第二期，题为《夏完淳之家庭师友及其殉国前后的状况》；收入重庆群益出版社出版的《南冠草》时改题《〈南冠草〉后记》；收入一九四七年上海海燕书店出版的单行本《历史人物》及一九五七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沫若文集》第四卷时改今名。

①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临川县西)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神宗时两度任宰相，推行新法，因迭遭阻碍而退居南京。有《临川集》存世。

一定会比有成就的人还要大有成就。然而终竟毫无成就地成为了一般的人，那是因为人力的培养不够。

王安石不愧是一位大教育家，他这批评是异常正确的。

夏完淳和这方仲永是一样的"神童"，而夏完淳却有了异常的成就，那就是不仅因为他天资高，而同时还有充分的人力的培养了。这两位古人的存在，似乎在教育学上也是最值得宝贵的事例。

我不愿意摹仿一般轻薄的时髦论客，一动笔便要嘲笑"神童"，奚落"才子"——这样的名称我们假使不高兴就改称为"怪物"或其它的恶名都可以，但总不能否认人间世中是有这种现象的存在。这种现象在我看来实在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这种幼慧的人，究竟是他的资质真真有异于寻常，还是仅仅在早熟的一点上与众不同呢？方仲永没有受到教育，结果是很早的便完了。夏完淳在十七岁时便被洪承畴杀掉，假使他不早死，是不是还可能有更高更大的成就呢？这些问题是无法凭空作答的，只好等有"神童"的现象出现时，再好好用教育来证明吧。

在欧洲这种现象也很不少，如有名的大音乐家莫查特与悲多汶①，便都是异常早慧，而他们的成就也毕竟是非凡的人。照他们的例子看来，似乎"神童"或"天才"不仅是早熟一点异乎寻常，而在资质上的确也有些特异。这种现象或许可以用生物学上的"突变"来说明的吧？这是由于遗传因子的某种巧妙的配合而成的结果，如此而固定下去，在生物界中便会有新种发生。人类的进化和文化的发展，或许在这儿也可以得到它的究极的说明。"神童"种子的固定下去，在一个民族乃至人类的发展上也就该是值得注意的优生学上的问题了。

但我并没有存心要在这儿强调"神童"或"天才"，我却是想重视教育在"神童"或"天才"上所有的影响。方仲永是"神童"，没有受到教育，

---

① 莫查特（W. A. Mozart，1756—1791），通译莫扎特，奥地利作曲家，维也纳古典乐派代表人物之一。　　悲多汶，即贝多芬。

结果是牺牲了——象这样被牺牲了的农家子弟，古今来正不知道有多少。夏完淳是成功了，那是因为他具有好的家庭，好的亲眷，好的师友，好的时代，一言以蔽之，便是好的教育。

凡是知道夏完淳的人谁都知道他有一位好的父亲。

夏完淳的父亲夏允彝，字彝仲，别号瑗公。他是明末东林党流风余韵中的人物。东林讲学苏州，一时学者响应，张溥、杨廷枢①等结复社于太仓，允彝与陈子龙、何刚②、徐孚远③、王光承④等七十二人结几社于松江，同时似此小规模的结社尚所在多有。允彝以崇祯十年成进士，授福建长乐县知县，在任凡五年，县治成绩极佳。丁母忧归家，不久即遭甲申之变⑤，痛哭累日，毁家倡义，走谒尚书史可法，与谋兴复，闻福王立于南京，乃复折返。福王监国后，不一年而为清兵所擒。其年八月允彝与沈犹龙、陈子龙等起兵松江，兵败；九月自沉于松塘而死。其绝命词云：

少受父训，长荷国恩。以身殉国，无愧忠贞。南都既复，犹望中兴。中兴望杳，何忍长存？……人谁不死？不泯者心。修身俟命，敬励后人。

---

① 张溥(1602—1641)，字天如，太仓（今属江苏）人。明末文学家。崇祯进士，授庶吉士。著有《七录斋集》。　杨廷枢，字维斗，江苏吴县人。曾参加南明吴日生领导的抗清斗争，事败后隐居邓尉山中；后吴胜兆反正失败，受株连入狱，不久遇害。

② 何刚，字悫人，上海人。几社成员。南明弘光帝建都南京后，为朝廷练水师，隶属史可法。扬州失陷，以弓弦自勒死。

③ 徐孚远，字闇公，松江人。几社成员。南京失陷后，从鲁王，任左佥都御史。郑成功起兵反清，徐为其献策。郑死后，遂隐居，卒于台湾。

④ 王光承，字玠右，上海人。几社成员。明亡后，躬耕海边。著有《镰山草堂诗集》。

⑤ 指崇祯十七年（一六四四年）李自成起义军攻陷北京一事。

允彝是这样有节概的人，而他的学问文章又为一时的冠冕。王鸿绪的《明史稿》①说他“学务经世，历朝制度暨昭代典章，无所不谙习。独处一室，志常在天下。名既高，四方人士争走其门。书简往来，酬答无暇晷。好奖励后进，有片善，称之不容口，多因以成材。”从这段批评里尽可以看出他的为人与为学的态度了。他的著书，现存的有《幸存录》一种，评议明末政局极平允而中肯綮。

有了这样好的父亲，会有夏完淳那样好的儿子，可知绝不是偶然的事。更何况允彝对于他儿子的教育是特别留意。崇祯十年他成进士的时候，完淳仅七岁，他是把他一同带进了燕京的。钱谦益的《赠夏童子端哥》一诗，作于崇祯十一年，便是在燕京遇着夏完淳的时候作的。允彝在长乐任上的五年间，完淳也随侍在侧，有《孤雁行》一诗叙述他的感触可证。视此，可知完淳自出世以后，时时刻刻都是在他父亲的身边，有那样好的一位父亲，才能给与他以决定的影响。

完淳是庶出的，他的嫡母姓盛。这位嫡母，据所表现于完淳的诗文里面的情形看来，也是一位极好的母亲。《狱中上母书》中有云：“慈君推干就湿，教礼习诗，十五年如一日。嫡母慈惠，千古所难。”

集中提到嫡母的诗有好几章，例如《怀母诗》二首，自注云：“家慈弃家入道，予经乱飘泊，赋此，”所怀的是这位嫡母。《南冠草》里面《拜辞家恭人》一首，所拜辞的也是这位嫡母。足见嫡母对于他的确有甚深的慈爱，而对于他的教育，则“教礼习诗，十五年如一日”，决不会是无中生有的漫然的赞颂。

但他的生母也是一位长于文笔的人，并不是寻常的女子。他的生母姓陆，一作姓宁，有《追悼诗》一首附见《完淳集》的卷末。其诗云：

锦瑟苍凉忆旧踪，芳年行乐太悤悤。

---

① 清康熙时万斯同主撰《明史稿》，又名《横云山人明史稿》。万死后，王鸿绪删改修订，遂称王鸿绪《明史稿》。雍正时修定《明史》，以此为底本。

荧香帘幕图书静，得月楼台笑语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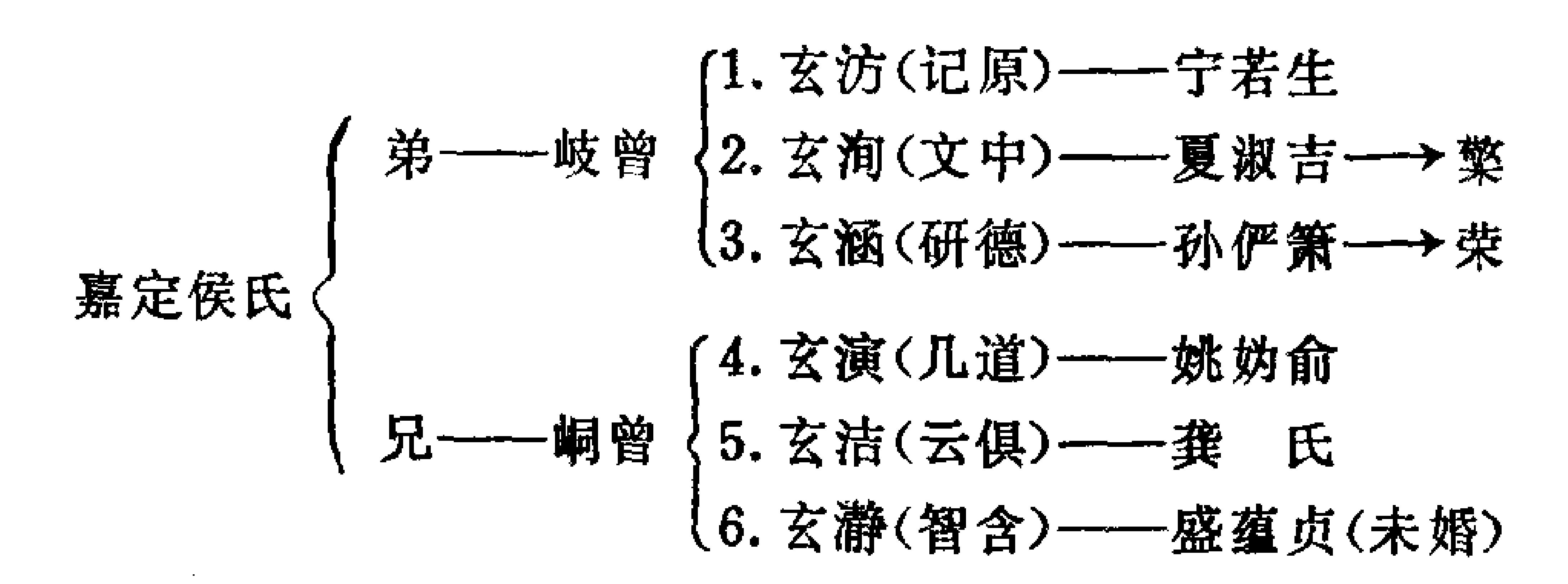
人并玉壶丘壑里，才分彩笔黛螺中。

只余华表魂归去，夜夜星辰夜夜风。

这应该也是一位有才有德的女子，不愧其为夏完淳的母亲的。但集中全无关于生母的诗。被捕以后诗有《辞嫡母》、《寄姊》、《寄内》诸作，而亦不提到生母，不知何故。这位母亲除掉夏完淳之外还有一位女儿叫夏惠吉，在允彝死后家产已为完淳屡次起义所毁，她似乎带着这位小女儿回到娘家去了。《狱中上母书》云："慈君托迹于空门，生母寄生于别姓。"又云："慈君托之义融女兄，生母托之昭南女弟。"昭南即夏惠吉，义融则其姐夏淑吉了。

夏淑吉也是有数的才女，长完淳十五岁，应该是嫡母盛氏所出。她嫁给嘉定的侯家。丈夫侯文中早逝，在夏完淳死的时候她已经守了十一年的寡了。有一个儿子名侯檠，字武功，小完淳六岁，也同样的有"神童"之誉，但在顺治十年，十七岁的时候也夭折了。

嘉定侯家在《嘉定屠城记》①里面是很有名的。峒曾和岐曾兄弟两人都是明朝的进士，各有子三人，称为"嘉定六侯"。姑列表如下，以便观览：



峒曾(广成)与进士黄淳耀(绳如)等在嘉定抗清起义，失败，与演、

① 指《嘉定屠城记略》，又名《东塘日札》。清嘉定人朱子素(字九初)撰，记侯峒曾、黄淳耀于顺治二年(一六四五年)守城事。

洁二子同赴叶池而死。智含亡命灵隐，不久死于僧舍。当智含亡命时，研德出官自首，顶代其从弟，此人不久亦死去。他的夫人孙俨箫也亡命，死在上海。岐曾是在二年后因为匿藏陈子龙的原故，为清兵所逼，自缢而死，其母龚氏，妾刘氏死难，妻金氏未死。侯家便剩下这长辈的一位寡妇和晚辈的三位寡妇，大都削发为尼，靠着淑吉一人撑持了。在侯夏两家既败之后，淑吉迁回松江，筑东园岁寒亭，奉母盛氏，姑金氏，与妯娌辈姚妫俞龚氏等同居。完淳《与李舒章求宽侯氏书》中有“家慈之曼云既脱，四寡同居”二语，便是说明这个情形。

淑吉颇有才干，岐曾夫妇和孙俨箫的尸首是她去收殓的。孙俨箫有一个儿子名荣，是她收来抚养的，但这个荣后来的情形是怎样，无从查考。

淑吉亦长于诗，她的别号很多，字美南，号荆隐，又号龙隐、义融，削发为尼后称为神一。卒于康熙元年壬寅，年五十六岁。弟子盛蕴贞为之传，有《龙隐斋诗集》(见《太仓府志》)，或称《龙隐遗草》。兹就《完淳集》中所附见的诗若干首抄录如次：

先考功忌日三首

轻生一诀答君恩，伯道无儿总莫论。
不忍回肠思昨岁，楞严朗诵一招魂。
翻疑爱重摘人天，子女缘微各可怜。
拜慰九京无一语，花香解脱已经年。
望系安危一代尊，天涯多士昔盈门。
丘山零落无人过，夜月乌啼自断魂。

忆王庵旧游寄再生

人生聚散本浮沤，回首苍茫感昔游。

晓露未晞花力重，午阴欲定鸟声幽。
闻香小坐忘尘世，步月清言扫旧愁。
梅影横斜应似画，残英满地有谁收？

悼孙伊箫

忆昔于归纨绮丛，郎家声誉擅江东。
肃雍自叶房中乐，散朗仍归林下风。
日暖画楼彤管丽，春深珠箔麝兰通。
彩云散后空凭吊，野哭荒郊恨几重？

闺　　怨

碧天明月影迟迟，翠袖轻寒香露滋。
海内风尘劳客梦，江东罗绮擅文辞。
频惊桂棹回前渚，时整花钿立小墀。
子夜明灯犹未寝，鱼笺珍玩感婚诗。

她和完淳虽然并不同母，但姐弟之间的情感甚为融洽。完淳诗文中说到他这位姐姐的地方极多，《大哀赋》“非无德曜之妻，尚有文姬之姐”，比之以蔡文姬。《柬荆隐女兄诗》“余也寡兄弟，独有贤女兄，周旋襁褓间，恩勤靡与京。殆与罔极齐，岂止手足情？”视之竟如同父母。此外还有好些诗，如《偶见荆隐旧庄，残英未落，余露泫然，赋示武功》二首，又如《偶与昭南女弟谈怀荆隐女兄》，均乱后之作。狱中有《寄荆隐女兄兼武功侯甥》一首，收入《南冠草》。七言律有《寄荆隐女兄》，言“黄土十年悲故友，青山八月痛孤臣”，当是允彝死后，淑吉已守寡十年，而完淳十六岁时所作。五言古有《孤雁行》，所叙几全是姐弟间的感情，其作较早。

夏惠吉亦不弱。比完淳不知少若干年岁，观《狱中上母书》言“生母

托之昭南女弟”，大率在完淳死时，此妹至少当已十三四了。完淳尚有一妹早逝，见其《别子韶顾大妹倩》诗题下之自注“家妹早没”。以情理推之，应长于惠吉，或系盛氏所出。（然诗题乃“顾大”联文，非“大妹”联文，不可误。）昭南是惠吉的字，又号兰隐。《偶与昭南女弟谈怀荆隐女兄》诗有句云：“空谷传三隐，名闺美二南。”三隐即荆隐、兰隐与夏完淳之别号小隐。二南则美南与昭南也。昭南亦能诗，有《二月雨雪，同静维棲止曹溪，并美南姊作》一首，附见《完淳集》中，其诗云：

天涯风雨雁飞鸣，雨雪相依倍有情。
点点远山寒玉映，层层深树夜珠明。
论心此日欢方洽，惜别他时感又生。
便欲随君愁未得，梅花香梦隔蓬瀛。

此妹后当适人，但与母陆氏，下落怎样，不详。

据上可见完淳一家，父母姊妹都是有气概，有才情的诗人，完淳在这样的家庭中长育起来，你想，他怎样能够不有所成就？

完淳还有一位伯父，名之旭，字元初，又字文伯，因匿藏陈子龙之故，为清吏所逼，以丁亥五月二十五日自缢于文庙颜子位旁。吴履震《五茸志逸》①载其绝笔词云：

我于甲申春，遭先帝之变，已无意人间世矣。奈以家累牵缠，妻沈氏死于乙酉三月，于五月幼子复死，遂削发于竹篱庵。不幸八月松城破，余弟彝仲殉节。余时欲与弟同死，因孤寡幼弱，弟坚属余留看孤寡，遂觍颜视息。焚修奉佛，不入城市，不看亲友。此松郡万耳万目，不可掩也。今年四月间，忽传吴镇（胜兆）有复明之举。余曰：徒使生灵涂炭耳，遂匿迹松塘荒僻之地。一日方督耕田所，忽有宪牌坐余为陈子龙叛党。捕役先擒余次子诣私室，酷刑逼

---

① 吴履震，字长公，号退庵道人，松江人。明朝诸生。其随笔《五茸志逸》，共八卷。

讯。余时闻知，不觉发指眥裂，欲挺身就戮。独念叛无实据，入以不赦之条，皇天后土，实鉴临之。但今之所谓叛，乃先朝之所谓忠也。彼加我以叛名，乃加我以义名耳。何妨一笑受之？有劝余者曰：土抚台公平详慎，何不出辨而遽自裁？余曰：我生平豪杰自命，今以方外自处，何等高洁？乃囚首屈膝，求活于公府之庭，不亦羞当世而负生平耶？然不死于家而死于圣殿，幼读圣贤书而死圣贤地，之旭死于圣贤之教，非死于清朝也。为清朝之官者，苟良心不死，天理犹存，于枉死者亦一动念乎？抑余更有说焉。人寿几何？富贵幻泡。幸当事者稍存慈祥，宽释冤累，以求免于劫运循环，未必无小裨也。慈悯众生，饶舌劝化，又自笑其婆心矣。

此词与见于徐秉义《明末忠烈纪实》①者颇异，徐纪，文辞更为雅驯，末后尚附有四言诗二十四句，中有"惜哉卧子(陈子龙)，何不早决"之语，似非之旭所宜出。故余意以为《吴志》实较为真切，且仓卒自缢之人，不会有尔许闲暇咬文嚼字也。

这位伯父对于完淳的教育自然也不无影响，蔡嗣襄《事略》②有云："彝仲每见余辈，必令存古陪，存古时年十二岁，……席间抵掌谈烽警，及九边情形，娓娓可听。其伯父文伯止之曰：有客在座，小子何啧啧为！"据此可见这位长辈的教条是干涉主义，和彝仲的不同，但终不失为一位严正的长辈，是毫无问题的。集中有《侍伯父茅庵小憩》一首收入补遗，诗意平平，无甚可述。

其次我们来检查一下夏完淳的亲眷吧。他的亲眷，也差不多是一时的俊秀，无论男女，都很杰出。顺便先说几位能和完淳接近的女性。

---

① 徐秉义，字果亭，江苏昆山人。所撰《明末忠烈纪实》系编年体传记，记述崇祯二年以来殉国者事迹，共二十卷。

② 蔡嗣襄，福建晋江人。所撰《事略》，全称为《夏完淳事略》，收入《夏完淳集》。

上举侯玄演之妻姚妫俞，此人即能诗善画。她是江苏长洲人，字灵修。玄演死难后，依夏淑吉于曹溪，祝发为尼，改名再生，诗集有《再生遗稿》。《完淳集》中附有《仲春十五夜大人言旋即别写怀》诗一首，其辞云：

白云天末和愁低，无限情怀怨曙鸡。
烟柳河桥残月小，疏钟古寺晓风凄。
百年幻影花枝老，廿载浮生草路迷。
一苇江头如可折，竺乾西去待相携。

吟味这诗的情调，应该是国变后之作，再生的父亲也是入了空门的。又看"廿载浮生"句，可知再生当时仅是二十来往岁的女子。

盛蕴贞是夏淑吉的表妹，大约就是盛母的侄女。她是侯智含的未婚妻，智含死后，亦削发为尼，师事夏淑吉，法名静维，号寄竺道人，有《寄竺遗草》。《夏集》中附见其《寄兄》诗一首，今录之于次：

一自双亲杳，乡园不忍旋。七年三见面，稚子渐齐肩。
梦断燕山月，春归海树烟。书来能念我，三复《鹡鸰篇》。

又有《赠圣幢》诗一首，圣幢不知何许人。其诗云：

自是闺中彦，超然物外华。心能同水月，骨自带烟霞。
翠长真如竹，黄开般若花。寄言刘越石，应识赵州茶。

淑吉死后，蕴贞为之立传。又其未婚夫智含死时，蕴贞曾著《怀湘赋》。智含死时年二十，蕴贞亦必上下年纪。传与赋俱不可见，但其长于文笔，而冰操凛然，固毫无疑问。

完淳很早便结了婚，其夫人钱秦篆，长完淳一岁，乃嘉善钱栴之女。钱家亦当时望族，父子均以诗名，但秦篆是否能诗，无可考见。此人似甚贤淑，《狱中上母书》中有云："新妇结褵二年，贤孝素著。"又《遗夫人书》有云："虽德曜齐眉，未可相喻，贤淑和孝，千古所难。"屡以贤孝相称，并屡以德曜（孟光）为比，足见这位夫人一定是一位家庭式的妇女。

《南冠草》中有《寄内》一首云：

忆昔结褵日，正当擐甲时。门楣齐阀阅，花烛夹旌旗。
问寝谈忠孝，同袍学唱随。九原应待汝，珍重腹中儿。

他们结婚时只有十四五岁，而且是在兵荒马乱之中举行的花烛，很明显的是为的立后。诗中谈到"忠孝"，谈到"唱随"，但没有谈到文墨上的事情。这位秦篆夫人和其他几位能与完淳接近的女性比较，是另外一个型，大约是不成问题的。

结婚后不久，秦篆就回到了嘉善的母家。《遗内》书云："三月结褵，便遭大变，而累淑女，相依外家。"即其证。嘉善的钱家也是望族，所谓"门楣齐阀阅"，是没有夸张的。

秦篆的父亲钱栴，字彦林，是和完淳同日死难的人，但他的死难却是受了他女婿的感化。《绍兴府志》称"其性豪逸，丝竹满堂"，可见此人相当浪漫。有一个故事，当夏完淳随他的父亲赴长乐县任的时候，路过嘉善，叩见丈人。他问他的丈人："今日世局如此，不知丈人所重何事？所读何书？"这可弄得钱彦林有点张皇失措，他没有想到一位十一岁的童子，竟公然问出了这样大的问题，于是只好含糊地说："我的所重所学，和你令尊差不多。"后来在被洪承畴审讯的时候，他也有泄气的地方，又受了完淳的一番激励，算得以同时死难，全了晚节。他的夫人徐氏却很节烈，闻彦林死难，沉水而殉。

彦林有两个儿子也都是才人，长于完淳，和完淳均很相得。长子钱熙字漱广，和他父亲的性情颇为两样，父亲尽管是"丝竹满堂"，而他却是"焚香纵帙，如无所睹闻"。长于诗文，完淳有《五子诗》追忆其亡友五人，熙居其一。有《青楼篇与漱广同赋》，所赋者《桃花扇》①之女主人翁秦淮名妓李香君。余怀《板桥杂记》②有一则云：

---

① 清孔尚任于一六九九年所作之传奇剧本。

② 余怀(1616—？)，字澹心，福建莆田人。所撰《板桥杂记》，共三卷。

李香年十三，侠而慧，尤工琵琶，与雪苑侯朝宗善。阉儿阮大鋮欲纳交于朝宗，香力谏止。朝宗去后，有故开府田仰，以重金邀致香。香辞曰："妾不敢负侯公子也。"卒不往。大鋮恨朝宗，罗致欲杀之，朝宗逃而免。云间才子夏灵胥作《青楼篇》寄武塘钱漱广。

所谓夏灵胥即是夏完淳了。（《完淳全集》注引作夏灵首，恐误。）又有《杨柳怨和钱大揖石》。揖石当亦漱广之号。集中关系漱广之诗颇多，此外有《春兴八首同钱大作》（七律）、《得东报怀漱广》、《花朝约漱广游邹仲坚园亭阻风雨有作》数首。漱广早卒，年二十七，有《思存集》。除《五子诗》中有追忆诗一首之外，尚有《得漱广讣》、《西吊漱广至西塘有述》及《绝句十八首》，其题为：

钱漱广为余内兄，丰姿玉立，神采骏扬，纲纪翼修，百行具备。天假以年，且有为以死。哲人云亡，邦国殄瘁，哀哉。得绝句十八首，短歌之悲过于长号，非有情者不足以语此。

哭之甚哀，大率在同辈中完淳所最佩服的是这位钱漱广和他的姐丈侯文中，十八首中的前两首均以钱、侯并提而再说到自己，大有鼎足而三之意。

稽阮当年二酒徒，河山邈隔限黄墟。

自从两哭钱侯后，天地伤心一剑孤。

"钱"即钱漱广，又据其自注"侯为家姊倩文中"。

九年地下文中子，人世风流只属君。

今日伤心惟我在，夜台何日共论文？

据"九年地下"语，可知漱广之死后于文中九年，当在甲申，时完淳仅十四岁。其第十五首有"千古文章未尽才"之语，足见推崇与哀悼之深，然亦不幸而等于"自道"。

又有一绝句，题云："漱广有外舍云英者，乱后嫁人，感伤不置，代为赋之。"有"侬未成名欢已嫁"之语，则漱广亦一风流种子也。

彦林之次子为钱默，字不识，八九岁即能诗文。崇祯癸未进士，知嘉定县。《嘉定屠城记》中写此人颇软弱，言其弃官而逃。后削发入黄山，法名成回，号霜华道人，诗有《吹箫集》。《完淳集》中有关此人之诗亦屡见，如《春雪怀不识》，中有句云："昔也宾客满，丝竹起君欢。今也身茕茕，鸡鸣斗阑干。"知是乱后之作，把不识刻画得似乎大有父风。《寒食杂作同钱二不识赋四首》，自注"末章兼赠不识"，亦乱后之作，其次章有"今古文章多薄命，江关词赋半招魂"之语。

钱氏父子之外尚有钱棅，字仲驭，崇祯进士，曾为吏部郎中，国难后破家起义于太湖，亦与完淳同日死难。此人为钱彦林之从兄，在完淳为父执辈。且与完淳为同志，固毫无可疑。

又集中有《感旧步仲芳先生韵六首》，仲芳为钱棻，盖亦彦林之兄弟行，崇祯壬午进士。性嗜学，晚年闭户谢客，著书于大条山。《感旧诗》亦乱后之作，有"江南一片伤心月，多少琵琶马上弹"之语。此人对于完淳当亦不无影响。

尚有钱黯，字长儒者，与钱熙钱默为兄弟行，唯不知是否彦林之子。此人于顺治乙未成进士，授池州推官，以挂误罢免。肆力于经史百家，兼长书画。《完淳集》中有《钱长儒三春卧病，合卺而起，诗以嘲之》一首。其在钱氏弟兄中自亦有文彩者，奈志趣不坚，出仕清朝而复挂误，宜乎完淳早有"嘲之"之作也。

上面已经提到的嘉定六侯除记原一人殆早卒外，余五人均长于文笔，与完淳也均有翰墨缘。

文中为完淳姊丈，且最为其心服之人，《五子诗》中之一子也。有序，云：

> 丧乱之余，亲朋凋谢，平生风谊兼师友者五人焉。短歌击节，仿佛若人。挥泪山河，流连系之矣。

然因文中死时，完淳尚幼，仅六七岁，故集中，除此诗外，它无所见。

文中之子武功为完淳之甥，完淳期待之甚殷，集中屡见其名。《狱中上母书》竟以身后事相托。然其时武功仅十一岁。武功亦十七岁而夭，有诗一首附见《完淳集》，甚平常而显稚弱，殆幼作也。

酬别徐介白

沧江倚櫂且高歌，游子衔杯意若何？
乱后飘零亲戚少，天涯踪迹别离多。
已悲杨柳愁中折，况遇宾鸿客里过。
握手相期须努力，风尘十载莫蹉跎。

关于其它四侯之诗在集中有《忆侯几道云俱兄弟》，有《寄研德》，有《四月七日寄研德武功叔侄》，有《九月大风雨同智含夜饮》，有《赠徐似之侯智含》，有《秋日避难疁东（嘉定）柬智含》。又《与李舒章求宽侯氏书》中有"侯忠烈（峒曾）九列大臣，一门毕命。……寡妻饮恨而归泉，孤子伤心而寄食。……龚恭人（峒曾之母）耆耄之年，含辛垂绝。智含兄零丁之质，立骨无依。"等语，盖其时智含亡命，清吏追求甚急，完淳致此书为之求缓颊，但不久智含亦亡命死矣；死时年仅二十。智含亦才士，十一补诸生，有《孝隐遗集》，未见。

影响夏完淳甚深的，除他自己的父亲之外，当推他的先生陈子龙。子龙青浦人，字人中，更字卧子，又有轶符、大樽、孟公等别号。少允彝十二岁，与允彝同中崇祯丁丑进士，为莫逆交。陈夏为几社主盟，实江南文会之领袖。诗文极受时人推崇，著作亦甚富，惜多散佚不传。为学与允彝相似，不偏于章句而重世务，曾辑明文之有涉世务国政者为《经世文编》凡五百余卷。出于黄道周之门。乙酉五月南京失陷后，与夏允彝、沈犹龙等在松江起义，失败。犹龙被杀，允彝既沉水死，子龙因祖母高氏年九十，无人奉养，乃变服逸去，居嘉禾水月庵为僧，更名信衷，字瓢粟，又号颖川明逸。祖母死，乃扶柩还松江，葬于富林。曾书三千余

言，焚允彝墓前，陈述后死之故，辞极悲慨。继与夏完淳、钱彦林等助吴日生，在太湖起义，亦失败。吴在嘉善被诱杀。丁亥四月十七日，松江提督吴胜兆反正，子龙预其事，亦失败。子龙走嘉定，告急于侯岐曾，匿其仆刘驯家。已复避就昆山顾大鸿家。巡抚土国宝及操江陈锦遣兵大索，得之。系于舟，将解往南京，至跨塘桥，断索入水，有役执其索引之，反被引入水同死，清人斩其尸。时为顺治四年五月十三日，年仅四十。坐匿子龙故而同死者有侯岐曾一门及顾大鸿、仲熊兄弟，子龙之弟子张宽，夏完淳之伯父夏之旭。

《完淳集》中有《细林野哭》一诗，所哭者即系子龙。国变后屡次起义，师弟均同在行间，平生风谊固不仅问字传经而已也。此外有《从陈铁符年丈游细林山馆》五律一首，《读陈铁符李舒章宋辕文合稿》七律一首。

《细林野哭》在《完淳集》中当推佳作，其情甚真，其辞甚苦，乃在松江被捕后，系于舟，经过细林山时所作。其尾声云：

> 呜呼，抚膺一声江云开，身在罗网且莫哀。公乎公乎为我筑室傍夜台，霜寒月苦行当来。

真可谓声与泪下，一字一咽。其早欲追随其师，存心一死，固已情见乎辞。十七岁之少年如此慷慨沉着，谁能读之，不为之凛然生感耶？

完淳之师尚有一人为太仓张溥，集中有《招魂》一篇吊之，行文全仿《楚辞》。序云：

> 张西铭先生家大人金石交也。予小子获乌爱焉。五龄侍函丈，摘疑赐问，音徽宛存，乃淳年未一纪（十二），而先生遂捐馆舍。

文词纯出于摹拟堆砌，然出于十一二岁之童子，固为可异。西铭死时年亦四十，唯所影响于完淳者远不及大樽。西铭无子，所抚之后嗣不能象贤，《狱中上母书》中曾引以为戒。

集中有《六哀诗》，所哀者为“徐冢宰”石骐，“侯纳言”峒曾，“黄镇

南"蜚①,"吴都督"志葵②,"鲁副镇"之玙③及"先考功"夏允彝，这六位都是当时抗清死节的先烈。

又有《六君咏》,所咏者为"史太师"可法，"黄少保"道周,"刘亚相"宗周,"徐詹事"汧,"金司马"声,"祁中丞"彪佳。这"六君"也是殉国的忠臣。诗的体例与《六哀诗》全同,但何以各自为类，不甚了悉。或许也怕是因为有亲与尊之不同,"六哀"亲亲,"六君"尊尊也。

这十二个人除掉他自己的父亲在前已经有详细的叙述之外，可以说都是夏完淳的精神上的师傅,但他对于他们也并不是毫无批判，特别是吴志葵，在他要算是最有微辞。例如诗中言"持重吝一发，谋断苦不早",即咎其坐失机宜,不能先发制人。《大哀赋》中也批评这个人：

> 威虏偏裨，长兴文吏，原非将帅之才，未有公侯之器。兴怀鸿鹄之言，颇见龙蛇之志。日日胡床之卧，夜夜钧天之醉。既一战之未申，沦九死而靡悔。黄土一抔，丹青万祀。

威虏即指吴志葵，志葵曾封为威虏伯。长兴则指吴日生,乃进士出身。看到"日日胡床之卧，夜夜钧天之醉"的两句，大可以为"持重吝一发，谋断苦不早"的注脚了。但志葵能够抗清，又能够死节，所以完淳依然是敬仰他。据《金山县志》,"志葵败绩被擒，戮于南京笕仁桥。妻范氏自杀"。在这节概鲜明的一点，自然是值得敬仰的。集中尚有《哭吴都督》五律六首，其第三首有"湖海门生谊，荆榛国士恩"之语。

就连对于史可法，完淳也并不是全面佩服。《续幸存录》的《南都杂

---

① 黄蜚，字文麓，南昌人。明将，封镇南伯。清兵南下时，与吴志葵于太湖一带集兵抵抗。松江陷落后被捕，不屈而死。

② 吴志葵，字昇阶，上海金山人。明将，曾任左军都督佥事。清兵南下时镇守吴淞一带。松江陷落后与黄蜚同时死难。

③ 鲁之玙，字瑟若，明将。弘光帝建都南京后，曾任副总兵，驻兵福山（今江苏常熟县北）。南京陷落后，吴志葵攻苏州，鲁为先锋，强攻入城，后因无援，兵败战死。

志》中有批评史可法的一两段。“史道陵清操有余，而才变不足。”又“用兵将略非道陵所长”，然而在大节上还是称道他：“勤劳王家，鞠躬至死，有武乡之遗风焉。”以诸葛武侯许之，和《六君咏》中“西风五丈原”之句，正相为桴鼓。

“六君”之中大抵刘宗周念台最为所尊崇，诗中比之为孔子，曰：“弟子三千人，绍兴邹鲁迹。”黄道周尚在其次，许以“廉介”，而断以“戎马非所长”，与对于史可法之批评在伯仲之间。

吴日生名昜（此乃阳之古字，近人书中颇多误为易），吴江人，崇祯十六年进士，曾在史可法部下任事。扬州、吴江相继失陷后，聚师数千人收复吴江，屯军长白荡，曾大败清兵，隆武帝封之为长兴伯。后复失败，致全军覆没，父承绪，妻沈氏及女皆溺死，而日生只身脱险。丙戌春（顺治三年）吴江人周瑞①聚兵，复起义于长白荡，迎日生入营主其事。秋，日生至嘉善，与职方倪抚合营，集饮于孙璋家，为汉奸县令刘肃之所卖，被执，擒至杭州，戮于草桥门。

此人因为比较后死，故和陈子龙一样，未入《六哀》之例，但集中有《吴江野哭》一首长诗专门哭他，也和《细林野哭》之专门哭陈子龙的是一样。《吴江野哭》也是完淳被捕后，舟过吴江时所作，有“有客扁舟泪成血，三千珠履音尘绝；晓气平连震泽云，春（?）风吹落吴江月”之句，又言“梦中细语曾闻得，苍黄不辨公颜色”，盖在舟中曾梦见日生，中夜醒来而潜声痛哭之也。“感激当年授命时，哭公清夜畏人知；空闻蔡琰犹堪赎，便作侯芭不敢辞”，凄怆之情有逾《细林野哭》。蔡琰即蔡文姬，陷没于匈奴，后为曹操所赎还，似乎日生尚有女为清兵所俘。侯芭是杨雄②

---

① 周瑞，字毓祥。弘光元年（一六四五年）于长白荡聚义兵反清。次年春杀清兵八百余人，迎吴日生入营，后与吴同时被捕遇害。

② 杨雄（前53—18），亦作扬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西汉文字学家。著有《法言》、《太玄》、《方言》。

的弟子，足见完淳亦颇以师礼事吴了。

集中尚有《五子诗》，其序文已见前，所谓“平生风谊兼师友者五人”，此五人为邵景说（梅芬）、陆鲲庭（培）、侯文中（玄洵）、钱漱广（熙）、周上莲（锡）。

邵亦几社社友，金山卫诸生。国变后隐居，以病早卒，有《风辉堂诗稿》。完淳评以秀简清高，寡欲遗世。集中关于此人之诗，尚有《舟中忆邵景说寄张子退》，中有句云：“孤灯暮雨白纶巾”，大约即为景说写照。又有《偶念三秋旧集忆景说兼越行诸子》，末二句云：“邵生黄土风骚尽，三复遗篇尚可师”，其对于景说之倾倒可以想见。陈子龙之弟子王胜时有《题夏存古舍人遗集十首》，附见《完淳集》，其第五首云：

仿村风雨夜衔杯，屈指论文醉几回。

最惜青门诗句好，玉楼同跨紫鸾来。

自注云：“夏子尝称邵景说诗”，可知青门即指景说。《五子诗》以邵居首，亦足证“最惜”之意。

陆鲲庭乃仁和人，崇祯庚辰进士。《明末忠烈纪实》云：“大兵（清）至浙，培避横山之桐坞岭。过其友陈庭会，语以国祚如此，惟当一死以谢君亲。长号而别。在横山，其妻知其欲死，防之严。培乃绐妻脱身归故居，键户自缢。家人破壁救之，苏。培恚曰：奈何苦我！即作绝命诗，再拜其二仆，以绳授之曰：‘使我得成其志者，汝等之惠也。’登床就缢，从容而死，年二十九。”夏诗称其通蔽识微，风举玉立。

周上莲，据庄师洛①所考证，疑即屈大均《成仁录》②中之周秋驾。录云：

① 庄师洛，名迦客，松江娄县（今江苏昆山东北）人。辑有《陈忠裕公集》及《夏节愍全集》。

② 屈大均（1630—1696），字介子，一字翁山，广东番禺人。所撰《皇明四皇成仁录》，系纪事史书，记明崇祯、弘光、隆武、永历四朝史事。

余友周子秋驾，幼时与华亭夏存古交好，其尊人斗垣先生尝佐存古之父文忠公允彝为宰长乐。秋驾师文忠而友存古，为学甚勤。存古撰《代乳集》时，年止九龄，才华飚发。而秋驾亦以髫龄能文章，为文忠所器重，以荐于陈门卧子。卧子司理浙东摄府篆，比试诸生，则以秋驾为萧山士冠。

诗中称周为“孝廉”，而又是成了仁的人，庄氏所拟大约是很可靠的。

集中所表见之友人名尚多，其中有死国难者，如徐似之（尔谷）、郭六修（维经）、顾大鸿、仲熊兄弟等。徐即前《六哀诗》中徐冢宰石骐之子，与完淳同日就刑。郭乃江西陇泉人，天启五年进士。清兵围赣州，隆武帝命维经为吏、兵二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理军务，督师往援。维经入赣州，与杨廷麟①、万元吉②协守。城破，入嵯峨寺，自焚死。大鸿、仲熊即顾咸正二子，因窝藏陈子龙而死于难。

尚有隐遁者如方子留（绶）、蒋大鸿（平阶）、顾伟南（开雍）、王玠石（光承）、杜茶村（濬）、沈宏济（楫——此人曾为完淳之师，穷困而死）。③

亦有归顺清廷或致显要，或仍困顿者。如李舒章、宋辕文之流属于

---

① 杨廷麟，字伯祥，江西清江人。明崇祯进士，授庶吉士，转编修。南京陷落后立忠诚社，曾聚义兵三万，克复江西大部。

② 万元吉，字吉人，江西南昌人。明天启进士，崇祯时任永州检校，军前监记。南京陷落后，奉隆武帝命，为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总督江西湖广诸军，与杨廷麟同守赣州，城破同赴水死。

③ 方子留，名授，安徽桐城县人。曾为《南冠草》作序。　蒋大鸿，名平阶，松江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县西）人。几社成员。　顾伟南，名开雍，松江华亭人。　王玠石，应为王玠右。　杜茶村，名濬，一字于皇，湖北黄冈人。著有《变雅堂集》。　沈宏济，名楫，松江娄县（今江苏昆山东北）人。此六人，夏完淳皆有诗赠与。

前，蒋篆鸿①、王后张之流属于后，但此种人比较少。

下

我自从知道夏完淳的存在，便很想把他戏剧化，早被订为去年（一九四二年）三月份的工作，已经把人物和分幕约略拟定了。但足足停顿了一年，直到今年三月这项工作才算告成。坊间已经有《夏完淳》一个剧本，我为避免同名起见，便采用了《南冠草》这个名目。

《南冠草》本是夏完淳最后一个集子的名称，是他在被捕后途中、狱中所作。原集未见，唯就《完淳全集》的标注看来，可以知道有五律十首，七律三首，七古二首。我们不妨把它的目录列在下边：

一、《别云间》，二、《拜辞家恭人》，三、《寄内》，四、《寄荆隐女兄兼武功侯甥》，五、《柬半村先生》，六、《七夕步蠡水先生韵》，七、《闻大鸿仲熊讣》，八、《毗陵遇辕文》，九、《被羁待鞫在皇城故内珰宅》，十、《御用监被鞫拜瞻孝陵恭纪》。（以上五律。）

十一、《虎丘遇九高》，十二、《由丹阳入京》，十三、《西华门与同难诸公待鞫》。（以上七律。）

十四、《细林野哭》，十五、《吴江野哭》。（以上七古。）

以外尚有词余四曲：《金陵杂咏》、《自叙》、《感怀》、《送沈伯远出狱》，标为《狱中草》，不知道是不是也收在《南冠草》里面。又有《土室余论》一文及《狱中上母》与《遗内》二遗书，论理应同诗词一并收集。唯方子留（绶）《南冠草》原序，仅提到诗而不及曲与文，或许后二种是除外了的。《南冠草》这个集子的单行本，应该还存在于人间，将来如有机会寻得，这个小小的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

① 蒋篆鸿，名玉章，一名瑹，浙江嘉善人。清顺治辛卯（一六五一年）中副车，后不得志而卒。

我的剧本所处理的是完淳被捕前后以至于死的一段情形，正和他这最后一个集子的时期约略相当。诗文中所含孕的情趣和事实，我在大体上是把它们形象化了。因此我把剧本也命名为《南冠草》，觉得是很适当的。

夏完淳的被捕是在顺治四年丁亥的夏间，被捕的原因诸书所说不一，或以为"以陈子龙狱词连及"（《明史稿》），或以为"以吴胜兆牵连"（《镇洋县志》），均是捕风捉影之谈。究其实际，以曹家驹《说梦》①所述最为可靠。

> 乙酉之秋。三吴底定，势如破竹。惟浙东拥戴鲁藩，依钱塘之险，守御甚固。黄斌卿（弘光时封肃虏伯）练水师于舟山，遥为声援。一时人心俱欲输款，以图佐命勋。有谢尧文者奔走而联络之。丁亥之春，尧文抵崇阙。谋渡海，其衣冠颇异于众。海上逻卒诘之，复出大言，乃缚以见柘林守备陈可。一加刑讯，具吐真情。随从旅舍孙龙家，搜获所赍表文及名籍，上之提督吴胜兆。时胜兆反谋已决，置之不问，但以尧文檄府羁禁，聊掩众目而已。不数日而胜兆举事。人定后杀杨海防（名之易）、方司理（名重朗），迨黎明而为麾下所缚矣。何暇问及谢尧文事乎？久系不释。会上官至松阅囚，询尧文来历，知其以通南事败，而发觉由柘林，遂从陈可询其颠末。陈以昔所录副本进。据以上闻。土抚公同北来满酋到松，按籍而求，无一得脱。首列者为苏之孝廉顾咸正，进士刘曙，吾松董佑申、袁国楠、朱用枚、张谢石、董刚，皆表表有名者，莫不骈首就戮。而表文出于夏存古之手，亦罹于祸。

此与方子留《南冠草序》所说相合，"会江东有诏谥瑷公师（允彝）文忠，荫一子中书。存古乃上表及疏，称中书臣完淳，死以进报某虚实，约

---

① 曹家驹，明清之际松江人。所撰《说梦》系杂记，共二卷。

兵以某日航海，会某所。为逻卒所获，就鞫金陵。”又与《苏州府志》所载顾咸正、刘曙被捕时事亦相符。其说云：“顺治丁亥，上海诸生钦浩通款舟山，疏吴中忠义士二十三人，首及咸正。乃与同事四十余人并死。”又云：“刘曙（长洲县人，癸未进士）以舟山事械送金陵，下狱八旬，与昆山顾咸正，松江夏完淳，及同邑管定纵横诗酒，谈说忠义为乐。丁亥九月十九日赴市，连呼高皇帝而死。”钦浩当即谢尧文之字。或以为上表唐王者亦误，盖其时唐王已经死了。

刘曙下狱八旬，以九月十九日死，则其被捕当在六月。完淳被捕后诗有《七夕步蠡水先生韵》一首，其诗云：

忽然秋满地，愁里度良辰。有酒还同醉，无衣岂独贫？

月明河鼓动，露落海间新。欲问君平卜，升沉数未真。

一起言“忽然”盖有双关之意，表示其时被捕不久。蠡水先生未详为谁，然其丈人钱彦林亦有《七夕狱中作》的一首云：

对泣南冠度绮霄，江乡千里客愁遥。

双星若识人间事，也应凄然罢鹊桥。

可知他们翁婿两人的被捕与刘曙亦同时，所谓“狱中”固不必在金陵狱中也。关于完淳被捕之经过，杜登春《童心犯难集》中有一则纪之颇详，今录全文如次：

顺治丁亥七月既望，夏子存古以奉表唐王（案：当作鲁王）谢恩为海上逻卒所获，洪经略（案：其时尚未为经略）密行土抚军，索存古甚急。时余读书虎丘石佛寺，不知也。一日，乘凉散步将至憨憨泉，见一小沙弥同青衣数人汲水而饮。遥望沙弥有似存古，趋视之，则竟是也。问之，曰我已就缚上道，无资斧，其为我谋之。余急索囊中倾付之，送其登舟。有经略差官王姓者，虑有他谋，诘询姓名，词气甚厉。余以世谊交情详告之。且曰吾为行者治装，于尔亦未尝无益，何怒之有？于是置酒脯为别。存古口占一律赠余曰：

竹马交情十五年(《完淳集》作十七年)，飘流湖海竟谁怜？

知心独上要离墓，亡命难寻少伯船。

山鬼未回江上梦，楚囚一去草如烟。

高堂弱息凭君在，目极乡关更惘然。(集中作“姑苏明月愁人醉，残烛无言意惘然”。)

又曰：此行殆不免。妇钱有娠，男与尔为婿，女与尔为媳，倘不育，绝嗣。幸勿立后。寄遗嘱数纸而别。余泣数行下，而存古无一点泪。余归告沈子羽霄，约往金陵探听，羽霄慨然偕行。至省之次日，道上有鸣锣，视之，则存古与刘公旦讳曙者，携手出就戮。两公皆不跪，持刀者从喉间断之而绝。余与羽霄敛存古之尸，归其榇于小昆山新茔，葬于考功先生昭位。得朋诸人咸来会葬，余与羽霄亲自畚土，凡四日而毕其事。

以六七月之交被捕，舟行转辗至苏，可能为七月十五日矣。钱诗“江乡千里”句亦足证明被捕后系由水路西上也。

杜九皋者《镇洋县志》云：“号让水，世居华亭，青浦籍。为给事张王治婿，遂家太仓。顺治辛卯拔贡，历官处州同知。著有《尺五楼文集》。”顺治辛卯为完淳死后第五年，足见此人节概亦有可议之处。但他和夏完淳的关系相当密切，《童心犯难集》中既表明其对朋友的义气，尚有《吾友诗》四十五首，以完淳居第一，其诗云：

玉樊王佐才，少小薄章句。生不辞党魁，死不辞刀锯。

虎阜前致词，徘徊泪如雨。俎豆有余馨，悲哉《大哀赋》。

对于完淳极其倾倒。“玉樊”云云者，以完淳又号玉樊堂也。《完淳集》中收有《讨降贼大逆檄》，其首语为“崇祯十有七年四月江左诸少年讨降贼大逆臣”云云，此所谓“贼”，乃指李自成。当时崇祯薨，清廷尚未大肆其荼毒，故士大夫辈多以讨贼为忠义。完淳时仅十四岁，在此潮流中自不免受其影响。杜著《社事本末中》亦记其事。

甲申四月，余辈数人称江左少年，上书乡绅四十家，乞举义勤王，为众绅所嫉。又于哭陵时，草檄讨从逆者。一时投闯之辈皆侧目。而主其说者实余与夏存古二人。

又云：

余年十三，与夏子存古完淳、王子后张爽辈于少年场中留意人物，以社事为己任。迄今事在目前，已恍如隔世矣。

杜与夏乃上下年纪，所谓"生不辞党魁"即指结社事为无疑。虎丘前口占一诗已收入《南冠草》，语句略有不同，或因杜所录者乃初稿，或因系口占，而杜之记忆有误，然大体上无甚更动。所谓"知心独上要离墓"，则完淳在其时，对杜系以"知心"相许。要离之墓本在虎丘，称杜"独上"，似亦可解释为有秘密之意义。

同在《南冠草》中，同系在途中遇友之作，《毗陵（武进）遇辕文》一首，和《虎丘遇九高》之作，其感触便大不相同。辕文为宋征舆的字，宋亦松江华亭人，与陈子龙、夏允彝同为几社社友。但此公于顺治丁亥即成进士，即陈子龙、夏完淳授命之年。后曾为福建督学，历官至副都督御史，与陈、夏之友之另一人李雯字舒章者同为归顺清廷而显达了的人物。

宋生裘马客，慷慨故人心。有憾留天地，为君问古今。

风尘非昔友，湖海变知音。洒尽穷途泪，关河雨雪深。

这诗里面很明显的是含有讽刺不满之意，如"裘马客"，"有憾留天地"，"风尘非昔友"等句，与赠杜诗，迥然不同。因此我在方便上把杜九皋作为代表了一种方向的人物。便是明亡之后，有一部分士大夫曾经潜下海底，参加了秘密结社，据传顾亭林①、傅青主②，都是走这条路线的人。

---

① 顾亭林（1613—1682），名炎武，江苏昆山人。明清之际思想家、学者。著有《日知录》、《亭林诗文集》等。

② 傅青主（1607—1682），名山，号朱衣道人，山西阳曲人。明清之际思想家、学者。著有《霜红龛集》、《荀子评注》等。

王后张，原名为聚星，后改名为爽，《完淳集》中屡见此人名。如《寄后张》云：

千山万山芳草生，千树万树黄鹂鸣。
汝为高堂不得来，我为高堂不得行。
寂寞音书竟尘土，昨闻后江新被兵。
欲眠不眠愁夜半，横笛参差三两声。

又有《雪后怀后张子韶》、《与王大后张泛舟华亭谷》。后诗中有“余为龙兮子为云”之句，二人交情似乎并不浅。但这位王先生是在康熙二十六年中了顺天举人，二十七年成了进士的(见《华亭县志》)，可知晚节亦不终。后张与完淳为同年辈，到康熙二十六七年已经将近六十岁了。

又其《周釜山先生鹤静堂集跋》有云：

追忆考功塾中，弟子侍侧，先生命言志。夏生存古曰其司马长卿乎。爽曰其吾家景略乎。先生瞿然顾爽曰：噫，儒子乃分师席，此诚吾所能。当时师弟子自命綦闳达哉。岂知白驹载驰，智不及料。夏生既弱龄兵死矣，爽且老而无所表见。而先生一仕即已卒，未克大展。

顺民思想，充分十足，辞气之间颇小视完淳，盖斥完淳仅仅是一个文人，而自己则是大能有所作为的政治家也。“吾家景略”即是佐命苻坚的王猛，后张以此自比，洋洋得意，其志趣可想。这段故事，疑出于杜撰，因为夏允彝是富有民族意识的人，不至以自比景略而夸奖其弟子。因此，我对于这位“自命闳达”的王先生，实在不大满意。

国变以后，夏、侯两家的景况是很萧条的，朋友亲戚，死难的死难，变节的变节，势利的人似乎都有点敬鬼神而远之，故完淳诗中亦每每露有不胜今昔之感。如：

珠履三千食客稀，玉盘十二齐盟悔。(《题曹溪草堂壁》)

当年结客同心者，满眼悠悠行路人。(《寄荆隐女兄》)

五陵年少归何处？匣剑双龙不敢弹。（《感旧六首之三》）

亲朋交态浑如梦，湖海生涯敢独醒？（《秋日避难柬智含》）

今日三千珠履客，谁人知报信陵恩？（《柬友》）

露下天高肠欲断，秋来客散孟尝门。（《楼头口号》）

象这样的辞句在集中正自举不胜举。这种冷暖炎凉的情形固然是人世间的常态，因此也令我想到夏完淳的被捕上必然会有出卖他的人。这个人没有方法确定，在方便上也就只好拜借了。

完淳被捕时的地点，各书多以为嘉善钱家，如蔡嗣襄《事略》谓"逻卒至其妻家，遂被执。"《黄鹤醉翁记》亦谓"读书外家，丁亥四月巴陈土三帅执之。"然以《南冠草》中诗次考之，如《别云间》即别其故乡松江华亭之作，《拜辞家恭人》则系别母之作：可见他的被捕应该是在华亭他姐姐同母亲所住的地方。至如《屈氏成仁录》谓"完淳走吴易军为参谋，被执。"那更是把事件和年代都弄错了。

《细林野哭》中有句云："我欲归来振羽翼，谁知一举入罗弋。"也足以证明被捕是在他的故乡，而他的"归来"是打算有所作为，高飞远举的。

被捕的时间应该是丁亥的六七月之交，而不是四月。四月是谢尧文被捕的时期。关于谢的被捕，在《贰臣传》的《洪承畴传》①中也曾提及：

四年四月驻防江宁总管巴山、张大猷，奏柘林游击陈可，擒贼谢尧文，获明鲁王封承畴国公，及其总兵黄斌卿致承畴与巡抚土国宝书，有伏为内应，杀巴、张二将，则江南不足定语。上奖巴山等严察乱萌，而谕慰承畴、国宝曰：朕益知贼计真同儿戏，因卿等皆我朝得力大臣，故反间以图阴陷。朕岂堕此小人之计耶？

---

① 《贰臣传》，清高宗（乾隆）敕编，共十二卷，载一百二十五名降清的明官的事迹。洪承畴列该书卷三之首。

观此足见谢尧文一案牵涉甚广，盖他一方面是在替鲁王以海和江南的士大夫联络，谥夏允彝为文忠公，封完淳为中书舍人，因而有完淳的谢表和义士四十余人联名的奏疏。而在另一方面想企图离间当时的敌伪，故封洪承畴，而捏造里应外合的私信。这件案子的结果，在江南士大夫方面，引出了大批的牺牲，在敌伪方面也生出了小小的波折。在这个波折当中我感觉着很大的趣味，因为可以明白地表见当时的敌伪关系。汉奸们的生活是怎样的不自由，敌人对于汉奸的驾御又是怎样的恩威并用。

土国宝亦见《贰臣传》，是山西大同人，是明朝的总兵投降过去的。传称其"以武夫，不习文事"，后因贪赃，畏罪自缢。此人本是一名简单的刽子手，可云无足重轻。但洪承畴在当时却无殊于现今的汪精卫，观其受制于一个满人的总管巴山，仅以莫须有的嫌疑，便由巴山上奏而与土同成为待罪的身份，可证满人在当时之监视汉奸，是怎样的严密。事经审核明知为伪，洪与土虽然受了"谕慰"，而巴也同时受了"奖"。这也可见汉奸的可怜相，便是蹴了你两脚，再摩摩你的头，而自己的脚不用说依然是尊贵的，遇必要时还是要蹴你。在《洪承畴传》里面，接着又有一段十月的事。也是巴山等查获了五个游方和尚，认为有谋叛的踪迹，牵连到洪承畴。所谓"谋叛踪迹"也不过是一位和尚名叫函可的，在经过城门的时候，从他的经笥里面被人查出有福王①答阮大铖的信稿，又有一册名叫《变纪》的书说到时事，如此而已。函可是明尚书韩月庵的儿子，与洪承畴有世谊，要想回广东，洪承畴便发了"印牌"给他。结果，洪承畴所发的"印牌"不仅没有生效，反而惹出了麻烦。案子也闹到了北京。刑部认为"徇情"，要予洪以"革职"的处分。算是因为他平定江南"有功"，把他赦免了；而洪承畴借父丧为名，还是自行辞了职。这

① 即朱常洵，明神宗朱翊钧之子。万历二十九年（一六〇一年）受封。崇祯十四年李自成攻破洛阳时，被义军所杀。

些情形，真是活鲜鲜地如同眼面前的事一样。

当时的清朝，执政的是摄政王多尔衮，这人是相当跋扈的，而且颇有“才干”，顺治皇帝的位子几乎被他篡掉。他在丁亥四年还只三十二岁，在前曾经到过南京，但他在这一年却没有南下的事实，我为舞台的便利起见，作为他微行到了南京。这是可能，希望史学专家不要以为我在“创造历史”。

我在酝酿本剧的时候，破头的写法本有两种打算：一种是现有的形式用多尔衮、洪承畴来开端，从清廷方面来介绍时代；另一种则由民间抗清的活动开始。《完淳集》中有《遇盗自解》一诗：

浪迹烽烟独此身，天涯孤客泪沾巾。
绿林满地知豪客，宝剑穷途赠故人。
无复青毡王氏旧，自怜犊鼻阮家贫。
逢人莫诉流离事，何处桃源可避秦？

我喜欢绿林宝剑一联，这里有让想象力充分活动的余地。我打算写成他在亡命生活中隐姓埋名，一次假定在太湖边上被人打劫，但结果那绿林豪客的首领才是相识的人，不仅没有害他，反而脱剑相赠。这是很有戏剧效果的一景，但我抛弃了，依然采取了现在的形式，用汉奸和烈士对照，用洪承畴和夏完淳对照。

完淳被审讯时，洪承畴有意软化他，是事实。但他却不仅不屈，还使有意软化的他的丈人钱彦林也慷慨就义了。完淳与洪承畴的对答，先故意恭维一场，反过来再加以痛骂，也是事实。《屈氏成仁录》中所叙述的这一节颇有声色，不过恐怕多少也是加了些润色的。

完淳到过的地方很多，幼时他随着父亲到过燕京，到过福建的长乐。国变以后：“飘摇泽国，踯躅行间”，长江下游、太湖沿岸，大概是他时常漂泊的地方。但我所注意的是他似乎曾经到过洞庭湖。他有《绝句口号八首》，其序云：“余窜身荆棘，满目风尘，哀厉之辞，殊乖风雅。聊

以纪一时流离之苦耳。”既为纪流离之作，则诗中所列地名，理应不能认为藻饰。其第一与第二首云：

去年人送短长亭，一片烟波入洞庭。
江海无情人不见，芳洲春草为谁青？
毅魄归来风雨多，潇湘春尽晚生波。
可怜屈宋师门谊，空自招魂吊汨罗。

这儿所提到的洞庭、潇湘，应该指的是湖南境内吧。太湖也有洞庭的别名，如集中别有《夏日幽居三首》，其第三首有句云：“一片孤帆入洞庭，两峰晓夹具区青。”具区即太湖，则彼洞庭当即指太湖。但这《绝句口号》第二首的潇湘，似乎便不能作别解了。因此《大哀赋》中有这样的几句，也更惹得我注意：

国亡家破，军败身全，招魂而湘江有泪，从军而蜀国无弦。

这所叙的是丙戌年吴日生失败后的事，大约完淳在那时候确实是到过湘、鄂一带。那时候李自成的余部已经屯集在湖北通山县之九宫山，张献忠的部队也还在四川境内，完淳尽有西游的可能，而且还是有企图的，但结果他的企图没有达到。因为李自成已在九宫山的附近被杀，故致“招魂有泪”，欲入蜀而苦无门路，故致“从军无弦”。这些都不好明目张胆地说，故只好以文饰出之。这样去解释，大约也是可能的吧。

完淳是反对隐遁的人，他有《咏史杂成口号十首》，其第四首批评伯夷、叔齐，便是对于隐遁者表示不满：

遗恨殷郊大白旗，黄虞千载更无依。
当时尚有顽民在，何事西山独采薇？

这诗颇足以表见他自己的志趣，因此我感觉着完淳在其将死的一两年，见江南举义等于绝望，实曾经有西投张、李的决心，和那些“顽民”打成一片。没有成功，故又回到长江下游，和鲁王以海通款曲，想逃到

南方活动。这便成为"我欲归来振羽翼，谁知一举入罗弋"了。

完淳是诗人，而又以气节自尚，他的父亲死于水，先生陈子龙也死于水，故他对于屈原甚为尊崇。集中摹仿《楚辞》的骚体赋颇多，又有《吊左徒》一诗，屈原可以说是他精神上的先生。这，或许也怕是可以使他远游潇湘的一种动力吧？

完淳似乎颇嗜古，字作"存古"，已足表见。他除喜欢屈子之外，也喜欢庄子，《夏日幽居》第一首有"幽扃习静无人至，读尽《南华》内外篇"之句。集中除骚体赋之外多选体诗。文亦多六朝气习，《大哀赋》系拟庾子山的《哀江南》也是有目共见的事。然而六朝以后的史事人物便很少提及，诗不提李、杜、元、白，文不提韩、柳、欧、苏，词不提周、柳、苏、辛，曲不提关、白、郑、马，①甚至如行迹相似之文天祥、陆秀夫之类的宋人亦绝未提及。

但他也并不是泥古的人。他不肯困守章句，素来重视时事，而在行动上不偏废实践。所谓"玉樊王佐才，少小薄章句"，便是确评。因为他鄙视章句，所以他并不迂腐。他虽然以节义文章表见于世，但他毫无方巾气。他不爱引据儒家经典，有一篇《周公论》，隐隐指周公为"叛臣逆相"，更是有点离经叛道。他本来是才子，故不免也有些风流，十五岁时便著《青楼篇》、《杨柳怨》，绝不是迂腐假道学先生所能道其一字。国变前，无疑的曾和一些少年侪辈征逐于歌舞之场，所谓"壮游不让五陵豪，酒酣却笑三河侠"（《题曹溪草堂壁》）。国变后尤时时借酒解闷，所谓"江南日暮惨离魂，四海交情酒后论"（《楼头口号》），"相逢对哭天下事，酒酣睥睨意气亲"（《细林野哭》）。"乐府"有《艳歌行》、《三妇艳》诸篇，诗余多写情写恨之作，狱中所成套曲，《自叙》里面有"为伊人几番抛死心头

① 李、杜、元、白，指李白、杜甫、元稹、白居易；韩、柳、欧、苏，指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周、柳、苏、辛，指周邦彦、柳永、苏轼、辛弃疾；关、白、郑、马，指关汉卿、白朴、郑光祖、马致远。

愤"之句，《感怀》一首中又有"我那人呵影何方？书在金陵，客梦西楼，一样西风两地愁"的尾声。他这"伊人"、"那人"，该是有所指，或许就是他的夫人，或许也怕是夫人以外的心友。但他尽管怀抱着这样柏拉图①式的爱，我们能够说他不道德吗？

他尚游侠，重义气，故"生不辞党魁，死不辞刀锯"。他虽然没有提到过宋末死节诸臣，但却常提要离、范蠡②、伍员③、信陵君、高渐离、张良④、田横⑤。大抵周末秦、汉之交的一些壮烈的故事，是时常在他的脑子里盘旋着的。

他的政治评论每中肯綮，如《大哀赋》中评明末之失政有"罪莫炽于赵高，害莫深夫褒姒"，即指魏忠贤⑥与客氏而言。批评南京政府之淫靡则曰："东昏侯之失德，苍梧王之不君。玉儿宠金莲之步，丽华长玉树之淫。……先见乎玉杯象箸，复征夫酒池肉林。问蛙鸣于为官为私，御龙衮于若亡若存。……冠盖之银青俱满，庙堂之铜臭相因。……将相尽更始之羊胃，衣冠多南渡之雁民。"把当时南渡君臣之恶德真是写得淋漓尽致了。

---

① 柏拉图（platon，前427—前347），古希腊哲学家。著有《理想国》、《法律篇》等。

② 范蠡，字少伯，楚国宛（今河南南阳县）人。春秋末越大夫。吴王夫差灭越时，曾随越王勾践赴吴为质，后回越助勾践灭吴。

③ 伍员（？—前484），字子胥，春秋时楚国人。楚平王时出奔吴国，曾助阖闾振兴国势，破楚。夫差时被疏，后被赐死。

④ 张良（？—前186），字子房，传为城父（今安徽亳县东南）人。汉初大臣，封留侯。

⑤ 田横（？—前202），狄县（今山东高青东南）人。原齐国贵族，秦末与兄同起兵重建齐国。汉建立后，不愿称臣而自杀。

⑥ 魏忠贤（1568—1627），河间肃宁（今河北肃宁县东南）人。明宦官。熹宗时任司礼秉笔太监，后兼掌东厂，专断国政。天启五年大杀东林党人。崇祯即位后被黜。

他的关于南朝的评述本来还有《续幸存录》一书，是赓续他父亲的《幸存录》而作。原本八卷，为"《南都大略》一卷，《杂志》一卷，《义师大略》一卷，《杂志》二卷，《先忠惠行状》一卷，《死节考》一卷"，见其自序如此。谢国祯《晚明史籍考》①言涵芬楼②有钞本，多出《达夷授官始末》、《沈辽失守始末》、《拟谥逊国诸臣评》等目，为自序所无，而自序中之《义师大略》、《杂志》及《行状死节考》等则佚。涵芬楼本闻已毁于一二八之役。今坊间幸存者有明季稗史本，仅《南都大略》六则，《南都杂志》二十八则，末有一则云："以书生谈朝事，其讹者十之三四，故予删其讹而存其是，非全录也。"此乃删者之附识，不知删者究系何人，甚为可惜。删者讥完淳为"书生"，而斥其多"讹"，或系在南都曾当"朝事"之人，盖钱谦益辈所为耶？今观所删存者多精到之语，有所谓"三反"者：

南都之政，幅员愈小则官愈大，郡县愈少则官愈多，财富愈贫则官愈富，斯之谓三反。三反之政，又乌乎不亡？

把亡国现象说得最为扼要，则被删文字中恐仍多妙绪，未必尽"讹"。尤可惜者乃关于《义师》及《死节》诸卷竟被完全删弃，则删者之为贰臣，又断然无疑。观完淳自序，谓"不敢苛，不敢私，不敢以己意曲直"，又谓"失之诬，失之枉，我知免矣"，则完淳又不仅为一诗人，而实兼备良史之才者也。

完淳著作除《续幸存录》外，有诗文集数种，曰《玉樊堂集》、《内史集》、《南冠草》、《代乳集》。然余所见为清嘉庆年间庄师洛及其门人何其伟、陈均等所辑之《夏节愍全集》十卷及补遗二卷。③据何跋云："《夏

---

① 谢国祯，河南安阳人。民国时期史学家。所撰《晚明史籍考》，共二十卷。

② 商务印书馆专藏珍贵图书的楼名。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上海战事中被焚毁，幸珍藏图书五百七十余种已先移走。

③ 何其伟，字书田，上海青浦人。陈均，松江娄县（今江苏昆山东北）人。此二人遵其师庄师洛命，编订、辑印《夏节愍全集》。

节愍集》十卷，盖综其生平所为《玉樊堂集》、《内史集》、《南冠草》三种汇录成编者也。《玉樊堂集》作于甲申乙酉（间有前作），《内史集》作于从军以后，始丙戌，讫丁亥四五月间。《南冠草》则皆临难时途中、狱中所作也。然节愍年九岁，曾撰《代乳集》，惜不传。"大率现存之全集已包罗夏之诗文全部。搜辑甚勤，补遗一再，并多各种附录以备参考，庄氏师弟之业实可感谢。唯诗文未编年，其中斥满人处，在前认为涉及忌讳之字句均被隐匿，以《大哀赋》为最甚，殊为遗憾。又"节愍"云者乃乾隆四十年之追谥，其时清室政权已稳定，乃追尊明末殉国诸臣以奖励忠烈，计予专谥者三十三人，通谥"忠烈"者一百二十四人，"忠节"者一百二十二人，"烈愍"者三百七十七人，"节愍"者八百八十二人，祀忠烈祠者二千二百四十九人。以"节愍"称完淳，非完淳之志也。

完淳诗文，旧时老师宿儒多极口称赞，如沈德潜云："存古生为才人，死为雄鬼，汪踦不足多也。诗亦高古罕匹"①。王昶②八十三岁时序《完淳全集》云："年少才高，从军殉难，其人其文，千古未有。"确非溢美之言。然余尤爱其《南冠草》中所录诸作，盖已刊去纷华，满纸血泪，无意求工，而真光射人也。

被捕后之文，如《土室余论》、《狱中上母书》、《遗夫人书》亦均是血性文字，今整录其二遗书如下。

狱中上母书

不孝完淳今日死矣，以身殉父，不得以身报母矣。痛自严君见

---

① 据清代沈德潜、周准编《明诗别裁集》载："存古十五从军，十七授命，生为才人，死为雄鬼，汪踦不足多也。诗格亦高古罕匹。"

② 王昶（1725—1806），字德甫，上海青浦人。清代学者。曾与庄师洛于明朝诸人残稿中，采掇、校勘夏完淳遗文，经何其伟、陈均编印，成《夏节愍全集》。

背，两易春秋，冤酷日深，艰辛历尽。本图复见天日，以报大仇，恤死荣生，告成黄土。奈天不佐我，锺虐先朝，一旅才兴，便成齑粉。去年之举，淳已自分必死，谁知不死，死于今日也！斤斤延此二年之命，菽水之养，无一日焉。致慈君托迹于空门，生母寄生于别姓。一门漂泊，生不得相依，死不得相问。淳今日又溘然先从九京，不孝之罪，上通于天。呜呼，双慈在堂，下有妹女。门祚衰薄，终鲜兄弟。淳一死不足惜，哀哀八口，何以为生？

虽然已矣，淳之身父之所遗，淳之身君之所用，为父为君，死亦何负于双慈？但慈君推干就湿，教礼习诗，十五年如一日。嫡母慈惠，千古所难，大恩未酬，令人痛绝。慈君托之义融女兄，生母托之昭南女弟。淳死之后，新妇遗腹得雄，便以为家门之幸。如其不然，万勿立后，会稽大望，至今零落极矣，节义文章，如我父子者几人哉？立一不肖后，如西铭先生为人所诟笑，何如不立之为愈耶？

呜呼，大造茫茫，终归无后，有一日中兴再造，则庙食千秋，岂止麦饭豚蹄，不为馁鬼而已哉？若有妄言立后者，淳且与先文忠在冥冥中诛殛顽嚚，决不肯舍！兵戈天地，淳死后，乱且未有定期。双慈善保玉体，无以淳为念。二十年后，淳且与先文忠为北塞之举矣。勿悲勿悲，相托之言，慎勿相负！

武功甥将来大器，家事尽以委之，寒食盂兰，一杯清酒，一盏寒灯，不至作若敖之鬼则吾愿毕矣。新妇结缡二年，贤孝素著，武功甥好为我待之，亦武功渭阳情也。

话无伦次，将死言善，痛哉痛哉。

人生孰无死？贵得死所耳。父得为忠臣，子得为孝子，含笑归太虚，了我分内事。大道本无生，视生若敝屣，但为气所激，缘悟天人理。恶梦十七年，报仇在来世。神游天地间，可以无愧矣。

遗夫人书

三月结褵，便遭大变，而累淑女，相依外家，未尝以家门盛衰，微见颜色，虽德曜齐眉，未可相喻。贤淑和孝，千古所难。不幸至今吾又不得不死，吾死之后，夫人又不得不生，上有双慈，下有一女，则上养下育，托之谁乎？然相劝以生，复何聊赖？芜田废地，已委之蔓草荒烟。同气连枝，原等于隔肤行路。青年丧偶，才及二九之期。沧海横流，又丁百六之会。茕茕一人，生理尽矣！呜呼，言至此，肝肠寸寸断。执笔心酸，对纸泪滴。欲书则一字俱无，欲言则万般难吐。吾死矣，吾死矣，方寸已乱。平生为他人指画了了，今日为夫人一思究竟，便如乱丝积麻。身后之事，一听裁断，我不能道一语也。停笔欲绝。去年江东储贰诞生，各官封典俱有，我不（亦？）曾得。夫人夫人，汝亦先朝命妇也，吾累汝，吾误汝，复何言哉！呜呼，见此纸如见吾也。外书，奉秦篆细君。

此二书至今读之颇有余悲，且屡读不厌。唯《上母书》中对嫡母备极赞扬，而生母则无所表彰，不知是否出于谦抑。又有"诛殛顽嚚"之语，辞气过烈，不知系指母言，抑指夫人言。《遗夫人书》中关于江东储贰一节，颇觉不似完淳襟怀所宜出。恐其夫人因未得封典尝有怨言，故淳临死复提及，以表示歉仄，并鼓励之。（颇疑"我不曾得"不字乃亦字之误。）二书中均有"先朝"字样，自系抄录者所改，因当时明室并未亡，清室亦尚未稳定，完淳决不致称明室为"先朝"也。

秦篆夫人遗腹果得一男，据《紫堤村志》云："仍不育"，其后夫人亦削发为尼。唯关于遗腹子一节颇有异说。方授《南冠草序》云："存古死而遗腹得一子一女，天之报施不爽哉。"序乃"壬辰冬"所作，距完淳之死已五年。或其时子尚未死，而女则并非遗腹。又《镇洋县志》所载更有大异：

云间夏瑗公允彝，一子完淳，字存古。年方典谒，天才俊发，所著诗文几驾瑗公而上之。瑗公殉节死，存古时时慷慨悲歌，会以吴胜兆牵连下狱。而我娄王明先者，瑗公门下士也，往探之。存古谓曰：一死无恨，惟室中妇方妊，今以累君。明先颔之，潜走云间，伺其育，潜抱以归。而明先亦以他事败。其友徐方平复抱之归。存古死。此子卒赖两人以全。

看这所说的，差不多有类神话。其实秦篆夫人居外家，乃在嘉善，并非云间。完淳死后尚有母、妻、姐、妹及外甥侯武功等在，何劳此王、徐二人抱抚遗孤耶？盖完淳在当时为人所慕，好事者托此自夸耳。其所抚子，盖真所谓"狸猫换太子"之子也。

即关于完淳之收尸与葬地亦有异说，邗城《黄鹤醉翁记》谓"同郡李之杜收其尸，葬之聚宝山本末亭下"。此与前录杜九皋《童心犯难集》所述全异。然以情理推之，殆以杜说为可信，因与杜同赴南京者尚有沈羽霄，而会葬曹溪者尚有及门诸子也。李之杜殆亦冒牌义士，与王明先可谓无独有偶。

关于夏完淳葬地，庄师洛《夏集补遗序》，谓当在松江四十三保十三图荡湾。又庄之侄婿杨超格曾与其友人董尚往曹溪访其墓，据云荡湾在曹溪东北二里，夏允彝之墓在焉。乾隆五十一年，邑令谢庭熏从张隆孙等之请，曾"示禁樵牧"。唯完淳之墓无勠石可考（见《补遗跋》）。尔来又一百三十余年了，抗战胜利了的一天，我很想到松江去访查这些遗迹。

1943年4月16日

侯玄涵《夏允彝传》

夏允彝字彝仲，号瑗公，华亭人，举万历戊午孝廉。方神祖倦勤，士大夫竞偷利达，习为儒貌，刓方毁隅，以毒风俗。时则有东林诸贤，饬气节以历于上，而公以弱冠贤科，才名倾天下，实与太仓张溥、同郡陈子龙、长洲杨廷枢等，以文章鸣于下，其势相应和。东林诸贤，或诎或伸，而公等伏处郡邑，与天下同忧乐，抵激汙流，指呵失政，视穷达蔑如也。历三朝二十余年，游籍遍中国，二都十三州之士争希其风，修节振拔，士气一变，而公所援引导率之功为尤多。

年四十余，举崇祯丁丑进士。时公卷在沈词林延嘉所被落，马文忠世奇据公表读之，大惊，疑非公不办，亟称之，得收殿试三甲。

福建周之夔司理太仓，故与张采、张溥隙。温体仁当国，之夔以蜚语中采、溥等，将起罗织。公在京师，计所以销散之者无不至，事卒以解。

除知长乐县，下车，励精与百姓更始，用古教化。所举废必中民恤，厚风俗。当其抚慰茕弱，煦煦如家人，虑不能殚其私。或巨猾朋贼，舞禁遁法，简剔若神。把三尺岌然，不能毛发撼也。

是时郑帅雄制闽海，倚为奸利，抚按使不敢诘。其部曲守澳者，受贾人赇，纵令出入夷中，已复徼杀之。公廉得奸状，致诸法，帅竭力盖之。公判曰："以守澳之人，利入之货，又假郑镇之名，而没其利，非天意章露，则郑镇长为其冒托，不惟污朝廷之法网，又亏郑镇之清节。"卒案

本篇最初收入一九四八年八月上海群益出版社出版的《南冠草》。一九五七年收入《沫若文集》第四卷《南冠草》附录。

如律。帅卒自折，无可奈何，后反投分焉。

邑有民出贾不反，久之获骸于山。其家讼所与同贾尝假贷者二人，狱不具。公案以为贷责微，不应致相杀，当以他事暧昧。始者视同贾者二人中，一人貌狡，一人戆骏体瘢，遽疑其妻为外奸，密勾之至。慑之曰："我梦神告我，杀人同谋者，体三十二瘢，有妇人者启之，尔亟以实告。"妇大惊，尽输实，已出其夫，数身瘢，果然。貌狡者乃服曰："实与若妇奸，为同贾觉，因以责债激其夫共杀之，死不怨。"

有争堪舆者，数世为仇，甲乙相殴。乙有子癫，乃与侄谋。侄曰："君之子废，诚能杀之以诬甲，甲必抵死，杀一癫子而堪舆为子孙利矣。"乙从之，讼于前令。令觉其诬，将致乙罪。乙惧，又怨侄之为是谋也，并杀侄，更以诬甲，甲无以难。乃令一老妇过乙门，激使辱之，乙果辱妇。妇触阶而死，亦以诬乙。令数勘，不得直，并以相杀律入之，不服。前后易谳官数四。前令数奉台驳，呕血自伤。公至，则事连八年，积牒盈车，且牵连死者又数人矣。斋戒而后听之，一鞫得实，闽中称神。

时闽俗善讼，多轻生服毒草以中人，公为厉禁。凡讼杀人，虽山涯海僻，必令载尸随牒来，接牍次，立验虚实无隐，其风寝息。邑中多盗，公初受牒，或置勿理，阴搜察之者万方，辄得之数月之余，致之千里之外，发之他狱连比之间，积诬立雪，盗以屏息。公前后听狱，所搏击全活，如此类者无算。引绳批根，钩深摘隐，临谳之际，率声色不发，片言砉如，满堂颐解。凡闽有疑狱，虽他郡邑争请发长乐勘审。每上谳，抚按使咸嗟叹不能及。

时数奉旨申行保甲，郡县多例置之，公独详箸条目，推诚行之，数百里如指臂。闽赋积逋，公乃编十甲为版，箸其户入之数，悬甲长之门。每较期，甲长则持版以入，顽民无或遁。虽乡之权贵，举是例不少假，又箠杖据输入寡多，虽一二数勿混。赋先办者，劳以美酒，道以笙鼓，至锡之诗。于是户争输入。一年之后，束杖不用，得锡诗者日众，壶觞满堂、

笙歌充庭，歌舞之声，震于城郭。

五年，邑大治。癸未，冢宰上计，举天下廉卓第一。上每朝群臣，谘天下廉吏，大学士方岳贡首以公名进，上颔焉，若素知者，书公名御扉，将膺殊命。会丁母丧归。

甲申夏，寇陷北京，公闻信恸哭，誓死报国，集议郡廨。故相某失词，公庭叱之。

自长乐归，家屡空。至是，尽籍其产，归之有司，为江南浙东西举大义倡。扁舟渡江，与史尚书可法计恢复策，闻拥立事，却还。宏光初，多引知名以系物望，公以大卓异不时擢考功主事，抗疏乞终制。适马士英、阮大铖、蔡奕琛等弄政，欲毁三案，诬诸贤二心潞藩，斥废几尽，惮公清直，独为好词招之。公终制，竟不起。聚族筑室于昆山之麓，永无意世事。已，奸党张孙振等，卒承执政旨诬以事，得旨，镌一级。

乙酉夏，清师南下，士大夫相率奉手板入谒，无敢忤，公独不可。时江南总兵吴志葵顿兵海上。同郡给事中陈子龙、孝廉徐孚远，阴与陈湖(？)亡命，起兵湖中。志葵故公门生，子龙说公以尺书招之。志葵与参将鲁之玙率舟师三千自吴淞江入泖泖，窥苏州。海上军素怯，之玙败，遂引还海上。或说公入海趋闽，公叹曰："吾昔吏闽，闽中八郡怀思我。今驾一船南趋，图再举，事固善。然举事一不当，而行遁以求生，何以示万世哉？吾将从虞求广成游耳。"虞求石麟字，以缢死；广成即先世父，以水死；故云。

既，镇帅以素闻公名，必欲致一见。且曰"夏君来归我，大用之。即不愿，第一见我。"公乃书于门曰："有贞妇者，或欲嫁之，妇不可。则语之曰：尔即无从，姑出其面，妇将搴帷以出乎，抑以死自蔽乎？"遂尽斥其家人，赋诗曰："少受父训，长荷国恩。以身殉国，无愧忠贞。南都继没，犹望中兴，中兴望杳，安忍长存？卓哉吾友，虞求广成，勿斋绳如，憗人蕴生，愿言从之，握手九京。人谁无死？不泯者心！修身俟命，敬励后

人。"诗竟，自投于渊，尸浮水上，衣带不濡。死三日，而黄学士道周果奉檄以翰林侍读兼给事中招公，急往，至则公甫入殓。使者以书倚榇，叩头恸哭而去。

公为人孝友淳至，聪明捷给，少读书，日积寸，为文章如不经思，对客操简，数千言立成。与同郡陈子龙齐名。子龙为童子，未有名闻，而公已为名孝廉，折节友之，延誉公卿间，世遂称夏陈。壬癸间，云间古今文词遂甲天下。公殁后，子龙为书告之，纪叙生平，抚存悼往，读者掩泣。

性不乐宴安，虽处一室皇皇常在，溉济当世，推解拯救，若赴饥渴，急难同病，不顾其私。郡国交书记于门，日如市，批答无暇晷，笔不停辍。与谭天下事，条布根列，烛照数计，抵掌纵横，连日夜不倦。慰荐小下辈无虚日。人有片长，鼓舞之，不啻如已出焉。后生闻其风，或窃其一言半词，砥砺以至成材者，无数。

公于东林诸贤，辈行稍后。至崇祯时，公为孝廉，人即以党魁目之。然公持论谓诸君子坐论节概，好同恶异，不知救时之策，后世论成败者，将与小人分谤。其立意不阿如此。凡兵礼大政，邦国利弊，皆洞晰本末。尝私制策三十篇，识者谓公遭遇明圣，处公辅之职，必能弭兵革，安苍生，其于长乐，第小试为兆云。虽名盖四海，而所施未竟，天下痛之。

尝著《四传合论》一卷、《私制策》一卷、《禹贡合注》十卷，修《长乐志》，并梓《保甲》及《同善会征粮法》等书，世传之。及乙酉八月，著《幸存录》，为绝笔。文集散佚，询其家，无存者。

公子完淳，四岁能属文，诵群书数十万言，文采宏逸，江左绝俪。为钱栴婿，居禾郡。颇通问浙东，授试中书舍人，后复拜表普陀，为守帅侦得，见收。与顾咸正、刘曙同系建康狱，谈笑如平生。作新声乐府数十阕。临刑，意气扬扬。所作文多散佚。存词赋杂录数卷。尝自言七岁操觚，九岁成章，出入古今，咀含英华，有韵之文，自谓无敌，无韵之文，

通达而已。方十七岁，遽殉节忠孝。公竟不祀，识者悼焉。

女归予兄洵蚤寡，励志操，善词赋。公尝语人曰："宏光之世，予得洁躯者，吾女之力也。"公殁后，与公妻孺人盛氏，并弃家入道云。

此传见《国粹学报》第十二期撰录门，承贺君远明抄示。但似微有夺误处，因手中无书不能是正，仅于可疑处标示（？）以待识者。又完淳之嫡母为盛氏，仅见于此，故附录之，以供读者参考。

1948年4月22日于香港

少年爱国诗人夏完淳

中国历史上有夏完淳这个人物的存在，可以说是奇迹。他生于明崇祯四年辛未(一六三一)，死于清顺治四年丁亥(一六四七)，仅仅十七岁。他是江苏松江县人，父亲是明末有名的名士夏允彝，虽然不是东林党人，但受了东林党的影响，在地方上起着很大的作用。明朝走到了末路，满清入关，他们父子两人曾屡次毁家纾难，参加并领导地方上的抗清工作，结果依然是失败。父亲在早一年的八月跳水自杀，儿子迟了一年，为满清所捕，在南京被汉奸洪承畴把他杀了。

年仅十七岁，作为一个官宦人家的子弟，便能踊跃从军慷慨殉难，已经就是一件奇事；而尤其出奇的是他已经是近于成熟的一位诗人。他有一篇万言的《大哀赋》，死前一年所作，是摹仿庾信的《哀江南》，而沉痛顽艳实有过之而无不及。据云"四岁能属文"，"五岁知五经"，足见他的确是一位早熟的所谓神童。他有遗集传世，曰《夏节愍全集》，是庄师洛、何其伟、陈均诸人替他收集起来的，合共十卷，又补遗二卷，收集得相当完备。"节愍"是乾隆末年（一七七六年）对明室死难诸臣的追谥，为很多人所共通，并不为夏完淳所专有。集中所收诗赋词曲，书序论檄，各体具备，大率可读。

但这位少年诗人，尽管在清代受过追谥，也有人为他收纂遗集，却因他是积极的抗清分子，事迹终不甚为人注意，而诗文也多丧佚了。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八年九月一日香港《青年知识》半月刊第三十七期。一九五七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沫若文集》第四卷未收，现补入。

了民国，也一直到抗战发生以后，才深切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关于他的研究有汪辟疆先生的《三百年前一位青年抗战的民族文艺家——夏完淳》①（曾发表于重庆版《时事新报》学灯栏），柳亚子②先生的《江左少年夏完淳传》（现收入《怀旧集》）。更有一些人把他写成戏剧，我就是这其中的一个人。我的剧本，叫《南冠草》，这是采用他被捕后至死为止的一部诗集的名字。在重庆曾经演出，演出时由导演洪深③先生改用了他临死一首诗中的一句——“金风剪玉衣”为名。因此夏完淳的事迹在抗战后期的大后方是传得相当普遍了。

夏完淳的不可及处，是他很年青而有很高的文艺上的成就，既长于文艺而却没有一般文士的方巾气，居然“十五从军，十七授命”，表现了大丈夫的气概。我觉得这是很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便是他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简单的“神童”两个字不仅没有把问题阐明，而且使问题神秘化了。这样的判断，我们是不能够满足的。我曾经加以解释，认为是和他所受的教育与所处的时代有密切关系。他有很好的父母师长，和同样聪明的妹妹亲戚。他的幼年时代的环境差不多是最近于理想的环境。在实践方面，也同样受了他的父亲夏允彝和师长陈卧子的感召，他们父子师弟三人是同志，父与师都死难殉节了，他为义气所迫，很自发地也就走到慷慨殉国的道路。这教育的力量，时代精神的领导，是值得我们强调的。

---

① 汪辟疆（1887—1966），名国垣，号方湖，江西彭泽县人。目录学家、中国古诗词研究专家。著有《读书举要》、《近代诗派与地域》等。其所撰《三百年前一位青年抗战的民族文艺家——夏完淳》一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二日《时事新报》副刊《学灯》（重庆版）。

② 柳亚子（1886—1958），初名慰高，后更名弃疾，江苏吴江人。诗人。著有《磨剑室诗集·词集·文集》。

③ 洪深（1894—1955），字浅哉，江苏常州人。戏剧家。著有《洪深文集》四卷。

但我们在今天也可以公平地加上一个判断，便是夏完淳的成就是属于旧时代，他的意识和行动并没有可能突破封建思想的传统。不错，他是忠君爱国的，他的民族意识很强。但他有民族意识而缺乏人民意识，他忠君而不计所忠者为何等的人君？他爱国而不问所爱者是否人民的祖国？他只是在忠与爱的观念中守死善道而已。故他对于满清固然反对，而对于李自成也不表同情。当李自成入京，把崇祯帝逼到煤山上吊之后，江南的士大夫大闹其哭庙，夏完淳也正领导其"江左少年"大做其檄文讨逆。就连他对于异民族的抗拒，其实也是根据着"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春秋大义而来，并不是因为异民族的屠害人民，而是因为裂冠毁裳，雉发易俗，有损礼教。这的确是夏完淳和他的一类型人所受着的思想上或阶级上的限制。夏完淳毕竟是封建社会士大夫阶层（实即地主阶级）的一个完好的代表而已。

我这样判断，或许有人会说我过苛，是拿现代意识来批评三百年前的古人。假使是这样，那我的确是太不公平了，我尽可以被人指责为犯了主观主义的毛病。但我并不是这样，我是另外认识了一位与夏完淳同时而比他稍年长的人，拿来做着批评的标准的。这个人是谁呢？就是河南县举人，跟着李自成造反的李岩。他也是官宦人家的子弟，他的父亲是做过兵部尚书的。虽然他的造反是由于腐败的官吏逼成的，但他终于造了反，而且有了他的参加，使李自成领导的农民革命，充分地带上了人民意识，而使那革命几乎成功了。关于李岩的遗事，我在《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中蒐罗得相当详尽，我要请读者参考一下，并请把李岩和夏完淳来作一比较，那便可以知道，我对于夏完淳的批评是一点也不过苛的了。

但我在这里要揭露一番我自己的一项近于徒劳的粉饰工作。我因为过于爱慕夏完淳，我想使他成为完美无缺，更加以在抗战期间有团结内部的必要，当我写《南冠草》剧本的时候，我曾苦心孤诣地想把夏完淳

的活动和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革命结合起来，写他曾有心去投依张李而没有达到目的。我找遍了他的全集，没有找出什么痕迹。《大哀赋》上有两句："招魂而湘江有泪，从军则西蜀无弦"，我认为上句是隐示李自成，那时李已在九宫山被杀。下句是隐示张献忠，张那时尚留于西蜀。但这实在是非常勉强的。但我就靠着这非常勉强的证据，在剧本中和剧本的后记中，公然把夏完淳写成了那样进步的一位人物。我在这儿实在是应该招认，我是不免有点阿好。其实不必把夏完淳写成那样，他倒要更完整些。他之不能更前进到那一步，我们并不能怪他。我们也可以拿另外一位历史人物来和他作比较，那便是"四大名儒"之一的王夫之①了。王夫之也是富于民族意识的人，而同样缺乏人民意识。当张献忠入湖南，曾礼聘王夫之，而他藏匿起来不肯从贼。张把王的父亲绑了去要挟，王自毁乘肩舆而往，结果是张献忠看他固执，把他们父子两人同时释放了。连王夫之都是这样，我们怎么能够怪夏完淳呢？不过夏完淳在积极起来抗清之后，文字上便再没有不满张李等人的痕迹了。这倒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或者我们至少可以说，在民族意识觉醒了之后的夏完淳，他的阶级意识是失掉了它的执拗性的。

现在是更强大的帝国主义侵蚀着我们的时候，而有些人却比洪承畴还要无耻，夏完淳的民族性的强烈，倒依然是值得我们颂扬的。

一九四八年八月五日于香港

〔**本剧注释者**：方仁念〕

---

① 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薑斋，衡阳(今属湖南)人。明清之际思想家。著有《周易外传》、《尚书引义》等，后人辑为《船山遗书》。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郭沫若全集　文学编　第七卷
作者＝ＢＥＸＰ
ＳＳ号＝
加密地址＝
页数＝４５７
下载位置＝ｈｔｔｐ：／／ｂｏｏｋ４．５ｒｅａｄ．ｃｏｍ／３００－３７／ｄｉ
ｓｋｄｏ／ｄｏ１００／１５／！００００１．ｐｄｇ

第七卷目录